

三十六计

——《孙子兵法》三十六计

www.duxiu.com

三十六棚

——哈尔滨车辆工厂史

哈尔滨车辆工厂编写组
哈尔滨师范学院历史系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14-5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9·插页7·字数196,000

1980年9月第1版 198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0,100

统一书号：11093·225

定价：1.00元



图1 毛主席和周总理视察哈尔滨车辆厂



图 2 改造后的三十六棚工人住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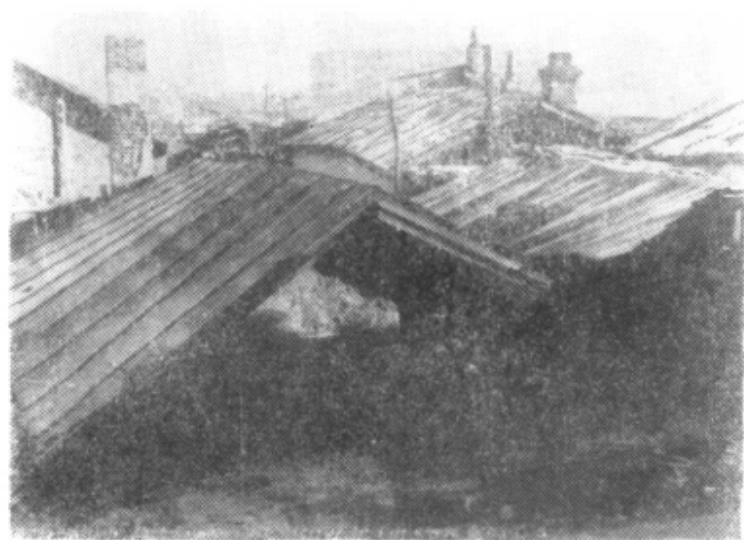


图 3 解放前夕三十六棚一角



图 4 工人们住的帐篷



图 5 原三十六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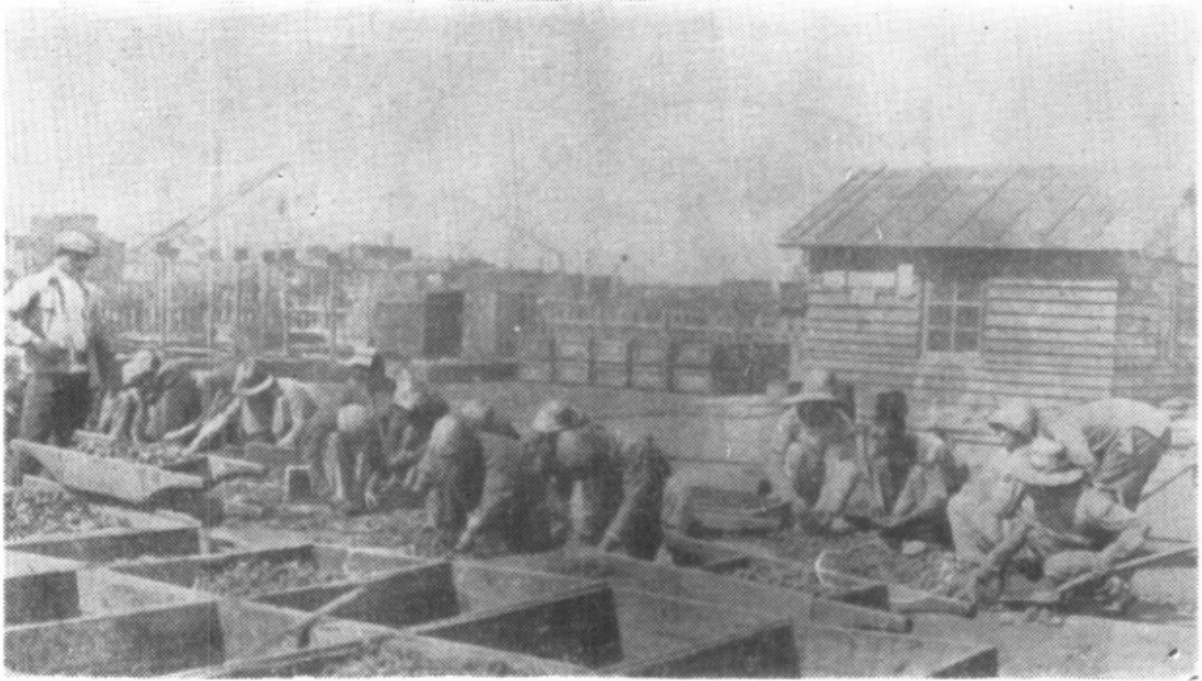


图 6 在俄国工头监视下中国工人在劳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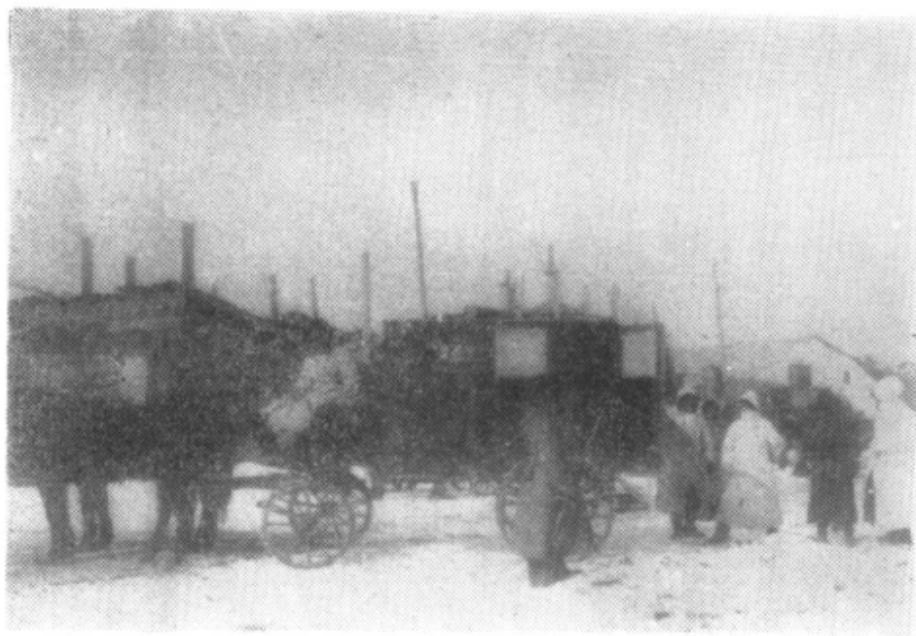


图7 “药包车”在抓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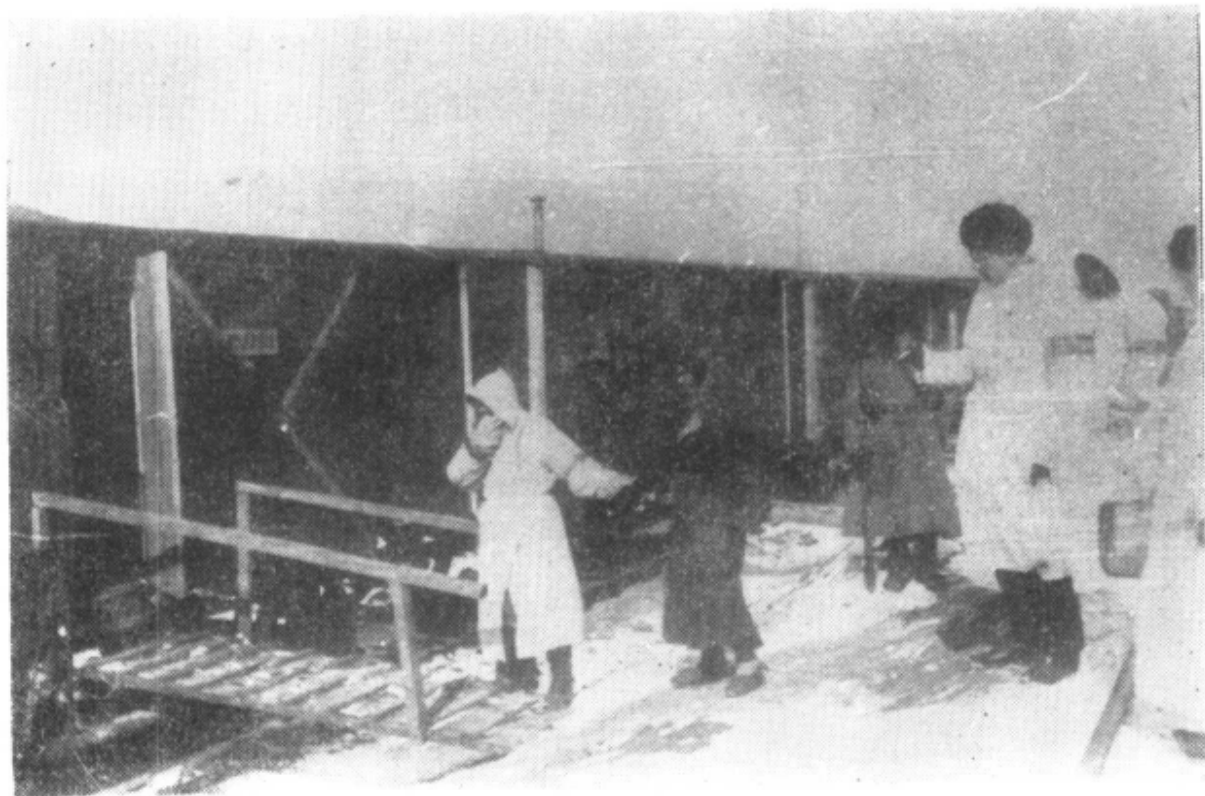


图8 把中国人强行关进隔离车



图9 被裁工人的名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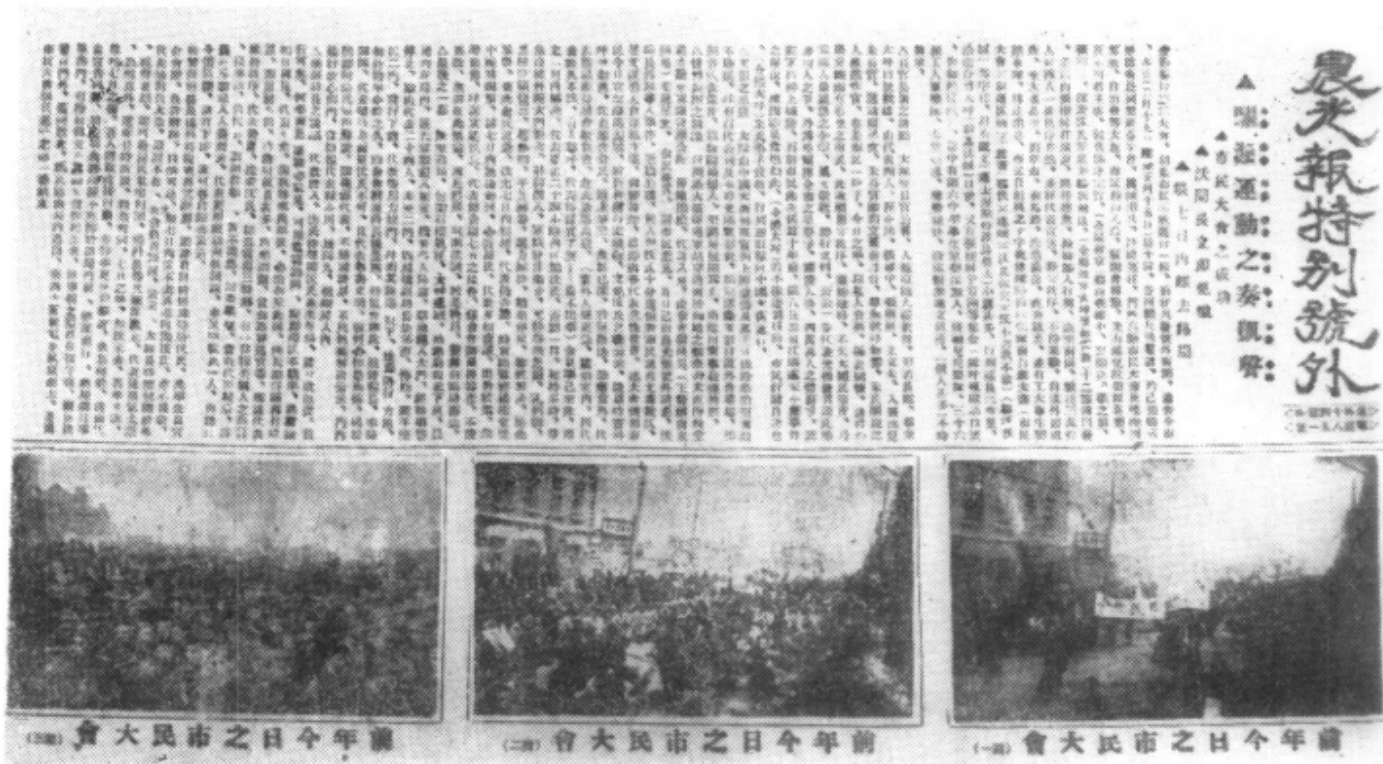


图10 在驱沃运动中《晨报》发刊特别号外和照片

告全路工友書

東路各站各段工友們！
伯力會議以後，你們工人，以為可以得到保障了，因為伯力會議明白寫着東鐵用人中俄各半并說明要開除白黨，補上我們失業工人。
俄局長也當面允許失業團工人開除白黨，補上中國失業工人，而工賊官僚反一味扶助白黨，硬說白黨是中國人，欺騙我們失業工人，使我們失業工人，無工可上在業工人又繼續被裁。
裁去三十六棚被裁四十餘人，至今未能復工，而地包工務段等部又大批裁人，只就最近兩三天而論，被裁的工友已在百數十人以上，長此下去，人人都有失業的危險呀！根據過去失業團的經驗，我們知道只有靠我們自己一致團結才有力量才有生路，工業維持會是剝削我們工人的工賊團體，我們不要上他的當，我們要一致團結，組織我們自己的團體，代表我們自己的利益，因此我們聯合全路失業工人，組織復工團，請求路局復工，不過目的不止。
全要在業的工友們！我們都是工人，我們現在失業了，請你們一致起來，援助我們，因為我們要能復工，你們生活要永遠有保障，只有靠我們一齊堅決團結，只有靠你們給我們以有力的援助。
全路各站各段的失業工友們，我們是同樣陷於失業痛苦的人，你們應當馬上團結起來，與我們一致行動才能爭得全體復工，最後我們應一致團結起來一致要求：
一、立即恢復一切被裁工人工作；二、開除一切白黨，補上國人；三、組織工人自己的工會；四、打倒工業維持會；五、對吃私上人，路局上人要先上失業工人；六、給失業工人失業津貼；七、失業工人統統加入復工團。

東鐵業工復工團

圖 13 復工團“告全路工友書”



圖 14 工人從廢鐵中挑選配件



图 11 郭隆真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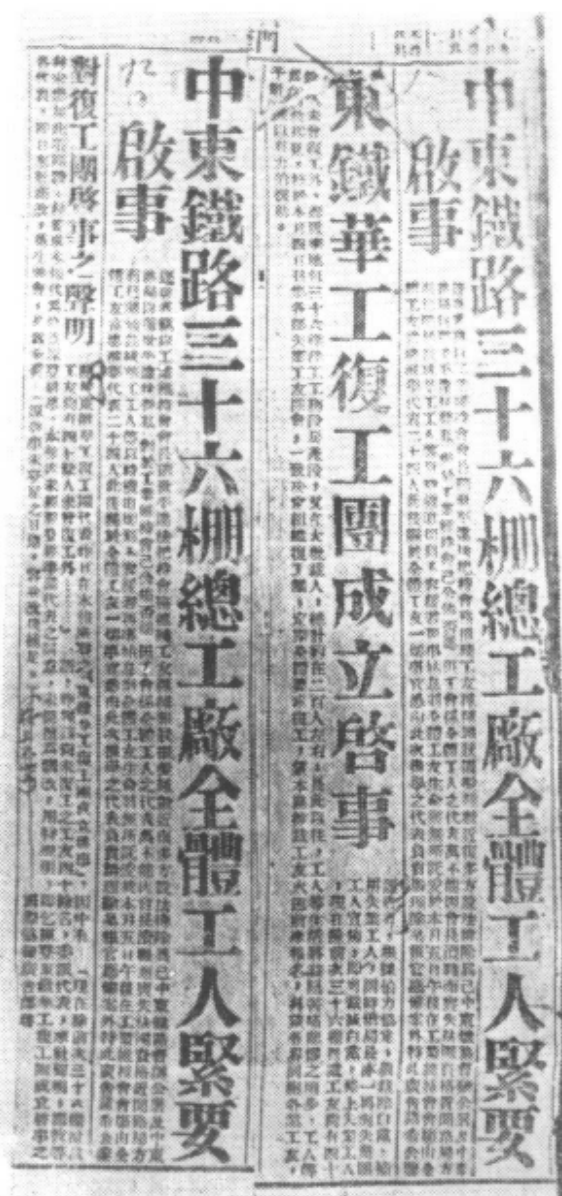


图 12 复工团在《晨光报》发表的启事



图 15 老英雄苏广铭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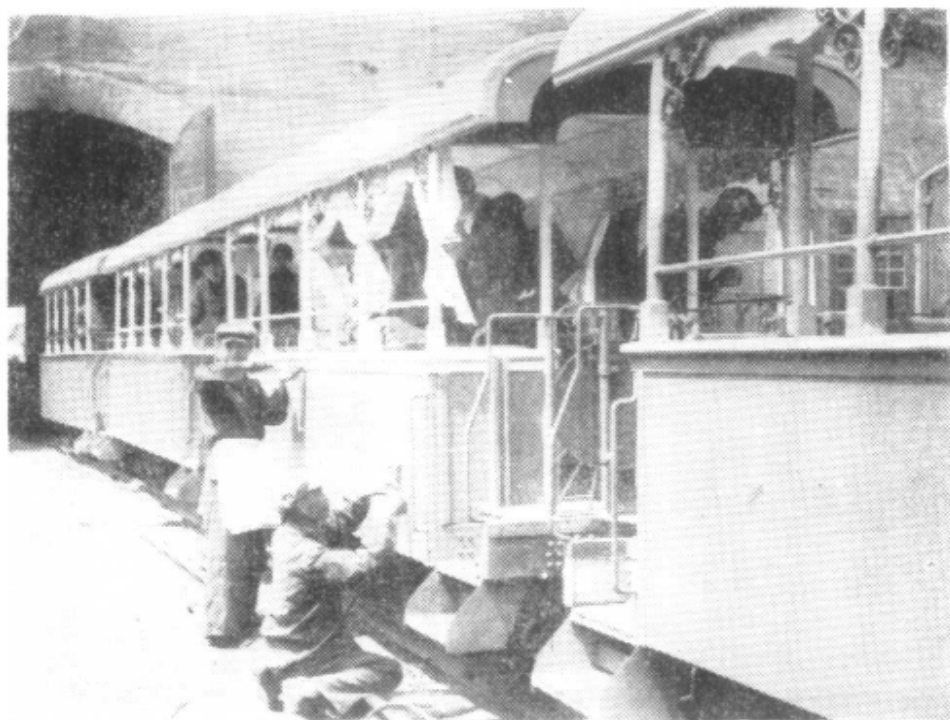


图 16 工人们正在赶装第一列儿童客车

前 言

哈尔滨车辆工厂，位于哈尔滨市西北角的松花江畔。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于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七日亲自视察过的一个工厂。工厂占地面积达八十四万三千平方米，现有新造车、铸钢、铸铁、锻冶、利材、机械、工具、工装、机修、动力、运输、轧钢、金属结构、一检修、二检修、转向架、木工等十七个车间，党政工团及所属二十五个部门，还有党校、“七二一”大学、技工学校、子弟学校、职工业余学校、综合厂、职工医院、文化宫、托儿所、招待所等十个附属单位，共有职工六千九百余名，是铁道部直属的专门制造、修理货车车辆和矿山自翻车的专业工厂。

哈尔滨车辆工厂的前身，是中东铁路（即东清铁路）“哈尔滨总工厂”。它是一八九八年沙俄帝国主义为侵略中国、争夺远东和太平洋地区霸权，在我国东北修筑东清铁路同时，建立的铁路附属工厂。因最初建筑了三十六个大窝棚出名，也通称为三十六棚工厂。至今已有八十年的历史。

哈尔滨总工厂，是当时我国北满地区近代产业工人最集中、规模最大的近代化工厂，也是工人运动的中心。因此，它的历史十分重要。

哈尔滨总工厂的历史带有鲜明的特点。它是沙俄侵略中国的历史见证，也是中国无产阶级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英勇反抗沙俄侵略的战斗篇章，在近代东北工人运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更由于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影响，总工厂的中国工人，是我国无产阶级中接受社会主义思想最早的一部分。因而，他们的阶级觉悟较高。

斗争性较强。十月革命后，为捍卫十月革命成果，与沙俄残余势力和国际帝国主义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对俄国无产阶级为巩固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所进行的斗争给予了巨大的支援。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也是我国其他城市无产阶级少有的突出特点。

哈尔滨车辆工厂的历史有以下一些阶段：一八九八年建厂至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为止，近二十年期间，是沙俄独占时期；十月革命后，沙俄残余势力又继续盘据；一九二四年五月至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多年期间是中苏合办时期；一九三五年三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由日本法西斯统治十余年之久；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光复后，至一九四六年四月，国民党曾一度接管工厂，但随即被我东北民主联军解放；一九四六年四月至一九五〇年四月，四年时间里，工厂在我军军管下，为支援解放战争做出了突出贡献；一九五〇年五月至一九五二年末，两年八个月期间，由中苏共管；一九五三年一月后，一直是铁道部直属工厂。在编写这本工厂史时，结合我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上述的一些特点和各个阶段，在相应的章节里，都做了必要的反映。

编写这本厂史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向青年工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and 革命传统教育；此外，这本厂史对史学工作者研究东北工运史，无疑将提供了方便。

关于哈尔滨车辆工厂厂史的编写，已有较长时间的准备过程。早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在建厂六十周年时，工厂党委就组织了“厂史编写组”，发动老工人写回忆录，并进行了必要的调查访问，积累了一批珍贵的资料。在此基础上，编写了《三十六棚》一书，一九五九年由当时的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一九七二年，又重新组成“厂史编写组”，继续搜集了一些资料。一九七七年又编写了《三十六棚工人抗俄斗争史话》，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厂史，就是在过去大量工作的基础上，于一九七七年在由工厂党

委、黑龙江省出版局党委、哈尔滨师范学院历史系党总支组成的厂史编委会的领导下，由工厂干部、工人，哈尔滨师范学院历史系部分教师组成的厂史编写组，集体编写而成的。在编写中，我们采取编年与纪事相结合的体例，以确切的史实，特别是老工人的回忆录为基础，结合历史文献、档案及中外报刊杂志的有关资料，充分揭露沙俄、日本等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同时着重描述工人反抗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业绩。解放后，则着重描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厂发生的巨大变化。按照工厂各个历史阶段，每章开始先作一历史概述，简述这一时期的历史背景，然后选取工厂内反映这一时期厂史内容的一些历史事件加以描述，尽量做到既看到工厂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概貌，又看到它的一些细节。

在编写这本厂史时，除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外，还得到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档案局、图书馆，哈尔滨铁路图书馆，吉林、辽宁、旅大市图书馆等兄弟单位的大力支持，提供了大量的珍贵资料。初稿写成后，又蒙吉林大学历史系、吉林师大历史系、吉林社会科学院、辽宁人民出版社、延边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黑龙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齐齐哈尔师院、牡丹江师院、黑龙江大学、黑龙江省博物馆、黑龙江省考古队及哈尔滨市各有关单位的同志，热情认真地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参加本书执笔的同志，车辆厂有张福山、陈海江、崔喜禄、张元江、张树秋等同志；哈尔滨师范学院历史系有孙占文、李济棠、赵连泰、任众、钱玉珍等同志，最后由孙占文同志对全书作了总纂。日文资料由李兴超同志翻译，俄文资料由姜厚义同志翻译。

由于作者水平不高和资料所限，这本厂史肯定有缺点和错误，请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目 录

第一章 沙俄的殖民统治 工人的抗俄斗争

(一八九八——一九一九年)

概 述	(1)
第一节 三十六棚的建立	(3)
一 北厂与南厂	(3)
二 三十六棚的建立	(7)
第二节 沙俄的残暴统治	(12)
一 皮鞭下的奴隶	(12)
二 害人的工牌制	(17)
三 栾永德之死	(20)
第三节 工人的抗俄斗争	(23)
一 抗俄星火	(23)
二 火烧铁路局	(28)
三 一九〇八年“五一”大罢工	(34)
四 反迫害斗争	(41)
五 工人张泰誓死救国	(47)
六 火烧客车厂	(51)
第四节 支援十月革命	(56)
一 一九一八年五月大罢工	(56)
二 一九一八年九月大罢工	(61)
三 “五四”运动与五月罢工	(67)
四 狠狠打击白匪军	(72)

第二章 反对沙俄残余势力和国际帝国主义

(一九一九——一九三一年)

概 述	(82)
第一节 反对沙俄残余势力	(85)
一 打倒霍尔瓦特	(85)
二 捐款购粮支援俄国兄弟	(89)
三 反对华盛顿会议	(93)
四 反裁工斗争	(98)
五 反对白俄分子	(105)
六 驱逐“沃贼”运动	(109)
第二节 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反帝斗争	(114)
一 第一个地下党支部	(114)
二 支援“五卅”运动	(118)
三 推倒工业维持会的斗争	(122)
四 郭隆真同志在三十六棚	(127)

第三章 日伪的残暴统治 工人的反日斗争

(一九三一年——一九四五年)

概 述	(134)
第一节 日寇的血腥统治	(135)
一 日寇接管工厂	(135)
二 工厂是地狱 一号门是鬼门关	(139)
三 工人的苦难生活	(143)
四 童工的苦难	(147)
第二节 工人的反日斗争	(153)
一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53)
二 怠 工	(158)
三 压延工人的斗争	(162)

四	地下党支部	(164)
五	撞毁鬼子装甲车	(171)
六	护厂	(175)

第四章 东北光复 支援解放战争

(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年)

概 述	(178)
第一节 反对国民党接管 欢迎亲人民主联军	(179)
一 反对国民党接管工厂	(179)
二 欢迎亲人工作队进厂	(186)
三 斗争恶霸	(192)
四 民主改革 恢复生产	(196)
第二节 支援解放战争 壮大党的力量	(202)
一 修造枪炮打老蒋	(202)
二 抢修佳木斯大桥	(209)
三 积极参加铁道兵部队	(216)
四 举办技工学校	(221)
五 党的建设发展壮大	(225)

第五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

(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年)

概 述	(229)
第一节 党的阳光暖人心	(230)
一 欢庆胜利	(230)
二 幸福的时刻 巨大的鼓舞	(233)
第二节 抗美援朝做贡献	(239)
一 一切为了朝鲜战场	(239)
二 一一九五号机车重返前线	(242)
三 赶造四百辆平板车	(247)
第三节 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	(250)

一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	(250)
二 制造新中国第一列儿童列车	(254)
结束语	(257)
附录：哈尔滨车辆工厂厂史大事记 (一八九八——一九五六年)	(259)

第一章

沙俄的殖民统治 工人的抗俄斗争

(一八九八——一九一九年)

概 述

从一八九八年工厂建立，至一九一九年二十二年期间，是沙俄侵略者及其残余势力对工厂独占统治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世界与中国国内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象一九〇〇年的义和团运动、俄国的一九〇五年革命、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二月革命、十月革命、伟大的“五四”运动等等。当时国际国内这一系列革命运动，使三十六棚工人经受了锻炼，阶级觉悟迅速提高，逐渐成长的我国东北北方一支较强大的无产阶级队伍，在反对沙俄、日本等帝国主义的激烈斗争中，他们总是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所以，这一时期是三十六棚工人成长壮大，抗俄斗争日益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沙皇俄国是侵略中国最早、掠夺中国领土最多、屠杀和压迫中国人民最残酷最凶恶的敌人。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后，在不到半个世纪中，沙俄通过强迫中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去了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一八九六年六月，沙俄诱迫清朝政府签订了《中俄密约》，攫取了在我国东北建筑和管理中东铁路的特权。一八九八年三月，沙俄在德国占据我胶州湾的借口下，又强租我旅顺口和大连湾，并获得了中东铁路南部支线直通到旅大的修筑权。

一八九七年初，沙俄勘测人员对中东铁路干线进行了最后的勘定。当年八月十六日（俄历），中东铁路在小绥芬河右岸三岔口

地方（我东宁县境内）举行开工典礼（后来完全放弃了这个线路，改为经过绥芬河），中东铁路建设局设于海参崴。一八九八年五月，沙俄最后确定以哈尔滨为中东铁路修筑中心，六月，中东铁路建设局由海参崴迁到哈尔滨。中东铁路干线划分为十八个工区，以哈尔滨为中心分别开工修建。所有工人十之八九皆为中国山东、河北招来的贫民，至一九〇〇年时已有十七万多人，他们全从事土木、石工及其他笨重体力劳动。一九〇三年七月，中东铁路全部竣工正式通车。与此同时，中东铁路建设局全部移交于中东铁路管理局经营管理。中东铁路管理局设于哈尔滨，由霍尔瓦特上校任局长。为了加强对我国东北的侵略扩张和殖民统治，铁路管理局里设有庞大机构，计有：办公厅、法律部、会计处、商业部、医疗卫生处、材料处、工务处、机务处、经理处、民事部（包括地亩处，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十五日独立设处）和军事部等十一个部处。

哈尔滨车辆工厂，就是一八九八年修建中东铁路同时建立的铁路附属工厂。当时称为哈尔滨临时总工厂。一九〇七年南厂建成后，正式称为“东省铁路哈尔滨总工厂”，一九一二年，辛亥革命后改称为“中东铁路哈尔滨总工厂”。中东铁路当时，其所属修车工厂在沿线共四处，分设于博克图、横道河子、绥芬河及哈尔滨，但规模都很小，一般通称为“地包”，只能作简单修理，所有重要修理，完全由哈尔滨总工厂承担。因此，东铁对总工厂的经营格外注意。一九一四年，东铁由美国购入机车八百辆，完全由总工厂组装，每月出厂新车十二、三台。当时仅机车分厂就有工人一千人，全厂工人达三千多人，其中三分之二为中国工人。在东北北方，当时总工厂是唯一的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大工厂。但由于沙俄为了侵占我国土地，厂区占地面积很大，达八十四万多平方米，而建筑面积却很少，厂房的布置极为分散，劳动条件也很差，尤其是中国工人，多数是在露天作业。当时虽然规定劳动时间是八

个半小时，但工人经常是工作十小时以上。工资制度是包工制。工资待遇极不平等，同样工种，中国工人只有俄国工人的一半。当时厂内分月工、日工两种，月工待遇较高。月工百分之九十以上为俄国工人，中国工人不足百分之十，绝大多数中国工人是日工。俄国工人每年有一个月的假期休息，中国工人则只有极少数工匠才有。在工厂里存在着严重的民族歧视和压迫。

十月革命后，远东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围绕中东铁路展开了尖锐复杂的斗争。当时的哈尔滨是这场斗争的中心地。这是我国其他城市所没有的情况。当时以日本、美国为首的国际帝国主义想趁机夺取中东路，作为其反苏反共武装干涉十月革命的有力工具；当时的中东铁路局长霍尔瓦特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利用中东铁路进行反革命活动，作为支援白匪的重要交通线；中国当时是南北两个政府，北京政府由北洋军阀段祺瑞为执政，追随帝国主义反苏反共，东北当时由奉系军阀张作霖统治，他拥护段祺瑞反对苏俄。三十六棚工人，就是在这种国际国内反苏反共的逆流中，挺身而出，坚决支援十月革命，为捍卫十月革命成果，进行了英勇斗争。从一九一八年初，特别是五四运动后，连续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罢工斗争，为巩固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第一节 三十六棚的建立

一 北厂与南厂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沙俄虽然跻身于帝国主义的行列，但是，它同欧美帝国主义相比，不论在经济上或是技术上，仍然是个十分落后的国家。中东铁路所需要的钢轨、器材和各种车辆，包括机车、客车和货车，除沙俄国内哈尔科夫和布良斯克两工厂制造和供应一些机车之外，其余的绝大部分是从美国费城订购的。这

些钢轨、器材和车辆，经水路运到营口和哈尔滨。为了组装和维修各种机车、客车、货车和筑路设备，一八九八年初，中东铁路建设局，根据圣彼得堡中东铁路公司（理事会）的决定，在营口设立临时货车组装工厂，在哈尔滨建立临时总工厂，作为铁路的附属工厂。

哈尔滨位于松嫩平原南部，地处松花江南岸，当时属于阿拉楚喀副都统管辖。在沙俄入侵之前，这里已经形成满汉各族人民聚居的村镇。沙俄为了推行吞并我国东北的“黄俄罗斯”计划，把这里作为中东铁路干支两线汇合的枢纽站和侵略我国东北的根据地。中东铁路管理局以及沙俄侵略和掠夺我国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机关大多数都设在这里。沙俄国内一些著名的厂商和公司也都在这里设有分支机构。

八十年前，由于松花江连年泛滥，水患频仍，所以在傅家甸以西、秦家岗以北的哈尔滨码头一带（今道里区）还是一片芦苇丛生，野禽出没的沼泽地带。沙俄出于它侵略和掠夺的需要，从阿什河地区（今阿城）招募大批破产的农民，为它在松花江南岸码头及其纵深地带筑堤、排水和填垫低洼地区。经过中国工人的艰苦劳动，沿江一带才开始出现平地，不久形成第一条街道，这就是现在的地段街，俄国人称为王爵希尔廓夫大街。沿着这条街道又出现了最初的沙俄私人的工商企业和建筑物。我国商民也开始聚居在通向码头的各个街道，形成了后来所说的中国大街。经由松花江用轮船运来的各种车辆部件和筑路器材，在码头上堆积如山。沿江一带修建了许多用波纹状薄铁盖成的铁路仓库。

一八九八年十月二十六日，由于中国工人披荆斩棘辛勤劳动的结果，中东铁路临时总工厂基本竣工。中东铁路公司任命伊奥秀夫为临时总工厂厂长。当时的厂址位于原来的哈尔滨道里第一工程街。临时总工厂直接隶属于中东铁路管理局机务处。工厂在建厂初期，设有机车、客车、货车和机械等四个分厂，其他如翻砂、锻冶、铆工、水箱、车轮和工具等作业，都分别包括在上述

四个分厂之内。临时总工厂在投产时共有职工一千三百余人，其中中国工人约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当时的临时总工厂，因为它位于后来的总工厂的北面，所以人们习惯地称它为北厂。在沙俄统治时期，临时总工厂设备简陋，机器陈旧，工艺流程十分落后，许多工序完全靠手工操作。建厂初期，机车分厂厂房低矮阴暗，室内仅有两条地沟和五条铁路线，供组装和修理机车之用。起重设备十分原始。整个分厂只有一般起重机车三到四台，其余起重大部件时，主要依靠四个“千斤”（倒链）进行。翻砂也在机车分厂进行。炼铁翻砂时用三个小鼓风机，每半个月开一次炉，而且还只能浇铸一些小型配件。机车分厂完全没有什么劳动保护设备。整个厂房里蒸汽弥漫，煤烟和砂灰到处飞扬，严重地损害了中国工人的健康。客车分厂包括制材，每月维修客车六至七台。切割原木的火锯以蒸汽机为动力。直到一九〇二年，临时总工厂才安装上第一台动力机械。一九〇三年又安装了十六台动力机械和二十三台搬运机械。机械分厂靠近江边，厂房里安装有十几台老式机床。货车分厂根本没有厂房，除去怕雨淋的工序用苇席搭成棚子以外，多数工序都在露天道线上作业。每天工作时间大约是十一小时半，而且还经常延长。夜班工人干活用汽灯照明，生产效率极低。例如，客车分厂只能修理俄式木结构四轮客车，车辆即使小修，周转期也需要十几天的时间。一九〇二年，中东铁路开始临时营业，当年获得旅客票价二百八十四万四千二百零四卢布，货物运费九百六十七万零七百八十七卢布^①。由于中东铁路客、货运输量超出铁路当局的预料，所以临时总工厂的生产能力显然是远远不能满足沙俄侵略和掠夺的需要了。早在一九〇二年九月，沙俄远东政策决策人物，尼古拉二世宠臣财政大臣维特便亲自出马来我国东北“视察”，在他“视察”了即将正式通车营业的中东铁

① 纪申科：《中东铁路》，一九一四年，哈尔滨，俄文版第五页。

路之后，曾经指出：“修理机车客车之厂，已有松花江岸即沿江及营口两处，所占地面，约四千一百万萨身（俄国长度单位，一“萨身”等于二·一三五米），仍不过应暂时之用。”^①所以，维特当即下令“拓筑经久大厂。”一九〇二年底中东铁路公司委派扎尼斯克斯基工程师在距北厂半公里的沿江地带（即今经纬十道街）着手筹建新的大厂。新的大厂，按照设计要求，应该成为使各个分厂既有分工又有协作的综合性的机、客、货等车辆的修理工厂。一九〇三年，根据在圣彼得堡绘制的设计图纸开始动工修建新的哈尔滨总工厂。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战争，延缓了总工厂某些新厂房的建筑。但是，沙俄却向国内各大工厂，主要是哈尔科夫、布良斯克和莫斯科各工厂订购机床和其他设备。一九〇六年和一九〇七年这两年之间，完成了各分厂的设备 and 机械安装工作。一九〇八年，临时总工厂各分厂都迁入新的厂房，这就是所谓的南厂，正式名称是中东铁路哈尔滨总工厂，亦即今铁道部哈尔滨车辆工厂的前身。从前北厂的厂房后来转交给中东铁路哈尔滨总库，作为库房。南厂规模宏大，占地八十四万多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三万七千七百八十五平方米。厂内有两条专用铁路线与哈尔滨车站相通。除原来的机车、客车、货车和机械四个分厂之外，又增设了发电、翻砂、锻冶、铆工、水箱、车轮和制材等十一个分厂。机械设备共有三百二十四台。工人达二千余名，工作时间为九至十二小时。

随着沙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经济实力的增长，新的总工厂无论在建筑布局或者是在机械设备方面，都有显著的改变和提高。新厂敷设五条铁路运输线，各分厂也修了不少专用支线。此外，各分厂都安装了水、暖、风、电等设备。新建立的发电分厂安装了四台二十五千瓦的汽轮发电机，供应本厂动力、照明和哈尔滨

^① 《天港行露》，第一四页。

车站用电。总工厂中心发电站是在日俄战争期间建成的。锻冶分厂新增添了半吨、一吨、二吨和五吨的汽锤各一台，每月生产锻件达五十吨左右。其他分厂也都添置了许多新的机器和设备，机车分厂还安装了天车，代替了原来的“千斤”（倒炼）。生产能力比原来临时总工厂时期提高了三至四倍。按照设计能力，哈尔滨总工厂每年应大修：机车九十辆、客车八十辆、货车四百辆^①，到一九一四年，总工厂生产能力，在大修机车方面达到了设计要求，货车分厂的生产能力几乎超过了设计要求的两倍^②。

圣彼得堡总公司任命巴切罗夫为总工厂厂长。沙俄为了加强对总工厂的统治，成立了总帐房，在厂长和副厂长直接领导下由人事、总务、技术和会计等科室所组成，作为工厂的生产指挥中心。后来又成立了机械和化学实验室，为工厂和铁路需要服务。沙俄还以保护工厂为名，设置了路警值班室，实际是监视中、俄两国工人，镇压革命斗争。除铁路旅团的部分技术官兵外，还有外阿穆尔护境军官兵四十余名在工厂长期驻扎。这就是沙俄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建立的第一个近代化的重工业工厂。毫无疑问，作为沙俄帝国主义掠夺和扩张政策的产物，哈尔滨总工厂和中东铁路一样，也是沙俄侵略中国的工具。但是，同沙俄侵略者的主观愿望相反，哈尔滨总工厂和中东铁路一起也给它造成了掘墓人，成了孕育我国东北产业工人的摇篮。在近代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东北工人所掀起的波澜壮阔的抗俄斗争，它的策源地和故乡也正是在这里。

二 三十六棚的建立

在哈尔滨临时总工厂投产时所雇用的一千三百多名工人当中，除去其中很小一部分是沙俄从国内各工业中心用较高的报酬

① 中东铁路机务处：《哈尔滨总工厂》，一九二八年，哈尔滨，俄文版第三页。

② 纪中科：《中东铁路》，第一六九——一七〇页。

招募来的俄国技术工人之外，其余约占工人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则是中国工人。

中国工人的主要来源有两个：一是来自我国东北三省，特别是中东铁路沿线的破产农民。他们世代耕种和居住的田园和房屋，被沙俄侵略者巧取豪夺，致使失去了生存的基础和栖身之地。因此，他们不得不涌进即将兴起的大城镇，依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二是来源于我国华北地区的直隶和山东等省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即所谓“燕、鲁之贫民。”他们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地主、商人和资本家的盘剥，以及天灾和人祸的袭击，丧失了生产资料，陷入了一无所有的境地。列宁曾经指出：“小生产者变成雇佣工人，是以其丧失生产资料——土地、劳动工具、作坊等等为前提，就是说以其‘贫穷化’、‘破产’为前提。”^①

上述这些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有许多人被中东铁路招工的沙俄侵略者的花言巧语所欺骗和引诱，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和妻子儿女，经过长途跋涉和千辛万苦来到总工厂，寻找新的生活出路。流入到总工厂的中国工人也有来自洋务运动时期创立的北洋机器局和吉林机器局。这就是临时总工厂中所谓的“天津帮”和“吉林帮”，他们大部分都有技术，而且团结性也比较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东铁路为了装配从美国进口的八百台爹卡波德机车，总工厂又特地从天津、上海和青岛等地拉来不少中国技术工人。

但是，在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朝政府反动统治下的旧中国，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穷人的出路。来到总工厂做工的中国工人，又遭受到新的折磨。临时总工厂以伊奥秀夫为首的沙俄大、小总管，只知道驱使中国工人为它们组装和修理各种车辆，却完全不顾中国工人的死活。中国工人不仅劳动特别繁重，工资低得可怜，而

^① 《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第一六四页。

且居住条件也十分恶劣。

被沙俄称为“黄色苦力”的中国工人，象被罚做苦役的囚犯一样，被大、小总管们安置在工厂附近临时搭起来的一排排“人”字形帆布帐棚里居住。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工商业城市的资本积累愈是迅速，供人剥削的人身物质的入流也就愈是迅速。同时为这些工人临时安排的住宅也就愈是不成样子。”^①八十年前的总工厂周围，除一面临江之外，其余三面都是刚刚填垫的一片沼泽地。这些兵营式的帆布帐棚里，阴暗潮湿，极端污秽，拥挤不堪。每逢盛夏，雨淋日晒，蒸笼式的帐棚里，蚊蝇虻蚋，成群结队，老鼠臭虫，泛滥成灾。劳累十几个小时的工人，无法得到充分的休息和睡眠。隆冬季节，北风呼啸，被冰雪覆盖和环绕着的帐棚里象是一座冰窖，严重地损害了工人的健康。中国工人就是这样几经寒暑，长年累月拖着疲惫的身躯偎集在这种狭小低矮的帐棚里。这就十足地暴露了沙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野蛮和残酷的侵略本性。在沙俄侵略者看来，中国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可以说分文不值，不屑一顾。

但是，中国工人毕竟不是沙俄侵略者任意摆布和俯首贴耳的奴隶。他们再也不能容忍这种非人的虐待和迫害了。沙俄侵略者对中国工人的这种待遇，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不得不引起以温顺出名的中国人的愤怒。”^②一九〇三年秋季，临时总工厂中国工人，为了改善居住条件，在张永贵的领导下联合起来，向工厂沙俄大总管展开斗争。工人们成群结队地拥进大帐房，向大总管提出“我们要享受人的待遇”，“我们要房子住”等要求。大总管伊奥秀夫是个脑满肠肥的大胖子，尤其肚子特别大，所以工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大碗油”。这个侵略分子，在当年义和团运动时，领教过中国人民的厉害，知道在中国工人面前不能来硬的。他便慢条斯理地对工人说：“诸位回去照常干活，大家的要求，我一定向

① 《资本论》，第一卷，第七二八页。

② 《列宁选集》，第一卷，第二一五页。

霍尔瓦特局长呈报，你们回去等着好消息吧！”工人们一听就知道这家伙是要花招，也知道他是不会轻易满足工人要求的。于是工人们轮流到大帐房，找大总管，要求解决房子问题。过了好几天也不见答复。这回张永贵带领不少中国工人手拿大棒子去找大总管，解决房子问题，要求给个明确回答。“大碗油”看到中国工人的来势，心里有些着慌，结结巴巴地说：“铁路当局正在研究给大家盖房子。”张永贵立即揭穿“大碗油”的鬼话说：“你们今天呈报，明天研究，现在越来越冷，等你们盖好房子，早把我们冻死了。”“不行，我们不能再等，要盖马上就盖！”“大碗油”一看今天这个阵势如果不说出个结果来，恐怕不好收场，他只好当着工人的面，用电话向霍尔瓦特局长请示关于工人住房的问题。

在中国工人的坚决斗争下，霍尔瓦特终于被迫答应中国工人的要求，责成总工厂拨给砖、瓦和木材，建筑工人住宅。这是沙俄侵略者所玩弄的一个缓兵之计，以缓和工人的斗争情绪。当时哈尔滨正在大兴土木，建筑材料奇缺。中东铁路制砖厂和附近中国的一些砖厂连铁路、营房、商店和工厂的建筑都无法满足，那里还有什么材料来建筑中国工人的住宅。因此，铁路当局只拨给有限的一点钱和一些破旧的材料应付了事。然而就是这点钱，也被大小工头层层克扣所剩无几了。

于是，当年秋天在总工厂东北一个比较干燥和平坦的地方，搭成一排排“人”字形的马架子，这样就成了人们能够勉强居住的窝棚。最初住在棚里的是吃集体伙的单身汉。“盖大棚等者无眷之工人所居也。一棚之中至少亦有十余人，至多有三十余人者。”^①不久，工人家属也先后来到这里。工人们相互帮助，又挨着每个大棚盖了不少的土坯房。结果围绕三十六棚形成了总工厂中国工人住宅区。后来人们又把总工厂称为“三十六棚大厂”。多少年来，

① 黑龙江省档案局档案：八十·一·一三二五。

“三十六棚”也就成了总工厂及其工人住宅区的统称。

这些简陋、低矮的窝棚，冬天不挡风寒，夏天不遮雨淋。臭虫、跳蚤、老鼠到处为患。最大的窝棚不过六、七十平方米，小的只有三、四十平方米，两侧出入的门又算是兼开的窗户。棚内一端有做饭用的锅台，沿着地面有一座通长的矮墙式的烟道，也是冬季室内唯一的采暖设备，同时兼做工人休息用的坐凳。烟道两旁铺着板铺。工人中间流传着一首歌谣：“三十六棚是冷寒宫，穷人过冬要人命，长夜没火难取暖，跺脚取暖到天明。”

根据中国文献记载，三十六棚工人住宅区的情况是：“华工有眷者使住于三十六棚，周围地面南北长三十五丈，东西长一百六十五丈。内住携眷工人及附居者八百余户，且在洼地，土屋矮窄，窠门斗室，无院无街，密如蜂房。一户住数家，一屋住数姓。空气不通，遇火水车难近，当雨有倒塌之忧。每临秋夏之间，滞水腐臭，百病丛生。”^①这段记载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整个“三十六棚”没有一条高出地面可供人们行走的道路。只有棚与棚之间隔开的小夹道算是人行道。一到雨季，便成了烂泥塘，工人们来往走路都会遇到很大困难。住在附近洋房里的俄国职员，为了他们上下班走路方便，特意在三十六棚修了一段木板道（今板道胡同），比地面高出半尺。他们还专门派人看守，不准中国工人在板道上通行。三十六棚工人及其家属吃水要到很远的松花江去挑。整个住宅区没有公共厕所和排水设备。脏水、垃圾、粪便遍地都是。这里也正象英国曼彻斯特城工人住宅区一样“那里臭气熏天，甚至最健康的人在几分钟之后也一定会呕吐起来……”^②每到春末夏初，蚊蝇开始繁殖，传染病到处流行。恩格斯曾指出：“挤满了工人的所谓‘恶劣的街区’，是周期性光顾我们城市的一切流行病的发源地。”^③三十六棚在沙俄统治时期是哈尔

① 黑龙江省档案局档案：全宗号80，目录号1，案卷号310。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五二四、四九一页。

滨的一个极其悲惨的贫民窟，也是沙俄奴役和剥削中国工人的历史见证。在这个贫民窟里，不知吞噬了多少中国工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的生命，这是沙俄欠下我国人民的又一笔血债。

第二节 沙俄的残暴统治

一 皮鞭下的奴隶

哈尔滨总工厂是沙俄在中国推行侵略和扩张政策的产物，也是它妄图独占中国和称霸远东的工具之一。沙俄帝国主义的军事封建性质在工厂的管理方面，表现得极为明显。沙俄对总工厂中国工人进行了十分野蛮的残暴统治。总工厂直接隶属于中东铁路管理局机务处。霍尔瓦特局长通过机务处科利切夫斯基处长和拉琴诺夫副处长直接控制工厂。总工厂的大小职务，从厂长、副厂长、分厂长、分厂副厂长、工程师、技术员、工长到驻厂护境军和铁路旅团的官兵、会计、监工、记工、文书、化验、医务、消防和守卫人员，全都由沙俄侵略分子充任。

这些高踞工人之上的帝国主义侵略分子，在厂内利用职权侵吞公款、盗窃财产、营私舞弊、敲诈勒索，歧视和虐待中国工人，简直是横行不法，无恶不作。象机车分厂的工头古神诺夫，在工厂总管的纵恣和包庇下，“在厂屡以官料造成物品在外发卖”，厂内尽人皆知，但由于侵略者“官官相护”，以致长期无人敢于过问。总工厂大小沙俄侵略者从上到下都把招募华工视为“在满洲淘金”的美差。因为“招添华工皆有运动费，苦力一名，大洋四十元，工匠一名，一、二百元始能上工。有艺自投者不得入，虽无手艺到总管家中秘买字据即能上工。”^①

中国工人，即沙俄侵略者所谓的“黄色苦力”，在政治上毫无

^① 黑龙江省档案局档案：八十·五·一二。

任何权利。按着一九〇八年二月十日（俄历一月二十八日）中东铁路管理局长命令，禁止中国工人传播和扩散对沙俄殖民统治机关、中东铁路当局及沙俄“公务人员”持敌对态度的消息和传闻；禁止中国工人集会、示威游行和组织各种秘密团体；禁止中国工人利用语言和行动以及报刊侮辱中东铁路当局的“公职人员”；禁止煽动“保证居民切身利益的企业”停工停产。这样一来，中国工人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游行示威的权利和自由便被剥夺个一干二净。连对沙俄侵略分子的不满都属于禁例，不用说罢工就更属于触犯“天条”十恶不赦的了。

中国工人不仅在政治上毫无权利，而且经常遭到沙俄侵略分子的种种欺凌、侮辱和殴打。总工厂所属各分厂都额设二至四名监工员，这些人大部分出身于兵痞、警棍、地痞、流氓和“工贼世家”，他们都是地道的暴徒和打手，成天拿着马鞭子或双股的皮条子，在各分厂内来回巡视，象看管从事劳役的“苦役犯”那样监视工人劳动。哪个工人，特别是中国工人，如果干活稍有“迟缓和怠慢”，轻则遭到辱骂，重则饱尝鞭打。如果中国工人在工作时间“擅离职守”，一旦被监工员发现，不仅要挨皮鞭子，还要被罚款，扣工资。火锯分厂监工员别拉果夫对中国工人极其苛刻，谁上厕所时间长一点，都会遭到他的殴打。对中国工人的反抗，沙俄侵略者的手段更为毒辣，轻则罚款、降级，重则被交付法庭，投进监狱，以致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日俄战争之前，中东铁路机务处对所属职工，明文规定的处罚有七级，即“警告、严重警告、罚款（一至二卢布）、罚款（二至五卢布）、降级、免职和解雇。日俄战争之后，名义上取消了罚款，但七级处分仍然保留，即训诫、严重训诫、警告、严重警告、降级、免职和解雇^①。这些规定，表面看来似乎是针对该处全体职

^① 《中东铁路法令汇编》，第二卷，第三六页。

工,实际上主要是针对中国工人而制定的。除机务处这些规定之外,霍尔瓦特还宣布凡因破坏上述一九〇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局长命令“而犯罪者将受到审判;或根据惩治办法第二十九章由调解法官审判;或给以不超过三个月的警察拘留或不超过五百卢布之罚款的行政处分。”^①

为了镇压中国工人的反抗,沙俄侵略者在总工厂驻扎大批中东铁路护路队和后来的外阿穆尔护境军。此外,沙俄哈尔滨警察局埠头(今道里)分局和一九〇七年成立并由冯·秋格尔领导的“探访处”也把它们监视重点放在总工厂的中国工人身上。一九〇五年之后,沙俄又把不少正规部队调到哈尔滨及中东铁路沿线,加强了对东北北部地区我国人民的军事压迫。沙俄侵略者为了不断强化他们在这个地区的殖民统治,血腥镇压人民的反抗,不断扩充和增加驻总工厂的军队和警察。就是在十月革命之后,沙俄残余势力白卫匪帮也毫不放松对总工厂的暴力控制。“一九一九年,中东铁路总工厂驻警察二百一十三名,分两班”荷枪实弹,昼夜守卫^②。

沙俄侵略者在总工厂四周,筑起高高的围墙,并加设了带刺的铁丝网。整个工厂只设三个供人们及车辆通行的大门,即所谓一、二、三号门。每个大门入口都设有门卫,监视和稽查工人出入。中国工人只能由距自己住地最近的一个大门出入,其他两个大门不准进出。中国工人在总工厂劳动日长达十一个半小时,昼夜三班。有的工人上完白班,接着上晚班,或者上完晚班接着上夜班,根本得不到充分的休息。每个月有最多劳动达四十个工作日的,沙俄侵略者对中国工人的剥削已经达到了敲骨吸髓的地步。总工厂工人进出工厂大门要凭个人工牌。在工作时间,工人不得离开工厂,病假离厂凭诊断书和工牌。门卫才放行;个人事假离厂凭

① 《中东铁路管理局长命令汇编》,一九一六年,哈尔滨,第一二页。

② 黑龙江省档案局档案,八〇·一·一七九。



皮鞭下的奴隶

工牌放行；因公外出凭工牌和通行证放行。而沙俄各级“公务人员”则凭厂方发给的红色通行证可以昼夜二十四小时从所有三个大门任意出入。到厂临时办事凭门卫发给的白色通行证出入。总而言之，总工厂变成一座戒备森严和恐怖气氛十足的集中营。被禁锢在总工厂的中国工人也就成了失去人身自由的苦役犯。

总工厂中俄工人在物质待遇方面极不平等。按照工厂学徒规则，徒工报酬，俄国人每天三十戈比，中国工人每天二十戈比^①。成年工人的工资差别也是如此。总工厂同样工种和级别的中俄两国工人的工资差别有一倍左右，即俄国工人的日工资如为二卢布时，则中国工人仅为一卢布。在分派活计时，中俄工人也有很大差别。例如“货车厂木材多系日工包作活计，凡厚利易作之活，即派给俄工，利微难作之活，始派给华工，以致每月算帐，华工得资不及俄工之半。”^②至于技术要求稍高一点的工种，对总工厂的中国工人来说，都是不能问津的禁区。象总工厂发电站（电灯分厂）这样“紧要之处，竟不准华工加手”，之所以如此，“意在使华工永不知要领也。”^③中俄工人待遇的不平等也表现在居住条件、发给抚恤金、领取燃料以及子女受教育权利等各个方面。中东铁路管理局有关章程明文规定，凡工人因公致伤或死亡者“照章发给恤金，有妻子者，每月给养资，成丁后即行取消”，而伤亡者如为俄人则“领取恤金多且速，华工则异。呈请交涉局维持，惟见静候办理四字，每候一年二载及至领出得不抵失，多有旷工费钱毫无所得，因之累贫如洗者。”^④

仅就发给抚恤金一事，即可看出中俄工人待遇差别之悬殊。沙俄侵略者之所以这样做，其目的在于毒化俄国工人的心里，破坏中俄两国工人的团结，在两国工人中间制造种种对立和矛盾。

① 《中东铁路法令汇编》，卷二，第三八四页。

②③ 黑龙江省档案局档案，八〇·五·一二。

④ 黑龙江省档案局档案，八〇·一·三一〇。

和沙俄侵略者的愿望相反，中俄两国工人在长期的共同劳动和反对共同敌人的并肩战斗中，日益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中国工人的奴隶地位，和沙俄殖民主义者挥舞的皮鞭，从反面教育了中国工人，使他们认识到沙俄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也激起了他们对沙俄帝国主义的无比仇恨。这也就是总工厂中国工人在抗俄斗争中表现得特别英勇顽强的根本原因。

二 害人的“工牌”制

哈尔滨总工厂，作为中东铁路的附属工厂，也和沙俄国内其他的铁路工厂一样，实行了“挂工牌”制度。因为中东铁路合同明文规定，该路章程应照俄国铁路成规一律办理。当然作为奴役和控制工人的“工牌”制度，在中东铁路总工厂也就不会例外了。所谓“工牌”制，是说凡是在总工厂干活的工人和工匠，不论是日工还是月工，也不管临时的或是编制内的，都必需领有厂方发给的一枚小金属牌，上面带有阿拉伯字码，作为某工人或工匠的代号。总工厂根据铁路局机务处的规定，每天二十四小时分为白、晚、夜三个班。每班干活前三十分钟之内，上班的工人和工匠，在工牌管理者的监视下，从工厂大门门卫附近工牌箱中取出自己的工牌，然后挂在分厂工牌板上，作为出勤的标志。分厂记工员在每班干活期间先后二次登记工牌板上的工牌号码，借以考查工人或工匠出、缺勤情况，并作为发放工资的依据。每班下班时，工人或工匠从工牌板上取下自己的工牌，然后放在门卫附近的工牌箱里，不准携带回家。如果发现有人替别人代挂工牌，则立即被开除出厂。不难想象，一个小小的“工牌”，对工人和工匠来说，该是多么的重要。

工牌制度，作为工人考勤的方法，简易可行，它本身并不是坏事。但是，总工厂实行的“工牌”制，却是沙俄侵略者对中国工人进行政治压迫和残酷剥削的一种手段。总工厂实行的“工牌”制

充分表明了沙俄帝国主义的野蛮和军事封建的本性。

按照总工厂的规定，中国学徒工，凡是年龄在十五至十八岁，提出沙俄警察机关发给的居住证明和铁路医务部门的健康证明，经工厂人事部门采用者，即可领到“工牌”和“工作证”。一般成年中国工人领取“工牌”和“工作证”的手续和徒工的规定差不多。只是在一九〇七年以后，铁路当局又作了补充规定。成年的中国工人则必须先到哈尔滨沙俄警察局“探访处”领取“雇佣证”，上面贴有编号的本人照片，然后再持证到总工厂申请工作，经批准后，即可领到“工牌”和“工作证”。在领取和更换“牌”、“证”时，都要由领取者交纳成本费。

但是，这不过是堂而皇之的官方规定。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沙俄侵略者却百般刁难和多方要挟领取“牌”、“证”的中国工人。总工厂大、小总管（厂长、分厂长）都想把中国工人领取“牌”、“证”看成是他们敲诈勒索、公开受贿和聚敛私财的好机会。他们任意抬高工牌价格，有时一个工牌竟然索价三百五十个卢布之多。当时总工厂中国工人每月工资大约为十八到三十个卢布。这样一来，为了领到工牌就得白白地给工厂劳动一年，甚至是二年。“成本”如此昂贵的工牌，不用说贫困失业的中国工人，就是已经进厂干活有固定收入的工人，也没有能力买得起。在这种情况下，种种“变通”办法应运而生。当时发电分厂，工人们称为电灯分厂，有个工人叫许臣福的，他为了进厂干活，被迫花了一百个卢布向沙俄总管买了一个名叫“陈福”的“雇佣证”和“工牌”。许臣福把雇佣证上陈福照片的人头部分剪掉，单留下照片下面的号码，然后再量好尺寸贴上自己的照片。工人们管这种办法叫做“改头换面”买工牌。从此许臣福更名改姓，叫做“陈福”。

也有许多中国工人为了进厂干活，养活一家老小，不得不采取挖肉补疮、饮鸩止渴的办法，向放高利贷的奸商利徒们借贷，购买工牌。领到工牌只是找到了工作，还不能说生活就有了绝对

的保证。沙俄统治时期，总工厂的大门好象是鬼门关，工人进厂干活也总是提心吊胆。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差错”，被沙俄统治者处罚和解雇。特别是在毫无劳动保护和安全措施的情况下，从事牛马般的繁重劳动，随时都可能发生伤亡事故。

日俄战争之后，沙俄失去了在我国东北南部地区的侵略权益，因此加强了对北部地区的侵略和掠夺。承担修理各种车辆的总工厂里的中国工人便成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一九〇九年，有个叫陈广元的中国工人，好不容易托亲告友地借了一笔钱，领到了“工牌”，进了火锯（制材）分厂当力工。那年月从火车上往下卸木头，力工最辛苦，最劳累，也最危险。卸车还好说，把原木从车上溜放下去，但是归楞就困难了。一根根上千斤的原木都要用人抬。四个力工用杠棒和抓勾抬起，一边走一边喊着号子，然后上跳板归大垛。象这样的力气活好劳力一天上一个班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但是沙俄总管为了赶任务，经常强迫工人加班加点。陈广元为了尽快地还清买工牌时欠下的债务，又要养活全家老少好几口人，所以进厂以后拚死拚活地干。过度的重体力劳动，生活上的困难，把陈广元的身体折磨得越来越坏。他腰拧坏了，胸疼得厉害，还经常咳血，一天比一天消瘦下去，严重损坏了身体健康。火锯分厂的工头别拉果夫硬逼着陈广元和别的工人一样，一次又一次让他抬上千斤的大原木归楞。由于过度的劳累和疾病的侵袭，抬着原木的陈广元正走在跳板中间，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脑袋里嗡的一声便昏了过去，结果从跳板上摔了下来，跟着掉下去的原木正好打在陈广元的头部，陈广元当场死亡。当时制材分厂工人中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叫做“金贵银贵不加工牌贵，人贱工贱不如抬大木头的命贱！”这是中国工人对害人的“工牌”制的一个有力地抗议和控诉。它表明了一个小小的工牌，不知给总工厂大小总管积蓄了多少家私，也不知它吞噬了多少中国工人的血汗和生命。沙俄统治时期，总工厂这座人间地狱，不知造成了

多少妻子失去了丈夫，子女失去了他们的亲人，更不知酿成了多少起生离和死别的人间惨剧。

三 索永德之死

一九〇四年二月，日、俄两国为争夺我国东北，爆发了一场相互撕杀的帝国主义战争。这场战争给我国东北带来了深重灾难和空前的浩劫。在它们双方直接火并的南部地区，千百万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被侵略军的炮火所毁灭。作为俄军后方的北部地区，也同样遭到了沙俄侵略者野蛮的军事掠夺和残酷的军事统治。

为了进行这场肮脏的帝国主义战争，沙俄加紧利用中东铁路，向前线运送军队、军火、粮饷和物资。从海参崴和外贝加尔开来的军用列车，经哈尔滨中转昼夜不停地开往前线。日俄战争前，中东铁路干、支两线一昼夜对开三列火车，到一九〇四年底，增加到二十一列，运输任务增加了七倍。一九〇四年，中东铁路为沙俄运送了军人一百八十万零八千五百人次，一九〇五年增加到二百六十八万七千四百人次。同一时期，运送的粮食和军用物资则从五千四百三十八万八千三百普特（俄国重量单位，每普特合一六点三八公斤）增加到一亿一千四百四十四万二千七百普特。

中东铁路运输能力的显著提高，和沙俄增加各种铁路车辆有关，但是，最主要的是靠加速现有车辆的周转。随着军事运输任务的增加和前线地带炮火的袭击，因此维修各种机车车辆的任务大大地加重了。临时总工厂几乎每天都有进进来的成批的机车、客车和货车需要修理。

临时总工厂的大总管伊奥秀夫虽然没能亲临前线指挥俄军冲锋陷阵，为罗曼诺夫王朝效命职场。但是，他却把偌大一个工厂变成一座最严酷的“兵营”。这位不着军装不佩勋章和绶带的准军事人员以“非常时期”、“战时条例”、“军事法庭”和“刑事处分”等等这些吓唬人的东西，来要挟和强迫中国工人为他日夜抢修各种车

辆。除去维修机车必须利用厂房的地沟和起重设备之外，象其他客车和货车都在厂房外面露天的轨道上就地修理。由于缺乏任何安全和劳动保护的设备和措施，因此，伤亡事故不断发生。为了赶修各种车辆，沙俄大、小总管根本不顾工人的死活。中国工人栾永德的惨死就是沙俄驱使中国工人为它的侵略战争服务而被残害的许多人中的一个。

栾永德原籍山东，一八九八年临时总工厂投产时入厂，在货车分厂当木工。他和该厂所有中国工人一样，虽然在沙俄工头的监视下从事繁重劳动，历经辛苦，但是所得到的却是欺凌、侮辱和非人的生活。对此，栾永德看在眼里，恨在心中。一九〇四年五月的一天，货车分厂的沙俄总管强迫他在厂外露天轨道上修补货车厢板。栾永德几次向沙俄总管提出，露天轨道上停放着许多已修和待修的车辆，而且随时调车，说不定什么时候甩进来车辆，最近连续发生几次伤亡事故，不如将车推进厂房修理，既安全又出活。可是专横暴戾的沙俄总管，根本没把中国工人的死活放在眼里，他对栾永德的合理要求连听都不愿听，脑袋晃得和摇货郎鼓一样，非要栾永德在露天轨道上修车，而且还威胁他不要罗嗦，否则耽误修车影响军运由栾永德负责。还扬言，不听他的指示，就是违反战时条例，影响军运就要送交军事法庭等等。

栾永德提心吊胆地和另外几个中国木工在露天轨道上修理车厢板。等到快完活时，调车员事先并未发出任何信号即突然调车，结果一场惨不忍睹的横祸发生了。中国工人栾永德被活活挤死在两台货车中间。早已愤怒不平的货车分厂的中国工人闻讯赶来，纷纷指责沙俄总管和调车员，抗议他们无视中国工人生命的罪恶行径。沙俄总管不但拒绝中国工人的抗议和指责，而且还用马鞭子驱逐和抽打前来抗议的中国工人。同时还命令他们把血肉模糊的尸体赶快抬走。

当时栾永德的两个弟弟也在总工厂干活。当他们得知自己的

哥哥惨遭迫害被货车挤死之后，撂下手里的活计，忍着极大的悲痛，哭喊着跑来同沙俄总管讲理，要求发给丧葬费和抚恤金。这种要求是完全正当而合理的。按照中东铁路公司的规定，职工及其家属一般死亡发给一次补助金：“职工本人不超过二十五卢布；职工妻子不超过二十卢布；子女未满十五岁尚无工作者不超过八卢布。至于因公死亡，还要根据情况发给抚恤金。”^①然而，就是这种最低限度的规定，对中国工人来说，也全然是个骗局。沙俄总管拒绝照规定办事，不仅不发给栾永德的丧葬补助金，反而把他的两个弟弟一脚踢出了总工厂的大门。沙俄总管以为，这样一来，就会“斩草除根”，永绝“后患”，栾氏兄弟也就会无处申冤了^②。

这就是沙俄侵略者对待因公死亡，实际上是被他们迫害死的中国工人及其家属的残暴态度。与此相反，他们对因公死亡的沙俄职工及其家属，却是体贴关怀，照顾得无微不至。甚至超出法令规定，发给补助、抚恤等费用。例如，中东铁路管理局车务处西线（从满洲里到哈尔滨）分处处长阿·格·阿盖耶夫有一次乘特别快车护送霍尔瓦特和医疗处的医官马林诺夫斯基。列车在疾驰中出轨倾覆，霍尔瓦特和马林诺夫斯基安然无恙，而阿盖耶夫却受了重伤以致造成残废。铁路局不但给予及时和有效的治疗，还给假长期休养，另外又给他一万八千一百二十八卢布的奖金^③。哈尔滨铁路医院的一名沙俄医生叫米海尔，因公死亡，中东铁路公司根据管理局的申请决定，给予米海尔之寡妻每年四百八十卢布的补助费，直到她死亡或重新结婚，两个男孩每人每年一百二十卢布，直到十八岁为止^④。上述对因公伤亡职工所采取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充分说明，中国工人，在沙俄侵略者的眼里，只

① 《中东铁路法令汇编》，第一卷，第一册，第四九三页。

② 《哈尔滨老工人回忆材料》，厂内保存。

③ 《远东铁路生活》，一九一一年，第八期，第二〇页。

④ 《远东铁路生活》，一九一一年，第二二期，第一四页。

不过是一种听凭他们任意摆布的地位低下的奴隶，他们的伤亡，毫无可惜之处，大批廉价的“黄色苦力”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第三节 工人的抗俄斗争

一 抗俄星火

哈尔滨总工厂的中国工人，饱受沙俄统治者的侵略和奴役，因此，他们的抗俄斗争，也表现得最为英勇和顽强。在长期的共同劳动和斗争中，中国工人同俄国工人结成了深厚的友谊。中国工人前赴后继的抗俄斗争，有力地支援了俄国工人和后来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中国工人的斗争也得到了俄国工人的同情和支持。总工厂中国工人的抗俄斗争，也和全国其他地区工人的反帝斗争一样，是从零星的、分散的、自发的和小规模的反抗开始的。

总工厂的抗俄星火，最初是在机车分厂中国工人中间点燃起来的。机车分厂在刚建厂时，有个来自河北的中国工人名字叫王六。凡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王六不但手艺好，办事干脆，而且待人和气，谁有点什么困难，他都尽力帮忙，所以在工人当中也就很有威信。有一次王六修理机车，不注意把车轴碰了个小坑。这在设备简陋，工艺落后的机车分厂来说，本来算不了什么大事，俄国工匠也时常碰伤车轴。但是，这件事被工长佐托夫发现了。这家伙对中国工人最刻薄，总是吹胡子瞪眼睛到处找差儿。这下子可抓住了王六，一口咬定说是故意破坏的，扬言要给王六以罚款的处分。在场的许多工人都替王六讲情，佐托夫说啥也不听，一定要罚款。许多工人愤愤不平，认为老毛子太欺负中国人了，大伙对佐托夫恨得牙根直痒。记工员根据佐托夫的命令，到月发工资时，果真扣了王六的工资。王六怒火满腔，说啥也不给老毛子卖命了。在王六的影响下，不少有技术的工人离开了工厂。这

下子老毛子可慌了手脚。因为当时正是迎接中东铁路正式通车，总工厂日夜组装和维修各种车辆的时候，再增加一些技术工人还唯恐完不成任务，何况现在又走了好多技术工人。这事儿对总工厂的沙俄侵略者是个不小的打击。伊奥秀夫把机车分厂厂长狠狠训了一通。从此机车分厂再也不敢随便乱扣中国工匠的工资了。一直到一九〇六年，经过中俄两国工人不断的斗争，中东铁路局不得不表面上取消了“罚款”的规定。

一九〇二年，中东铁路试验通车。总工厂沙俄大、小总管和监工的逼命似地催促工人快干活，多干活。这年夏天格外的热。机车分厂露天工地上的中国工人已经在烈日的暴晒下劳动了一整天。太阳快落山了，工人又饥又累。但是，沙俄监工员硬逼着工人继续干活。当时有一名瘦弱的中国工人，实在难以支撑，准备坐下来歇口气，就在这时，监工员象疯狗似地扑了过来，揪住这个工人的辫子，连推带拥地强迫他继续干活。疲惫不堪的工人们，在暮色苍茫的工地上，拖着沉重的脚步，搬运和装配各种部件。而凶神恶煞似的监工员却在一边悠然自得，耸肩狂笑。面对这种情况，早已积愤在胸的中国工人，人人咬牙切齿，个个怒火冲天，都不约而同地聚拢在一起。有个工人愤怒地说：“这些老毛子太狠毒了，他们根本没拿我们当人待。”另一个工人接着说：“看明白了吧！老毛子和咱关里家的洋人都是一路货，都没安好心。”这时工人王真操着一口天津腔给大家出主意说：“老毛子这样欺负咱们，咱们可不能老是忍着，得想个办法治一治他们！”于是，在场的工人你一言我一语地提出不少办法。大伙一听都挺赞成。第二天工人们又和往常一样进厂干活，但是却不象从前那样无精打采，好象有什么奔头了似的。工人们振作起来的原因就是他们要采取各种形式同沙俄总管、监工员进行斗争了。有些工人抬着刚刚运进来的机车部件，把它扔进了滚滚东流的松花江里；有些工人把车辆上的一些新的零件拆下来砸坏，搬到厂外的荒草甸子里。不少工

人慢条斯理地磨起“洋工”来了。本来一天应该作完的活计，拖到几天以后才完成。有个吉林来的钳工叫陈万选，一个螺丝帽用锉锉了一天还没锉好，最后还把它扔掉了。

机车分厂的俄国工人也最恨大、小总管和监工员。有时中俄两国工人共同商量对付这帮侵略者的办法。总管和监工员一般地都穿着笔挺的铁路制服，站在工人背后或旁边监视工人干活。有的工人故意把风管接头拽断，造的满车间尘土飞扬，呛的总管和监工员捂着鼻子往帐房（办公室）跑，不敢在车间里停留。尽管这些斗争是自发的、分散的，规模也比较小，形式也十分原始和简单，但它确实给沙俄侵略者以不小的打击，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得到某些改善。

总工厂的火锯（制材）分厂，在沙俄统治时期，不仅设备差，劳动强度大，而且伤亡事故也特别多。工人们说：“要想进火锯，就得豁出去！”这句话真实而生动地刻画出沙俄侵略者对中国工人健康和生命的摧残。除建厂时，沙俄从北欧制材工业发达的挪威定购来的火锯，算是仅有的机械设备之外，其余的大部分劳动，完全依靠中国工人的体力。

凡是到总工厂来干活的，本身又没有什么技术的中国工人，大部分被分配到火锯分厂当力工，抬大木头。他们的劳动条件特别恶劣。不论是在朔风怒吼大雪纷飞的严冬，还是在烈日炎炎或淫雨连绵的酷暑，都必须把一根根原木，从停在专用线上的火车里溜下来，然后再抬到空地上整整齐齐地码成垛。最后还得从垛上一根根地抬到火锯分厂，加工成不同规格的木材。四个力工抬着上千斤重的原木，上垛、下垛都要经过跳板，不用说这个活有多重，有多累，单说它的危险性就特别大。稍不留神，就会发生伤亡事故。不少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干不了几年的功夫，不是累的咳血，就是压弯或者扭伤了腰部，很快就消瘦、憔悴和衰老下去。即使还没到腰弯筋骨断的时候，工人们的血汗差不多就已经

被榨干了，最终还是被沙俄侵略者一脚踢出工厂的大门。

火锯分厂的中国工人以消极怠工的形式开始了他们的反抗。工人们上一次厕所连来带去就是一个钟头左右。当时流传这样几句话：“磨洋工，磨洋工，拉屎撒尿一点钟”，说的就是工人的消极怠工。本来四个人一组抬原木，如果有一个人上厕所，其他三个人都得停下来等着，这样一来，一天十一个半小时的劳动，起码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休息。工人的怠工，急坏了沙俄侵略者。火锯分厂第一任监工员别拉果夫，细高个儿，勾勾鼻子小眼睛，贼溜溜的两个小眼珠子几哩咕噜乱滚，模样跟猫头鹰差不多。工人根据他这副长相给他起个外号叫“猫头鹰”。这个坏蛋头顶长疮，脚底流脓，坏透腔了，特别歧视和虐待中国工人，张口就骂，举手就打，工人们都对他恨之入骨。

由于工人怠工，原木不能及时运到火锯分厂，造成停工待料，影响了生产。“猫头鹰”发觉问题出在力工身上，因而他专门来到木头垛跟前，强迫工人一根接一根地给他往厂房里抬原木，连喘气功夫都不给。有一天刚上班不久，抬了两根原木之后，工人王路就上厕所去了，其他三个人正坐着休息。不大功夫，“猫头鹰”来了，他一看工人休息就大喊大叫起来，追问怎么少一个工人？大伙说，王路上厕所去了，“猫头鹰”不信，一直站在那儿等着。事情也凑巧，王路去了半个钟头才回来，一边走一边系裤子。这下可把“猫头鹰”气坏了，他用棍子指着王路，说王路偷懒，良心坏了。王路不服，分辩说拉肚子了，“你监工的管天管地，还管拉屎放屁！”“猫头鹰”一看，一个臭苦力居然敢和他顶嘴，就气急败坏地不容分说，举起棍子劈头盖脸地朝王路打来。在场的中国工人眼看着自己的阶级弟兄遭到老毛子的毒打，都气炸了肺。大家都围过来凑到“猫头鹰”跟前想揍这个坏蛋。“猫头鹰”一看来者不善，这个阵势不妙，虽然怒气未消，可是他再也不敢继续毒打王路了。

王路是个二十初头的年轻人，原籍山东禹城，靠同乡的介绍

来到总工厂，在这儿无亲无靠。今天突然挨了顿毒打，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肿起来多高，真是又痛又气，又窝火，第二天就一病没起来。工棚里多数是山东老乡，大家特别关心和照顾王路，同时也秘密商量了一个办法，要找机会揍“猫头鹰”一顿，叫他也认识认识中国工人不是好欺侮的。

有一天，工人陈玉山向“猫头鹰”说肚子疼，得上厕所去，“猫头鹰”不准。陈玉山猫着腰用两只手捂着肚子，一个劲地喊肚子疼。监工的半信半疑叫他快去快回！陈玉山头前走，他在后面跟着，要看个究竟。陈玉山直奔分厂北面荒草甸子深处，监工的也跟着往里走。陈玉山明知道“猫头鹰”在后跟着，所以走着走着咳嗽一声，这时突然从监工员身后窜出两个人来，从后面上去把“猫头鹰”按倒在地，拳打脚踢，把这个坏蛋打的杀猪似的嚎叫，后来嚎不出声来了。陈玉山看着打的也差不多了，就从草甸子里转身往回走，一面走，一面喊：“偷木头的把监工的打啦，快来人哪！”，听见喊声，这两个人才往手顺草甸子跑了。抬木头的工人都装模作样地跑了来。往日神气十足的“猫头鹰”现在被打的头破血流，鼻青脸肿，好不容易从地上爬起来，一瘸一拐地向帐房走去，向总管报告去了。

痛打沙俄工头的消息，很快地传遍了火锯分厂和三十六棚，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工人们高兴极了，特别是王路高兴得几乎跳起来，这回不仅给他解了恨，也给中国工人出了一口气。其实这是大伙一起研究的办法，痛打工头的两个人就是和王路住在一起的同乡，也是自己的阶级弟兄。

“猫头鹰”挨打以后有两三个礼拜没有上班。分厂总管调来驻厂的外阿穆尔护境军，一再叫嚷要把打人凶手送到“巴篱子”（即警察局），在工人中间好一顿调查。但工人们都一口咬定是偷原木的“小偷”干的。“猫头鹰”也没看清那两个人什么样子，久而久之，调查沙俄监工的挨打这件事也就石沉大海，不了了之。

别拉果夫虽然更加痛恨中国工人，并且总想借机报复。但是，他再也不敢跟在工人后面监视工人上厕所了。痛打沙俄工头，灭了侵略者的威风，长了工人志气，对总工厂沙俄侵略者也是一个警告和信号，它预示着中国工人的抗俄风暴即将兴起。

二 火烧铁路局

一九〇五年初冬的哈尔滨，从火车站到南岗一带，显得非常混乱。喝得醉醺醺的沙俄士兵，在街头到处乱窜，时而谩骂和殴打过路人，寻衅闹事，引起人们极大的愤慨。自从九月扑茨茅斯条约签订后，由南满撤退下来的沙俄军队，每天都一批批地运到哈尔滨，由这里再转车回国。停在站内的列车上、站前附近的铁路宿舍、铁路俱乐部、铁路所属学校和红十字会的房屋里，都驻满了俄军官兵。尽管不断地运走，但总有几千名俄军滞留在哈尔滨。他们焦灼地等待着回国。按铁路军事当局的安排，十月初从哈尔滨先撤走征集部队、义勇队、青年士兵，然后撤退十三兵团。但是，从十月七日开始，沙俄国内由铁路工人发起的罢工，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总罢工。十月十日，西伯利亚和外贝加尔铁路停运，因此，中东铁路也不得不停运。这是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俄国第一次革命以来形成的罢工高潮。罢工人数达一百万，历史上称为“十月总罢工”。为总罢工所震惊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十月十七日，发表了一个由内阁总理维特起草的欺骗群众的宣言。在宣言里，假惺惺地允许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以及扩大选举权等等。实际上，沙皇想以此来争取时间，以便调动军队来镇压革命。列宁在当时揭露沙皇这一虚伪宣言时指出：“沙皇的让步确实是革命的极其伟大的胜利，但是这个胜利还远远不能决定整个自由事业的命运。沙皇还远远没有投降。专制制度根本没有不复存在。它只不过是把战场留给敌人，从战场上退却

了……。”^①十月十七日“宣言”很快传到了哈尔滨。十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哈尔滨的一些报刊转载了这份“宣言”。沙俄在哈的一些资产阶级保皇派，还成群结队上街游行，表示拥护。但是，在三十六棚总工厂的俄国工人中间却引起了热烈地争论。少数工人拥护；多数工人反对。原来，在十月初，哈尔滨就成立了名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哈尔滨工人团的布尔什维克组织。这个组织的主要基地就是在俄、中两国工人并肩劳动的铁路总工厂^②。布尔什维克在总工厂的俄国工人中间揭露了“宣言”的欺骗性质。布尔什维克和俄国工人还经常向中国工人介绍许多俄国国内人民反对沙皇政府的革命斗争事迹和当时哈尔滨的革命斗争情况，使中国工人初步懂得了罢工斗争是有力的武器，俄国国内有一百万工人参加罢工，连沙皇都害怕了。也懂得了工人只要抱成团，就能发挥巨大的力量。中俄工人长期的共同劳动，苦难的遭遇和共同斗争，把他们紧紧地联在一起，并且结成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中国工人不但从俄国工人那里听到了许多革命道理，也亲眼看到了本厂俄国工人同沙皇在中东铁路的代理人霍尔瓦特和工厂大总管的斗争场面。广大的中国工人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同时，俄国工人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影响下也认识到在反对沙皇统治的斗争中，必须团结广大中国工人一起战斗，才能胜利。因此在日俄战争之后，以总工厂为中心的中东铁路工人同沙俄统治者进行的几次罢工斗争，广大中国工人都是同俄国工人并肩参加战斗的。

在俄国“十月总罢工”的影响下，西伯利亚和外贝加尔铁路的停运，直到十月末才恢复通车。早些时候由哈尔滨开出的满载俄军的列车在满洲里站已经停留十二天，不能运出。哈尔滨的形势日益紧张。许多俄国士兵和军官，把列车停运的责任归咎于铁路员工，因此时常发生军人殴打员工的事件。为了防止中东铁路工人

① 《列宁全集》，第九卷，第四一五页。

② 《历史译丛》，一九五七年，第五期。

罢工，驻哈沙俄满洲军队后方总长官那达洛夫将军于十一月七日下午下令禁止集会。同时，为了加紧运送军队，指令铁路当局每昼夜最少开出八列军车。而当时的机车和客、货车辆不够周转。尤其向西伯利亚撤退俄军，还必须赶造(或改装)有取暖设置的棚车。为此，霍尔瓦特下令总工厂工人日夜加班，赶修机车和专用棚车，并加派驻厂军警，以便监督工人生产。

十一月十一日，总工厂中、俄工人，为了反对对铁路实行军管、反对军警监视工人、反对强迫工人加班加点，不顾禁令举行了罢工。这一天，中俄工人一起放下手中工具，关闭了机器，熄灭了机车上的炉火，一齐离开了工厂。与此同时，工人们派出代表到大帐房找工厂大总管卡拉斯诺高尔斯基。但是，这家伙不敢见工人，早已吓的躲藏起来。因此，罢工工人代表就直接到铁路局去谈判，向铁路当局提出：不许派驻军警监视、打骂工人；保证工人的人身自由；缩短工作时间，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提高工资等项要求。阴险狡猾的铁路局长霍尔瓦特，唯恐工人罢工影响军运任务，无法交待。便假意安抚工人代表，让他们告诉工人复工，所提出的条件都可以商量，并保证路局研究后，明天一定给予满意的答复。工人代表轻信了霍尔瓦特的花言巧语，回厂后通知工人复工，等候铁路局“满意的答复”。那知道，霍尔瓦特把工人代表骗走后，立即把总工厂罢工情况通知给那达洛夫将军。在他们的密谋下决定：如果工人再罢工就坚决镇压。

十月十三日，总工厂中俄工人等了三天仍然不见铁路当局的答复。这天下午，工人代表召开全厂工人大会，准备在会上揭露霍尔瓦特欺骗工人的无耻谎言。大会刚开始不久，那达洛夫命令一队俄军冲进工厂，宣称工人违反了不准集会的禁令，对手无寸铁的与会工人进行了镇压，制造了严重的流血事件。总工厂工人被这次事件所激怒。工人代表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第二天全厂中俄工人一同到铁路局找霍尔瓦特算帐。

十一月十四日上午，一千数百名中俄工人，浩浩荡荡直奔秦家岗（南岗），包围了铁路局办公大楼。霍尔瓦特从楼上的玻璃窗口往下一看，只见楼外人山人海，把整个大楼围得水泄不通。工人们愤怒的喊声响彻云霄：“反对军队镇压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霍尔瓦特必须做出圆满答复！”……高亢的口号声，此伏彼起。面对罢工的人海，往日神气十足的霍尔瓦特也惊呆了。这是他出任局长以来，第一次看到总工厂工人这种激昂、慷慨，坚决有力的斗争情景，吓得他急忙从后门偷偷地溜走了。霍尔瓦特溜之大吉的消息一传来，更加激怒了罢工工人。许多人举起拳头怒吼：“冲进去，砸他们这些狗娘养的！”一时喊声震天。砖头、石块一齐向楼窗砸去，许多门窗被打坏了。正在这时，那达洛夫调集的军队全副武装地向铁路局逼近。罢工工人代表，为了避免和俄军冲突再次发生流血事件，临时紧急商定撤离铁路局。另想办法惩治沙俄殖民当局和霍尔瓦特。工人撤回工厂之后，代表们秘密地研究了斗争办法。

就在这天晚上，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十四日星期一，晚上五、六点钟，铁路局办公大楼面向邮政街的一楼商务处突然发生大火。火舌飞舞，烈焰冲天。大火迅速蔓延到这面楼的全部房屋。结果，整个商务处、帐务处、材料处、车辆运行统计处、储金处、出纳处和会计处等等全部被烧毁。

第二天，总工厂的广大工人，纷纷议论火烧铁路局的“新闻”，无不拍手称快。同时大家都异口同声地传诵着一句话：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大火？然而，当传诵这句话时，又都相视发出会心的微笑。铁路局被烧后，陷于一片混乱。许多职员无处办公，军队占用的房屋又拒不退还。霍尔瓦特的处境极为困难。对总工厂的工人也更加仇恨。当他看到工人们照常上班时，以为工人们已经被他们压服。因此，他不但下令工人更要加紧干活，还指令工厂大总管在工人中追查“纵火犯”，并扬言一经查出定交军事法

庭，严惩不贷。至于他向工人代表们所作的诺言则一字不提。这下子更激怒了总工厂工人，他们决心给霍尔瓦特以更大的打击。酝酿更大规模的罢工。

十一月二十四日晚，总工厂召开了包括沿线各站、段工人代表参加的工人大会。会上成立了由中俄工人共同组成的特别罢工委员会，决定自当晚起实行全路大罢工。并立即向铁路沿线发出罢工电报。中东铁路全线停运了。霍尔瓦特惊惶失措，象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

十一月二十八日，那达洛夫为了进一步镇压罢工工人，又颁布军令：严禁一般市民街头集会，同时公布室外集会取缔法规。但是，就在这一天，同样是星期一晚上五、六点钟，铁路局中间三层楼的顶间里又发生了大火。在这所楼房里的机务处、管理局办公厅、军事部、医务处、警察监督处、票务处以及《哈尔滨日报》编辑部等全被焚毁。与此同时，在街头出现了大量中俄两种文字的传单，揭露沙皇十月十七日“宣言”的虚伪性，揭露铁路当局镇压工人的罪行。

这时，驻哈俄军总司令里聂维赤将军，深怕罢工影响军运，事情闹大越发不好收拾。把罢工委员会的成员们请到他的司令部亲自谈判。结果，罢工委员会同意军运列车不停。十一月二十九日向沿线发出复工电报。十二月一日，恢复通车。尽管工人已经复工，但是，霍尔瓦特对总工厂工人提出的要求仍然拒绝答复。工人们自行规定，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十二月十二日，星期一夜间两点钟，路局正面左侧一楼又发生大火，房屋全部被烧毁。过了一周，十二月十九日，也是星期一的后半夜，在买卖街、夹树街铁路局矿务处的两处房屋几乎同时起火。也就在十九日这天晚上九点钟，愤怒的工人把总工厂的大帐房（办公室）也一把火烧的一片精光。

中东铁路局办公大楼，是一九〇二年四月在南岗大直街修建

的，当时是一幢石头地基和砖木结构的三层大楼。一九〇四年二月，中东铁路局由香坊迁到这所新楼。三次大火把这所新楼烧毁了整个建筑面积的四分之三。火烧后，一九〇六年又重建以钢筋混凝土为间壁的新楼。这就是今天哈尔滨铁路管理局的办公大楼。

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二月二十日，在一个月零六天的时间里，连续四次火烧铁路局及总工厂大帐房。这件事不但传遍了整个中东铁路，而且传到了俄国首都圣彼得堡，成为轰动一时的一件大事，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它显示出沙俄侵略者已陷入人民抗俄斗争的火海之中。沙俄政府对此十分震惊，一再电令霍尔瓦特查明火灾的原因，以及中东铁路罢工的原因。霍尔瓦特在写给圣彼得堡的报告里声称，根据地方侦查机关的看法，头两次失火的原因是“一般的不慎和偶然发生的事故”，第三、四次则是“明显的定期的”“一贯的放火”而且是“按计划和有组织进行的事件”。但究竟是什么人放的火？地方侦查机关是不能破案的。因此，霍尔瓦特请求“最好是从彼得堡派来干练的侦查家”来哈尔滨侦查破案。彼得堡果真派来一个侦查小组。他们“采取了一切专门的措施，用尽了所有办法进行侦查”，结果还是“没能查出”。因为和“失火”关系最大的总工厂中俄工人异口同声说是根本不知道。沙俄侵略者没有办法，只好找了几名替罪羊，把铁路局的一名办事员和两名更夫送交军事法庭，判处几年徒刑而草草了事。这种自我解嘲的愚蠢作法，充分暴露出沙俄侵略者色厉内荏的虚弱本质。

对罢工的问题，沙俄侵略者采取了报复措施。由于总工厂大帐房被烧毁，一九〇六年一月十六日，工厂被迫临时关闭，并开除二百多名中俄工人，同时强迫工人取消八小时工作制。二月二十七日，那达洛夫又公布了一个所谓的《第七十四号命令》，逮捕了数名罢工委员会委员和铁路职员，交付法庭审判。罢工遭到残酷的镇压。但是，总工厂中俄工人所点燃起来的革命烈火却越烧越旺。这次罢工历时一个多月，斗争高潮几次出现。这是三十六

棚中国工人在成长过程中第一次经受的革命风暴的锻炼，对以后的革命斗争产生了深远影响，它预示着更大的革命风暴即将来临。

三 一九〇八年“五一”大罢工

一九〇八年在哈尔滨的历史上是极不寻常的一年，也是人们值得永远记忆的一年。这一年，以总工厂中俄工人为主举行了“五一”万人火罢工。在哈尔滨工人运动史上，这是一曲雄壮的凯歌；在哈尔滨人民抗俄斗争史上，这是一首壮丽的诗篇。

从一九〇六年开始，沙俄就着手策划改变哈尔滨的统治方式，以“自治”为名把哈尔滨变为它的独占的殖民地。首先是建立暴力的统治机构，把旅顺的边境地方法院迁到哈尔滨。同时设立监狱和警察局。一九〇七年一月，在哈尔滨设立了俄国总领事馆。十一月二十三日，沙俄非法成立了哈尔滨自治市。一九〇八年三月一日，进行了市公议会议员选举。选出了四十名议员，二十名候补议员，全是俄国人。贝尔克担任哈尔滨自治市第一任市长。中国商民虽然人口较多，但由于“不具备选举资格”，结果连一名议员也没有。六月，中东铁路局将哈尔滨工商企业有关事宜全部移交给市公议会。七月，市公议会发布商业税和其他各种税收规则。接着又制定了工业税、工商业营业税规则等等。一切按照俄国法律，征收赋税。总之，把十年来一直处在铁路局军政管制下的哈尔滨，换上一块“自治”的招牌，正式变为沙俄独占的殖民地。一切市政大权，均操诸沙俄侵略者手里，中国商民完全处于被统治和被奴役的地位。那时候在道里中央大街或南岗，会看到秋林洋行等各大商店的招牌全是俄文；公告、广告，甚至车站上的文告，连火车票上的字体全是俄文。简直是俄国人的天下！在一些街角上常常放着几把藤椅，沙俄官绅翘着一条腿傲然坐在上面，蹲在下面擦皮鞋的却是中国孩子；一些俄国仕女坐在人力车上，在马路上拉车飞跑、汗流浹背的是中国“苦力”。如果到松花江边一看，

铁路及俄商的轮船、拖船和驳船在江上穿梭似地来往航行。中国为挽回利权，一九〇七年春虽然也购置两条客、货轮船在江上行驶，但对比之下，既小又少，显得十分可怜。江边上顺流排着一排排的木排。每个木排都有三四名中国“苦力”拉纤。他们光着脚板袒露着上身，肩上套着粗长的绳索，一步一步艰难地踩着江边的砾石，顶着激浪，费力地向上拉引木排。这些珍贵的原木，被拖引到道里江边俄商波波夫兄弟木材厂以及俄商卡瓦利斯基林业公司制材厂去，加工成半成品以后，再运销到远东以至英国。这两家木材厂早在一八九八年六月就成立了。最初专营供应建设铁路的木材，现在则利用欧洲木材奇缺的时机，把大量中国木材运去牟利。日本的三井物产洋行，也把从傅家甸同发隆粮栈等处收买的北满特产大豆，运往英国伦敦。一九〇八年开始试运一千吨，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意外的暴利后，外运的数量逐年增加。就在这一年，丹麦的宝隆洋行、英国的卡哇鲁金商会先后在哈尔滨开业，专门从事出口中国的大豆。以后英法合资的利丰洋行以及俄日两国的许多商号竞相贩运大豆。在哈尔滨站的货场上堆满了待运的第一满洲制粉厂生产的精制面粉，香坊契雅果夫斯基酒精工厂生产的成桶的伏特卡酒、乌尔布雷夫斯基啤酒厂生产的高级啤酒。这几家工厂都是一九〇〇年建立的。当初为修建铁路，后来为日俄战争服务，现在利用当地廉价的中国原料和劳动力，产品大部分运往外贝加尔、海参崴和远东其他地区销售。自一九〇六年哈尔滨开为商埠后，从一九〇八年起，这里和国际市场联在一起，成为以沙俄为首的国际帝国主义掠夺原料的基地和商品倾销市场。哈尔滨这个殖民地消费城市的特点，表现得如此鲜明。

一九〇八年，也正是俄国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开始的一年。斯托雷平是当时俄国内阁总理，从他上台开始，俄国全国布满了绞架，人民称之为“斯托雷平的领带”。列宁曾经写到：“在俄国，沙皇制度的迫害，从来没有这么猖獗的，绞刑架在这五年中的活动，

打破了俄国历史中三百年的记录。”^①成千上万参加罢工或示威的工人被投进监狱，判处长期苦役。斯托雷平猖獗的反革命妖风，很快地吹到了哈尔滨这块沙俄的殖民地。荷枪实弹的沙俄军警象疯狗一样，成天在大街上巡查，中俄革命工人和中国市民经常被逮捕。能容纳五百人的哈尔滨大监狱，总是塞得满满的。这时，铁路和市政当局，都把总工厂当作他们镇压革命的重点。除警察和暗探遍布三十六棚一带之外，在厂内又增派了一批军警，同时在工厂四周高筑围墙，上面架设铁丝网，对广大中俄工人进行严密监视。

但是，就在这反革命猖獗的一九〇八年，总工厂里有两千多名中俄工人，却在酝酿着一场大的斗争，准备在哈尔滨第一次大规模地公开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说起“五一”节的来历，今天已经是连小学生都知道的常识。但是在七十年前的哈尔滨，却很少有人知道这回事。特别是中国工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五一”节。

三十六棚的中国工人知道“五一”节，是从俄国布尔什维克工人中传来的。自从一九〇五年中俄工人并肩战斗火烧铁路局以来，两国工人的团结更加紧密。尤其是一九〇七年一月，俄国工人为纪念一九〇五年革命两周年，准备在一月九日罢工一天。这件事被铁路当局侦知，逮捕了十名组织罢工的俄国工人。中国工人得悉后，主动和俄国工人一道在一月九日以总工厂上工汽笛为号举行了罢工。坚决要求释放被捕的俄国工人，终于取得了胜利。这件事使俄国工人很受感动，也初步认识到中国工人的力量。因此，也就经常、主动地向中国工人介绍一些俄国革命的斗争事迹。“五一”节的来历就是这样在日常交谈中介绍给中国工人的。俄国布尔什维克还告诉中国工人，在俄国纪念“五一”节的情况。俄国

^① 列宁斯大林：《论连那事件》，一九三九年，俄文版，第九页。

纪念“五一”节最初是在华沙（当时波兰的华沙属于沙俄）秘密举行的。一八九三年才在莫斯科公开纪念。那时有数百名工人参加了集会，还散发了传单，虽然那次集会被沙皇的反动军队所驱散，但以后在俄国各大城市纪念“五一”活动的工人却越来越多。中国工人听了这些介绍感到非常新鲜，也非常激动。他们从来不知道工人还有自己的节日，而且是这样一个全世界工人的节日。“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件新闻在中国工人中间流传开来。这些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新鲜事物，使他们打开了眼界，心胸更加开阔了，反抗沙俄殖民统治的斗争情绪也更加高昂了。机车分厂有个工人叫吴泰，入厂前曾在俄国当过“苦力”，学会了几句俄国话。因为他办事热心，又有些斗争经验，在工人中挺有威信。这时，吴泰不断在工人中讲，全世界各国工人都在纪念“五一”节，咱们中国工人为什么不能纪念？今年“五一”，咱们三十六棚工人就开个纪念大会，也叫大总管和霍尔瓦特知道咱们中国工人不是好欺负的。许多工人都同意。就派吴泰和俄国工人商议，采取共同行动。俄国工人更是赞成。于是，患难与共的中俄工人，为了摆脱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打击共同的敌人沙俄帝国主义，进一步联合起来，准备进行更大规模的斗争。从四月下旬开始，中俄工人就选出了几名领头的人，开了几次会，商议斗争办法。一致决定在松花江边举行一次规模较大的纪念“五一”大会，除动员本厂工人参加外，还要动员当时工人较多的面粉厂工人和码头工人参加。至于中东铁路机车库（今哈铁机务段）工人、车站装卸工人和沿线各站、段工人，都通知他们尽可能参加。这个决定，对中俄工人来说是个很大的鼓舞。特别是中国工人首次迎接纪念自己的节日心情更是万分激动，分头活动，奔走相告。

四月三十日早，中俄工人代表来到大帐房找大总管巴切罗夫（原大总管卡拉斯诺高尔斯基在火烧大帐房后已被撤职），向他郑重地提出：“五月一日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节日，我们全体工人要

开会庆祝，要求放假一天。”巴切罗夫一听耸耸肩膀摊开两只手说：“根据路局规章，没有‘五一’放假的规定，你们赶快回去，不要提出无理要求，明天照常上工干活！”工人代表没听他这一套，回去通知全厂工人，明天按计划到江边聚齐，开大会隆重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工人们热烈响应，十分高兴。这下子巴切罗夫可慌了手脚，扬言要采取“防范”措施。当天就在工厂各处张贴出用中俄两种文字写成的霍尔瓦特镇压罢工的“六十八号命令”。“命令”威胁说：“对擅离职守或旷工者，负刑法第三八四条规定的罪责，处以四个月到八个月的监禁……”^①认字的工人把“命令”内容告诉给其他工人后，大家气愤地说：“这是吓唬咱们，不听他那一套，明天坚决罢工，一定要纪念‘五一’节。”巴切罗夫一看“命令”吓不倒工人，就叫他的大小监工到各分厂，妄图利用收买和利诱手段，来破坏明天的“五一”大罢工。他们拉拢说：“好好干活给涨工资”、“明天上工干活的发给两天工钱。”工人们根本没理他们，天没黑，就纷纷回家了。

五月一日这一天，天朗气清。一清早，工人们便从四面八方走向江边走去，有的工人还打着红旗。哈尔滨机车库的全体工人、面粉厂工人、码头工人、装卸工人，也陆续赶来。沿线各站、段的工人有上千人赶来参加大会。有的在头天夜里就提前赶到了。有些小学生、店员和市民也随着来到江边。不大功夫，聚集了几千人。霍尔瓦特知道工人罢工纪念“五一”后，立即调动护境军赶来镇压。罢工领导者当机立断，决定渡江到江北太阳岛开会，并立即派人和停在江边上几艘货轮联系。当船上的工人听说到江北开会纪念工人自己的节日“五一”节时，非常高兴地答应把所有的大小船只都借给使用，而且他们也表示愿意参加大会。就这样，当护境军赶来时，几千名工人早已过江了。

^① 《中东铁路法令汇编》，第一卷，第五六八页。



一九〇八年“五一”大罢工

大会在临江的一片高坡地上召开。以一个土堆做讲台，土堆四周插着红旗，旗上写着“五一万岁”、“劳工神圣”等字样。上午九时大会正式开始。会上许多中俄工人先后做了发言。他们用亲身经历的无数事实，揭露沙俄侵略者的残暴罪行。有的中国工人控诉了沙俄在中国土地上修铁路、盖工厂，不把工人当人待。象大总管这些人吃尽中俄工人的血肉。他们花天酒地脑满肠肥，工人们吃了上顿没下顿。他们住的高楼洋房，工人住在低矮阴冷的三十六棚。他们整天不干活，专门监视工人。工人累死累活没人管，累出病来就会被一脚踢出工厂。这些鲜明对比的发言，使大家深受感动，引起热烈的掌声。俄国工人介绍了他们国内沙皇血腥镇压工农革命的情况，和人民群众反对沙皇政府斗争的情况。面粉工人、码头工人、装卸工人及沿线各站、段的工人也都推举代表相继发了言。大会进行过程，江北附近各村屯里的农民和江南一些工人家属及市民也不断前来参加了大会，总共有一万多人。大会开了六个钟头。最后，大会要求工人们团结起来，为改善生活待遇，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斗争。站在江南岸的沙俄军警，始终未敢过江干涉。

一九〇八年，在反革命猖獗的哈尔滨，竟然召开了万人大会纪念“五一”节，这个不寻常的举动，使沙皇政府十分震惊。斯托雷平责令主管中东铁路的财政大臣柯卡伏采夫对这个事件要做出“特别说明”。柯卡伏采夫在报告中也不得不供认：聚集在松花江北岸，参加集会的有总工厂、中东铁路及其他部门的共一万多人，其中多数是中国人，如果动用武力镇压，势必会使事态扩大而不可收拾。这是在强大的工人力量面前沙俄侵略者发出的无可奈何的哀鸣。当时中国吉林的地方官宪对这件事也十分重视，曾经派警察进行侦查。

一九〇八年“五一”大罢工，在三十六棚中国工人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和美好的回忆。对后来的工人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响。在沙俄统治严厉的时刻，这一曲雄伟的战歌，显示了工人和广大市民强大的团结力量，是三十六棚工人抗俄斗争史上光辉的一页。

四 反迫害的斗争

自从中东铁路修建以来，哈尔滨地区的广大劳动人民，不仅遭受到沙俄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压迫，而且还多次受到了鼠疫等传染病的灾害。一九〇二年、一九一〇年、一九一一年和一九一九年，哈尔滨地区先后四次发生过鼠疫。在鼠疫流行期间，自诩为欧洲“文明传播者”的沙俄殖民强盗，不仅不认真防治，反倒趁机对中国劳动人民进行惨无人道地摧残和迫害，酿成一起起骇人听闻的惨剧。

特别是一九一〇年十月至一九一一年三月发生的这次鼠疫，仅哈尔滨地区死亡者达二万余人，多数为贫苦劳动者，其中有全家灭绝者^①。在鼠疫期间，哈尔滨的沙俄殖民当局和中东铁路管理局，打着“灭疫”的旗号，从沙俄首都圣彼得堡调来了大批所谓的俄国医疗队，另外由沙俄陆军部特派陆军一千名来哈，进行所谓“辅助”工作^②。这两批人员来哈后，立即设立了“防疫会”。但是沙俄搞的这个所谓的防疫会，并不认真防疫，“他们日日开会，并非谋抵制之法，而于防疫一节抛弃不问，致使此症蔓延愈甚。”^③防疫会下设一些检疫队。每个检疫队的组成是，手拿大铁钩子的检疫员二名，全副武装的沙俄士兵两名，配备封闭式马车一辆。这辆马车仅有一个小铁门，实际上就是一辆囚车。穷凶极恶的沙俄检疫队到处乱窜，为非作歹。当时，人们气愤地称检疫员为“药包子”，称封闭式马车为“药包子车”，也叫杀人车。这些各处乱窜的

① 《吉林官报》，第一〇期，宣统二年六月二〇日。

② 《远东报》，民国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③ 《远东报》，民国九年十二月二二日。

药包子，任意抓人捕人。只要他们认为谁是鼠疫患者或者是有患鼠疫嫌疑的人，就不分青红皂白，连勾带推地关进药包子车里，再由武装的士兵押送到停在偏僻铁道线上做为临时隔离所的木制棚车里，然后扣上大锁，再也出不来了。在所谓的隔离所里，既得不到任何有效的治疗，甚至也得不到任何食品。车箱里根本没有取暖设备。许多被送进隔离所的轻病人和其他疾病患者，连冻带饿，原来没病的也折磨出病来了，有病的更是凶多吉少，九死一生。有的人还没有咽气就被扔在万人坑里活埋了。实际上，这些隔离所是一些杀人的魔窟，所以人们说：“隔离所，阎王殿，进去容易，出来难。”

在那时候，野蛮凶残的沙俄殖民者，发现谁家死了人，不问死亡原因，一律说成是鼠疫，派出成群的军警和药包子，把死者所居住的住宅连同整个大院，都封锁起来，然后全行焚毁。甚至发现那里有鼠疫患者，就把这条街的两头堵死，放火烧毁整条街，造成一个又一个无人区。因此，在中国劳动人民中出现了全家灭绝的悲惨情景。

三十六棚在鼠疫期间所受到的迫害就更为严重了。沙俄殖民者为了不停顿地压榨和迫害总工厂的中国工人，向工厂增派了大批的武装军警和检疫员，每隔三、五天就到工厂内外进行“验瘟”检查。凡是认为有鼠疫“嫌疑”的，一律强行拉走隔离，加以迫害；凡认为可以继续劳动的，就在脖子上系一根砸有一个铅弹的绳套，作为标志。鼠疫流行期间，总工厂中国工人，成天带着不断摇动的绳套，从事牛马般的体力劳动，受尽了莫大的凌辱。但是，总工厂的中国工人，早已对沙俄侵略者恨之入骨。沙俄殖民强盗以“验瘟”为名对中国工人所进行的灭绝人性的摧残和迫害，更加激起了中国工人对沙俄侵略者的无比愤怒。

有一天，工人们正要进厂干活，沙俄侵略者又赶来了药包子车。从车上跳下来一批全副武装的沙俄军警，拦住上工的工人，

不让进厂。身穿白罩衣，嘴带大口罩，只露两只贼溜溜蓝眼睛的药包子，手里拎着大铁钩子也从车上跳下来。

“药包子又来了！”

“又来抓人了！……”工人们气愤地喊着。

凶神恶煞般的药包子，眼珠子乱转，在每个中国工人的脸上盯来盯去。当时机械分厂工人孙昌新由于长期干活劳累和家里生活十分困难，身体衰弱，一直面黄肌瘦。当时几个药包子一下子盯上了他，大喊着：“气色可疑，染上了鼠疫。”说着就扑上来，不由分说，非要拉去隔离不可。拿着大铁钩子就往孙昌新身上搭。孙师傅面对这群沙俄侵略者的暴行，实在无法容忍，他和药包子搏斗起来。在另一处，几个药包子正在追赶一个工友，眼看这个工友就要跑进工厂大门，这时来配合药包子抓人的沙俄大总管正赶到厂门口，这家伙立即命令守门的警察，把这个工友截住推了出来。这个工友终于被沙俄军警和药包子抓住了，他们连拉带拽地往车上推，正在上班的广大中国工人越聚越多，看到这种情景都气坏了，人们纷纷上前与药包子搏斗，解救被抓的阶级弟兄。这时，翻砂分厂工人王福一个箭步跳上药包子车，挥动拳头喊道：“工人弟兄们，老毛子都是白眼狼，他们拿我们中国工人不当人待，三番五次跑到这里抓人，被他们抓走的工人弟兄是死是活还不知道，今天又要抓人，这不是要把咱中国人斩尽杀绝吗？不和这些狗杂种斗，咱们就没活路了！”说罢王福一把拽下套在脖子上带有铅弹的绳索，狠狠地摔在地上，在场的中国工人，也都愤怒地把套在脖子上的绳索拽下来，摔向沙俄侵略分子。接着工人们一拥而上，把这帮药包子、军警包围得水泄不通。这帮家伙企图用武力来使工人屈服，但看到来势汹汹的工人群众，只得虚张声势地狂叫：“反了，反了！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要人！抓走的那些中国工人，你们都给弄到哪儿去了？”工人们激愤地质问着，怒不可遏的中国工人，挥动着拳头对这些为非作歹的侵略分

子展开了猛烈的声讨。狡猾的沙俄大总管见势不妙，生怕药包子吃亏，急忙向这帮家伙使眼色，示意他们赶快离开，以免激起更大规模的罢工风潮。于是这伙作恶多端的沙俄匪帮，急忙挤进马车，夹着尾巴溜走了。

总工厂的工人，通过这次反迫害的斗争，不仅解救了险些落入虎口的工人弟兄，而且狠狠打击了沙俄侵略者的反动气焰。从此，沙俄的药包子不敢随便到工厂来乱抓人了。

一九一九年，中东铁路沿线及哈尔滨地区又发生了鼠疫传染病。这时，虽然沙俄帝国主义在国内的统治垮台了，但是，中东铁路管理局和哈尔滨的卫生防疫机关，仍然被沙俄残余势力所把持。在鼠疫期间，他们不敢明火执仗地到总工厂抓人了，可是它们残害中国人民的狼子野心并未改变。这些沙俄残余势力，向中国地方当局施加压力，悍然宣布三十六棚为哈尔滨鼠疫的“重点危险区”。在三十六棚四周修筑围墙，严禁这里的居民与外界往来。这里的中国工人，每天除了上下班之外，也不准和外界接触。实际上这是沙俄残余势力继续迫害中国工人的又一种罪恶手段。从前的检疫队现在又成立了，检疫马车，身穿白衣，头戴白帽，口带大口罩的药包子仍然全是白毛子。再就是全副武装的白俄警察和药包子组成的检疫队在三十六棚窜来窜去。他们不断地闯进工人家里，以“验瘟”为名，为非作歹，其凶恶残暴和当年沙俄的药包子一样。因此，三十六棚又陷入一片恐怖气氛之中。工人及其家属白天不敢轻易出门，晚间不敢安心睡觉。有个头疼脑热的都不敢躺下来休息，更不敢求医买药。当时谁家死了人，不敢放声痛哭，不敢出殡安葬。只能忍着沉痛的悲伤，把亲人的尸体偷偷地埋在自己屋里的地下。直到解放后，在三十六棚翻盖住宅时，还从旧房屋里的地下挖出堆堆的尸骨。这是沙俄残余势力在鼠疫期间残害中国劳动人民的罪证。

鼠疫蔓延到哈尔滨以后，三十六棚工人及其家属受害最为严

重。货车分厂工人杨殿奎一家八口人，当时就死了五口人，整个三十六棚死亡的人数就更多了。但当时真正因鼠疫而死的并不多，其中大部分是被白俄药包子以“检疫”为名迫害致死的。

工人张才的母亲，年老体弱，瘫痪在床上不能起来，而检疫员硬说是鼠疫患者，拉去隔离遭到各种折磨，人还没死就被扔在松花江边的万人坑里。车轮分厂工人孔繁兴，因患感冒请假在家休息，药包子知道后要来抓他，孔繁兴吓的没办法只好跑到郊外野地里躲了好几天。

四月十三日，工人周才因打了一宿夜班，白天正在家睡觉，正赶上检疫员窜到三十六棚，发现周才躺在床上，硬说是鼠疫患者。强迫周才和全院居民到隔离所隔离。周才非常气愤，向检疫员说明自己刚下夜班，白天必须睡觉休息，但检疫员根本不听，硬往外拉。周才气急，猛地推开检疫员，一下子跑了出去，飞快跳进隔壁院子里躲起来。检疫员没有抓到周才并不甘心，立即挨家挨户的搜查。有一个姓孟的工人的妻子，刚生下小孩还没满月，检疫员硬说她染上了鼠疫。不由分说，用大铁钩子钩下盖在她们母子身上的破被。未满月的孩子哇哇地哭着。这帮家伙随后揪住姓孟的工人妻子的头发，硬往药包车上拉。这还不够，他们杀气腾腾地叫嚷：“这条街鼠疫流行，人全部隔离，房子一律烧掉！”说着，这些白俄匪徒们就闯到各家抓人，准备放火烧房子。顿时，强盗们的狂吠声，工人和家属的呼救声汇合在一起，响成一片。这时逃出虎口的周才趁着混乱之机，立即跑到工厂报信。他来到工厂后，先奔锅炉房，拉响了汽笛。怒吼的汽笛声，在总工厂的上空发出了战斗的信号。各分厂工人知道不是下工的时候汽笛响，一定是有紧急情况。这时周才上气不接下气地向工友们说明三十六棚发生的情况。听到这个消息后，人们个个义愤填膺，随手操起工具，纷纷跑出厂房。数不清的中国工人，很快形成一股汹涌

的人流。一直冲向工厂的大门。听到汽笛声，大总管也带着工头和狗腿子们，追了上来。大总管喊着：“回去，都给我回去干活！”“这活不能干了，家都给抄了，还干什么活！”工人们边说边往外冲。大总管见势不妙，马上命令守门的警卫把住大门，可是工人们怒气冲天，势不可挡。工人张才高喊：“药包子和大总管串通一气迫害我们中国工人，谁不让咱们出去，今天就砸谁！”顿时工人们举起手中的工具和家什，向守门的警察打去，妄图阻挡工人出厂的大总管和警察一时吓的脸色发白，浑身发抖，赶忙躲到一边去了。潮水般的人群涌出了工厂的大门，来到三十六棚。当时附近的木材厂、地包（机务段）等地的工人和广大市民也都纷纷赶来。顷刻之间，人流似海，怒气冲天。工人们高喊着：“砸呀，砸碎杀人车！”“打呀，打死白毛子！”

饱受沙俄奴役和蹂躏的三十六棚的中国工人，首先砸开了药包子车，救出了孟师傅的妻子和其他的工人家属。随后，广大工人和愤怒的市民群众，把停在那里的三辆杀人车砸的七零八落。接着，怒不可遏的广大工人和市民群众，一齐拥到白俄药包子和警察面前。他们用拳头、工具、砖头、瓦块……痛打这一小撮害人的家伙。顿时，三十六棚住宅区变成了严惩白俄分子的战场。刚才还在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药包子，早已被工人们打得落花流水，丑态百出。这帮家伙龟缩成一团，跪在地上不断向中国工人磕头求饶。最后，这些被打的头破血流的家伙，灰溜溜地钻出人群，连滚带爬地逃命去了。

以三十六棚工人为主的哈尔滨的中国工人，掀起这场大规模的反迫害斗争，打击了沙俄残余势力，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争意志。当年哈尔滨各界人民群众，怀着十分敬佩的心情，给三十六棚中国工人送来了金字大匾，上书“工人泰斗”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赞扬三十六棚工人在反迫害中所表现出来的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

五 工人张泰誓死救国

一九一四年七月至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历时四年零五个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以德国的失败宣告结束。这次战争，对参战的双方来说，不论是以德奥为首的同盟国，还是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都是为了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先后卷入这场战争的共有三十三个国家，死于这次战争的人数达三千余万。一九一七年八月，中国站在协约国方面对德宣战。

早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大战爆发后，日本立即对德宣战，同时派出海陆军向我国山东境内德国租界地胶州湾进攻。十一月七日，德军战败投降。十六日，日军占领青岛，并非法设置总督，在租借地内外行使警察和征收赋税的权利。中国政府曾经对此多次提出抗议，但日本置之不理。

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二月十七日，大卖国贼袁世凯公布了“二十一条”全文。五月七日，日本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限令于五月九日十八时做出圆满答复。这时，正在阴谋恢复帝制急于想爬上大皇帝宝座的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不惜出卖民族利益，于五月九日接受了除第五号以外的全部要求。“五九”这一天，在我国历史上称为“国耻纪念日”。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消息公布后，激起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无比愤怒。上海、福州、厦门、汉口和其他大城市，开展了广泛的抵制日货运动。工人、学生、店员、士兵、车夫，城市贫民纷纷起来参加反帝运动。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支援国防，上海人民首先发起了爱国储金运动。人民自愿捐款作为救国资金。这一爱国反帝运动迅速遍及全国各地。

一九一五年七月一日，黑龙江省宾县及其它各地相继成立了爱国储金分会。不久，哈尔滨各界人民反对“二十一条”的爱国储

金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工人、学生、商民到处集会讲演，示威游行，散发传单，反日怒潮汹涌澎湃。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日本为主和美国等国的商品大量侵入哈尔滨，并以此为转口地，有一部分商品运往西伯利亚和沙俄远东地区。加之大战开始后沙俄立即公布了中东铁路附属地内戒严令。沙俄政府和英国一道支持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这一切都更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因此，在哈尔滨掀起的反日怒潮中，也带有反对沙俄的特点。在一份传单里这样写到：“非人人奋起，万众一心，不能保卫安全独立之中国”，号召全国同胞“宁为断头鬼，不当亡国奴！”^①这些激动人心和鼓舞斗志的传单到处流传，激发了哈尔滨各界人民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把抵制日货、爱国储金运动推向新的高潮。在哈尔滨的历史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反帝浪潮。

哈尔滨反帝运动一开始，三十六翻许多中国工人就冲破沙俄大小总管和监工员的阻挠，冒着被捕和坐牢的危险，在工厂内外积极进行了宣传活动。七月五日，正式成立了总工厂爱国储金会，绝大多数中国工人都自愿报名参加。从此，在爱国储金会的领导下，总工厂工人反帝爱国储金会运动，更加猛烈发展。出现了许多感人肺腑的动人事迹。工人张泰誓死救国，就是其中的一个。

张泰是翻砂分厂的工人。二十七、八岁。年轻力壮，血气方刚，认识一些字，能说善讲，平素非常关心国家大事。他是一九〇七年春天入厂的，那时还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参加过一九〇八年“五一”大罢工。对沙俄、日本帝国主义早就充满了仇恨。反对“二十一条”运动开始后，张泰从报纸上看到“二十一条”，肺都气炸了。他把“二十一条”内容记得烂熟，在总工厂里他是第一个宣传反对“二十一条”的工人。不论走到那里，他逢人就讲：你知道“二十一条”吗？来！我给你讲一讲。这就是小日本打算灭亡咱

^① 辽宁省图书馆档案：4/H3号。

中国。“二十一条”分五号。第一号里有四条要求，主要是把德国霸占咱们的山东省里一切特权都归他；第二号里有七条要求，要把咱东北和内蒙东部的一切大权也归他；第三号有两条，要求把咱们汉阳的汉冶萍公司跟他合办；第四号要求咱们国家的港湾和岛子不准租给别的国家；第五号有七条，更狠了，要求咱们得请日本人当各种顾问，两国合办警察，必须购买日本的武器，日本在中国享受各种特权。“二十一条”就是要把咱全中国都归日本，变成日本殖民地。咱们中国工人豁出命来也不能答应。经张泰这么一讲，许多工人都明白了“二十一条”是怎么回事。工人们气愤极了。大家都说，小日本子就是想要霸占咱们的地盘，让咱们当亡国奴，咱们坚决不答应。成立爱国储金会时，工人们一致推选张泰当会长。工人都积极地把紧衣缩食节省下来的钱捐献出来。不几天功夫就在厂内募集到几千元。张泰看到工友们这样的爱国热情十分高兴。他对工友们说，当今小日本欺负咱们中国，想永远霸占咱们大好河山，国难当头，人人有责。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我看咱们工人成立个劝说团，到处去劝说更多的人反对“二十一条”，募集更多的钱，汇给上海爱国储金总会。张泰的提议，工友们都赞成。当天就成立了“三十六棚工人爱国储金会劝说团”。张泰是劝说团里最热心的一个团员。劝说团利用下工后的时间，分头到大街小巷，火车站和买卖家（商店）进行活动。劝说团所到之处，人们都爱听他们宣讲，大家纷纷捐款。三十六棚工人劝说团在市里出了名，对当时全市的反帝爱国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

这时候，傅家甸新开张许多大商店。有些大资本家对爱国储金运动不太热心，捐款也很少。张泰听说后，就和几名劝说团员亲自去劝说。一九一五年七月十五日晚，张泰他们十来个人来到傅家甸同乐剧院（今道外靖宇街口），戏刚唱完，劝说团的几个人立即走上戏台。一个团员大声喊道：“同胞们，弟兄们，大家不要

走，我们是三十六棚爱国储金会的劝说团，现在由工人张泰向大家讲话。”这时台下大多数观众停下来，想听听讲甚么。前几排有不少衣着阔绰的大商人站起来想往外走。张泰立即大声喊道：“诸位停步！”这一声大喊很有效。全场观众都把脸转向戏台。张泰用宏亮的声音说：“各位同胞，我们是穷工人，不会讲话。可是我们工人虽穷，都有一颗爱国的心。爱国不分穷富。现在全国百姓无不为国担忧，都起来了，为反对列强尽一分力量。今天，我们三十六棚爱国储金会劝说团，就是来劝说诸位踊跃捐款救国。请各位表表爱国心意，多多捐款。”张泰的话刚一讲完，台下就有人争先到台前捐款。但这时，那些衣着阔绰的富商大贾却转过身子又想走。张泰一看，顿时热血沸腾，脸也涨得通红。只见他霍的从腰间抽出一把防身刀子，接着甩掉了上衣，面对要走的大商人们大声喊道：“各位止步，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我用鲜血换诸位的爱国储金。”说罢，张泰把尖刀扎入自己的腹部，割破一条长口子。鲜血往外直涌，染红了戏台。顿时台下的听众被张泰这个意外的举动惊呆了。有些妇女流下了眼泪。劝说团里其他工人也没料到张泰会这样激动，所以他们立即把张泰送往医院。留在戏台上的工友，赶忙在爱国储金箱的白布包袱皮上，用手蘸台上的鲜血，写了“誓死救国”四个大字。一名工友流着热泪在台上讲：“同胞们，张泰为了救国，不惜生命，难道诸位连多捐一点爱国储金都不肯吗？”在张泰剖腹救国行动的感动下，台下观众群情激昂，踊跃捐款。那些大商人也当场报出姓名、商号和捐款数目。这一晚上在同乐剧院所募集的捐款就达几万元。

第二天，三十六棚工人张泰剖腹救国的消息，轰动了全市。人们到处传颂张泰的动人事迹。在他的爱国行动感召下，到市爱国储金分会捐款的人每天都络绎不绝。张泰在滨江医院治疗期间，各界群众纷纷去看望他，有的还送去了慰问品。不久，哈市爱国群众派代表把张泰护送到上海，又继续治疗了三个月，直到完全

治愈才回来。张泰在上海期间，上海许多爱国群众到医院里看望他。有的人要给他介绍好差事（工作），有的人要赠给他钱，都被张泰谢绝了。他说：“我是一个工人，我剖腹是唤起人们救国，不是为升官发财，我还要回三十六棚当工人！”

张泰誓死救国的事迹，是三十六棚工人爱国热情高涨的生动表现，这种舍身救国的坚强决心，也是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有力回击。在全中国人民反帝怒潮的冲击下，日本企图通过“二十一条”来灭亡中国的阴谋，终未得逞。

六 火烧客车厂

一九一七年三月十六日，俄国沙皇政府被推翻的消息传到了哈尔滨，全城一片沸腾。中外报刊都出版“号外”，报道俄国二月革命的消息，有的还发了社论和短评文章。哈尔滨各界群众，尤其是俄国侨民，热烈欢呼庆祝，纷纷举行集会、游行。中东铁路工人行动的特别迅速。就在三月十六日下午，总工厂的工人，拿着三色旗，举行了示威游行^①。三月十七日，机车库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的庆祝活动。他们佩带袖章，高举红旗，参加活动的人数达二千余名。三月二十八日，有四万多人参加集会游行，哈尔滨的革命形势蓬勃发展。驻哈的沙俄军队，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后统一为士兵委员会）。以总工厂工人为主，包括有机车库工人、船坞工人、电报和印刷工人以及私人企业工人所组成的工人委员会，也在三月二十日宣布成立。此外，还有铁路职工委员会。由这些委员会、各党派和群众团体的代表组成了哈尔滨市执行委员会，负责管理市政。

在这种革命形势的影响下，总工厂的中国工人在欢呼俄国二月革命的日子里，也特别活跃。当他们听到沙皇被推翻的消息后，

^① 《远东报》，民国六年三月十六日。

马上向同自己并肩劳动和战斗的俄国工人表示祝贺，并同俄国工人一起游行，参加总工厂俄国工人举行的庆祝大会。他们把沙皇看成中俄两国工人的共同敌人，把俄国人民的胜利，看成是自己的胜利。总工厂的中国工人以发自内心的欢乐心情，同俄国工人一起庆祝这个胜利。尼古拉二世被打倒，使总工厂大、小总管再不敢象过去那样耀武扬威了。特别是大总管格罗申不仅不敢干涉中俄工人的活动，还装模作样地同工人一起参加庆祝二月革命的游行和集会。但是，也有些顽固不化的家伙，继续和工人作对。如客车分厂的沙俄总管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家伙是沙俄军人出身，一只眼在战场上被打瞎，所以工人们都叫他“独眼龙”。过去独眼龙手里总拿着鞭子，每天在分厂里串来串去，监视工人干活。有时身后还带几个全副武装的沙俄军警，故意吓唬工人。他对工人的暴虐，在全厂是数一数二的。他看谁不顺眼，张口就骂，举手就打。客车分厂的工人几乎没有一个没挨过独眼龙打骂的。

三月初的一天，工人王雷由于有病加上一天的劳累，还没下班就晕倒了。在场的工友正要去把他扶起来，正好叫独眼龙和他带领的士兵看见了。他气势汹汹地命令别的工人走开，对着晕倒的王雷吼叫和斥责，硬逼着王雷继续干活。积劳成疾的王雷连站都站不起来，哪有力气接着干活！独眼龙说王雷装病，气急败坏地抡起鞭子，劈头盖脑地抽打王雷。顿时王雷被打得鼻子和嘴角流出了鲜血……。广大中国工人面对沙俄侵略者的这种野蛮行径，愤怒地冲到独眼龙跟前，举起拳头就要揍这个坏家伙。独眼龙一看不好，在沙俄士兵的保护下溜走了。

独眼龙鞭打王雷的事件发生后，工人们更加恨透了这个坏家伙。大家商量办法一定要严惩独眼龙，为被打工友报仇雪恨。

三月二十日，霍尔瓦特以旧俄地方长官名义发出布告，要求“租界（铁路附属地）人民及铁路当差人员各留各安职业，静候新

政府实行改革。”^①不久，俄国临时政府又任命他为中东铁路附属地长官。这样，霍尔瓦特在中东铁路沿线及哈尔滨地区又有了继续发号施令的权力。他极力维护沙俄的反动势力，秘密组织反对革命的力量。

霍尔瓦特被任命，使得总工厂沙俄大、小总管的腰杆子也跟着硬起来了。不久前还伪装成老实样子，现在又直起腰板，到处乱窜了。那个独眼龙依然态度傲慢地在分厂里转来转去，虽然最近不带鞭子，但还是贼目鼠眼地死盯着工人干活。中国工人对他也不示弱，当独眼龙死盯着工人的时候，大家对他也怒目而视。

眼看“五一”国际劳动节就要到了。今年的“五一”节不同往年，过去纪念“五一”节沙俄大、小总管千方百计地阻挠。今年是推翻了沙皇之后的第一个“五一”节。一定得隆重地纪念。为了这件事，各分厂工人代表多次在一起开会，研究具体方法。另外，也同俄国工人进行了协商。同时，哈尔滨地区和中东铁路各站、段、各系统的工人也都派代表，到三十六棚，来商量采取共同行动的问题。经过讨论决定，五月一日在南岗教堂前广场举行纪念“五一”工人大会，并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正当全厂工人积极筹备纪念“五一”劳动节时，客车分厂总管独眼龙却叫嚣不许工人参加纪念“五一”的活动。这件事引起了全厂工人极大的愤慨。客车分厂的工人更加气愤。他们马上召开会议，商量对策，决定狠狠惩治这个侵略分子。

四月二十九日快下工的时候，客车分厂的工人乘监工员不注意，把沾满了油的棉纱点着，放在刚修好的客车里。棉纱的火星渐渐蔓延，到了夜里，厂房里浓烟滚滚，烈火四起。当大总管格罗申和总管独眼龙闻讯赶到时，大火已经烧到房顶了。大总管急

^① 《远东报》，民国六年三月二十日。

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一会儿喊救火，一会儿骂独眼龙。而独眼龙这小子此时却象个丧家犬，急得乱蹦乱跳。这时消防队员已经把消防水龙头接好了，就是放不出水来。消防队员急的围着水门团团转，有的敲，有的拧，忙得满头大汗，就是不出水。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大火蔓延。原来，工人们早有准备，知道他们到时候一定来救火，所以提前把水门用钨金焊死了。

第二天早上工人上班的时候，大火还在燃烧。大总管和独眼龙喝令工人救火，可是工人看到被大火烧毁的一辆辆只剩下骨架的客车，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谁还有心给他救火。大家只是应付差事，装出救火的样子，有时还乘那些白毛子不防备，又把火油倒在余火中，使火势更加扩大。这样，经过救火，火势反而越来越大。冲天的大火吞没了整个客车分厂，其他各分厂也都受到了威胁。这时吓得浑身发抖的大总管，急忙向铁路局长霍尔瓦特报告。当霍尔瓦特来到客车分厂时，所看到的只是一片冒烟的废墟。气得霍尔瓦特暴跳如雷，把大总管和独眼龙狠训了一通，又命令他们“一定要查清失火的原因”，还声称对“纵火者要严加惩处”。最后，霍尔瓦特无可奈何地爬上了他的马车，灰溜溜地滚回铁路局去了。随后大总管命令独眼龙三天内查出纵火犯。厂房已经全部烧光，平时独眼龙对工人又特别残暴，他根本无法“追查”。结果，由于独眼龙没能查出“纵火者”而被撤职，大总管也受到处分。

这次焚毁客车厂，是总工厂中国工人对俄国殖民者发动的又一次猛烈的斗争，狠狠地打击了沙俄残余势力，造成了该分厂停产达八个月之久，中东铁路局遭到巨大损失。

正当沙俄残余势力因客车分厂被烧而垂头丧气和相互撕咬的时候，工人们迎来了一九一七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这次“五一”节，是在俄国二月革命后总工厂工人反对沙俄残余势力斗争取得胜利的时候举行的，声势之大，前所未有。

“五一”这天，工人们一早就来到了工厂，提前做好了一切准备。八点整，随着汽笛声，全厂工人从各分厂跑出来，一齐涌向总工厂的大门。这时守卫大门的军警，根据大总管的指示，已经把大门锁上了。各分厂的代表立即找把门的军警交涉。这些把门的军警，不论你怎么说就是不给开门，说是钥匙被大总管拿走了。工人们气急了，找来了大锤，硬把门锁给砸开了。随后工人们高举着红旗，昂然地走出工厂，直奔秦家岗会场而来。事先联系好的机车库、铁路印刷厂和车站等处的工人也浩浩荡荡地来到秦家岗教堂前。会场上人山人海，无数面红旗和彩旗迎风招展。“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要求增加工资”等大幅标语牌立在会场四周。整个会场呈现出一派节日气氛。到会的广大工人群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大会开始后，总工厂的工人和其他单位的工人都争先恐后地发言。他们在发言中，控诉了沙俄侵略者的滔天罪行，诉说了广大工人的悲惨境遇，发出了要求改变工人被压迫地位的强烈呼声。在工人代表讲话时，会场上响起了一阵阵掌声和欢呼声。会后，参加集会的工人，满怀喜悦的心情，整队出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沿途市民，对工人的游行表示热烈欢迎。许多街上来往行人，其中有不少老人和儿童，也加入了游行行列，使游行队伍越来越长。当总工厂工人返回三十六棚时，已是下午四点多钟了，但大家仍然精神旺盛，他们又绕三十六棚一周才胜利结束了这次游行。

三十六棚中国工人和部分俄国工人一起，联合哈尔滨其他单位的广大工人群众，发动这次“五一”集会和游行，是一次新的抗俄斗争的怒潮，也是对行将灭亡的沙俄残余势力的沉重打击。它显示了三十六棚中国工人的抗俄斗争在逐步发展壮大。当时的《远东报》在报道这次纪念“五一”集会游行时说：“哈尔滨及其他各城，今皆开会庆祝，三十六棚华工亦与俄国工党联为一气……，中国之工人亦愿与俄人结为一体，逆料世界大同之日将不远

矣。”^①这次“五一”集会之后，“老巴夺”烟卷公司（今哈尔滨卷烟厂）、“秋林洋行”（今松花江百货商店）的广大职工，为要求增加工资也举行了罢工。这些罢工怒潮，有力地动摇了沙俄侵略在我国的殖民统治。

第四节 支援十月革命

一 一九一八年五月大罢工

进入一九一八年以后，三十六棚工人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反对沙俄残余势力及其背后支持者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由分散的局部的罢工发展成为中东铁路工人的全线大罢工。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五日，中东铁路工人第一次大罢工，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这次大罢工，是三十六棚中国工人在“一月罢工”取得胜利的基础上由总厂中俄两国工人共同发动的。

“一月罢工”是三十六棚中国工人独自发动的。这次罢工主要是由于卢布贬值、工人生活困苦、要求增加工资改发大洋，铁路当局不许，因而中国工人一律罢工。当时铁路工人工资完全以“羌帖”发放。羌帖即罗曼诺夫纸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沙皇政府滥发纸币，引起恶性通货膨胀，羌帖急剧贬值。一九一四年初，羌帖与大洋的币值基本相等。但到了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羌帖每一卢布仅值大洋一角一分，即贬值近十倍。当时中国工人购买生活用品，都以大洋为本位，由于羌帖贬值，工人实际收入减少了十分之八、九。因此生活极端困难。十月革命后不久，秋林洋行的全体中国工人因沙俄资本家拒绝给工人增加工资举行了罢工^②。十一月二十四日，在俄人饭店工作的中国工人，也因实际工资减

^① 《远东报》，民国六年五月一日。

^② 《远东报》，民国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低，难以维持生活，举行了同盟罢工^①。其他行业的中国工人也多有罢工的。这些罢工，迫使沙俄资本家不同程度地分别增加了工人工资。

一九一八年新年刚过，三十六棚中国工人就开始酝酿要求增加工资。工人们说，眼看旧历年要到了，羌帖越发不值钱，咱们连大年都过不去了。大总管和老白党警察还不断压制咱们，这回一定和他们斗一斗，不给增加工资就罢工。一月五日一上工，工人们就派代表去找工厂大总管，提出了按原得薪额增加工薪（即增加羌帖贬值部分）和改以大洋放发工资的合理要求。工厂大总管孟古良尼说：“铁路不花大洋，从来都是花卢布。俄国工人不发大洋，怎么能单给中国工人发大洋呢？至于增加工资，我说了也不算，得请示路局。”经孟古良尼请示霍尔瓦特后，以当前铁路公司“经济困难”为理由，拒绝了工人们的正当要求。两千二百五十名中国工人当即纷纷离厂，并声明不答应提出的要求，绝不复工。中国工人罢工后，工厂只好停止修车。当时中东铁路以向俄国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转运粮食为大宗。由于工人罢工，机车车辆停修，直接影响铁路运输，使铁路当局“困难万分”。铁路当局一面派人“通融华工，不可固执”，劝诱工人上工；一面又利用《远东报》来恫吓工人，说什么俄国阿穆尔铁路有许多“被革之工匠，稟请来哈作工，而本路公司以罢工之华工，终有悔悟，故未便批准。”如果“华工始终执迷”则“铁路公司准其所请，不出数日必能一律来哈”，到那时“罢工之华工，当在淘汰之列，恐追悔无及”，所以“公司渴望罢工华人极早变计，共济时艰。”同时，诬蔑工人罢工是少数“狡猾之徒，极力煽惑”的结果，并以挑拨和威胁地口吻说：“一经工人告发，必予重惩。”这种无耻地挑拨和恫吓，更加激怒了罢工工人。他们说，路局不给咱们提高工资，还用开除来吓唬人，

^① 《远东报》，民国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咱们抱成团谁也不上工，再联络更多的人罢工，看他能咋的。于是，三十六棚工人又联合了哈尔滨机车库、车站等处工人，于十二日一起参加了罢工。这样一来，由于三十六棚工人不修车、机车库的工人不开车、车站的工人不去装卸货物，使铁路一部分地区的运输陷于瘫痪。“因罢工积压货车三十列，为数不下六百辆，满载大豆杂货至今仍停于各站。”仅哈尔滨站就“积压火车七十一辆，一律拨至八站”，停在那里开不出去。铁路当局以俄人司机来“代替华工”，但也“仅能维持客车往来”，而货车则完全停止。给铁路当局以沉重打击。这时候《远东报》也改变了腔调，哀叹道：“铁路火车之不足已觉束手无策，更有华人罢工风潮，铁路尤觉危险万状，现在停止修理火车，铁路公司不得已停装粮食货品。”更加上“现在火车因华人火夫（司机、司炉）罢工，各机车几乎完全停止，货车亦不能行动，近日仅开行客车，不久一切火车皆停止往来，要长此以往，铁路之损失自不在小处，而粮商之损失也不堪言状”，甚至“哈埠之前途，不堪过问矣”。最后，该报无可奈何地说：“虽云罢工有复原之日，而商务上的损失万难恢复矣。”^①这次罢工，三十六棚中国工人两千五百多名，加上机车库的七百多名中国工人和一千多名装卸工人，共计四千三百多名工人参加罢工。这在中东路过去是很少有的。由于中国工人团结一致，斗争坚决，迫使铁路当局除了改发大洋外，答应了工人其他的要求，按工人原得数额增发了工资，一月十六日，工人陆续复工。为时十天的联合罢工取得了胜利。这次罢工，使三十六棚中国工人经受了较大的锻炼，更为重要的是取得了宝贵的斗争经验：第一，认识了中国工人自己团结的力量。整个罢工过程从酝酿罢工到取得胜利，全都是中国工人自己独立进行的。这一点显示了中国工人在成长过程中有了更大的组织性；第二，认识到联合罢工的威力，

^① 以上所引凡未注明出处者，均见《远东报》，民国七年一月六日、十三日、十七日、二十日。

以罢工作为对敌斗争的有力武器，这是三十六棚中国工人早就知道的，但主动地联合更多的工人进行联合罢工，并亲身感受到它所发挥的巨大威力，则是从这次罢工开始；第三，必须提出最能发动群众的口号，才能得到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并取得胜利。这次罢工紧紧抓住要求增发因羌帖贬值而减少的工资，这是最起码的合理要求，而且是当时普遍存在的实际社会问题。工人为了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各界人民没有不表同情的，说明三十六棚工人在斗争中更懂得策略性。

“一月罢工”的胜利，鼓舞了三十六棚中国工人的斗争信心和勇气。一九一八年三、四月以后，哈尔滨的治安情况虽有好转，但一些仇视革命的白卫分子，又加紧了活动。有的公开进行反革命活动，有的隐蔽地进行暗杀和破坏。早在二月末，逃到哈尔滨来的白卫军官，在霍尔瓦特和日本驻军的支持下，非法组织起“义勇团”，准备反对苏维埃政权。三月三十一日，还在南岗教堂一带操练，日本军中岛中将亲去参观^①，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另外，当时在哈尔滨还有两千零五十五名沙俄军警，他们名曰“维持秩序”，实际上专门欺压中国人民，有的甚至无故枪杀中国工人。特别是对卖零工的中国工人，更是百般欺侮，时常拘捕他们罚作苦工。当时市政权仍操诸沙俄残余分子手中，白匪军警肆行无忌，任意妄为。中国人民，特别是三十六棚工人，早就恨之入骨。四月十五日，中东铁路哈尔滨地区的中俄工人，召开了秘密会议，通过了“采取一切措施，包括罢工在内，反对白卫军”的决议。

五月三日早，白卫警官带领俄警十数名，闯到三十六棚住宅区搜查“苦力”。这些恶狼似的白匪，手持短枪，挨户搜查。凡不是在厂的工人，全用枪逼着圈集在一起。这时有一个名叫邓辉荣的工人，害怕逃跑，被俄警先加不略夫用枪击毙。然后押着被他们

^① 黑龙江省档案局档案：八〇·一·九〇〇。

搜捕的三十三名“苦力”，若无其事地扬长而去。中国警察局人员闻讯赶来，验明实情，向铁路公司督办报告，请与市公议会及铁路当局交涉，但终无下文。这件事不但使三十六棚中国工人无比愤怒，就连中国警察当局也愤慨地说：“俄人伤害华人，视同儿戏。”^①五月四日，即俄警枪杀邓辉荣的第二天，三十六棚中国工人为抗议白俄警察的暴行，自动罢工一天。五月八日，霍尔瓦特又在中东铁路沿线贴出布告，宣称“本总办……对于侨居铁路界之俄人，急须行使统治权……俄人须严守俄国临时政府时代施行之法令……”^②同时宣布组织俄人铁路护路军，以萨莫依洛夫为护路军总司令。霍尔瓦特的反革命布告，激起了中东路沿线中俄工人的普遍愤怒。而这时期“暗杀之案，层出不穷”。五月十五日，发生了俄人进步教师乌曼斯基被白卫分子惨杀的事件。三十六棚中俄工人代表与沿线工人代表召开紧急会议，决议全线工人罢工一日，以抗议铁路当局纵容白卫军的暴行。由中东铁路职工联合会宣布“自十五号夜十二点钟起至十六号夜十二点钟止，全路罢工一昼夜。”同时要求有关“当局拘捕罪犯”。三十六棚全体中俄工人、哈尔滨印刷局工人，以及铁路电报电话生，铁路车长等一致罢工。其他“华工亦纷纷加入”罢工，火车因之停止。同时，“俄商一致罢市”、“华商亦纷纷停市”，以致“无法交易。”这次全线工人大罢工虽然只有一天，但“铁路损失约三十万卢布”^③之多，给铁路当局以沉重打击。霍尔瓦特采取了镇压措施，五月十九日，下令解散铁路职工联合会执委会，并以中东铁路界（内）总司令第十八号通令将十三名委员驱逐出境^④。同日，由中东铁路界内俄人护路军总司令宣布了戒严令。但这一切并没有吓倒中俄革命工人，他们准备以更大规模的革命斗争来回击霍尔瓦特的镇压。

① 黑龙江省档案局档案：八十·一·一八五。

② 黑龙江省档案局档案：八十·一·一八五。

③ 《远东报》，民国七年五月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二日。

④ 黑龙江省档案局档案：八〇·一·一九六。

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五日，中东路工人在十月革命后所举行的第一次大罢工，具有重要意义。三十六棚工人及铁路沿线工人，找到了全路大罢工这个打击敌人的最有效的斗争方式。这对以后的工人运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此以后，中东路工人全线大罢工的规模越来越大，给敌人的打击也越来越沉重。在这次大罢工前后，三十六棚中国工人受到了更大的锻炼。参加罢工的人数也越来越多，眼界更加开阔，并且开始从单纯的经济斗争向政治斗争发展，这是三十六棚中国工人在斗争中成长的一个重要特点。

二 一九一八年九月大罢工

一九一八年九月二日至十二日，三十六棚中俄工人发动了中东路工人第二次大罢工。这次罢工历时十天。罢工的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是要求民主权利，二是要求增加工资。罢工取得了基本的胜利。这次罢工发生在国际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年轻的苏维埃国家、正当向西伯利亚运兵，中东铁路成为最重要交通线的时候。这次罢工对保卫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打击国际帝国主义和白卫匪帮起了重要作用。

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一日，霍尔瓦特把中东铁路总办（局长）的职务交给拉琴诺夫代理。他自己专任铁路公司坐办及中东路沿线最高长官，以便于他有更多的时间来从事反对苏维埃的反革命活动。

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五日，三十六棚中俄工人发动的中东铁路工人第一次大罢工遭到镇压以后，霍尔瓦特在中东沿线宣布了戒严令。对革命工人采取高压政策，禁止集会、结社，封闭左派报纸，解散铁路职工联合会，驱逐工人领袖等等，剥夺了人民的一切权利。这时候，窃据中东铁路公司理事、兼任中东铁路沿线俄军总司令的白匪头子高尔察克，更加疯狂地镇压人民。高尔察克原是沙俄海军上将，顽固的帝制派，极端反动分子。一九一七年

七月底，克伦斯基派他到美国，当年秋被其帝国主义主子派到上海，后来又窜到日本的东京。十月革命后来哈尔滨，与霍尔瓦特相勾结，组织远东反苏阵线，成为协约国帝国主义的走狗。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在北京召开的中东铁路公司股东会上，霍尔瓦特把他塞进新选出的理事会当上了理事，又让他兼任中东铁路沿线俄军总司令。这个反动透顶的家伙上台后，更加纵容白卫军警残杀中国人民。五月十八日晚五时，在马家沟汽锅门前，人力车工人鲁万有被俄警必阿诺克无理殴打。这时汽锅工人刘宗德上前与俄警讲理。必阿诺克蛮横地拔出手枪把刘宗德当场打死。当时中国马警巡查恰巧经过这里，便将俄警必阿诺克追获，并连同证人鲁万有一起带到中国警局。正审讯间，白俄警察局长伊万诺夫及俄香房四署长闻讯赶来，硬把杀人凶手带回俄警局^①。紧接着，第二天，即五月十九日发布戒严令这天，上午十点钟，在马家沟子药库值班的中国士兵陈贵，因与一白俄士兵口角，该白俄兵当场用枪将陈贵击毙。凶手被捕获后也被白俄军官要回俄营^②。当时司法权仍被沙俄残余势力所把持，所以中国无辜军民白白死掉。白俄军警这种极端野蛮的暴行，激起三十六棚中国工人和广大中国军民的无比愤慨。那时候，哈尔滨地区中国人民就已经知道残害中国人民的白匪军头子高尔察克，并且对他充满了仇恨。五月间，高尔察克和霍尔瓦特还大肆进行反革命活动，纠合在哈尔滨的反革命分子成立“护法团”，开大会，发通电，要求协约国出兵西伯利亚，大造反革命舆论。六月末，捷克军团叛乱后，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的苏维埃政权全被推翻。七月初，由俄国社会革命党人捷尔贝尔在哈尔滨组织的“政府”，跑到海参崴，在美国的支持下，成立了“西伯利亚自治临时政府”。这时，霍尔瓦特在英、日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于七月八日又跑到格罗德阔（四

①② 黑龙江省档案局档案：八〇·一·一二五。

站),七月九日成立了“全俄临时政府”,自任最高执政,以抵制海參崴政府。七月八日,霍尔瓦特又下令恢复了二月革命后被免职的阿法那西耶夫民政部副长官的职务。七月末,任命普利斯阔夫为中东路沿线俄军总司令,以替下高尔察克作其他反革命活动。帝制派在哈尔滨的反动气焰更嚣张了。这时,从苏俄各地逃亡到哈尔滨的白俄更加增多,仅七月末就有一万多人。他们大都集中在道里偏脸子一带。哈尔滨的社会秩序又趋紊乱,加之物价飞涨,美帖贬值,工人生活越发困难。八月初,各帝国主义干涉军决定出兵西伯利亚。八月十七日晚五时,满载日本干涉军的列车首先开到哈尔滨站。普利斯阔夫及市议会的帝制派代表纷纷到车站欢迎。三十六棚中俄工人,对于铁路当局所采取的高压政策,早已怒火满腔。六月末他们要求铁路当局取消戒严令,恢复铁路职工的民主权利。但都遭到代理总办拉琴诺夫的拒绝。现在又目睹日本出兵西伯利亚,白俄军警也加强了对工人的控制,所以更加愤怒。就在日本军车开走后,三十六棚中俄工人联合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要求铁路当局取消戒严令,增加工资。如不答应,就举行全路罢工。八月二十四日,铁路当局开会,对三十六棚中俄工人的要求不但置之不理,反而决定加派军警去监视工人,并决定自九月一日起实行“基薪”加计件工资制。这个布告一出,立即遭到三十六棚中俄工人的坚决反对。八月三十日,中俄工人代表三百余名,聚集在厂内召开大会。代表们纷纷表示反对路局废止定章,反对压制工人。俄国工人代表工匠伊万诺夫说:“自从发布戒严令后,路局压制工人,不许我们说话。现在又改变工资办法,头等工匠由每月三百卢布,无故减到一百卢布,一般工人就更少了。我们坚决反对。”中国工人代表柴好说:“老白党军警一直欺压中国人,随便杀死中国人,不把中国人当人,我们中国工人坚决不答应。中国工人的工薪本来就少,平均不过六、七十卢布,少的每月只有二十五卢布,这样一来,我们就不用活了。路局简直

是要从我们的骨头里榨出油来。我们坚决要求增加工资。”正当中俄工人发言研究对策的时候，一队荷枪实弹的白匪军冲进工厂，用枪逼着驱散了开会的工人，并把伊万诺夫等四名代表带走。这就更加激怒了工人。三十六棚中俄工人联合会的负责人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九月二日在工厂俱乐部召开全厂工人大会，宣布罢工。同时连夜与沿线各站、段工人联系，举行全路总罢工。

九月二日早晨，刚上工不久，突然工厂的汽笛呜呜地吼叫起来。全厂二千八百多名工人，全部放下工具，跑出分厂，纷纷到俱乐部前集合。机器分厂工人柴好、俄国工人斯巴金等四、五个领头的工人站在俱乐部门前的台阶上。柴好向参加大会的全体工人说：“路局压低我们的工薪，前天又逮捕了俄国工人伊万诺夫等四个弟兄。我们从今天起，全体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钱，要求放回被捕的人。”到会的工人齐声高呼：“同意！”正在这时，一队白匪约有四十多人，冲到俱乐部门前，强迫工人散会，叫工人赶快回厂干活。但是，工人们谁也不理他们，还是站着不动。这时白匪军官下令要抓站在台阶上的工人的领导人。可是广大工人早就做好了准备，大家怒吼一声包围了这队白匪军，一下子把他们的枪支都给缴了过来。吓得这些白匪官兵抱头鼠窜，连滚带爬地逃走了。赶走白匪军之后，大会继续进行。会上议决这次罢工的五项要求：

- 一、至今实行之定章有效（即恢复工薪定章）；
- 二、增加因生活昂贵之津贴；
- 三、取消戒严令，即行承认各职工同业联合会及其总机关；
- 四、速即出示全路线，凡中东铁路之技术工人等一例与诸文职享同等权利；
- 五、在罢工期中，工薪照发^①。

^① 黑龙江省档案局档案：八〇·一·九八八。

大会还决议，不完全达到上述要求绝不复工。九月二日，三十六棚中俄工人开始罢工后，在三日早晨就迅速地扩展到中东铁路全线。火车司机、车站职工、车长、电报员、电话员、机车库全体工人、线路处市区工人、八区货栈工人、哈尔滨运转处下级职工、材料厂煤厂工人、铁路印刷厂工人等都加入了罢工。当天，八列客车、三十二列货车全部停运。铁路机关报《满洲通讯报》也因之停刊。四日，铁路局杂工，五日，中央仓库工人、线路工人、工长、发电厂工人也全部罢工。铁路病院职工、监狱看守人员等也发表声明同情罢工。中东铁路完全瘫痪，开往大乌里战线的干涉军“因罢工之故未得出发。”^①

这次罢工是由三十六棚工人为主组成的“中东铁路技师工人同业联合会”领导的。九月二日罢工开始后，为了争取各方面对罢工的同情，孤立铁路当局，联合会向驻哈各国领事发表一项声明，申明罢工原因是，工人等“因长官等固持过分减少技师工人之劳动报酬，竟将濒于饥寒不免之地位，除宣布经济的罢工外，实无他法之可图。”^② 希望不要干涉罢工。同时，向驻哈协约国军参谋部也发出了同样的声明。但这只是罢工工人采取的策略，在当时中东路正是“运兵孔道”，“军情万急”的情况下，举行全路大罢工，其政治目的是十分明显的。各国领事和协约国军参谋部对此也非常清楚。九月五日，他们共同以“军运繁忙”为理由，要求铁路局迅速解决罢工的问题。这时铁路公司督办也下令拉琴诺夫“迅速恢复旧章，以平息风潮。”在全路工人坚决罢工的情况下，九月六日，铁路当局被迫宣布八月二十八日公布的新工资规则延期执行，仍按过去定章发放工资。罢工取得了初步胜利。但铁路当局同时又宣布“九月九日午前七时不复工者，以自动退职论”，并扬言将逮捕联合会负责人，还以收回住宅相要挟。与此同时又

① 黑龙江省档案局档案：八〇·一·九八八。

② 黑龙江省档案局档案：八〇·一·九八八。

纠集极少数未参加联合会的工人复工。并请铁路公司督办调京汉路等处火车司机来中东路代替罢工工人。铁路当局的这些反动措施，使罢工工人十分愤慨。六日傍晚，在三十六棚总工厂召开了一千五百多人参加的工人大会。大会决议提出了五条政治要求：一、解除戒严令；二、承认职工联合会；三、恢复民主自由；四、一切工人和工匠不分性别和国籍同铁路编制内的职员权利平等；五、不得强迫工人为谢米诺夫修理装甲车。并决定继续罢工，直至完全满足全部要求为止^①。“外国访员(记者)参与了工人大会”，中国“警察亦到会场”，但没有进行干涉^②。铁路当局对罢工工人提出的政治要求，断然加以拒绝。在协约国军参谋部和各国领事的支持下，开始镇压罢工工人。九月十日夜，派白卫军警在工人住宅区秘密逮捕了六名领导罢工的俄国工人，并宣布开除两千五百多名未上工的中俄工人^③。这时，在铁路沿线张贴出公司督办的布告，命令中国工人复工。铁路工人联合会，鉴于罢工的经济目的已经达到，如再坚持下去，将引起流血事件。遂与铁路局谈判，在停止迫害罢工工人的条件下同意复工。路局也撤销了开除两千五百名工人的命令^④。九月十一日，联合会电告全线工人于十二日午前九点一律复工。为时十天的中东路工人第二次大罢工取得了基本胜利。这次罢工使铁路当局损失一百五十万卢布，但更重要的是对帝国主义干涉军是个沉重打击。特别是捷克叛军所受打击更为严重，当时正是捷克叛军在西伯利亚与红军作战的时候。而在六月间到达海参崴的捷克叛军一万多人，在美、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这时正急于通过中东路返回西伯利亚与红军作战。但因罢工而延误了十天之久。所以这次大罢工，对当时在西伯利亚浴血奋战的苏俄红军和革命人民则是巨大的支持。这是三十六棚

① 《远东报》，民国七年九月七日。

② 黑龙江省档案局档案：八〇·一·九八八。

③ 《吉长日报》，民国七年九月十三日、二十二日。

④ 《吉长日报》，民国七年九月十三日、二十二日。

中国工人在捍卫十月革命成果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这次大罢工之后，三十六棚中国工人，又进行了拒绝给谢米诺夫修理装甲车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

一九一八年十月，高尔察克辞去了中东铁路公司理事职务。在英国将官纳兹库斯的陪同下，到达鄂木斯克，暂住于英国驻乌发执政府的代表诺克斯将军的车厢里。十一月四日，出任鄂木斯克政府（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所建立的反革命政府）的海军部长。十一月十八日，根据协约国帝国主义者的意图，高尔察克发动“政变”，建立了公开的军事独裁的“全俄政府”，高尔察克自封为“最高执政者”和“全俄陆海军武装力量的最高总司令”。而这时，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正以德国失败而告终。世界大战的结束和鄂木斯克政府的建立，对哈尔滨有重大影响。因而，三十六棚工人又展开了新的斗争。

三 “五四”运动与五月罢工

进入一九一九年以后，国际和国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哈尔滨来说，一九一九年是国际反革命势力嚣张、沙俄残余势力在这里蹂躏人民最严重的一年，也是三十六棚中国工人在“五四”运动影响下登上政治舞台革命斗争最激烈的一年。当时的哈尔滨，是处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三十六棚工人为反对国际反革命势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沉重打击了白匪头子高尔察克，有力地支援了年轻的苏维埃国家，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三十六棚工人所举行的“五月罢工”，是一九一九年革命风暴的序幕。

一九一九年二月，中东铁路的“国际共管”，是帝国主义进一步向苏维埃国家进攻的一个严重措施。二月十二日，由日、美、英、法、意和中国等共管中东铁路和西伯利亚铁路的协定在海参崴签字。国际监管会设于海参崴。下设的技术部置于哈尔滨，部

长由美国的斯蒂文斯担任。铁路的一切大权由他掌握。霍尔瓦特继续驻在海参崴，担任西伯利亚鄂木斯克政府的远东最高长官。但他仍然担任中东铁路公司坐办，遥控铁路事务。当时的乌苏里铁路仍归中东铁路代管（一九〇六年即代管）。中东铁路局仍由拉琴诺夫任代理总办（局长），中东铁路界内总司令还是普利斯阔夫。但他只有少数的白俄护路军和地方俄警，总共只有一千三百多人^①。以霍尔瓦特为首的这股沙俄残余势力所把持的中东铁路当局，是国际反革命势力的总代表。这时西伯利亚和苏俄的远东地区都处于高尔察克的残暴统治之下。一九一九年初，高尔察克以三十万大军越过乌拉尔山，向苏维埃政权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中东铁路成为英、法、美、日等帝国主义支援高尔察克最重要的交通线。大量军用物资和各国干涉军都要通过中东铁路运往西伯利亚。高尔察克的进攻给苏维埃政权造成了危急局面，苏俄东线成为主要战场。在一个时期内国际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在哈尔滨的反革命势力也较强大。他们各怀心腹事，既互相勾结又互相斗争。特别是日、美两国乘机谋夺中东路斗争日益尖锐化。美国打着“国际共管”的幌子，竭力扩充它在技术部的势力，作为控制中东路的工具。但其军事力量不足，所以自一九一八年七月，协约国干涉军出兵后，美国驻哈尔滨领事和海参崴领事就一再纵恿中国地方当局乘机收回中东路主权，以便它以后通过向中国贷款或提供技术援助的办法来控制这条铁路。日本则在中东路沿线一直驻扎军队，一九一八年末，仅在哈尔滨即驻有四千六百四十多名^②。不时窥测方向寻找借口进行军事占领。日本坚决支持霍尔瓦特和盘踞在外贝加尔地区的白匪谢米诺夫。除了这些国际反革命势力之外，哈尔滨中国地方当局（当时主要是“督办公所”、中东路一带警备司令部及吉、黑两省省长与督军公署）对中东路也十

① 黑龙江省档案局档案：八〇·一·五五三。

② 黑龙江省档案局档案：八〇·一·七六八。

分关注，并准备收回仍在沙俄残余势力霸占下的一些权利。按照“国际监会”的决定，中东铁路应由中国担任护路责任，但由于国际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的争夺，因此斗争非常激烈。斗争的焦点除护路权之外，还有财权。自一九一九年三月四日起，鄂木斯克政府发行的西伯利亚纸币，开始在哈尔滨流通。由于高尔察克与霍尔瓦特相互勾结，中东铁路客货运费全以西伯利亚纸币为主，并以此种分文不值的纸币，套购中国的大量物资。与此同时，由哈尔滨道胜银行发行的霍尔瓦特纸币也开始通行。从此币制更加紊乱。在哈尔滨光是羌帖就有四种：从前的罗曼诺夫纸币称作“老帖”或“旧帖”；俄国临时政府的纸币称作“开连司帖”（即克伦斯基币）；高尔察克的西伯利亚纸币称作“新帖”、“鄂币”，俗称“黄条子”，这种羌帖最不值钱，另外的霍尔瓦特币也逐渐贬值。由于羌帖急剧贬值，日本企图利用它的“金票”来代替羌帖，中国地方当局也准备推行中国的现大洋票。但铁路当局坚持以羌帖为本位。所以在当时流通币种财权方面，斗争也颇为激烈。

除上述的国际反革命势力嚣张以外，在哈尔滨革命因素也在增长。从一九一九年二月起，有许多在苏俄的华工陆续回国。他们带来了许多宣传共产主义的报刊，如《华工醒时报》等，共产主义思想在哈尔滨更加传播，四月间，在车站等处，就发现革命标语。当时的中国当局曾三令五申要警察局“严防由俄归国华工潜赴各地煽惑作乱。”^①五月四日，在北京爆发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五四”爱国运动，并迅速在全国形成了反帝高潮。这一爱国运动，在哈尔滨及中东路沿线曾有较大规模的发展。五月四日以后，哈尔滨各报刊连续报道了北京各界人民反侵略、反卖国的斗争情况。五月十日，哈尔滨各团体及各界群众集会，声援北京的爱国运动。五月十二日，哈尔滨各界群众致电北京军阀政府，

^① 黑龙江省档案局档案：八〇·一·九〇五。

强烈要求释放被捕的爱国学生^①。五月二十四日，各校学生、商店青年工人及各工厂几千人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在市内各处张贴反帝爱国内容的传单。同时展开了“抵制日货”的群众运动，连七、八岁的小学生都自觉地不买日货。中国商店全部自动封存了日货。三十六棚中国工人积极参加了反帝爱国运动。有很多青年工人如周文奎等，那时候一下工顾不得回家，顾不得洗脸就跑到附近的中学和学生一起贴标语，散发传单。标语上写着“誓死收回山东权利！”“取消二十一条！”“坚决抵制日货！”“同胞们！快觉醒，决不当亡国奴！”等等^②。“五四”爱国运动在哈尔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三十六棚工人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举行了“五月罢工”。五月十六日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三点，三十六棚中国工人五百余名，在工厂俱乐部召开大会，一致决定拒绝路局以高尔察克纸币，即“黄条子”发放工资，否则一律罢工。五月十八日上午十点钟，三十六棚中俄工人一千多人又邀请沿线各站代表列席参加，在工厂俱乐部召开第二次工人大会。这次大会中国工人占绝大多数。大会通过三项决议：一、每月应领工资须按现大洋市价折合“老帖”或“霍币”发放（按当时罗曼诺夫“老帖”与霍尔瓦特币等值），坚决拒绝高尔察克纸币；二、一律用零帖（百元以下小票）发放工资，如用大帖（百元以上大票），要加发折扣之数（按当时百元以上羌帖在市上使用时要折扣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三、取消中国工人额外工作，必须额外工作时应发给加班费。此外还决定由三十六棚工人联合会举派代表与路局交涉^③。五月十九日，工人代表去路局面见拉琴诺夫代总办，向他提出了工人的上述三项要求。拉琴诺夫故意推诿，以路局需要研究为托辞，要工人代表回去等候答复。实际上他却暗中布置准备镇压工人。三天过去

① 《远东报》，民国八年五月十三日。

② 哈尔滨车辆厂厂史资料，退休老工人周文奎访问记，一九七七年九月。

③ 黑龙江省档案局档案：八〇·一·一三一四。

了，仍不见路局答复。五月二十一日，三十六棚工人召开了两千七百多名中俄工人参加的全厂工人大会，讨论罢工条件。大会开始不久，一队白俄警察三、四十人闯入工厂，“大肆野蛮，并用佩刀挥打工匠前胸”。这时，工人无比愤怒，齐声呐喊：“打死这群白匪！”有的工人夺下佩刀，狠揍这些白匪，打得他们狼狈逃窜。赶走了白匪以后，大会继续进行。会议决定自当日下午二时起工厂一律罢工。并议决五项条件，除以前所提三条外，又增加罢工期间工资照发、增加中国工人津贴中俄工人一律平等两条。“五月罢工”开始了。

这次罢工以中国工人为主，并紧紧抓住社会上存在的也是中国商民受害最大的高尔察克纸币毛荒这一问题，因此深得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罢工一开始，就以中东铁路总工厂工人联合会的名义，致函各国领事馆及有关当局，申明罢工的充足理由，使铁路当局更加被动。这时拉琴诺夫致函督办公所，以“激党（即指共产党）煽惑”为借口，请求中国当局派军警镇压罢工工人。但中国当局并不支持他。而是认为“此起罢工缘起，实因工人等困于新币不能行使，纯属生计问题，理至简单。以该公司明知鄂币不能通行，致有罢工之举，反以激党煽惑等语冀耸视听。”还认为：“工人所得工资为数几何，自羌洋一落千丈，已大受无穷之损失，今复给以最无价值之新币，未免强人所难。若不仍发旧帖，风潮无平息之日。”因而主张“仍发旧帖”。并认为“俄武官进厂殴打工人，殊欠斟酌”，所以派到工厂去的中国警察，只是勉强地维持秩序，并不干涉罢工。在这种情况下，铁路当局越发孤立。五月二十二日下午四点钟，三十六棚中俄工人一千五百多人又在工厂俱乐部集会，“其中问题仍以要求增涨工资，索取老帖，反对西伯利亚所出之纸币为目的。”^①会上中国工人发言说：“去年高尔察克欺压咱

^① 凡未注明出处者均见：黑龙江省档案局档案：八〇·一·一三一四、一三一五。

们工人，杀害咱们工友。现在他在西伯利亚欺压俄国的老百姓，又出了这么多的臭票子来坑害咱们中国人，咱们坚决不要高尔察克的臭票子。”会议进行得非常热烈，最后决定：路局一天不发老帖，即一天不能上工。参加这次罢工的中国工人达两千余名，俄国工人近八百名。全厂中俄工人团结一致，“群情汹涌，众口一词”，特别是中国工人态度坚决“异常固执”，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当时中国地方当局一面对罢工工人的要求表示同情，另一方面又担心罢工范围扩大，以致“因罢工而停止开车，交通断绝，运输困难，各国将群有责言，咎我护路不力，影响所及关系极大”，因此督办公所与拉琴诺夫协议答应工人条件。五月二十六日十二时，由督办公所派员到工厂俱乐部召开三十六棚中俄工人两千多人参加的大会，会上宣布：督办公所已与铁路公司商妥，今后发放工资除工资二百元以上的搭放少量霍币外，其余全给老帖。罢工期间工资不扣分毫，仍照平日计算发给^①。工人所提出的要求基本上得到满足。五月二十七日，三十六棚工人一律复工。这次罢工取得了胜利。

“五月罢工”的胜利，是“五四”运动爆发后，三十六棚中国工人在战斗的一九一九年中取得的初步胜利。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特别是在全国工人以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之后，三十六棚工人又掀起了新的更大的革命风暴。

四 狠狠打击白匪军

一九一九年六月初，哈尔滨政治形势又发生变化。这个变化与西伯利亚形势的变化紧密相关。当时，正是苏俄东部战线战斗最激烈的时刻，也是高尔察克反革命军队从乌拉尔山进攻疯狂的时候。五月二十七日，哈尔滨出版的俄文《~~州~~日报》登载：“欧

^① 黑龙江省档案局档案：八〇·一·一三一五。

洲和会议决承认鄂木斯克政府为全俄政府，英国报界深表赞同。”因此，哈尔滨的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三十六棚工人就是在这种极其复杂的局面下，把矛头直接指向国际反革命势力的总代表中东铁路当局。利用大罢工这个极为有效的手段，发动第三次全路大罢工，沉重打击了高尔察克，为扭转西伯利亚战局、支援苏维埃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

“五月罢工”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三十六棚工人的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善。六月以后，“钱法毛荒”更加厉害，物价较五月份增长四倍，而且有增无已。主要原因是，由于苏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连年战争，生产停顿。不但粮食，就连布匹等生活用品，都要从哈尔滨输入。因此使哈尔滨的物资也日益缺乏。更由于高尔察克滥发纸币，到六、七月间哈尔滨市场上的鄂币已分文不值，形同废纸。七月八日，在钱柜（即钱庄）以旧帖一卢布只能换大洋三分三厘。而以鄂币兑换旧帖又须五折，所以，鄂币一卢布只能兑换大洋一分六、七厘^①。在市场上“则无人认使”，一文不值。当时哈市商民手中的鄂币估计有一亿三千多万卢布，所以蒙受巨大损失。许多商店因之倾家荡产。仅五月间道外地区即有五十余家中国商店相继倒闭^②。

但是，中东铁路当局为支持高尔察克，仍然毫无限制地大量收受鄂币。铁路代总办拉琴诺夫更因为“近日电报鄂政府已为欧洲和会承认”，所以他估计“鄂币值将有希望”^③。六月六日，拉琴诺夫发了一个“通行中东铁路沿线一千号电报”，提出仍用鄂币发放工资，引起全路工人极大愤慨。满洲里、海拉尔、昂昂溪、安达站、横道河子、绥芬河等处工人都提出准备罢工。特别是三十六棚中国工人，更是无比愤怒，仨一群，俩一伙，纷纷议论：“俄国工人农民早把沙皇推翻了，可白毛子还不把咱们当人待。他们

①② 《远东报》，民国八年七月八日、五月十三日。

③ 黑龙江省档案局档案：八〇·一·一三一五。

说话不算数，还想压榨我们，咱们坚决不要高尔察克的黄条子！”“咱们要跟白毛子斗到底，坚决要求发给大洋！”督办公所得知这一情况后，惟恐事情闹大，于六月十八日指令拉琴诺夫：“以后全路仍照俄国旧币发放，以免再有罢工举动。”但拉琴诺夫却顽固坚持其无理主张。六月二十六日，在他给督办公所的复函中称：“因公司之入款皆系鄂币，故对于工价不能不发给鄂币。”^①铁路当局撕毁五月协议不顾工人死活的蛮横态度和坚持再发鄂币的消息，在三十六棚工人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对。他们在六月末派代表去见督办，声明工人不接受高尔察克纸币。督办答应工人代表，一定向路局交涉，下个月再不发鄂币。但交涉毫无结果。三十六棚工人就在这时酝酿举行一次罢工，坚决和铁路局斗争，争取生存的权利。

七月二日，海参崴乌苏里铁路工人举行了总罢工。这对中东路工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七月三日上午，三十六棚广大中国工人纷纷上交工具，拒绝干活，涌到工厂大帐房，向大总管孟古良尼提出：“我们坚决不要高尔察克的黄条子，要一律发给中国大洋。”车轮分厂青年工人孔繁兴猛地冲上前去，指着大总管的鼻子说：“答应不答应，不答应就罢工！”大总管说：“这事我主持不了，得向路局请示，请你们等待几天，我就去向路局报告。”说罢赶忙走了。工人们知道路局绝不会轻易答应要求，经大家商量决定，立即准备发动全路罢工斗争。并选出机器分厂工人柴好和客车分厂工人李豹作代表，积极进行准备。

正当三十六棚工人准备发动全路工人大罢工的时候，七月八日，乌苏里罢工工人派三名代表来到哈尔滨。他们找到了三十六棚中国工人的代表，请求总工厂和中东铁路工人们同他们举行联合罢工，以便共同打击高尔察克。与此同时，活跃在高尔察克后

① 黑龙江省档案局档案：八〇·一·一三一五。

方的乌苏里游击队，也来信要求中东路工人开展罢工斗争，中断高尔察克最重要的军事运输线，帮助他们战胜远东的白匪军。信里说：“我们向你们呼吁，只要停止中东铁路的运转，就只三个星期也好，以便完成我们所拟定的任务。”^①

李豹很快向中国工人传达了俄国乌苏里铁路工人和游击队的呼吁。三十六棚中国工人一致表示赞成。他们已经知道，这时候正是苏俄红军越过乌拉尔山与高尔察克白匪进行殊死战斗的关键时刻。在这时中断中东铁路的运输，就是切断高尔察克的输血管，对战局有决定意义。为了狠狠打击沙俄残余势力，支援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三十六棚的中国工人，决定联合中东路的全路工人举行第三次大罢工。

七月十八日，铁路当局不顾全路广大工人的强烈反对，开付工资时悍然“全发鄂币”。三十六棚工人气愤已极，在当日午后立即召开了全厂中俄工人大会。大会一致决议自十九日起一律罢工，要求铁路当局增加工资发给中国大洋。同时决定由三十六棚罢工领导人通知沿线工人，于十九日下午一点以总工厂的汽笛为号，举行全路大罢工。当晚，还连夜起草了“三十六棚罢工工人致领事团声明书”，申明罢工原因，为了争取各方面的同情，采取了集中目标打击铁路当局的策略。

七月十九日下午一时整，三十六棚电灯分厂的汽笛声响彻云霄。这时全厂二千二百五十多名中国工人和近六百名的俄国工人，一律停止工作，象潮水一般涌出一号门。大罢工的烈火首先从三十六棚点燃起来了。与此同时，哈尔滨机车库七百多名中国工人和一百五十余名俄国工人，也一起参加了罢工。七月二十一日，发电厂工人也加入了罢工。七月二十四日，在三十六棚召开了有沿线各站、段工人代表参加的中俄工人代表大会，选举了罢工委

^① 转引自《历史教学》，一九五九年，第六期。



狠狠打击白匪军

员会（三十六棚中国工人中有两名被选入罢工委员会）。会议通过八项要求：一、工资须以大洋或老帖发放；二、铁路工匠应与额内当差人员享同等权利；三、被驱逐出境的联合会会员应全行放回照旧工作；四、不得强迫工人作额外工作；五、满足乌苏里支路工人的要求；六、罢工期间工资照发；七、不得迫害罢工工人；八、铁路船舶处中国工人一律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会议还决定正式宣布自二十五日起全路总罢工。

七月二十五日，以中东铁路工人联合会的名义宣布开始总罢工。当天下午一时，全路火车司机全行罢工，接着中东铁路电报电话各局人员及各站、段工人一律参加了罢工，开往各处的火车全部停止^①。中东铁路完全陷于瘫痪。

在哈尔滨到处出现了传单、小报，号召市民积极支持工人的斗争，共同打击沙俄白匪当局。在一份传单里写道：“兄弟们，我们不应当作懦夫，请看看俄国人，他们那里正进行着一场斗争——工人和农民反对资本家和反对西伯利亚政府（帝制党选出的），我们应当对他们表示充分的同情并支持他们的斗争。”在另一份传单里，又坚决地提出：“既然俄国工人急切需要我国工人的支持，那么就必须帮助他们。”^②

中东路工人第三次大罢工，坚持了一个月，从绥芬河到满洲里的运输完全停止。给高尔察克以致命的打击，装载着白匪军需品的列车塞满了绥芬河以及沿线各主要车站，而从西伯利亚撤退的以盖达将军为首的捷克叛军，却麇集在满洲里车站附近不能运走^③。高尔察克运输线的被切断，给了苏俄红军以巨大支援，就在罢工期间，东方战线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七月间，从白匪手中解放了乌拉尔，八月间红军进入了西伯利亚地区。

① 黑龙江省档案局档案：八〇·一·一四七。

② 黑龙江省档案局档案：二〇·三·三六九。

③ 转引自《历史教学》，一九五九年，第六期。

从罢工一开始，哈尔滨及中东路沿线各界人民都对罢工工人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支持。甚至中国警察也都深表同情，站在了罢工工人一边。还在七月十八日，三十六棚工人决定罢工的时候，哈尔滨中国警察局在报告里就写道：“此次罢工，委因铁路公司发放鄂币所致，鄂币按照市价不过对扣。此次公司发给工资，不践前言，遽而发放鄂币，置工人于死命，应由公司完全负责。”^①当铁路当局纠合日军驻哈司令要挟中国军队出面镇压罢工工人时，中国军队断然加以拒绝，并严正指出：“路由我护，责应我负，惟事前未得先告，临时乞援，不能盲从。”^②对日军企图插手镇压罢工工人，表示坚决反对。中国警察还对中国工人表示，不对他们采取迫害措施，中国士兵曾向中国工人表示：如果实行镇压的措施时，他们将立即给予俄国军队（白匪军）严厉的打击。”^③中国市民和士兵及警察的同情，是这次总罢工取得胜利的因素之一。

铁路当局在三十六棚工人罢工后，惊慌失措。害怕罢工蔓延到全路，拉琴诺夫于七月十九日、二十一日、二十五日连续向全路发出紧急电报，进行狡辩，说什么：“本月公司发放薪资，除专给鄂币外，实别无办法。”^④仍然坚持他的无理主张。这等于火上浇油，更激起全路工人的愤怒。待二十五日宣布全路总罢工后，中东铁路界内（白）俄军总司令普利斯阔夫立即在二十六日发出布告，宣称“值此危急存亡之秋……限于本月二十八日七（点）钟以前一律照常工作……（否则）惟有施以战时军法，决不宽宥。”^⑤还以枪决相威胁。罢工工人根本不理睬他这一套，继续罢工。铁路工人联合会立即发表宣言，痛斥普利斯阔夫的布告。“宣言”指出工人罢工是“饥而求食”、“要求加薪以养家室，俾免饿死，为违

①② 黑龙江省档案局档案：八〇·一·一四七。

③ 《历史教学》，一九五九年，第六期。

④ 黑龙江省档案局档案：八〇·一·一四七。

⑤ 黑龙江省档案局档案：八〇·一·一四七。

法乎？”“华俄工人联络一气，同心同德，不达最终之目的万勿开始工作。”^① 铁路当局恼羞成怒，于二十八日采取了镇压措施。派一队白匪军警，突然闯进总工厂，逮捕了三名俄国工人罢工代表，并宣称开除全体罢工工人。同日，普利斯阔夫又发出布告“限七月三十日午前必须复工，如不复工者，驱逐出官产住宅，处以三个月以上的监禁和流放。”^② 与此同时，铁路当局还卑鄙地密派一些兵痞流氓“向未曾罢工者之家宅，或任意放枪，或抛掷炸弹，反以此事归罪罢工之人，其用意无非迷乱人心。”^③ 另外，在横道河子车站，白匪唆使俄国工贼，企图升火开动机车，被罢工工人制止。罢工在困难的情况下继续坚持。

这时候，有关各方面都连续召开紧急会议，商讨解决罢工问题的对策。七月二十七日，在海参崴的中东路国际监管会召开会议，会上中国代表提出已准备七十五万元现大洋，可借以发放工资。但霍尔瓦特深恐铁路通货财政大权落于中国之手而拒绝接受。日本则乘机提出用日元金票借付工资，遭到中国反对。最后决议：给工人增加工资，并发给老帖，由监管会担保电请在哈技术部暂借四十万美元，兑换成老帖发放工资^④。七月三十日，拉琴诺夫向全路发出第一二〇五号通电，声明：“经海参崴联盟国总监理部讨论议定，目下薪金之发给不能再用鄂币。须易以开连司大帖及旧币，前几次通电即归取消。”^⑤ 同日，技术部也发表了致中东路工人通告，声称“技术部对于本年七月二十五日宣告之罢工，绝不赞成。对于薪金一层，希望从速遵照已颁命令开始工作。”^⑥ 在中俄罢工工人坚持斗争的情况下，罢工取得初步胜利。但在八月初，绥芬河车站的白匪军逮捕了二十八名中俄罢工工人，其中十四人

① 黑龙江省档案局档案：八〇·一·一四七。

② 《历史教学》，一九五九年，第六期。

③ 黑龙江省档案局档案：八〇·三·二六七。

④ 黑龙江省档案局档案：八〇·一·一四七。

⑤⑥ 黑龙江省档案局档案：八〇·一·九四一。

在横道河子惨遭枪杀。在绥芬河车站的白匪“弗拉式季尔讨伐队”以枪威逼工人上工。工人们躲到森林里去，誓死坚持罢工。八月四日午后一点，白俄警察局长带俄警三十余人，俄兵四十多名闯到总工厂，驱逐被开除的俄国工人：“施用野蛮手段，驱逐卧病之妇孺，抛弃器物于室外，逐出官产房屋”，中国工人看到这种情景非常气愤，有一千多人闻讯赶来，包围了白匪军警，坚决反对他们这种野蛮行为。白俄警官“见势不敌”慌忙赶到中国警察局求援。中国警察局仅允许派警察维持秩序，对于驱逐俄工一节不能负责。”在中国警察“婉言劝导”下，才算解围。白俄军警灰溜溜地跑了。俄工人家属“得安居下来”^①。尽管路局满足了罢工的经济要求，但在发生这些镇压罢工工人事件后，罢工委员会决定继续罢工。

八月五日，在三十六棚召开了中国工人大会。这是总罢工以来中国工人第一次单独召开的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两千三百多人。会上许多工人发言，他们坚决抗议白匪军警以武力镇压工人，大会号召中俄工人团结一致，铁路当局不答应全部要求，绝不上工。会后散发了传单。在一份《告中国工人同胞书》里写道：“俄国工人现在与西伯利亚政府的斗争，不仅是为他们自身的利益与自由，也是为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自由！”、“我们要随时帮助俄国弟兄！”在罢工委员会的一份传单里写道：“我们的兄弟们正在乌拉尔同高尔察克军队战斗，我们绝不能把装备品、被服、大炮和炮弹运去打我们的弟兄！”八月五日大会，是中国工人支持正在与白匪军和外国干涉者进行艰苦斗争的红军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斗争。

铁路当局和驻哈沙俄领事，都抱怨中国军警“不肯援助”他们镇压罢工工人。他们从赤塔调来了谢米诺夫“复仇者号”装甲车队。满洲里、海拉尔一带的罢工工人遭到镇压；又从绥芬河调来

^① 黑龙江省档案局档案：八〇·一·一四七。

“弗拉式季尔讨伐队”，在横道河子车站等东线一带镇压工人。八月十六日晚七点，铁路当局纠合所有白匪军警，“派装甲车一列，装有机枪枪炮”、“复有汽车一辆，内载持枪之沉醉白俄兵”，由哈尔滨车站开进总工厂。“隳哭叫嚣如猎群兽。卒将途遇男丁（约五十余人）围聚一处，刺刀枪柄，挞楚横施。其与罢工毫无关涉之人亦遭逮捕。于是醉兵在前，机枪列后，押解被捕无告之人，游行市街，收入监狱。”^①对于铁路当局这种蛮横强暴举动，铁路工人联合会于八月十八日发表通告，予以揭露，并提出强烈抗议。这时，技术部开会，“议决哈埠归协约军队保护”，日本军队更蠢蠢欲动，协约国军队争夺哈尔滨驻军权和中东路护路权的斗争更加激烈。中国当局鉴于“中东全路存亡，已在呼吸。”^②因而于十八日下令中国工人复工。为期一个月之久，有一万五千多人参加的中东路工人第三次大罢工，在取得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胜利的情况下，宣告结束。八月十九日复工。

这次大罢工有力地支援了苏俄红军在西伯利亚的战斗。粉碎了霍尔瓦特与国际反革命势力利用中东铁路援助高尔察克的罪恶阴谋。帮助苏俄红军战胜了协约国利用高尔察克向苏维埃发动的第一次进攻。到当年十一月四日，高尔察克被彻底消灭了。三十六棚工人和中东铁路沿线的广大中国工人，在这次斗争中，不畏强暴，不惜流血牺牲，给沙俄残余势力以沉重打击，有力地支援了俄国劳动人民为巩固苏维埃政权而进行的伟大斗争。在中俄人民的友谊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在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斗争史上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① 黑龙江省档案局档案：八〇·三·二六九。

② 黑龙江省档案局档案：八〇·一·七五六。

第二章

反对沙俄残余势力和国际帝国主义

(一九一九——一九三一年)

概 述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三十六棚工人反对沙俄残余势力和“国际共管”中东铁路的斗争仍在继续发展。特别是发动第三次中东路工人大罢工、狠狠打击白匪军以后，斗争的形势更好。高尔察克被粉碎后，自一九二〇年初，美、英、法、意等反苏干涉军被迫相继退出苏俄远东地区，至四月一日已完全撤走。最后一批捷克军团，也于九月离境。这时期只剩下日本干涉军不但不走，反而增加到七万二千多人，控制东部西伯利亚和整个远东广大地区。因此，一九二〇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成了远东地区苏维埃政权最凶恶和最强大的敌人。直到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一日，日本干涉军才全部撤离远东地区。日军撤出远东同时，所谓“国际共管”中东铁路也告结束。在共管期间，三十六棚工人一些大的斗争是一九二〇年三月发动的第四次全路大罢工，打倒了霍尔瓦特，以及一九二二年二月反对华盛顿会议的斗争。这是三十六棚工人支援苏维埃政权的继续和发展。

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于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曾两次发表对华宣言，郑重宣布废除“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中东铁路当然也包括在内。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列宁的这个无产阶级政策没有能

够实现，当时的北京军阀政府在国际帝国主义诱迫下反苏反共，仍不承认苏维埃政府，霍尔瓦特下台后，反与道胜银行于一九二〇年十月二日订立“管理东省铁路合同”七条，把已丧失法律根据的道胜银行当作中东铁路的主权者。因而，中东铁路管理局长继续由道胜银行推荐的白俄分子沃斯特劳乌莫夫担任。他以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的办法剥削工人，并以“厉行裁工”的办法镇压工人。三十六棚工人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一九二〇年三月霍尔瓦特被赶下台以后，中国北京政府逐步收回了一些中东铁路非法侵占的中国主权。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命令停止了沙俄驻华使领待遇。并由司法部将中东铁路用地划作特别区域。接着于十月颁布“东省特别区法院编制条例”，十二月颁布“东省特别区警察编制大纲”，设立东省特别区警察总管理处。收回了铁路界内的司法权和警察权。从此，在哈尔滨出现“东省特别区”的名称。所谓“东省特别区”，就是沙俄在中东路沿线及哈尔滨非法侵占的我国土地。其区域包括由哈尔滨东至绥芬河，西至满洲里，南至长春之二道沟。在此区域皆由东省特别区警察总管理处施行警察权。全区域共分五区，每区各设总署分署及派出所分驻所。哈尔滨为第一区，管辖道里、八区、三十六棚、南岗、马家沟、香坊、顾乡屯等地，即过去所谓的哈尔滨自治市。总署设于道里，下有五个分署。第五署专辖三十六棚，在总工厂南门外、北门外各设有岗哨。

一九二一年，东省特别区设立市政管理局，宣布接管哈尔滨及中东铁路沿线的市政。但白俄分子在日、英、法等国驻哈领事的支持下，仍然把持哈尔滨市政，照常收税。直到一九二六年哈尔滨市政方完全收回。

一九二三年三月，北京政府于哈尔滨设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为东省特别区最高行政机关，置行政长官，管理全区行政事务，市政管理局、地亩管理局、警察总管理处、教育厅、特别

市政局等皆由其管辖。在此期间，三十六棚工人参加了声势浩大的驱逐“沃贼”运动，对于中苏建交和共管中东铁路起了推动作用。

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中苏两国恢复邦交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规定“中东铁路纯系商业性质”，“除该路本身营业事务直辖于该路外，所有关系中国国家及各地方主权之各项事务，如司法、民政、军务、警务、市政、税务、地亩（除该路自用地皮外）等概由中国官府办理”，并重申由中苏合办中东铁路。从此，三十六棚总工厂进入中苏合办时期。

自一九二四年五月中苏共管中东铁路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是三十六棚工人参加与支持国内反帝运动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由于自一九二四年在三十六棚工厂有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三十六棚工人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更带有组织性，它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光荣的一页。

中苏共管时期（自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五年）达十一年。三十六棚总工厂由一九二四年改名为中东铁路哈尔滨总工厂。在此期间，废弃了沙俄时期剥削压迫工人的不合理制度，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改善了一些工人的劳动条件，工人数目有了变动。一九二八年一月时，全厂职工人数为二千六百六十七人。总工厂下设机车、客车、汽锅、车轮、铁工、翻砂等七个分厂。行政机构有总务科、技术科、化验室、材料收发处等。此外，还有发电厂、锯木厂、阿利福油制造厂、洗涤棉纱头厂等四个附设辅助营业单位。机器设备除建厂以来的三百二十台旧有机械外，又增设机器五十台，生产能力有所提高。但是，由于当时的哈尔滨市处于封建军阀的统治下，他们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剥削，所以中国工人的生活，仍然处于悲惨的境地。三十六棚工人较市内其他各行业工人的待遇较高。

一九二四年，党派吴丽石同志来到三十六棚开辟党的工作，

在这里建立了中东铁路第一个党支部，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三十六棚工人反帝斗争有了很大发展。

一九二九年东北三省统一于国民党反动政府，当年，党派郭隆真同志到哈尔滨负责工运工作，三十六棚工人运动有很大发展。但不久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三十六棚工人又进入了新的斗争阶段。

第一节 反对沙俄残余势力

一 打倒霍尔瓦特

一九一八年、一九一九年由三十六棚工人发起的三次中东铁路全线大罢工，给聚集在我国东北的沙俄残余势力以致命打击。打乱了国际帝国主义妄图利用中东路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的计划，有力地支援了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一九二〇年初，盘踞在中东铁路上的沙俄残余势力代表霍尔瓦特，虽然已经变成了一条丧家之犬，然而，这个家伙非但不甘心最后失败，并且还依仗着他所把持的中东铁路管理局的权力（这时他名义上担任中东铁路公司坐办），在国际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网罗沙俄的残兵败将，继续与苏维埃政府为敌，妄图垂死挣扎。一九二〇年一月他竟擅自发布命令，宣称他“对中东铁路界内俄人施行国家统治权。”^①还叫嚷在中东铁路附属地内：“一切军事行政权盖（概）由他统辖。”^②更有甚者，霍尔瓦特竟不顾中东铁路中俄工人的死活，擅自动用路局资金，做为 he 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经费，致使工人工资两三个月不能发给^③。

霍尔瓦特的种种罪恶行径，早已激起了总工厂中俄工人的

① 黑龙江省档案局档案：八〇·七·九九。

② 《远东报》，民国九年一月二十七日。

③ 黑龙江省档案局档案：八〇·一·五九三。

义愤。

一九二〇年一月初，三十六棚总工厂的中俄工人秘密联系，准备采取联合行动，开展反对霍尔瓦特的斗争。“一月四日在厂内散布中文传单，鼓吹联合罢工。”“一月二十九日三十六棚及地包等处华俄工人秘密联合会议……主张全体罢工，在街市执旗游行，旗已做成九千余支，上书‘驱逐日人，驱逐霍氏’等字样”。一月三十日，三十六棚工人要求释放俄国政治犯，得到胜利^①。二月初，三十六棚总工厂的中俄工人发出呼吁，要求全路工人支持打倒霍尔瓦特的斗争。同时，成立了中俄工人共同行动联合会。二月六日，以联合会的名义，向驻哈所有外国领事和中国地方当局发出声明：“要求立即将霍尔瓦特及其他白俄分子解除职务。”^②总工厂中俄工人的声明虽然使霍尔瓦特感到惊慌，但是，他依仗帝国主义的支持，拒不卸职。总工厂中俄工人决定举行中东铁路第四次大罢工，打倒霍尔瓦特。

经过总工厂中俄工人的联系，很快全路就有三十多个工人组织响应推倒霍尔瓦特的号召。三月十一日，各工人组织在哈尔滨召开了代表会议。十二日职工联合会向霍尔瓦特发出最后通牒，“限其二十四小时必须辞职，否则举行全路大罢工。”同时还散发了一项声明：“霍尔瓦特的权力是非法的，他所攫取的权力是自封的，我们要求他必须于二十四小时之内放弃他窃据的地位，如果三月十三日午前十一时不能照办时，立即举行政治罢工。”^③工人代表除将此项声明送交有关当局以及散发和张贴外，并找霍尔瓦特直接谈判。霍尔瓦特声称，他自己代表一个“真正的俄国”在这里行使权力，因此不能交出中东铁路界内的权力。看到霍尔瓦特拒不交出权力，共同行动联合会立即决定三月十三日举行全路大

① 上引均见黑龙江省档案局档案：八〇·一·九八四。

② 《历史教学》一九五九年，第六期。

③ 《以中东铁路为中心中俄势力之消长》，上卷，三七九页，日文版。

罢工。共同行动联合会改为罢工委员会。

三月十三日中午十一时，随着总工厂汽笛长鸣，中俄工人一齐放下工具走出工厂，大罢工开始了。与此同时，听到汽笛声后，哈尔滨机车库、车站、电报局和印刷所以及市内其他行业的工人也停止工作，参加了罢工。接着中东铁路沿线各站段的中俄工人在同一天也举行了罢工，中东铁路又瘫痪了。罢工使霍尔瓦特和铁路局其他白俄分子极为不安，他们多次密谋破坏罢工。霍尔瓦特曾亲自向总工厂和各站段的白俄总管们施加压力，命令他们采取一切措施，制止罢工，但各地的白俄分子束手无策。霍尔瓦特还企图利用中国军队镇压罢工工人，但遭到中国军队的拒绝。同时霍尔瓦特管辖的一些俄国军警中，倾向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人日增，到处打起了红旗。沿线的中俄工人和居民也互相呼应，一致赞成打倒霍尔瓦特。

三月十四日，总工厂白俄大总管格罗申为了破坏罢工，把第二警察分所孙所长勾引到总工厂来，企图欺骗工人上工。他们把一台“九〇一号”机车开到厂门口，拉响了机车的汽笛，以此做为欺骗工人上工的信号。听到汽笛响，被收买的几个白俄工人赶来上工了，附近居住的一些工人不明真相，也陆续向工厂走来，不一会工厂门口聚集很多中俄工人。姓孙的所长和白俄总管趁这机会，就花言巧语地叫工人进厂干活。还威胁说，铁路营业不振，经济困难，目前正准备大批裁人，各位家里都有老小，不要受“过激党”赤化宣传影响，不能被少数工人领入歧途，如不早日复工，以后必将被裁，到那时后悔也晚了，等等。经过他们这样一讲，一部分工人担心被裁，开始犹豫，想进厂上工。此时，听到汽笛声后，罢工委员会的领导人也赶来了，他们看到这种情况，马上向工人们喊道：“工友们，不要听他们的，这次罢工是中俄工人的联合行动，中俄工人一向是互相支援的，推倒霍尔瓦特是我们中俄工人的一致行动，我们一定要坚持，不能半途而废。”一些参加

罢工的青年工人也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不能受骗啊，大家全都不上工，看他敢裁谁！”“要罢工就得有志气，不取得最后胜利，坚决不上工！”经过罢工领导人的宣传和工人们的议论，工人们都弄清楚了真象。打算进厂干活的工人也不上工了。工人们一哄而散都走光了。孙所长和大总管格罗申面面相视，不知所措。第二天，格罗申又收买了一个叫葛木连克的白俄工头，带领一部分工人进厂干活，当罢工工人得知此事后，便冲进工厂把葛木连克打了一顿，劝走了进厂干活的工人。铁路当局破坏罢工的阴谋被粉碎了。

这次大罢工，还得到了哈市各界群众的有力支持。中国商人举行了罢市，许多中国士兵对罢工表示同情，在罢工期间，中国驻军在傅家甸召开会议，并通过决议：“为了避免铁路被日本占领，应当剥夺霍尔瓦特手中的权力，并交给中国手里。”^①中东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给霍尔瓦特以沉重打击。在罢工工人的推动下，中国北京政府采取了措施。三月十四日以东省铁路督办名义照会霍尔瓦特去职，照会说：“中东铁路全属中国领土。不容第二国家施行其政治权。……现在贵总办揽去中东铁路各种政权，并利用军警一供政治活动，致路界联合会群起反对，运动罢工。……本督办为维持路务起见，特行通告贵总办，克日将中东路一切政权悉行解除，由中国照约办理。其他军装器械等项，一并派员验收。”三月十六日，中国军队解除了白俄军警武装，霍尔瓦特终于下台，大罢工取得了完全胜利，三月十七日罢工工人正式复工。这次政治大罢工，虽然只有四天，但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这次大罢工，打击了十月革命后沙俄残余势力在中东路的统治，把依靠国际帝国主义、以中东路为据点坚决反苏反共的反革命头子霍尔瓦特赶下了台。消除了一贯敌视苏维埃政权的一个祸害。这是中东铁路中俄工人共同斗争的又一次伟大胜利，是中国无产阶级捍

^① 《历史教学》，一九五九年，第六期。

卫十月革命成果的重要贡献。

二 捐款购粮支援俄国兄弟

三十六棚总工厂的中俄工人，在斗争中建立起深厚的战斗友谊。十月革命后，广大中国工人非常同情和支持俄国无产阶级，把俄国工人反对白匪军和外国干涉者所进行的斗争，看成是共同的战斗任务。这种兄弟般的支持，不仅表现在政治斗争方面，也表现在对俄国兄弟的经济支援上。三十六棚中国工人捐款支援俄国国内灾荒，就是生动表现。

十月革命后的第四个年头，即一九二一年，是苏维埃政权在经济上处于严重困难时期。由于国际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经济封锁，以及同白匪军连年内战的结果，“一九二〇年农业出产总量仅及战前的一半，在许多州区遭到欠收”、“农业经济遭遇着严重的困难。”^①因此，一九二一年，苏俄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工厂工人每天只能得到一百公分的面包。由于饥饿，每天都要夺去很多人的生命。关于俄国国内灾荒的消息，当时在哈尔滨出版的一些报刊上每天都可看到。有些帝国主义报刊的报道，故意夸大灾荒的情况，比如日文报纸《哈尔滨日日新闻》，出于反苏的需要，曾大量刊登了一些骇人听闻的报道和十分悲惨的图片。不过灾荒确是事实。三十六棚的中国工人所了解到的俄国灾荒情况，除了从一些报刊上看到外，更多的是从本厂的俄国工人那里听来的。特别是有的中国工人参加了俄国工人在大白楼俱乐部举办的报告会，对俄国国内的真相得到了进一步的了解。

九月末的一天，总工厂俄国工人联合会书记布尔巴在各分厂进进出出奔走着，象是通知俄国工人开会。正在机器分厂干活的工人柴好，见了急忙问道：“老朋友，什么事这样忙？”布尔巴回答

^① 《联共党史》，一九四八年版，第三〇五页。

说：“为了救济国内灾荒，我们俄国工人援助国内人民集金委员会，今天正式成立，决定晚上在大白楼开会，会上还要请国内来的人作报告，欢迎中国工人参加啊！”参加大白楼的讲演会，这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了，因为过去不少中国工人参加过这样的会。但听说是俄国国内来的人讲话，当然更吸引人了。近一些日子，工厂里的中国工人非常关心俄国国内的灾情，也有的工人正筹备捐款支援俄国灾荒。当柴好把到大白楼听讲演的事通知给一些会点儿俄国话的工人后，大家都表示愿意参加。到大白楼听讲演是要受到限制的，凡是有这样的活动，中国警察和密探就偷偷来到大白楼周围进行监视，主要是禁止中国工人参加，理由是怕被“过激党”“赤化”。尽管这样，中国工人想办法照样能参加。在这天的讲演会上，主要是介绍了苏俄人民在列宁的领导下，战胜白匪军和反对外国干涉者所取得的辉煌胜利，同时也着重介绍了大家所关心的灾荒问题。从讲演中，使到会者了解到苏俄国内的真实情况，知道了俄国国内劳动人民的经济生活确实十分困难。会上工厂俄国职工联合会宣布正式成立援助国内人民集金委员会，并向全体俄国工人发出通告，号召大家踊跃捐款救济国内同胞。散会后，柴好和一同前来听讲演的一些中国工人边走边议论道：“咱们厂的俄国工人都行动起来了，他们捐款，咱们可不能袖手旁观哪！”“对！俄国兄弟的困难，也是中国工人的困难，咱们也参加捐款帮助他们度过难关。”他们回到三十六棚后，把这个想法向其他工人一说，大家都表示同意。有人提议应该让“工业维持会”出面办这件事，还推举柴好等工人找工会会长商量，一起把捐款的事做好。

柴好等工人受大家的委托，于是便来到工业维持会，向会长王瑞提出中国工友一致要求捐款援助俄国灾荒，请工会出面筹办。听说捐款救济俄国灾荒，王瑞沉思了半天才说：“整个俄国闹了这么大的灾荒，咱们几个工人捐点儿款能顶啥？”柴好说：“能顶啥？”

你没看最近报上登载着各国的红十字会和工会团体都在筹款救济俄国吗？咱们工厂的俄工也在发起捐款，另外还有更多的团体也在准备捐款，这合起来力量就很大嘛，三十六棚工人虽穷也应该表示咱们一点心意。”圆滑的王瑞见工人援助俄国灾荒的决心很大，就装做关心的样子说：“各位都是工会会员，我当会长的要为大家着想，这几天警察五署总来人调查哪些工人常往大白楼跑，宋小濂督办也三令五申，为防止‘赤化’不许华工进入大白楼，屡劝不听者立即裁掉。我知道各位常去大白楼听赤化宣传，一旦查出就要被开除，现在要为赤党的俄国捐款，这可不是小事。”柴好一听王瑞不但不支持，还用裁工吓唬人，很气愤地说：“你这个会长是大家投票推选的，应该为工人办事。你不常说天下劳工是一家吗？俄国工人兄弟都快饿死了，咱们能看着不管吗？工会不敢领着干，我们工人自己干。”王瑞见柴好等人发火了，马上摆了一副为难的样子说：“兄弟并不是害怕，这是为你我着想，做什么都要走一步看两步，各位不要着急，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不好决定，等副会长、董事们都来时，我们商量一下怎么样？”柴好等工友看得出，王瑞一向做事圆滑，他是不轻易得罪工人的，怕工人不信任他，下次选会长时不选他，但他更怕得罪上面，丢了会长职务。工人走后，他就急忙到督办公所通风报信，摸一下底数。

第二天，王瑞主动找上门来，见了柴好等工人便说：“现在上面也提倡募捐救济俄国难民，工会为世界工友之家，为使俄国劳苦工人不受饥饿困苦，捐款救灾，工会理应领头操办。”说完拿出一份路局下达的劝谕中东铁路各工友资助难民的公函。柴好开始有点摸不着头脑，由白毛子控制的铁路局怎么会发出公函提倡救济苏俄呢？看了公函方才明白，原来这份公函并不是什么新玩艺，早在民国九年十二月就下达过，是“中东铁路救济中国北省俄国难民会”搞的，会长是代理局长卡扎凯维奇，名誉会长是督办宋小濂。所谓的俄国难民是苏俄红军赶出的白俄分子。要工人捐款是

为他们筹集安家费，当时就遭到了中俄工人的拒绝。但是，他们贼心不死，现在局长已换成了沃斯特劳乌莫夫，这家伙也是白俄分子。自一九二一年二月他上任以来，对逃到哈尔滨来的白俄分子百般照顾。他竟然用裁减中国工人的办法安插白俄分子进厂工作，这早已引起全体中国工人的义愤。现在又抛出这个早已臭不可闻的公函要工人“资助难民”，工友们一听都气炸了肺。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把钱扔到厕所里也不捐给他们！”“这帮白俄分子是俄国工人的死敌，也是咱中国工人的死敌，我们凭啥救济他们？”听到工人的议论，王瑞的脸上一阵白一阵红，他赶忙解释说：“我这是奉差办事，早知道给白毛子捐款，我说啥也不领这个差事。”一个工友气愤地说：“钱是我们工人用血汗换来的，我们愿意捐给谁就捐给谁，什么公函公差的我们不管。”柴好进一步追问：“给白毛子捐款，咱们工友坚决不干，捐款救济苏俄人民灾荒，我们现在就操办，工会加不加入？”王瑞赶忙说：“加入，加入，工会要和工友站在一起。”当天，中国工人救济俄国工人捐款委员会就正式成立了，并分头到各分厂开展工作。这时在总工厂里有三个募捐团体：一是中国工人组织的，另一个是比中国工人早成立几天的俄国职工联合会组织的，第三个就是工厂里白俄分子大小总管们搞的一个募捐组织。前面两个目标一致，是捐款援助俄国国内灾荒；大小总管搞的那个，就是按照铁路局公函，捐款救济白俄难民的。中俄工人的募捐委员会委员走到哪里，哪里的工友都争相捐款。大小总管那个募捐组织却冷冷清清，工友们不理睬他们。这时候三十六棚中国工人的生活并不充裕，白俄局长沃斯特劳乌莫夫上台以后，百般欺压排斥中国工人，屡次裁工减薪，取消加班包工费，使广大中国工人的生活处于极端困苦的境地。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工人不顾自己和小家挨饿，纷纷踊跃捐款。有的工人竟然捐出一到两天的工资，最少者也都在一元至两元左右。经过几天的募捐，全体中国工人都捐了款，全厂共

募捐四、五千元^①。

十月八日上午十时，总工厂俄国工人又一次在大白楼召开会议。中国工人推举代表出席了会议，并把全厂中国工人捐募的这笔款子当场交给了大会。当时会场上爆发出长时间雷鸣般的掌声。许多俄国工人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有人用俄语高呼口号：“俄中工人团结万岁！”“中俄工人是兄弟！”会议主持人布尔巴代表全体俄国工人讲话时，对中国工人的慷慨援助给予高度赞扬，并表示衷心的感谢。布尔巴说：“中国工人兄弟始终站在俄国革命一边，不仅支持我们反对白匪军和外国干涉者的斗争，而且一直关心我们俄国的革命，今天送来的不只是几千块钱，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对苏俄人民革命最实际最有效的支持。”

经过中俄工人的一致协商，把全厂工人的捐款，购买了粮食，装了三列火车发往俄国境内^②。

三 反对华盛顿会议

自“巴黎和会”后，在美帝国主义的策划下，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又开了一个华盛顿会议。这次会议和巴黎和会一样，是一次企图瓜分中国的会议。参加华盛顿会议的有美、英、日、法、中、意、荷、葡、比九个国家，因此，也称九国会议。美国策划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利用牺牲中国进一步削弱和限制日本独霸中国的优势，从会上通过的一些瓜分和奴役中国的条约中就可以看清楚。比如，第一，“九国公约”，这是帝国主义各国协同侵略中国的一个强盗协定。九国公约的签订，日本独占优势将被打破，美国侵华势力得以扩大，使中国又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共同支配的局面；第二，所谓解决山东悬案条约，这是美帝国主义采取牺牲中国权益的办法，让中国和日本直接交涉、

^① 《远东报》，民国九年十月十七日。

^② 《滨江时报》，民国十年十月十三日。

并对中国施加压力的情况下签订的。条约规定日本允将胶州德国租借地交还中国，但要中国声明将其全部开为商埠，准外国人在该区域内居住，并经营工商业及其他合法职业。关于胶济铁路交还中国的问题，条约则规定：“应于该铁路产业移交完竣同时以中国国库券交付日本，此项国库券以铁路产业及进款作抵”，这样胶州湾只是由日本独占变为各帝国共管的商埠，胶济铁路仍然在日本控制之下。另外在华盛顿会议上，中国政府要求日本完全放弃二十一条的要求也没有通过。而美帝国主义却企图打着国际共管的幌子夺取中东铁路。

华盛顿会议充分暴露了各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中国的狰狞面目。消息传来，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爱国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展开，具有反帝传统的哈尔滨各界群众也都行动起来了。从一九二二年初开始，哈尔滨各界群众对华盛顿会议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莫不痛心疾首，奔走呼号。最早是学生，接着扩展到工界、商界及其他方面群众。大街小巷经常有人贴标语、散传单或进行讲演。三十六棚总工厂的工人也书写了数百条标语在厂内各处张贴。各分厂的工友仨一堆俩一伙争看学生送来的传单，广大工人对帝国主义如此欺负中国莫不愤慨万分，连日来，各分厂的工人都分别举行了会议。二月四日全厂工人在工业维持会俱乐部里召开讲演大会，到会者一千多人，由于座位不够，不少工人站着听讲。会上由一些邀请来的爱国人士讲演，第一个发表演说的讲了“中国外交吃紧，中东铁路共管之声浪甚高”，并呼吁“工界同胞极力奋起抗争，做外交代表之后盾等等”；接着于某讲演，他号召“各界同胞速醒，群起力争，国土主权一草一木不能被外人攫夺”；第三个讲演者讲了“华盛顿会议上外人提出中东铁路共管之原因与根本挽救方法”。三位演讲者讲完后，工友们也争相上台讲演，发表慷慨激昂的爱国讲话，提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工友们猛醒，同心竭力参加救国运动！

会场上群情激愤，有时讲到中国将要被列强瓜分，人民要当亡国奴时，台上台下许多工友痛哭失声^①。这次讲演大会，使工友们深受教育。散会后，工人们自动组织了“救国唤醒团”。全厂三千多工人（包括日工和临时工）都加入了这个组织，以分厂为单位，共组织了十一个救国唤醒团^②。成立救国唤醒团组织是群众团体共同发起的，所以三十六棚工业维持会的会长、副会长，就自然成了这个救国组织的领导人。此外，在这次爱国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些先进工人，如李豹、于成文和柴好等也被推举为领导人。

三十六棚救国唤醒团成立后，做了很多工作。十一个救国唤醒团，好比十一个宣传队，他们贴标语、散传单，宣传抵制日货。标语和传单的内容都是关于“取消二十一条”、“收回胶济路，还我青岛”、“反对国际共管中东铁路”、“保证满蒙主权、确保领土完整”等等。各救国唤醒团还开展了募捐活动。当时的口号是：“人人捐款集资赎回胶济铁路”。当时三十六棚工人的生活虽然是比较困难的，然而工人却提出“救国捐款人人有份”这样豪迈的口号。为了表示工人的爱国心情，大家节衣缩食，积极参加捐款活动。当时，有一位叫杨斌的山东籍工人，奋勇当先，把省吃俭用积累了几年，准备回老家接家眷的几十块银大洋，全部捐献出来，并慷慨激昂地说：“没有国哪有俺家，俺要救国在先，安家在后。”他的行动，使工人深受感动，人们争先恐后踊跃捐款。除此以外，工人们还经常参加厂外群众组织发起的爱国活动。因此，使工厂白俄大小总管极为不满，他们认为这样会影响修车工作，于是，大总管极力从经济上阻挠中国工人参加活动，他们宣布：脱离工作两小时以上者按旷工论，不发给工资。工人们没有被白俄总管的威吓所动摇，大家表示，宁可不挣工钱也要参加爱国运动。

二月五日，在道外滨江公园召开了全市群众大会。这是哈尔

^① 《吉长日报》，民国十一年二月九日。

^② 《滨江时报》，民国十一年二月六日。

滨市各救国团体联合发起的，三十六棚工人救国唤醒团也是发起单位之一。为了参加这次群众大会，中午，各分厂的工人吃完午饭后，便一齐离开工厂，来到三十六棚工业维持会门前集合，不一会，工业维持会门前人山人海。出发前，工人们为了表示自己的爱国意志，身上穿的头上戴的，凡是外国的全部脱掉，换上纯属国货，脚上穿的全是布制靰鞋。下午一时整，工人排着整齐的队伍出发了。队伍前面举着三十六棚工人救国唤醒团的大旗，后面十一个分团也在每队前面举着各分团的旗帜，从三十六棚出发一直奔向道外会场。所经街道，市民都出来观看，人们看到三十六棚工人心齐志坚，个个精神抖擞，都热烈鼓掌，对工界同胞的爱国热情，表示十分钦佩。跟在队伍后面还有一小分队工人，他们在经过的商店橱窗和电线杆子上张贴反帝内容的标语。除了三十六棚工人外，其他各界群众和爱国团体的队伍也陆续奔向开会地址。下午二时，大会正式开始。滨江公园门前悬挂着五色旗及救国唤醒团的紫地白字旗，大门右侧为签名处，到会者三十多个团体，约三万余人^①。会上相继讲演，然后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先至道外头道街折入太古街东至十六道街，接着又返正阳街而至道里石头道街吉林、黑龙江两交涉局，南抵中国大街花园穿过十二道街，直抵哈尔滨火车站。在车站广场稍事停留，由发起人再次演说，之后队伍继续游行。游行队伍越走越多，在经过道里及南岗时，许多俄国工人也索旗加入，各照像馆还派人在沿途守候摄影。队伍当中不仅有工人、学生，还有一些妇女参加，每人手里拿着的标语牌和小旗上，书写着反对“共管中东铁路”、“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等字样。游行队伍所经过的街道两旁挤满了观众，他们和游行队伍一样，有的也手持小旗。游行队伍至南岗下坎时，由发

^① 《滨江时报》，民国十一年二月九日。

起人宣布散会，这时已是下午五点钟了^①。

由哈尔滨各爱国团体发起的第一次声势浩大的示威运动，由于组织的好，自始至终井然有序，充分显示了哈尔滨各界群众反帝爱国意志。当时在哈尔滨的各帝国主义分子惶恐不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表面装做很镇静，实际非常恐慌，他们极力污蔑这次群众示威运动。日本帝国主义在哈市的喉舌，日文报纸《哈尔滨日日新闻》，报道哈市群众爱国运动的消息，除别有用心心的歪曲事实外，还专门发了社论，诬蔑“中国人没有具备领导群众运动的资格”，谩骂参加示威的爱国群众“只不过是一些乌合之众”等等，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恐惧和不安。三十六棚工人以雄伟的气魄参加了这次示威运动，更使他们十分害怕。为了破坏哈市群众的爱国示威运动，《哈尔滨日日新闻》还造谣说：“示威运动的策源地，中东铁路总厂工人与苏俄过激派分子取得密切联系”，“用外国人有影无形的援助组织群众运动”，最后用挑拨和威胁的口吻说：“这样下去不仅妨碍国交，反与国家有害……”^②。以此挑拨三十六棚工人和其他各界群众的关系，并以与苏俄“过激派”有联系，把这次爱国示威运动说成是外国支持下的产物，以召来中国军队进行镇压，日本帝国主义破坏这次运动的用心十分恶毒。

日本帝国主义的叫嚣和威胁，丝毫没有把三十六棚工人和其他各界爱国群众吓住，相反更激起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怒，哈市的反帝斗争更加高涨。在元宵节的晚上，闻名全市的三十六棚工人秧歌又出现了，这次不同往常，在高跷和秧歌队里增加了新的反帝内容，利用秧歌进行反帝宣传。在秧歌队里有的工人化装成帝国主义分子被救国团员追的乱跑，观看的市民齐声叫好。同时，秧歌队员手里提的彩灯也书写着反帝口号和漫画。把上元之夜举办的传统活动，龙灯、高跷和秧歌，变成了一次反帝宣传活

① 《吉长日报》，民国十一年二月二十日。

② 《哈尔滨日日新闻》，大正十一年二月十五日。

动，三十六棚工人的爱国活动受到普遍的赞扬。其他爱国团体也采取了各种形式进行反帝宣传，比如当时编演新戏剧之风就非常盛行，道外“新舞台”戏院演出了根据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以及群众反帝斗争为题材编写的新戏，轰动一时，深受群众的欢迎^①。

随着反帝爱国运动的发展，哈市的爱国团体由最初的三十个到二月十五日为止，发展达到六十四个之多^②，还成立了哈尔滨市救国唤醒团联合会。以后接着又举行了几次全市性群众示威运动，声势一次比一次大。当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来到各国驻哈领事馆时，吓的那些领事们龟缩在大楼里，连头也不敢露，特别是日本驻哈领事馆如临大敌，不仅铁门紧闭，连窗户也加上了铁护栏，生怕示威群众捣了他的老窝，曾经恶毒攻击群众示威运动的《哈尔滨日日新闻》也不敢乱发谬论了。以取消二十一条和反对国际共管中东铁路为主要内容的哈市群众爱国运动，一直蓬勃发展，并且逐渐扩大。三十六棚总工厂的中国工人越斗越强，冲破了白俄大小总管的阻力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在反对国际共管中东铁路的斗争中，中国工人还联合俄国工人共同战斗，在当年四月二十六日举行的一次群众大会和示威运动中，总工厂的八百名俄工全部参加到斗争的行列，同中国工人采取了一致行动^③。这次由华盛顿会议激起的反帝爱国运动一直延续到第二年春天。

四 反裁工斗争

做工难，做工难，进厂做工把心耽，
说不定，那一天，砸了饭碗被裁减。

这是旧社会三十六棚工人中间常听到的一首顺口溜。那时进总工厂干活是很难的。首先必须请客送礼，然后才能买到工牌进厂

^{①②} 《哈尔滨日日新闻》，大正十一年二月十七日。

^③ 《首长日报》，民国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干活。但进了厂子干上活还不等于太平无事了，还总耽心不知什么时候突然被裁掉。在总工厂干活手艺好坏并不重要，主要是看你礼送的厚薄、及不及时。讲起送礼，实在送不起，工厂上面有俄国大总管、中国副厂长，分厂里有总管、监工和工头，另外还有工业维持会正副会长、委员干事一大堆，数也数不过来，哪个送不到礼哪个就出事。多数工人每天挣的钱养家都很困难，还哪有钱送这么多份礼呢，所以只好听天由命了。当时在工厂里干活的中俄工人待遇也不公平，俄国大总管一贯袒护俄国工人排斥中国工人。每次裁人多数是裁中国工人，即使偶然有几个俄国工人被裁，用不多久又复工了。而中国工人一旦被裁，就如石沉大海，永无复工的机会，所以被裁的工友莫不叫苦连天。裁减工人最厉害的时候，是一九二一年以后，此时，霍尔瓦特已经被赶下台，当时中国北京军阀政府尚未正式承认苏俄政府，中东铁路处于日美等所谓协约国铁路监管会的控制之下，铁路局及所属各个部门的权力，仍然掌握在沙俄时期旧人员手里。一九二一年二月二日上任的中东铁路新局长沃斯特劳乌莫夫，就是一九一九年三月成立的协约国铁路监管会的沙俄代表兼会长。在中东铁路继续掌权的沙俄残余分子，对苏维埃政权极端仇恨，他们利用手里的权力，网罗从俄国逃出来的沙俄旧官吏、地主和资本家，以裁减中国员工的卑劣手法，把这些白俄分子安插到铁路各个部门和总工厂里，因而引起了广大中国工人的反对。

这时期总工厂俄人大总管叫格罗申，他在霍尔瓦特掌权时，因欺压工人就遭到中俄工人的多次反对。霍尔瓦特下台后，他又得到沃斯特劳乌莫夫的重用，充当新任局长的走狗，从一九二一年开始他先后多次裁减中国工人，成批安插白俄分子。对此，中国工人曾向格罗申提出过抗议，不许他随便裁减中国工人，但是格罗申置若罔闻，不予理采。总工厂的中国工人还联名向铁路局和督办公所呈文控告大总管。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初，总工厂的中

国工人在控告书中揭露说：“(一)工厂绘图一事，一向不过五、六人，今竟达四十余人；(二)籍端设立消防队专司救火；(三)无处安插俄人竟使住在厂内工棚里；(四)任用俄人不能工作滥竽充数分布各分厂百余名之多；(五)排斥华工数十人均考试合格，竟不为擢用。”^①象上面这样的控告信向督办公所递过多次，可是，督办公所没有管辖铁路局的能力，一直没有处理。这样就使大总管格罗申更加猖狂，变本加厉地排斥中国工人。继一九二一年总工厂裁减一百多名中国工人以后，一九二二年五月，铁路当局又以财政亏损为理由，在中东铁路各站段和总工厂进行裁人减薪。各地工人分别呈请王景春督办体恤工人，采取公平合理办法，对中俄工人应一视同仁，先从入路年限少的工人进行裁减等等。督办公所当时虽然同意工人提出的要求，但厂段的俄人总管与工头互相勾结，竟然裁减入厂年限很久的中国工人，同时还拖欠五月份工资，因而引起各处中国工人的强烈反对。经过各站、段和总工厂的中国工人开会协商，一致决议举行联合罢工表示抗议。这次中东铁路部分中国工人的罢工，从五月二十一日起一直坚持了一个月。铁路当局被迫宣布停止裁减工人，补发了工资，罢工工人于六月二十日逐渐陆续上工^②。然而，实际上这是一个骗局，就在工人复工不几天，铁路局又决定了新的裁工方案：“从七月一日起，三个月内工厂职工约七百名被裁减。”^③这个消息一传到总工厂，立即在中国工人中间引起了极大的愤怒。各分厂工人纷纷举行会议，表示坚决反对。因为这次裁工也包括俄工，所以中俄工人很快的联合起来。七月十三日午后三时，中俄工人“在工厂内举行紧急会议，到会者千余人，大会一致决议：(一)华俄工人结合无国籍之分；(二)推举代表向路局严加交涉；(三)裁工不按照决议

① 《滨江时报》，民国十年十二月三日。

② 《北满工人运动》，日文版一百二十页。

③ 《哈尔滨日日新闻》，大正十一年七月二日。

章程，总管私自分配系属违法；（四）总管不裁新工，所裁者皆系旧人尤为悖谬；（五）如必须裁撤，工人则决计否认，甘愿减薪以维持失业工人。如以上条件不达目的誓不承认。”^①中俄工人团结一致，共同行动，总工厂工人反裁工斗争日益发展，使铁路局和总工厂大总管感到十分惊慌。为此他们和路警处勾结，把一队全副武装的护路警察开进工厂，在大账房和各分厂都增设了岗哨，加强戒备。八月一日，大总管有恃无恐终于发出了第一批裁工名单，计一百八十名工人被裁，其中中国工人一百二十名，俄工只有六十名。接着九月中旬又裁工二百一十名。至此，两次计裁工四百零四名工人，其中中国工人二百五十五名，占裁工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三·一。这些被裁的工人怀着极大愤恨离开了总工厂。一些年轻体壮的工人，不得不投奔他乡另谋生去了，剩下的一些是入厂年久拉家带口的老工人，这些人失业后立即陷入衣食无着的困苦境地。有的改行做些小本生意，勉强维持最低的生活，有的找不到活干也只好呆在家里。三十六棚一向有着慷慨相助、患难与共的传统，没有被裁的工人发扬团结互助精神，省吃俭用经常周济被裁的失业工人，使被裁工人及家属免除了冻馁之虞。然而，铁路当局还在继续裁工。一九二三年四月开始，又以“撙节经费”为名，大批裁减工人。据统计四至六月份共裁减中俄工人四百多名。接着八月中旬又在铸造、车头、客车、货车、磨锅和火锯等分厂裁减三百多名，其中中国工人为二百一十名^②。接连几次裁工使许多工人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生活陷入极其悲惨的境地。没有被裁的工人，不知何时也会被裁减。这种无休止的大批裁人，激起了工人们的无比愤怒。三十六棚工人紧紧团结在一起，他们多次举行会议，喊出一个共同的口号：“反对裁工，团结一致同铁路局斗争！”

① 《吉长日报》，民国十一年七月十八日。

② 《滨江时报》，民国十二年八月七日。

八月二十日晚上，一千名中国工人聚集到工业维持会门前，质问工会：“工人多次成批被裁，工会为什么不帮助维持？”此时工会里只有副会长韩成，会长王瑞和另一副会长刘锡田闻信之后早已溜之大吉。韩成来不及溜走，只得硬着头皮出来答话，他装出对工人关心的样子说：“工会对工友被裁减十分着急，已向督办公所递过四、五个呈文，到现在还没批下来。”接着他还劝告大家不要着急，目前铁路营业不振，经费支绌，一旦好转，此次被裁工人即可复工等等。工人一听就火了，这话和大总管唱的是一个调。工会根本不关心工人生活。被裁工人王辉扬、李必达和魏才等，站在大家面前喊道：“工会靠不住啦，咱们工人自己抱成团同大总管斗！”工人们顿时喊声四起：“找大总管说理去！”“找白毛子局长说理去！”“找督办说理去！”同时在厂内外还散发了传单。传单揭露俄大总管蓄意专裁中国工人“得寸进尺，得尺进丈，非一网打尽不止。”号召全厂工人“群起反对，万众一心齐向账房交涉。交涉不行，罢工而已。”^①并决定第二天十一点钟齐向账房，找大总管说理。

八月二十一日十一点，成群结队的工人直奔大账房，这时大账房由全副武装的警察把守。原来，工业维持会韩成听说工人要找大总管说理去，事先给特区长官公署报了信，当时担任铁路护路军司令兼特区行政长官的朱庆澜慌了手脚，恐怕工人有“越轨的行动”，马上指令警察机关把警察开进工厂^②。为了防备警察抓人，许多工人随手拣些铁棍、木棒握在手里。不一会，上千工人把大账房围了个水泄不通。吓得那些把守大账房的警察退到紧墙根。督阵的是路警处处长温应星，这个刚上任不久的处长怕工人一怒之下冲进大账房，他对着工人直喊：“大家赶快回去干活，不要无理取闹。”工人代表李必达理直气壮地说：“是谁无理取闹？大

^① 黑龙江省档案局档案：八〇·一·九七五。

^② 《滨江时报》，民国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总管不顾工人的死活，大批裁减中国工人，你们看着不管，反替他们撑腰，你们是哪国警察？”工人代表的话把姓温的处长问的张口结舌，半天才改变口气说：“大家不要误会，王督办、朱长官非常体恤工友们的困难，目前不是正与俄方交涉吗！请大家耐心等待几天，我想很快就会有结果的。”工人代表魏才说：“什么很快有结果，纯粹骗人，你们越交涉裁的就越多，告诉你，你们当官的和白俄局长穿的是一条裤子，我们工友信不着你们。”姓温的处长忙说：“敝人说的确是实话，这件事可包在我温某身上，我回去马上向朱长官报告，保证今后不再裁减工人。”这时候有人来告诉，说大总管一早就溜走了。工人代表们一商量，大总管不在，冲进去也没用，不如给这个路警处长施加点压力。于是工人代表向他提出：“你回去转告王督办和朱长官，从现在起不许再裁人，不许白毛子私自招人，被裁工人一律恢复工作，上述条件要五天内答复，否则我们要斗到底。”这时候工人中有的喊道：“如不答复，我们就要砸铁路局去，砸督办公署去！”工人王辉扬补充说：“如果铁路局不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我们要联络各站段的工人和本厂的俄工举行总罢工。”姓温的处长满口答应一定把工人提出的条件报告给上峰之后，工人才开始散去。

工人包围大帐房的事，不仅白俄大总管吓的好几天不敢进厂。姓温的处长回去向他的主子一报告，朱庆澜也慌了。三十六棚工人的厉害他是知道的，怕事情闹大了不好收拾。于是一面命令警察机关派密探继续监视工人的动向，一面照会督办公所赶快同路局俄方交涉。几天后，督办公所复函长官公署并派人通知工人说：“经过与路局谈判，已达成协议，确定今后，如再裁人按‘华七俄三’成案办理，不得多数裁减中国工人。”^①工人对此答复很不满意，坚决提出：必须保证今后不再裁减工人，被裁工人全部复工，

^① 《滨江时报》，民国十二年九月一日。

不同意上述条件，就马上举行罢工。督办公所派来的人回去向督办王景春报告后，王督办深怕工人有激烈举动，赶忙把工业维持会的三个会长叫去，让工会设法劝导工人暂时忍耐一下，说有关裁工问题非同小可，需要慢慢同俄方局长协商解决。工会会长回去一传达，工人一听就明白了，这是又在施展一拖再拖的阴谋诡计。工人代表们经过商量，为了使斗争能有回旋余地，决定等他几天看看。可是十天、二十天、一个多月过去了，却没有一点音信。十月十五日工人代表再次召开工人大会，宣布从十月十六日起举行罢工，直到圆满答复所提条件为止。

十月十六日一早，尽管上工的汽笛不断嘶叫，但是，除了少数几个俄工走进工厂之外，中国工人没有一个进厂做工的，此时一千多名工人都涌向三十六棚工业维持会门前。上午八点钟开始，工人排着长长的队伍，挥动着小旗，浩浩荡荡地向中东铁路局进发。三十六棚总工厂大批裁减中国工人的事件，《滨江时报》和哈市其他各报都已多次登载，全市各界群众对三十六棚工人的处境非常同情，对白俄分子排斥中国工人的罪行表示气愤，今天见到三十六棚工人举行了罢工和示威游行，称赞说：“三十六棚工人就是不好惹。”沿街两旁挤满了观看的居民，他们和工人的心连在一起，他们不断为工人欢呼助威。当工人的队伍进入新市街（今南岗）的时候，地包及车站的部分中国工人也闻讯赶来，参加到示威的行列。当示威队伍到达铁路局时，人数已扩大到两千余人，铁路局的白俄分子早就听到传说，三十六棚工人因裁工问题将举行罢工。所以当他们在窗户里看到工人队伍走来时，便吓的到处藏躲，局长沃斯特劳乌莫夫也不知躲到那里去了。工人代表去找他谈判，他的办公室却空无一人。接着工人们又向督办公所进发，工人代表把罢工条件交给了督办公所，提出如不答应所提条件，则坚持罢工直到最后胜利。

三十六棚工人为反对裁工而举行的罢工，得到了总工厂进步

的俄国工人坚决支持，有许多人也参加了罢工。哈市各界群众对三十六棚工人，也给予声援。

这次反裁工的罢工斗争，沉重地打击了白俄局长。在督办公所催促下，铁路局最后答应了工人提出的要求，停止了裁工，被裁工人全部恢复工作^①，三十六棚中国工人的反裁工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五 反对白俄分子

一九二一年二月，沃斯特劳乌莫夫担任了中东铁路局长的职务。他自称是“中立”主义者，表示既不倾向红党，又不偏向白党，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在他初任局长期间，对沙俄残余分子倍加重用，并安插到铁路各个重要部门，这说明他本身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白俄分子。在他把持中东铁路期间，总厂里白俄大小总管在他的包庇下，统统得到重用。这些人也积极效忠于沃斯特劳乌莫夫，欺压和排斥中国工人，打击红色俄国工人，私自安插白俄分子，干了许多罪恶勾当。当时，总厂的中国工人对这些家伙恨之入骨，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有的似乎表面变得老实了一点，但也有一些顽固不化的白俄分子，依仗着自己手中的权力，继续同工人做对，当时锻冶分厂总管绍包罗夫就是其中的一个。沙俄时期，他不过是一个小工头，因为他参加镇压工人罢工有功，被大总管提拔为锻冶分厂总管。十月革命后，霍尔瓦特利用中东铁路支持西伯利亚白匪高尔察克攻打苏维埃政权时，他非常卖力气。一九一八年他曾强迫工人为沙俄白匪军锻造了一批马刀，因而得到了霍尔瓦特的赏识和嘉奖。霍尔瓦特下台后，绍包罗夫的反动本性一丝未改，继续与苏维埃政权为敌和欺压虐待工人，真是罪恶多端。每天他进厂后，就在分厂内转来转去，眼睛死盯着

^① 《滨江时报》，民国十二年十一月三日。

工人，强迫工人不停顿地干活，谁要稍微休息一会，要叫他碰见了，就会遭到他的责骂，甚至还克扣工资，他对中国工人尤其苛薄。沃斯特劳乌莫夫大肆裁减工人时，绍包罗夫下毒手，把进厂多年的中国工人裁减了不少。同时，也对红党俄国工人进行打击和迫害。因此，白俄总管绍包罗夫遭到锻冶分厂全体中俄工人的强烈反对。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七日，因为是十月革命五周年纪念日，这一天，锻冶分厂和其他各分厂的部分俄国工人和中国工人，到工厂大白楼俱乐部参加了纪念活动。第二天一上工，白俄总管绍包罗夫气的暴跳如雷，对十一月七日没上工的工人进行了严厉训斥，还扬言要开除中俄工人中的带头人。绍包罗夫反对工人参加纪念十月革命纪念活动，打击陷害工人的举动，又一次激起了锻冶分厂工人的无比愤慨。工人们议论说：“白毛子绍包罗夫不自量力，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他还敢这样坏，应该想办法治一治这小子。”当时锻冶分厂有个叫金永昌的工人，是个有名的爱打抱不平的青年工人。白俄总管绍包罗夫排斥欺压中国工人的事，他早就十分痛恨，几次想动手揍一顿绍包罗夫，都被别人劝住了。这次听到大家议论，他琢磨出一个惩治绍包罗夫的主意。他把自己的想法同周围的工人一讲，大家都同意。有的工人提议，应该和俄国工人联合起来一块干，人多力量大。金永昌根据大家的意见，就去找斯雷果夫商量。这个叫斯雷果夫的工人是锻冶分厂职工联合会的领导人，这次参加纪念十月革命五周年他是带头人，他的名字已列在白俄总管绍包罗夫准备开除的工人名单之中。斯雷果夫听了金永昌说的办法，立即表示同意。他俩在一起又研究了具体办法。这办法是：把白俄总管绍包罗夫装进麻袋里扔到厂外叫他滚蛋。这种做法是沙俄统治时期，惩处反对他们的工人时用的一种办法，把工人装进麻袋里，用轱辘马车推出工厂就算开除了，这次要反其道而行之，也让白俄总管绍包罗夫尝尝这个滋味。他俩又做了一番布置，

选定一个适当时机动手。

十一月十七日，锻冶分厂的中俄工人像往常一样，进厂后按时开工干活。过了将近半个小时的时候，白俄总管绍包罗夫才懒洋洋地上班来了。一进门便停住脚步，眼睛贼溜溜地注视着正在干活的工人，想看看有没有偷懒不干活的。这时金永昌按事先约定好的暗号，对斯雷果夫使了个眼色，斯雷果夫领会他的意思，使劲地吹了一声口哨。干活的工人立即停止了工作，一起向白俄总管走来，挡住了他的去路。白俄总管绍包罗夫一向称霸惯了，见工人一起向他走来，刚要发火，突然见到工人一个个怒气冲冲的样子，又停住了。感到形势不妙，他一边向自己的办公室方向退，一边战兢兢地说：“你们要干什么？”斯雷果夫说：“我们全体工人要你辞职，马上滚出工厂！”“这个你们说了不算，如果局长沃斯特劳乌莫夫和大总管巴什克维赤让我辞职的话，我才能辞职。”白俄总管绍包罗夫说完一下子钻进了办公室，然后把门紧紧关上，任工人怎么叫门他就是不开。金永昌大声喊道：“砸开门把他拉出来。”旁边的工人听说要砸门，顺手操起大锤就砸起来，门终于被砸开了。白俄总管绍包罗夫正坐在桌旁发楞。工人冲了进去，不容分说，就往外拉他。这家伙死赖着不走，还动手打了工人。大家气坏了，你一拳我一脚揍起他来，不一会就把这个白俄总管绍包罗夫打的鼻青脸肿，吓的他浑身发抖。平时一贯做威做福，神气十足的白俄总管绍包罗夫现了原形，变成了一个大熊包，跪在地上向工人磕头，连声求饶说：“饶命，饶命，我马上辞职，你们千万不要打死我。”金永昌见众工友打的差不多了，对大家说：“绍包罗夫是咱们工人的死对头，对他的惩治，是他罪有应得，现在咱们就把他扔出工厂。”这时候斯雷果夫把事先准备好的一条特制麻袋拿来，大家动手把绍包罗夫硬塞进了麻袋里，抬到一个轱辘马车上，金永昌向大家一摆手：“走，送他出厂。”几个工人推着车，后面跟着大队工人，向一号门走去。在途中，这家伙在麻袋



反对白俄分子

里不老实乱挣扎，工人用锤把狠狠地敲了他几下，顿时老实了。像个死猪一样不敢乱动了。

在惩治白俄总管绍包罗夫的时候，大总管和大帐房的其他白俄分子，听到一点消息，开始还有点不相信。当锻冶分厂工人推着绍包罗夫的轱辘马车，通过大帐房门前时，这些白俄分子全出来，大总管巴什克维亦在大帐房门前大喊大叫，但是却不敢过来。工人们见了都觉得好笑。大家根本不理他，继续向一号门方向走去。当工人走远了，大总管才想起给铁路局和路警处打电话求援。

工人们把白俄总管绍包罗夫一直推到工厂大门口，然后把他从麻袋里拽了出来往车下一推说：“绍包罗夫先生，再见了！快滚吧！”全身是伤的白俄总管绍包罗夫从麻袋里出来，害怕工人再揍他，一瘸一拐的走了。

当铁路局派来的卡里那技师长和路警处的巡警赶到工厂时，锻冶分厂的工人早已把白俄总管绍包罗夫处理完毕，回分厂干活去了。大总管和路局派来的那个技师长密谋了半天，也想不出好办法对付工人，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①。

锻冶分厂工人驱逐白俄总管绍包罗夫的事一传开，全厂其他分厂的工人也特别高兴，他们称赞锻冶分厂工人干的好。接着有几个分厂的白俄总管欺压工人，工友们就效法锻冶分厂工人的作法，也给驱逐出工厂。从这以后，在总工厂工人们留下这么一个口头语，看那个白俄分子坏，人们就说：“把他装进麻袋扔出去！”吓的一些经常作恶的白俄分子，不敢再明目张胆地欺负工人了。

六 驱逐“沃贼”运动

“沃贼”即中东铁路管理局长沃斯特劳乌莫夫。他利用职权极力维护沙俄残余势力，大肆网罗白俄分子，结党营私，擅做威福，

^① 参照大正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哈尔滨日日新闻》。

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处处与中国人民为敌，歧视排挤和迫害中东铁路中国职工，对华俄职工实行不平等待遇。另外还无视我国主权，阻止我国收回地亩处，擅自将铁路长途电话租给日本，罪行累累，这些早已在中东铁路工人和哈市人民中激起公愤。特别是三十六棚工人，由于沃贼裁减工人，给广大中国工人的生活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此，三十六棚工人同沃斯特劳乌莫夫进行过多次的斗争。但是，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庇护下，沃贼继续把持路权为非作歹。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二日，沃斯特劳乌莫夫以为工业大学筹集经费为名，柬请哈埠中外官绅士女到铁路俱乐部参加舞会和看戏。会上演出了“中国官员之子”和“日本妓馆”两出戏，剧中人物全由俄人扮演。“中国官员之子”一出，描写中国官场的丑态和贪财忍辱行为，嬉笑怒骂之词不堪入耳。“日本妓馆”一出，演的是一中国人充当龟奴，垂辮短服，向日本嫖客跪拜哀求，故做种种丑态，激起当时在场中国人的公愤。戏未演完，人们纷纷退场，表示抗议。沃斯特劳乌莫夫利用演戏侮辱中国的事件发生后，哈市《晨光报》、《国际协报》、《东三省商报》等大报纸，都报道了这一事件发生的详细经过和评论文章。因而，进一步激起哈市人民对白俄分子沃斯特劳乌莫夫的无比义愤，强烈要求惩办沃斯特劳乌莫夫，驱逐“沃贼”的呼声越来越高。早已对沃贼恨之入骨的三十六棚工人，听到这个消息后，愤怒异常，他们在一月十五日举行了声讨“沃贼”大会。在他们发出的讨沃声明中指出：“沃贼早已与我国为敌，我三十六棚工友曾与彼进行过多次争斗，无奈中国官厅认敌为友，包庇袒护沃贼作恶，欺压我工友。现沃贼竟借演戏为名当着官绅之面，侮辱中国国体，这是官绅们自作自受，甘心受辱。对于沃贼妄为，我三十六棚工友决不等闲视之，沃贼欺凌华工，侮我国体，实属中华民族大敌，现在不除沃贼还待何时？”三十六棚工人的呼声，受到全市各界群众和各个团体的热烈响

应。决定联合一起共同行动，声讨沃贼，掀起声势浩大的驱沃运动。

一月三十一日下午三时，在道外商会召开了哈市各界群众团体代表联席会议。三十六棚工人派代表出席了会议，会上讨论了斗争的方法和步骤。会后，各界人士和团体分别呈文给中国有关当局，要求罢黜沃贼局长职务，并将其驱逐出境。根据商定，二月十九日（阴历正月十五日）在同乐舞台召开市民大会并举行游行示威。

二月十九日上午，三十六棚工人及哈市各界群众陆续奔向道外同乐舞台，在同乐舞台门外高悬“市民大会”横额及唤醒团紫色旗帜。十点钟大会正式开始，先由福儿院乐队奏乐，主持人报告驱沃宗旨，继由各界人士代表发表演说，历数沃贼罪恶及驱沃办法。每演说完毕，全场鼓掌大呼，声如雷动。十二点钟出发游行，沿途有人发表演说，路旁观众纷纷加入行列。游行队伍四人一排，秩序井然，由三十六棚工人军乐队作前导，自道外头道街至大水晶街，出草市街、南马路、浩浩荡荡直奔道里，行列延长三华里，工大中国学生自行车队前后奔驰，为游行队伍传达消息。此外还有各医院组织的救护队，如有病伤人员以便及时治疗。示威队伍前面举着白布横标语，大书“市民大会”，“驱逐沃贼”。示威群众每人手中高举“驱沃”、“逐贼”、“沃氏休矣”、“沃不去我不散”等字样的小旗，也有用俄文书写的上述内容的小旗，群情激昂，万众一心。行进当中不时高呼驱逐沃贼口号，另有几人用俄语呼喊口号，以便告知路旁俄人。途中有第六中中学学生军乐队加入，声势雄壮，气魄宏伟，沿途观众拥立道旁热烈鼓掌，迨至南岗时游行者为数已达三万余人，百代公司及光明电影社还为这次游行拍摄了电影。

游行示威群众首先来到东省特别区长官公署，入辕环绕大楼数周，逶迤蜿蜒，形若长龙，群众高呼口号，当即派代表入署，

向朱庆澜长官面交请愿书。此时朱庆澜对示威群众，表示同情，要求示威群众“须严守秩序，彻始彻终，不失大国民态度……。”代表最后提出：此举非个人之争，乃为哈尔滨全市人民之荣誉而争，我国四万万人民之体面而争，若不达到目的，市民行将自决，说完即率领队伍出辕向中国大街进行。由军官街至上岗经彩虹桥，过车站直奔大直街，至督办公所门前排队围绕，代表们进入公所面见俞人凤会办。俞会办接见代表时，开头装出关心市民大会的样子说：“……市民意见，昨日已由《晨光报》号外读悉，沃局长污辱华人事件，激成公愤，敝人对沃氏十分遗憾，对市民诸君尤为欠仄，呈文谨悉，大会详细主张，尚愿聆知。”代表当即提出：“请俞会办行使职权，立免沃氏之职。”当代表与俞会办谈话之际，外面群众不断高呼口号。代表们要求会办赶快答复，说现在众怒已深，若无解决办法恐将酿成意外，代表难已维持，请会办负责。俞会办急难万状，避不表态。这时候，在群众队伍中的三十六棚工人根据以往的斗争经验，见代表进去后，迟迟未出来，深知官厅善于耍鬼把戏又怕代表被愚弄。便同其他群众在外面大声怒喊：“代表为啥还不出来？会办不解决绝不答应！”喊声由窗户传进室内。俞会办听的一清二楚，他见事已至此，只得开口答应一月内解决。代表认为时间太长，要求二十四小时内罢黜沃氏。代表与会办相持不下，外面群众又等不耐烦了，连拥督办公所大门数次，势欲闯入，亲与会办讲理。当时，由于军警把守，又有其他代表竭力劝导，群众这才停止攻门。外面群众拥门准备闯入的情况，会办也觉事态严重，只好向代表们提出“七日内办理”，代表们仍然拒绝。这时，中东铁路监察杨树堂等人从中调解，谓七日内无论如何必罢沃氏。代表互相商量一下，便走出来告诉群众，大家听后坚决不同意，当时众声鼎沸，要求立逐沃贼。三十六棚一个工人喊道：“会办胆小怕事，他不马上解决，咱们就到铁路局，亲自找沃贼算帐去！”他的话立即在群众当中得到响应，于

是大家重新整队出发向铁路局奔去。

当队伍来到铁路局时，已经下午四点钟了，此时大楼内铁路职员还没下班，群众立即包围了铁路局大楼，不少群众冲进了大门。当时正在大楼内的沃斯特劳乌莫夫，被这场面吓呆了，他手下的几个白俄分子把他藏进密室。副局长法那西非常恐慌，亲自带人把住二门，并想锁门。来到二门的十四位代表，见要锁门，便一拥而上用力把门拉开，法那西仍行全力阻挠代表进楼。双方正争执不下时，俞人凤派科长杨景熙，朱庆澜派警务处督察长赶到了铁路局。他们赶忙劝解代表请群众撤离铁路局，但大家坚持非见沃氏不可。就在双方谈判之际，代表们乘机奋力冲进了大楼。法那西见代表已经进楼，只好跟随在后，连忙说沃局长今日没在大楼内。大家那里听他的，一直冲向局长办公室，只见室内空空不见一个人影。代表们马上质问法那西：“沃贼那里去了？”法那西撒谎说不知道。他说打电话给问问，借故也溜掉。大家更加气愤，决定进行搜查。但以维持秩序为名进来的几个巡警，上前阻止代表们的行动。同时大楼内的许多俄国职员也前来围观，其中一个自称是美国人的家伙，傲气十足，用中国话出面干涉。代表中的三十六棚工人，早已看的不耐烦了，对着那个美国人大声问道：“你是什么人？竟敢出来捣乱！赶快走开，若是找不到沃贼拿你是问。”其他代表也同声斥责。这个美国人见势不妙，急忙退入人丛中溜之大吉。接着各代表在楼内进行搜查，结果没有找到沃斯特劳乌莫夫。当代表们把交涉的情况，向群众说明后，人们喊声雷动：“沃贼不在路局，就到他的住处找他！”“走，包围沃贼的住宅！”紧跟代表后面的杨景熙和警务处督察长见群众不肯罢休，还要包围沃的住宅，生怕事情闹大了，上面怪罪下来吃不消，所以不得不向群众劝解。各界代表也进行了一番协商，认为今天已经很晚，另外现在沃贼到底在哪也很难确定，于是，决定暂时撤离铁路局，等以后再作处理。代表们向群众进行解释后，带领大家

离开了铁路局。示威群众离开不久，沃斯特劳乌莫夫鬼头鬼脑地从大楼内出来，钻进一辆汽车鼠窜而去。

这次哈市群众驱逐沃贼大会和包围铁路局的斗争，使中东铁路局里的白俄分子非常恐慌，尤其沃贼本人，更是惶恐不安。在全市人民的压力下，中国当局终于将沃斯特劳乌莫夫罢黜，并拘捕法办。轰动一时的“驱逐沃贼”的运动取得最后胜利。在这次反对沃斯特劳乌莫夫的斗争中，三十六棚工人斗志旺盛，始终站在运动的前面，赢得了全市各界人民的称赞和好评。

沃斯特劳乌莫夫下台不久，中苏建交，三十六棚工厂进入了中苏合办时期。

第二节 在党的领导下积极 参加反帝斗争

一 第一个地下党支部

一九二四年夏天，工厂里新招了一批临时工。在他们进厂干活时，工人们发现其中有几个南方青年，有的戴着眼镜，有的身着破旧的学生制服，从他们的样子看，象是些念书的。当时都分配当了力工，做扛抬搬工作，干起活来很吃力，但他们却都挺能干。

当时工人感到很奇怪，时间一长，有的工人就问他们：“为啥不念书或找个好差事做，到工厂里受这个累干啥？”他们说：“咱们都是穷人，混碗饭吃。”在这几个南方工人当中有一个中等身材，态度非常和蔼的青年，给周围工人的印象特别好。他就是党中央派到哈尔滨整建党团组织的领导人吴丽石同志。吴丽石原名基生，字松仙，曾化名卢一之、张金德，是江苏沭阳颜集乡人，青年时代曾在北京汇文中学和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学习。一九二三年二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夏天党派

他去苏联学习，一九二四年回国后又被派到哈尔滨做党的工作。吴丽石同志来哈后，首先整顿了由于敌人残酷统治而陷于无法开展工作的哈尔滨党团支部，建立和健全了领导机构。随后他便同另外几个党员亲自深入三十六棚总工厂和地包机务段，发动中东铁路工人，开展工人运动。

吴丽石同志在三十六棚总工厂逐渐地和许多工人交上了朋友。工人们都很敬重他，常找吴丽石同志闲谈。他们发现吴丽石同志知道国内外大事，道理讲的透彻易懂，特别是吴丽石同志的俄语讲的非常流利。在总工厂干活的中国工人因为长期和俄国工人接触，不少工人对日常用的俄语能说上几句，但再深一点就不行了。一些青年工人特别想多学习点俄语，吴丽石同志非常理解工人们的心情，他主动承担了教授俄语的工作。通过教授俄文的机会，吴丽石不断地对工人进行马列主义教育，介绍“二·七”大罢工和苏联国内的建设情况，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号召工人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老白党。那时，因为铁路局经常裁人，弄得工人总是担惊受怕。针对这种情况，吴丽石同志多次给工友讲团结的重要性，告诉他们只要工人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铁路当局就不敢随便欺负工人了，团结就是力量。在吴丽石同志的启发教育下，工人群众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并涌现出一批青年工人积极分子。吴丽石同志经过认真考察，在三十六棚工厂和地包机务段以及车站等处建立了东铁协进会。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批工人党员，并分别在地包机务段和三十六棚建立了党的地下党支部。从此，在地下党支部领导下，三十六棚的工人运动揭开了新的一页。

三十六棚党支部建立不久，中国北京军阀政府开始和苏联政府谈判合办中东铁路的问题。铁路局的白俄局长沃斯特劳乌莫夫和工厂的白俄大总管巴什克维赤，知道自己的末日要来了，心里非常恐慌。但他们表面上故作镇静，有时还欺负中国工人，特别是

大总管巴什克维赤更坏。为了狠狠打击白俄分子的反动气焰，地下党支部决定领导工人群众开展反对白俄大总管巴什克维赤的斗争。巴什克维赤这家伙极端歧视和排斥中国工人，从一九二二年以来，曾伙同白俄局长沃斯特劳乌莫夫先后十几次裁减工人，使一大批中国工人失业，所以广大工人非常痛恨他，听说要惩治大总管，工人们争先恐后要求参加。经过研究，还是用惩治白俄分子绍包罗夫的老办法，来处治大总管。当时就在青年协进会中挑选了十几名青年工人为骨干，并选定好动手时机。经过一番准备之后，在一天早晨，十几个青年工人冲进了大帐房，还没等大总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早被工人七手八脚给装进特制的大麻袋里，然后迅速地把这家伙抬出大帐房，扔在门前的平地上。因为这家伙嘴里塞着棉花，他喊不出来就在麻袋里挣扎。根据事先安排，青年协进会的工人在各分厂一招呼，工人像潮水般涌向大帐房。等工人来齐了，青年协进会的工人当众列举了大总管巴什克维赤的罪恶和宣布对他的处理。于是，便把他抬到一辆小推车上，向工厂二号门推去，工人群众紧跟在后面。按原定计划，到二号门外，把他从麻袋里弄出来，扔出门外就算完了。可是跟来的工人不答应，大家抢上前去，一气之下又把他扔到二号门外一个臭水坑里。这家伙在水里乱扑腾，想爬上来，但就是上不来，工人们谁也不去管他。后来，警察闻讯赶来，才把他从臭水坑里拉了出来。处治了大总管，也警告了厂子里的其他白俄总管和工头。他们害怕也会得到同样的下场，都开始变得比过去老实了^①。

一九二四年十月以后，根据《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苏联政府派来伊万诺夫担任中东铁路管理局新局长，总工厂里的白俄大小总管统统撤掉，都换上了新人。工厂开始发生了变化，在工人的要求下，厂方同意被裁工人陆续复工。但是，还有工业维持

^① 哈尔滨车辆工厂厂史组资料：“张有仁回忆录”。

会挡道，非得托门子送礼才能复工。过去工业维持会吃惯了贿赂，谁送的礼多就先复工。生活困难送不起礼的被裁工友，总是不能复工。地下党支部针对这种情况，又发动工人开展了反对工业维持会敲诈勒索的斗争。以三十六棚青年协进会的名义写传单，散发到工厂工人和失业工人中去，号召失业工人团结起来，不递呈子，不送礼，要求合理合法复工。许多工人看了传单，受到极大鼓舞，传单中说的正是他们要说的话，大家积极响应并参加了这场斗争。一些工友纷纷揭露工业维持会长等人贪赃受贿的累累罪行。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工人徐泽民检举了工业维持会会长王瑞在宏济公司的贪污行为^①。四月二十八日，工人又揭露出工业维持会评议员崔景太诈财一百元的丑闻^②。这些轰动全厂的丑闻，使工业维持会的大小头目极为狼狈。为了推卸责任，他们演出了一出又一出狗咬狗的吵剧。一九二六年五月初，会长郝玉玺以及副会长刘锡田和陈运香为了掩盖各自的丑事，互相控告，争吵的不可开交^③。党领导三十六棚工人反对工业维持会敲诈勒索的斗争，使工业维持会越来越不得人心。不久，货车分厂又发起了拒绝向工业维持会缴纳会费的斗争。一天，工业维持会派人到货车分厂催收会费，工人阎海林出来大声喊道：“工友们，工会不为工人办事，咱们不能交纳会费。”货车分厂的工友们响应阎海林的号召，谁也不交会费。收会费的人回去报告了会长郝玉玺，郝玉玺勾结警察把阎海林抓到警察五署。说他惑众闹事定要惩办。党组织知道阎海林被抓的消息后，立即组织货车分厂的工友前去营救，不到一个钟头，货车分厂工人聚集百余人来到工业维持会要求放人，并怒斥会长郝玉玺无理抓人。在工人的强烈抗议和要求下，阎海林被放回来了^④。

吴丽石同志在三十六棚工人中建立党组织不久，根据党中央

① 《滨江时报》，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② 《滨江时报》，一九二六年四月三十日。

③ 《滨江时报》，一九二六年五月五日。

④ 黑龙江省档案局档案：八〇·一·二二二。

的指示，哈尔滨建立了北满地委，吴丽石同志担任了地委书记，因而离开了三十六棚。但吴丽石同志一直关心三十六棚工人的斗争，对地下党支部的工作经常给予指导和帮助。一九二五年一月，在吴丽石同志支持下创办了《哈尔滨日报》。这份报纸在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三十六棚党支部为发行这份报纸做了很多工作。一九二六年北伐军逼近江浙地区时，上海《申报》刊登了浙江群众集会，纷纷响应北伐军，提出了打倒军阀孙传芳、张作霖的消息。因为《哈尔滨日报》转载《申报》这条消息，被哈尔滨反动当局查封。并逮捕了编辑部的一些成员，党的活动遭到破坏。一九二七年，吴丽石同志离开哈尔滨市去奉天工作。一九二九年又调往山东，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一九三〇年由于叛徒出卖在济南被捕。一九三一年四月五日被国民党杀害，牺牲时年仅三十二岁。

三十六棚地下党支部的建立，以及他领导三十六棚工人多次开展的革命斗争，使反动的军阀当局惶惶不安。特别是他们的走狗和工人的叛徒工业维持会的头头们，把地下党的组织看做是他们的眼中钉和肉中刺。他们可耻地充当反动军伐的耳目，到处探听地下党支部的活动。并多次向东省特别区警察总管理处通风报信。因地下党组织成员缺乏斗争经验，终于在一九二六年冬遭到破坏。地下党支部的部分成员被捕，其他人都暂时离开了三十六棚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三十六棚第一个党支部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她在领导工人反对白俄大总管和工业维持会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她一直鼓舞着三十六棚广大工人进行新的更大规模的革命斗争。

二 支援“五卅”运动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学生两千余人反对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声援罢工工人的斗争，在租界内散发传单，进行

反帝讲演，遭到帝国主义野蛮镇压，有一百多人被逮捕。帝国主义的暴行不仅未能吓倒学生和市民，反而激起了他们更大的愤慨。当时有群众近万人集合在巡捕房门前，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等革命口号。英帝国主义公然命令巡捕开枪射击，当场死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六月一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号召下，富有革命光荣传统的上海工人举行罢工，学生举行总罢课，商人举行总罢市。全国各地工人、学生、商人相继举行罢工、罢课和罢市，反帝怒潮席卷全国。这就是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占有光辉一页的“五卅”运动。

地处东北边疆的哈尔滨，也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当“五卅”惨案消息传来之际，全市一片沸腾。饱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工人、学生和市民莫不义愤填膺，反帝激情异常高涨。在全国反帝斗争大好形势推动下，哈尔滨市广大人民群众迅速行动起来，积极投身到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之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死难同胞报仇！”的口号声响遍了全城。全市各学校的学生先后走出校门，涌上街头，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发表演说，把“五卅”惨案真相和上海、青岛、武汉等地人民反帝斗争情况介绍给广大的市民。哈尔滨工业大学等校学生接连不断地来到总工厂，来到三十六棚工人住宅区。他们噙着泪水向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学生们在工人中间散发有关“五卅”惨案和反帝斗争的传单，其中一份题为“中国将亡同胞猛醒救国”的传单是这样写的：“上海‘英捕’、‘日人’，无故惨杀我学生、工人，彼帝国主义之毒手，惨无人道罪恶滔天，凡我各界热血男女同胞，急当猛醒，群起力抗，作最后之牺牲。中国存亡，在此一举，千钧一发，迅起奋斗，方雪此奇耻大辱，而维世界人道，至要至要。”^①听了学生讲演和看了传单，使总工厂中国工人十分愤怒，反帝斗争的烈

^① 黑龙江省档案局档案，七七·一·三〇。

火又在中国工人中间熊熊燃烧起来。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广大工人群众立即投入了支援“五卅”运动的斗争。地下党考虑到三十六棚工业维持会这个御用工会，已不可能出面领导全厂工人进行这次斗争，因它早已和地方军阀当局串通一气。尤其是该会的头头们，事前获悉哈尔滨警察当局“唯恐事态扩大”极力设法扼杀这场运动时，更加畏首畏尾裹足不前了。不仅如此，他们还向工人泼冷水，劝导工人要安分守己，好好干活，不要参加支援“五卅”运动。工人们听到这套言论，非常气愤。当时有的工人曾写传单质问工会头头们：“这次青岛工人被杀害，上海学生被屠戮，非上海及青岛一隅之事，乃我中华全国之事体。假如我国人民对于此次事件，仍抱麻木不仁、无动于衷之态度，则英、日帝国主义势将我国人民斩尽杀绝。因此我国同胞绝不能坐以待毙，而应奋起猛醒，抵抗列强。工会常言天下工人一家，自不能置我工人及学界同胞之被杀于不顾，否则有愧于被害之工人兄弟！”工会头头们被质问的瞠目结舌，无言以对。工人们特别清楚，工会和地方当局坐的是一条板凳，所以要想支援“五卅”运动，开展反帝斗争，不但不能指望工会出面领导，而且还得踢开这块绊脚石。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三十六棚工人自己组织起来，投入了如火如荼的支援“五卅”运动。各分厂都张贴了五颜六色的支援“五卅”运动、反帝斗争的标语，组织了讲演队和募捐团。在地下党领导下的青年协进会，这时更加活跃起来，他们最先成立了讲演队和募捐组织。集资捐款，援助上海工人。青年协进会在参加支援“五卅”运动中起到了骨干作用。三十六棚工业维持会的头头们，虽然不敢出头露面领导工人参加运动，但是在工人热火朝天的革命行动的推动下，一些分厂的工会头头们，却不顾他们顶头上司的禁令，主动地站出来领导工人参加运动。象机器分厂的分会头头陈永贵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开始曾多次敦请工业维持会会长，出面带领全厂工人一致行动，然而都被狡诈的会长所拒绝，最后他冲破种种阻

挠，毅然带领分厂工人参加了反帝斗争。从六月十八日起组成了一个募捐团，开始进行捐款活动。另外，还有一些社会上的组织也到工厂联络，如设在道外的青年会，也在工厂工人中发展了会员。六月七日这个组织在三十六棚和地包等中东铁路青年工人中发展了新会员达百余名^①。这些新发展的会员根据青年总会的指示，在总工厂也成立了援助上海工人募捐组织，并进行了募捐活动。在这次支援“五卅”运动中，总工厂的全体中国工人完全行动起来。特别是参加党领导下的青年协进会的工人更是活跃。他们不仅在厂内活动，而且还走向街头，到家属区，到其他一些工厂，到商业集中的地区，开展反帝宣传和募捐活动。他们所播下的反帝火种，对推动整个哈市的反帝斗争影响很大。如粮业公会附属职业学校的学生也向总工厂青年工人学习，组织了募捐组织，开展募捐活动。英商老巴夺父子烟草公司的工人在六月十八日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了罢工。在蓬勃发展的反帝爱国运动的影响下，他们把这次罢工增加的工资全部捐献给上海汉口罢工的职工。另外，各洋商商店的中国店员也积极捐款援助上海工人^②。哈市各学校的学生一直很活跃，一些学校的学生放弃暑假的休息，组织了讲演队，把上海“五卅”惨案的详情向附近各地方农民进行了广泛宣传^③。

在支援“五卅”运动中，中国共产党曾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为了唤起全国更多的人民参加反帝爱国斗争，决定六月二十五日（夏历五月初五）端午节这天，实行全国一致罢工、罢课和罢市，并要求各界官署衙门放假半天，停止宴会，娱乐，下半旗以及举行示威^④。但是，这一号召使哈市地方当局害怕的要死，他们调动大批武装军警采取各种防范措施，并下达了戒严令，禁止

① 《哈尔滨日日新闻》，大正十四年六月七日。

② 《哈尔滨日日新闻》，大正十四年六月二十日、二十八日、十日。

③④ 《哈尔滨日日新闻》，大正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群众集会示威游行。三十六棚工人原来已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各界群众取得联系，预定在这一天到日、英等帝国主义驻哈领事馆举行示威，由于反动军阀当局的阻挠未能实现。可是，三十六棚工人决不示弱，既或不能参加示威游行，但他们也照样在总工厂大白楼俱乐部举行了反对日、英帝国主义惨杀同胞的雪耻大会，愤怒声讨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为死难同胞复仇”的口号声响彻整个会场。会上各募捐团向全体工友汇报了捐款数字，截至开会时已募捐七八百元之多，足一千元时，即准备汇沪，以便救济上海罢工工人^①。在这个大会上，还有总工厂同中国工人并肩战斗的俄国工人代表，他们没有忘记在俄国革命和经济困难时期，中国工人慷慨支援俄国兄弟的情谊，在支援“五卅”运动期间，在俄国职工联合会领导下，曾召开全厂苏俄工人大会，一致决议：所有在职苏俄工人一律捐款百分之五的工资，借以援助上海汉口的中国工人^②。在大会上，当俄国工人代表向大会报告这一决定时，激起到会的中国工人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再一次体现了中俄工人在斗争中相互支援的情谊。

在哈尔滨掀起的这次支援“五卅”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从六月初一直延至七月，各界群众的反帝怒潮一浪高过一浪，不断发展，三十六棚广大中国工人，在这次斗争中一直起着领导和骨干作用，成为哈市各界人民反帝斗争的中流砥柱。

三 推倒工业维持会的斗争

三十六棚中国工人最早的工会是一九一八年成立的工业维持会。当时正是中东铁路中俄两国工人在十月革命影响下掀起三次全线大罢工的前夜。而总工厂的俄国工人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

^① 《盛京时报》，民国十四年七月一日。

^② 《哈尔滨日日新闻》，大正十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下，早就有了工会组织，叫做职工联合会。职工联合会在领导俄国工人举行罢工和反对沙俄残余势力的斗争中，发挥了威力。这对当时还没有什么组织的中国工人来说影响很大。广大中国工人渴望自己也有一个工会组织。有许多工人加入了俄国工人的工会。但更多的工人不断向铁路当局和督办公所呈请，要求成立中国工人的工会。面对中国工人的强烈要求，铁路督办公所不得不答应中国工人成立工会。他们认为三十六棚工人最好“闹事”，如果不同意中国工人成立工会，听任中国工人加入俄国工会，更难以控制。因此，他们采取一个策略，即同意三十六棚工人成立工会，同时把工会竭力控制到自己手里，把它变成一个官办的御用工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派人帮助筹建工会，由官方拟定工会章程，亲临主持选举会长事宜，还为工会起了名字叫“工业维持会”。三十六棚工业维持会就是这样成立的。从会章中就可看出工业维持会的性质，会章第二条宗旨为：“本会以维持工人享受权利研究工艺为宗旨。”再如第六条关于会长及评议员的产生的规定为：“职员除评议长及评议员、秘书、会计由公署指派外，其他职员由全体会员投票选举，其会长、副会长之被选由职员互选呈请公署核准后充任。”^①果然，工业维持会成立后，处处按照铁路当局和督办公所的旨意办事，确实成了地地道道官厅下属的一个办事机构。官厅帮助建立的工会，不是维持工人的根本利益，而是替官厅办事的御用工具。比如工业维持会的会长、副会长，都是由官方指派的。这些人有的是工厂里的帐房先生，有的是工头或监工，这些人对工人根本没有感情，在推选会长前他们虽然也向工友表示，要全力维护工人的利益，但一旦当上了会长就马上把工友忘得一干二净，完全变成了高踞工人之上、神气十足的新工贼。什么“维护工人享受权利”，不过是口头说说，他们每天想

^① 黑龙江省档案局档案：东省特区长官公署，第10023号。

的却是怎么往自己腰包里“搂”钱。工业维持会会章还规定：“经常费由全体会员担负，按其工资所收入纳百分之一，遇有重大事件经费不足时，临时费由会员另行设法募集”。所以当时工人月月交纳会费，有时还要交纳临时费，但从未见工会给工人谋什么福利。会长、副会长们却说，会费太少，入不敷出。后来他们想出来一个“生财之道”，工会主办一个“宏济公司”，要求工人入股，说这是为工友着想：一、大家买东西便宜方便；二、还可以分红利。要每人拿三、四元的入股金。工人们集资入股，办起了“宏济公司”。但东西并不便宜，也从未分过红利。结果把入股的三、四元钱，也赔了进去。公司赚的钱早已跑到会长们的腰包里。这些会长成了剥削工人的吸血鬼，全厂工人要求整顿工业维持会，撤销工业维持会的呼声越来越高。一九二二年机器分厂的工人揭露了工业维持会的五大罪状：“会长连任非工人本意，会内雇员并非工人却选为副会长，假借名义巧取工人金钱，侵吞公款、倒行逆施不法行为”等等。并揭露：“以工人血汗之资，供会长挥霍之用”，“已失代表资格，众工人誓不与共”。五大罪状要点是：“三十六棚工业维持总会自成立以来，迄今已越四载，空有维持会之虚名，而无维持之效果，更或假借名义颠倒是非，以扰听闻。……众工人间接遭受其蹂躏，只因会长把持于内，致使工人均敢怒而不敢言。即关于会计收入帐目向守秘密从未宣布，则工人亦不敢过问……兹将该会长历年经过情形陈述如下：

甲、会长连任非工人本意：查工会章程会长连任至多不得超过三次，今王瑞连任业经四次，每届改选必多方运动，否则捏造假票，以图当选。

乙、否认会内雇员有被选权：查工会章程凡正副会长及评议员、董事等，应由工人中有选举权者举出之。此次改选，该会捏造假票之结果，竟将雇员刘锡田举为副会长。查刘锡田并非工人，不但无被选权，即选举权亦复无有。该会长与刘某狼狈为奸，可

以洞见。

丙、假借名义巧取工人金钱：查工会定章，除月纳会费外并无别项捐助，今工会竟假卫生名目每月按照户人口计算，每人出卫生捐大洋一角，其他商店竟有三、四元以上者。每于冬季更加冰雪捐，每季一人复有六毛之担负。查工会卫生费由路局每月领金卢布八百余元，足以分配，复于户下按月捐助以致人言啧啧。

丁、侵吞公款及学校补助费：查工会帐滥冒开支、挪移影射、不法行为已成铁案。该会长侵吞会费犹以为不足，并学校补助金亦被其搜入私囊。……去岁曾由工人捐助大洋六百余元，做为创办学校之用。迄至今日并未进行……已化归乌有。

戊、请撤销公济公司乘车票：查公济公司内容系属私人营业，王瑞系股东之一，并兼该公司董事长。表面上谓为接济工人而设，故路局受其蒙蔽，竟予长期乘车免票，运货时并拨给货车，然在实际方面，该公司与普通商号所售货物之价目竟相等并无优异之处。^①上面所揭只不过是工业维持会罪状的一部分，其他比如工厂里裁人、招工、逢年过节，以及会长、副会长的老太爷和老太过生日，小孩办满月，都要工人给他们送礼。谁不送礼谁就别想在工厂呆，迟早被裁下来，被裁后不再送礼，想进厂上工就更难上加难。更恶劣的是，工业维持会变换花招骗取工人的血汗钱。三十六棚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到十七日，由工业维持会出面举办封建迷信的“盂兰盆会”，成为他们发财的好机会。他们愚弄工人说，举办“盂兰盆会”是求神灵保佑工友干活安全，不出事故，和给因工死亡的工友超度亡魂。在盂兰盆会期间请和尚道士诵经三日，烧香拜佛，扎纸人纸马施放彩灯，并且还搭席棚唱大戏。办盂兰盆会的经费由工业维持会出头向工人募集，要求每个工人摊一至两元现大洋，而实际花销连一半也用不上，剩下都被他们

^① 黑龙江省档案局档案：八〇·一·四八九。

私分了。一些会长、副会长在改选时为争夺会长头衔打破了头。就是因为当会长是发财之道，所以一旦当上了会长就帮助官厅欺负工人，充当铁路当局的耳目和打手。

自工业维持会成立以来，先后充任会长、副会长的王瑞、郝玉玺、刘锡田、韩玉山、陈玉香以及肖世平等。工人的评价是一个不如一个。自工会成立以来三十六棚的工人不断地与他们进行了斗争。一九二〇年十月，三十六棚总工厂部分工人发起了拒绝缴纳会费的斗争。以后工人反对工业维持会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工人们说：“任凭他们手眼通天，我们一定要把它推翻。”^①一九二九年，党派郭隆真同志来到三十六棚。她深入到工人中间了解到工业维持会的许多罪行，认为工业维持会是长在工人身上的一个毒瘤，必须马上摘除。从此，党领导三十六棚工人为推翻工业维持会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厂内外到处贴满了“打倒吃私上人的工业维持会！”“成立工人自己的工会”等标语。在反对黄色工会的斗争中，李振奇等人，属于“告状派”，他们想通过打官司递呈子告状等合法斗争，把肖世平赶下台，由他们自己取而代之。工友送给这帮人一个绰号叫做“会长迷”。这些人成了破坏推倒工业维持会斗争的绊脚石。

一九三〇年三月末，警察管理处在三十六棚抓人，有一部分工人被抓走，这件事激起了全厂工人的义愤。四月二日下午，七百多名工人包围了警察管理处，要求释放被捕工人，撤消肖世平的会长职务。在工人的斗争下，终于撤了肖世平，推倒了工业维持会。

但是，督办公署和东省特区长官公署少了个工业维持会，就等于少了自己的耳朵和眼睛。他们也最怕工人自己成立工会，所以就在工业维持会解散不久，马上又组织一个“华工事务所”。华

^① 黑龙江省档案局：八〇·一·四八九。

工事务所实际是换汤不换药的工业维持会，甚至比工业维持会更坏，工友们当时称它为“剪发所”，形容它剥削工人象剪发一样一茬一茬的喇。为了推倒华工事务所，在工人当中成立自己的工会，当时地下党又领导三十六棚工人开展了新的斗争。

四 郭隆真同志在三十六棚

一九二九年夏天，在三十六棚附近偏脸子八道街二十九号院里，新搬来一对儿中年“夫妇”。男的是总工厂的工人，女的在家做家务。从表面上看，这是一对很正常的“夫妻”，其实，他们二人并不是一对真夫妻。原来，这一男一女是党派到三十六棚从事工人运动的地下党员，根据革命工作需要，假扮夫妻作为掩护。

这位女的叫郭隆真，是党派到三十六棚搞工运工作的负责人。男的叫李振奇，他是郭隆真同志的助手。根据工作需要，李振奇进入总工厂机械分厂当了旋盘工。

郭隆真同志是回族，河北大名县金滩镇人。早在“五四”运动时就积极参加反帝爱国学生运动，是天津学生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进步组织“觉悟社”成员。一九二〇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二年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回国，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一九二九年初派往东北，同年由奉天来哈尔滨负责工运工作，郭隆真同志即深入到哈尔滨产业工人最集中的中东铁路三十六棚总工厂。

郭隆真同志来到三十六棚后，很快接触了一些青年工人，同他们谈心，了解工人的生活 and 工厂的情况，并且逐渐由浅入深地向工人讲解革命道理，宣传马列主义，介绍上海等地工人运动情况。许多工人听了都很佩服，她讲的头头是道，通俗易懂。工人反映说：“她的话都说到咱们心里去啦，越听越愿意听。”因此，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工人到她家来。郭隆真同志从不放过任何机会从政治上培养、从生活上关怀这些青年。当她发现有的单身青年工人

不会料理自己的生活，她总是热情关怀和帮助。比如谁的衣服脏了、坏了，她就硬逼着脱下来给洗好、补好，就连谁的头发长了没剪她都管。她待人热情诚恳，性格泼辣爽快，遇事机智果断。所以，凡是到她家里的青年工人，不仅学到了一些革命道理，而且还感到了阶级的情谊和温暖。人们都很尊敬郭隆真同志，大家都亲切地叫她郭大姐。

一九二九年，爆发了中东路事件。中东路事件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蒋介石匪帮唆使东北军阀挑起来的。为了使广大人民认清中东路事件真相，郭大姐根据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同志的指示，积极进行揭露帝国主义唆使中国军阀制造中东路事件的罪行。并亲自编写、刻印传单，号召工人、学生、商人和士兵团结起来，反对武装进攻苏联，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军阀。中东路事件发生后，工人们亲眼见到，曾经同中国工人并肩劳动生产和战斗的苏联职工，相继被拘捕和开除出厂。而补充进来的尽是一些白俄分子，对此曾引起工人的强烈不满。因为有些白俄分子就是一九二四年中苏合办后开除出厂的沙俄时期的工头或监工。一九二四年中苏合办以后，总工厂有了显著变化。中苏工人和睦相处，政治和经济地位都有一定的提高。三十六棚工人做了前后对比，又通过党的宣传，更加分清了是非，于是便自觉地掀起反对东北军阀制造中东路事件的斗争。同年十二月由中东路事件引起的中苏战争，中国方面失败。中国军阀政府代表与苏联政府代表在伯力举行谈判，谈判结果，中东路恢复原来状态。在铁路员工方面以一九二九年七月十日为界限，在这以后被开除离厂的苏俄员工，全部恢复工作，被招用的员工全部裁减。对这个决定，三十六棚中国工人是拥护的，因为七月十日以后采用的工人，多数是白俄分子，一部分是中国工人。但是，当时军阀政府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企图在裁工这个问题上大作文章，在工人中挑起反苏情绪，所以他们不按“伯力协定”裁人，全裁中国工人不裁白俄分子。

如一九三〇年一月九日一次就裁掉一百八十余名。其中有许多是入厂多年的老工人，按照规定这些工人是不应该裁掉的。为此当时引起了广大中国工人的极大不满，许多被裁工人纷纷找工业维持会申诉要求复工。但是此时工会已被铁路督办公署收买，根本不管工人死活，并和副厂长李祖藩一唱一和，把裁工的责任全推到苏方当局和厂长身上。郭大姐根据刘少奇同志的指示，立即领导三十六棚工人掀起反裁工斗争。首先她编写了揭露裁工阴谋的传单，并很快散发到工人中间，接着找工人积极分子开会进行研究，制定反裁工斗争方案。

在郭大姐的领导下，当时成立了群众斗争组织。一个是总工厂失业工人后援会；另一个是中东铁路中国工人失业复工团。同路局副局长郭宗熙、铁路督办莫德惠和副厂长李祖藩等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月二十三日，失业工人后援会在“声明”中写道：“……查东铁俄籍工人实超华工数目，按照协定华工不但不应裁减反须添补，只因白俄工人混入华籍工人，致华工生计为彼等所夺，陷千余人工（这里指的是全路被裁人数——编者）于悲惨之境。……按诸用人东铁以华俄人民为标准之精神，应即将白俄余数裁撤，以华工添补，今反将纯粹华人裁撤以保留白俄地位。……督办应顾及失业工人之苦痛，收回成命，使全路失业华工一律复工。”“声明”也揭露了：“中东铁路工业维持会只知搜括会费，供私人之挥霍，以吃私上工人作自肥之图谋，置工人利益不顾。”并指出，“该会已失掉代表工人之资格，全体工人一致否认其为代表工人之工会，一切复工交涉全体工友托付中东铁路中国失业团办理。”^①同时失业团也散发了“告全路工友书”和“声明”。在“告全路工友书”中写道：“全路在业的工友们，我们都是工人，我们现在失业了，请你们一致起来援助我们，因为我们要能复工，你们生

^① 黑龙江省档案局：八〇·一·一四。

活要永远能有保障，只有靠你们给我们以有力的援助。全路各站段的失业工友们，我们是同样陷于失业痛苦的人，你们应该马上团结起来与我们一致行动才能争得全体复工。最后我们应一致团结起来，一致要求：（一）立即恢复一切被裁工人工作；（二）开除一切白党补上中国工人；（三）组织工人自己的工会；（四）打倒工业维持会；（五）反对吃私上人，路局上人要先上失业工人；（六）给失业工人补助津贴；（七）失业工人统统加入复工团。”^①这两个组织的号召和呼吁，得到了全厂工人的积极响应，并同全路工人一起投入了反裁工斗争。此时李振奇也被裁，郭大姐指示他具体组织失业工人复工运动。在失业工人后援会的支持下，一百八十多名失业工人团结一致，斗志昂扬。他们派代表找路局副局长郭宗熙谈判，三次包围机务处副处长高端的办公室，多次冲进工厂与李祖藩评理，还到督办公署去请愿，闹得铁路当局不得安宁。在工人的压力下，最后铁路公司被迫答应失业工人的要求，分别恢复了工作。这是以郭大姐为首的党组织领导三十六棚工人取得的第一个胜利。

工业维持会已经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黄色工会。随后郭大姐又领导三十六棚工人为组织赤色工会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对郭大姐来说建立赤色工会工作所面临的困难是很大的。进厂不可能，因为自己不是工厂里的工人，一个女人在当时随便到工人家中去也不方便，况且当时在国民党军阀统治下，三十六棚到处都有铁路当局派遣的警察，便衣特务在厂内外监视工友的行动。除此以外，给郭大姐工作带来干扰的是，当时在党内存在的托洛斯基机会主义取消派，这股帮派在总工厂的代表人物就是李振奇。他们破坏上级党组织的决议，不服从上级党的领导，非法搞小组组织活动，私通官厅作合法斗争，与反动的黄色工会——工业维持

^① 黑龙江省档案局档案：八〇·一·二二三。

会工贼谈判，提倡改组，一心想当工业维持会的会长。蔑视群众的力量，否认党的领导，拉帮结伙，另搞一套。刘少奇同志一再指示让李振奇配合郭隆真同志在三十六棚发动工人推倒工业维持会，成立赤色工会。但遭到李振奇的拒绝。不仅如此，他还强迫郭大姐跟他走，郭大姐非常气愤，严厉地批评了他的反党行为。并根据市委决议，郭大姐积极投入了反对托洛斯基机会主义取消派的斗争。在上级党组织领导下，郭大姐冲破各种干扰和阻力，继续领导三十六棚工人积极筹建自己的工会。她首先抓住了工人中的积极分子，把他们找到一起商量成立自己工会的问题，并介绍国内各地成立工会的作法，把他们再分别派到各分厂做宣传发动工作。这时已到了旧历年关，三十六棚工人有互相拜年的习惯，这一年到郭大姐家拜年的人特别多，郭大姐就利用拜年的机会，同大家商量筹建工会的问题，耐心地向工人讲解成立工会的重大意义，得到更多工人的赞成和支持。在此基础上，她召集了各分厂筹建工会的工人代表十余人开会，同他们一起研究了工会的组织方法，郭大姐还亲自帮助工人把它写成布告，分别贴在各分厂的门口。布告一贴出，工人都围上来观看，这时发起人立即向工人发表演说，号召大家签字报名，参加到新的工会里来。工人们认为这个办法好，都表示拥护，结果三日内签名者达八九百人。在郭大姐的指导下，筹建工会的工人领导者，马上召开全体大会，选举委员并宣告工会成立。当时在九个分厂选出十五个委员。新成立的工会，为了与工业维持会有所区别，定名为总工厂(工人)委员会。机器分厂的青年工人张明德被选为主席委员。新的工会组织成立后，郭大姐立即帮助总工厂(工人)委员会起草了一个声明，除在厂内用布告张贴外，并致函铁路局、督办公署以及东省特别区长官公署等有关方面，声明：“总工厂全体中国工人一致决议否认工业维持会代表的资格，并经全体工人一致选举委员十五人组成总工厂(工人)委员会，办理厂内一切日常有

关工人事宜。”^①

新的工会成立后，拥护新工会的工人越来越多了，李振奇妄想当会长的美梦也完全破产。李振奇便与工业维持会工贼勾结在一起跳出来进行捣乱和破坏。郭大姐曾多次批评李振奇的错误，要求他悬崖勒马，按照上级指示，把刚刚新成立的工会搞好。而李振奇不但不听劝告，反而狂妄地说：“你们那个工会就攥在我手心里，我让它成它就成了，我叫它垮它就垮。”后来，他果真干起破坏新工会的勾当。他分裂工人队伍，破坏工人团结，把新工会的会员拉走了一些，甚至个别工人党员（葛凤鸣）和几名新工会的委员也拉了过去。至此，李振奇的托派机会主义取消派面目完全暴露出来。对此郭大姐一方面同他进行坚决的斗争，一方面向上级党组织反映了真实情况，党组织认为李振奇的问题十分严重，并向他提出了严正警告。李振奇对自己错误毫无悔改的表现，还对郭大姐怀恨在心。从此以后，对郭大姐不断进行打击和迫害，在群众中散布流言蜚语。但许多工人对郭大姐却给予积极关怀和热情帮助。由于李振奇坚持反党立场终于被清除出党。

李振奇被开除党籍以后，竟然卖身投靠，勾结工业维持会，参加南岗的选举，又想当肖世平的下手，做三十六棚工业维持会的副会长，他去勾结官厅做合法运动，给曾子固磕头，向金大肚子（警察总监金荣桂）买好，结果会长没当成反进了监牢里去。不久，工人党员葛凤鸣等人也相继被捕，党组织考虑到当时环境的险恶，要郭大姐立即离开哈尔滨。但郭大姐却说：“三十六棚的工作已经有了新的开端，不能放弃，我要留下工作。”郭大姐不顾个人安危，继续在三十六棚开展工作。许多进步工人为了郭大姐的安全，不时地为她秘密转移住处。虽然如此，她总是千方百计

^① 黑龙江省档案局档案：八〇·一·二二三。

地同工人群众保持着联系。郭隆真同志还以东铁总工会的名义创刊了《北满工人》和《火车头》等革命报刊，在三十六棚及中东铁路工人中间流传，鼓舞广大工人的斗志。叛徒葛凤鸣当了特务以后，带领密探到处抓人。还一心想抓到郭大姐以便向他的主子请功，整天在三十六棚一带转来转去，打听郭大姐的行踪。因而郭大姐的工作更加困难，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一些进步工人都为郭大姐的安全担心。为此上级党组织再次做出决定，一定要郭大姐转移。此时此刻的郭大姐怎么愿意离开三十六棚呢？因为她和三十六棚的工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她喜欢三十六棚工人敢于斗争的人无畏革命精神，她更关心三十六棚工人今后的斗争，她认为三十六棚的工作很重要，应该有人继续领导工人坚持斗争。她多么想留下来把中东铁路和三十六棚工人新建立起来的工会加以巩固和扩大，并在斗争中发挥它的威力。她是多么不愿意离开这里，但是，上级党组织一再要求她必须离开，她只好服从了。临走前，因为当时处境很坏，不能叫更多的人知道，只有几个工人为她送行，他们真有些难舍难离。临行时郭大姐嘱咐工友们说：“你们要和全厂的工人团结起来，要继续干下去，一定要把工会组织好，有了自己的工会，就有了骨心，再同官厅斗就更得力。”送行的工友含着眼泪说：“郭大姐，你放心吧，你给我们讲的道理，我们都记住了，你给我们指出的道路我们一定走到底。”

后来，叛徒葛凤鸣没有抓到郭大姐，却带领警察抓走了几个党的积极分子。为了除掉这个祸害，我党派人很快给叛徒葛凤鸣以严厉惩处。

郭大姐从哈尔滨走后，一九三一年初，被党中央派往山东，继续作工运工作。但后来不幸在青岛被捕，一九三一年在济南被军阀韩复榘杀害，她牺牲时只有三十四岁。郭隆真烈士虽然离开了我们，但她在三十六棚播下的革命火种，一直鼓舞着三十六棚工人，为求得彻底解放而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

第三章

日伪的残暴统治 工人的反日斗争

(一九三一——一九四五年)

概 述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二年二月五日，日寇占领哈尔滨。当时三十六棚总工厂仍属中苏合办。一九三五年三月，苏联把中东铁路出售给日伪，改称北满铁路。与此同时，日寇接管了三十六棚总工厂，改称北满铁路哈尔滨铁道工厂。从此，三十六棚工人遭受日寇十年多的血腥统治。

日伪统治时期，公布了五十多种镇压人民的法西斯法令，实行一整套的法西斯特务统治，赋与警察宪特以无限的特权，他们可以任意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和毒打中国人民，最普遍的是动不动就扣上“反满抗日”罪名，加以迫害，“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在太阳旗下，每个中国人只能当顺民，做牛马，不许有一丝一毫的中国气”，对东北人民的思想禁锢简直比罐头封闭的还严。三十六棚工人深受其害。在经济上，日寇进行了敲骨吸髓的压榨和掠夺，甚至于“掠夺普通人民的衣食，使广大人民啼饥号寒”。三十六棚工人生活陷于极其悲惨的境地。

但是，具有革命传统的英雄的三十六棚工人，从未间断过英勇顽强的反日斗争。“九一八”事变后，三十六棚工人在地下党支部老黄等人的带动下，纷纷捐款，积极支援了“江桥抗战”，每人捐一至两天的工资，共捐款四千多元，购买棉衣、皮帽、皮靴子、皮手套等大批物资，派代表专程送到江桥前线。从日寇接管工厂的第一天起，工人们就以怠工等各种形式积极开展反日斗争，直

到日寇无条件投降为止。

自一九三五年三月，日寇接管工厂后，在厂内完全实行日本法西斯一套统治方式。从厂长到各系（科）主任、分厂主任以及班组长全换成了日本人。把工人分为佣员、雇员、准职员、职员各种等级。劳动时间一律改为十小时，工人分为两班，采取一昼夜两班制，有十分之一工人要工作十四小时，工资反而普遍降低。

日寇统治初期，在伪铁道总局管辖下，共有大连、沈阳、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等五处铁道工厂。哈尔滨铁道工厂专门从事机、客、货车修理。一九三七年四月，日寇为实行所谓专业化，成立了三棵树铁道工厂，将哈尔滨铁道工厂之机车修理设备及有关员工全部移至三棵树铁道工厂。

日寇为了扩大侵华战争的需要，不断扩建哈尔滨铁道工厂，厂房建筑面积由一九二八年时的四万零一百五十二平方米，增加到五万五千二百九十三平方米；金属切削机床由一九三四年的一百四十三台，增加到三百四十三台；其他动力、搬运、木工机械等由一九三四年的二百三十一台，增加到四百九十四台。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时，共有工人一千九百八十人。

在整个日寇统治时期，工厂变成一座大监狱，日寇实行了极端残暴的白色恐怖政策。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大规模的罢工斗争十分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三十六棚工人以各种巧妙方式进行了反日斗争，表明任何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第一节 日寇的血腥统治

一 日寇接管工厂

一九三二年二月五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哈尔滨后，中东铁路总工厂因为是中苏合办企业，所以日寇未敢强行占领。但是日寇并没有以此罢休，为了霸占中东铁路，采取了种种手段极力破

坏中东铁路的正常业务。一九三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伪满政府下令停止中东铁路东部线绥芬河与乌苏里铁路的直达货车运输；四月六日起，停止中东铁路西部线的直达运输，把满洲里站内线路上的八个道岔子一齐加锁^①。同时日寇在中东铁路界内制造纠纷，逮捕苏俄员工的事件屡次发生。在日寇挑衅下，苏联终于在一九三五年以一亿七千万日圆把中东铁路卖给了伪满洲国，实质上是卖给了日本。

三十六棚总工厂的广大工人，听到苏联将中东铁路与三十六棚总工厂卖给日本之后，议论纷纷，都感到十分惋惜、忧虑。人们十分清楚，日寇接收工厂后，工人们只能在日本鬼子的皮鞭下从事奴隶般的劳动。在日本侵略者的魔爪即将伸入总工厂时，每个人都感到忧虑不安，大家再也无法安心干活了。人们每天谈论着工厂的未来、个人的打算，谈论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的种种罪行，仇恨凝结在心头。

日本侵略者接收三十六棚总工厂前，对中苏两国工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日本接收工厂的情绪是十分清楚的。日寇主要接收人员山本就说：“总工厂是北满一带进行赤化工作的地点，是赤化的策源地。”因此，他们在接收的时候，都抱着不安的心情，十分担心可能会出现什么危险情况。接收货车分厂的大浦说：“在接收房产和房屋的时候，非常注意是否隐藏了爆炸物和可能发生的其他危险情况。”日寇在接收总工厂时如临大敌，对接收人员进行了严格的训练，制定了一旦发生不测事故时的对策。在接收前一天派来二百三十名日本军进厂警戒，工厂内各重要地点和部门均配备日军守卫，还命令全体日寇接收人员，在接收时要详细观察中苏工人的动向，如有可疑和不稳的情况发生时，应立即向工厂长和路警发出警报，对油脂和爆炸性药品如发生意外事故，要

^① 哈尔滨车辆工厂档案：《业务接收报告书》，日文版，一九三五年九月。

立即报告路警和消防队并采取紧急措施。

日寇接收人员是从大连、抚顺、长春等地调集来的共九十六人，其中大连沙河口铁道工厂七十七名，伪铁道部三名，经济调查会一名，抚顺煤矿十三名，“新京”（长春）地方事务所一名，哈尔滨铁路局一名，外加三月二十二日从日本铁道省派来担任厂长的加藤仲二和翻译人员六名，共一百零三名^①。

三月二十三日，日寇正式派加藤仲二技师等人员开始了接收工厂的工作。按苏日双方协议，全部接收工作分三批进行。三月二十三日上午十点四十五分日方第一批和第二批接收人员，在加藤仲二带领下来到总工厂二号门前，这些鬼子接收人员一个个惊奇、胆怯、谨小慎微地向工厂张望着，小声议论着，有的看到进进出出的工人还皮笑肉不笑地点点头。按规定第一批接收人员工厂长今泉卯吉、庶务长滕原丰二郎、作业长山本纯次等先进厂，第二批接收人员在厂门口等待。第一批接收人员进厂后与苏方厂长伯洛克尼也夫相见，伯洛克尼也夫向日方接收人员介绍了全厂情况，然后向日方交待了有关厂长工作。日寇接收人员立即在工厂办公室房顶，升起了伪满国旗和伪满铁路总局旗帜，这标志着铁路工厂已被日伪所接收。这时第二批接收人员才走进了工厂。第二批接收人员由日寇各分厂、系、课、室负责人等四十人及翻译五人组成。三月二十四日午前八时，第三批亦即全体日寇接收人员入厂，进行全面接收工作，一直到四月十五日，接交工作全部结束。

日本接收后，基本保留了工厂的原有管理机构。设有庶务系、会计系、材料系、检查系、计划系、技术系、试验室、仓库等，根据生产任务的需要，设有机车厂、客车厂、货车厂、木工厂、机械厂、铆工厂（制缶）、车轮厂、锻冶及铸工等分厂，另有发电

^① 哈尔滨车辆工厂档案：《业务接收报告书》日文版，一九三五年九月。

日寇接收工厂时职工情况表

国别	工 种	正 式	正 式	日 工	临 时	计
		职 员	日 工	日 工	日 工	
苏 联		136 人	111 人	112 人		359 人
中 国		188 人	379 人	162 人	3	630 人
合 计		324 人	490 人	274 人	1	989 人

厂。

日寇接管总工厂后，开始时还装模作样地表示与中国工人“亲善”。有许多工人要求退职，日本鬼子不允许，说什么：“好好干活，钱大大给”。这些都是假的，没过两个月，工厂就大变样，日本鬼子早已把在我国东北其他地方实行过的一整套法西斯血腥统治手段，全在总工厂施行。比如，八小时工作制改为十小时，工资减少了，煤种等一些待遇完全取消……。更可恨的是他们张口就骂，举手就打，日寇的法西斯狰狞面目立即暴露出来。五月的一天早上，在铸钢车间，日本鬼子强迫工人出去站队，意思是检查上班人数。有个叫佟风柱的工友认为每天一来挂了牌子就行了，还要站什么队！所以他在厂房里没有出去。当时被鬼子主任佐藤看见，这小子走上前去不问青红皂白，就是一阵打，把佟风柱打的满嘴淌血。

在佟风柱被打后不久，又发生了电灯分厂工人贾有被殴打事件。一天早晨，电灯分厂司炉工贾有在上班前去配电组找配电工刘祥办事。他刚一进屋恰好碰上鬼子组长坂村，这家伙生就一脸横肉，平时总表现出一种凶狠样子，他见贾有进来就问：“你的，什么的干？这边随便看看不行！”还没等贾有回答，鬼子坂村又叫骂：“八嘎牙鲁，你的良心坏啦坏啦的有！”贾有气坏了，分辩说：“我来找人还不让，你管的也太多了！”鬼子见贾有竟敢顶嘴，上前就给贾有两个耳光，这样还不罢休，又揪住贾有的衣领，一直把

他拉到门口的空地上。当时贾有生病刚好，还很虚弱，没等他站稳，就被坂村摔倒在地上，贾有为这突如其来的暴行激怒，站起来朝坂村还击一拳。坂村的法西斯兽性发作，顺势用双手抓住贾有的一只胳膊，用力往肩上一抗，便把贾有翻倒在地。这样反复地把贾有摔了三、四次。结果贾有被打得浑身是伤，昏迷不醒^①。

佟凤柱和贾有等被殴打事件立即传遍了全厂，给广大工人上了“仇恨的第一课”。大家进一步认清了日本法西斯的凶恶本质，在每一个工人的心灵深处都埋下了对日本侵略者仇恨的种子。在地下党的领导下，采取各种手段与日寇展开了长期艰苦的斗争。

二 工厂是地狱 一号门是鬼门关

日寇接收工厂以后，为了残酷统治中国工人，整修了工厂的院墙，建起了炮楼，架设了电网。日本士兵、铁路警护队、日伪特务分布全厂。他们密切监视中国工人的行动，并随意污辱、毒打和逮捕工人，整个工厂笼罩着阴森恐怖气氛。

日寇接收工厂后，还实行了一整套奴役中国工人的法西斯制度，比如挂牌制度、监工制度、搜身制度、童工制度，等等。工资减少一半，劳动时间却延长到十小时，实际上每天都要超过十小时，甚至延长到十二至十五小时左右。因为实行挂牌制，工人每天还要提前上班，如果晚来一步，不仅要遭受打骂，还要克扣工资。

工人干活时，日本鬼子大小头目，每天都对工人进行监视，平时看谁不顺眼，开口就骂，动手就打。

铸钢分厂吊车工王殿坤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干活，日本监工还嫌他吊的太少，强迫他多起吊，以至吊车吊超过负荷的铁件，结果开车后，吊车车身倾倒，造成严重事故。日本鬼子监工不但

^① 《三十六棚》：“仇恨的第一课”北方文艺出版社，一九五九年。

不承担责任，反而倒咬一口，用木棒把王殿坤毒打一顿^①。当时铸钢分厂每月生产能力只有七十吨，日本鬼子却定额九十吨。为了赶任务，强行加班加点，完不成定额不让工人回家。

工人们由于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累伤累倒的很多。但是日本鬼子根本不顾工人的死活，还巧立名目强迫工人为他们多干活。

一九四〇年，为了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日本鬼子又策划出一套迫使工人提高生产率的花招。这就是开展所谓“生产周间”运动，每隔一两个月变换一个名堂，什么“安全周间”，“节约周间”，“增产周间”，“圣战完遂周间”等等，不一而足。每到周间运动一开始，写标语，挂牌，带袖章，开会，训话，检查，搞得乌烟瘴气，把工人折腾个半死。在这期间，对工人的监视比平时还要严厉，正象工人说的那样，他们“抓住旋风就是鬼”，稍微出点事故，轻者挨打受骂，重者还给加上一个破坏“大东亚圣战”的罪名予以逮捕。所以，每当周间运动一开始，工人就骂道：“鬼子又办周年了。”尽管大张旗鼓地搞花样翻新的“周间”运动，但由于工人不认真地给他干活，照样提高不了生产，收效甚微。

日本侵略者规定，每月八日是所谓的“诏书奉戴日”，强迫工人到“兔子庙”前集合，向日本天皇和傀儡皇帝的方向行礼，叫什么“遥拜”，还宣读“回銮训民诏书”，“国本奠定诏书”，胡说在日本的“天照大神”和天皇的保佑下才有了“满州国”。每天中午十二点，还强迫大家一律要低下头“默祷”，祝愿日本皇军“武运长久”、“打胜仗”，这些荒谬绝伦的举动，极其不得人心，遭到工人的普遍反对。工人们都嘲笑地说：“遥拜”就是“要败”，“默祷”就是“莫祷”，管参加这种活动叫“受洋罪”。

车轮分厂工人周福利，有一次没有到兔子庙参加“遥拜”，日

^① 哈尔滨车辆工厂调查资料：退休老工人李万福回忆录，一九七八年。

本鬼子工段长柳生，把他拉到外面，用检车锤把头打个大窟窿，鲜血四溅，目不忍睹。鬼子反倒幸灾乐祸地说：“满洲人大大的有，死啦死啦的没关系。”^①

在日本法西斯统治下，工人被压迫受折磨，当牛做马任人宰割。不知有多少工人被榨尽血汗，遭受严刑拷打，家破人亡。好端端的总工厂，处在法西斯白色恐怖之下，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日本法西斯强盗，在霸占总工厂以后，还强迫工人出入一号门，不许走其它门。平时，在一号门的小角门设有门岗，除两道明岗外，还设有暗岗。几乎每天在下班时，都对工人进行搜身。明岗有警护队担任，暗岗由便衣特务、狗腿子充当。掌握搜身大权的日本人叫大屋，是个“浪人”出身，没有任何本事，但在迫害中国工人方面却有一套法西斯伎俩。他经常把工人吊在房梁上，用皮鞭子沾凉水抽打，叫什么“荡秋千”、“吃面条”；还用“老虎凳”、“灌凉水”等酷刑折磨工人。他手下豢养两个狗特务，一个叫么国荣，长一脸横肉，脚穿一双带刺马针的皮靴，手提一条木棒，动不动就下手打人，外号叫“么大马棒”。在伪满时期，被么大马棒亲手打死的就有四人，间接打死的也有四、五名，打成残废的有十人，遭到毒打的就不计其数了，工人恨透了这个家伙^②，另一个坏蛋是曲海峰，阴险狠毒，两面三刀，外号叫“曲小个子”。

每当提起一号门，总工厂工人真是不寒而栗，这是个雁过拔毛的是非之地。

以大屋为头目的这帮家伙，把持着一号门出口，他们个个凶神恶煞般地盯着每个工人。每当工人们拖着疲倦不堪的身子，通过一号门时，都是提心吊胆，忍气吞声。因为他们看谁不顺眼，一使眼色，就搞突然袭击，不知会把谁拉进警护队屋里去。差不

^① 哈尔滨车辆工厂调查材料：退休老工人侯德春回忆记录，一九七八年。

^② 么国荣判决书，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四日。



工厂是地狱 一号门是鬼门关

多每天晚上都可以听到他们毒打工人的吼叫声和皮鞭声，以及等候在门外寻找亲人的妇女儿童等家属的哭喊声。因此，工人们都把一号门叫“鬼门关”。

客车分厂工人杨永生，在寒冬腊月里，总是穿一双补了又补的旧布鞋，鞋底已磨出了窟窿，脚板不知已划破了多少血口子。一次他好不容易找到一块废胶皮打双鞋掌，继续穿用。不料，就是这双鞋掌，竟惹来了一场大祸。这天杨永生下班往外走，刚走到一号门，只见曲小个子一努嘴，么大马棒一把揪住杨永生的衣领给拉了出去。然后，全身上下搜查起来，可是什么也没搜出来，最后让他把鞋脱下来，一看有胶掌，么困柴随手给杨永生一个耳光。“你为什么打人？”杨永生理直气壮地问。“还敢嘴硬，你鞋底的胶皮哪来的？”杨永生气得火冒三丈，“鞋底上的胶皮是在外边买的，就兴工厂有啊！”这时，大屋如同一只饿狼似的扑来：“你的反啦反啦的，抓起来吊上的，死啦死啦的好！”两个狗腿子把杨永生抓进警护队门岗屋里，吊起来。杨永生被严刑拷打得晕过去好几次，全身被打得没有一处好地方。杨永生放出来后，已是遍体鳞伤。那时候，杨永生一家老小生活都无法维持，哪里有钱治伤？没有两个月，他就含恨死去了。在临死时，杨永生凄惨地对家人说：“以后就是饿死，也不要进工厂的大门——那个鬼门关哪！”^①杨永生充满悲愤的话语，道出了总工厂工人的心声。

三 工人的苦难生活

毛泽东同志指出：“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中国的广大人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②在

^① 哈尔滨车辆厂调查材料：访问老工人傅善德记录，一九七二年。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五九四页。

日伪法西斯血腥统治下的三十六棚工厂工人，政治上不自由，生活日益贫困化，就是当时处在暗无天日的殖民地时代，广大中国人民苦难生活的一个缩影。

在日伪统治时期，广泛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

反侵略是“国事犯”，
吃米面是“经济犯”，
说实话是“思想犯”，
不出劳工是“抗日”，
不交捐税是“反满”^①。

这真实地反映出，处在日寇统治下，阴森而恐怖的景象。

当时日寇为了维护其法西斯统治，采取了各种奴役和镇压中国人民的法令。什么粮食“出荷制”和配给制；什么“民籍法”、“国兵法”、“勤劳奉仕法”、“劳工法”等。还罗织罪名，疯狂镇压反日爱国群众。日伪还颁布了“特别刑事法”，设立“特高警察”，专门侦察、逮捕、审讯所谓“反满抗日”、“赤化分子”，以及处理“特别刑事案件”，所有这些一概属于“国事犯”、“思想犯”之例。

三十六棚工人因受苏联十月革命影响较深，有党的地下组织，又有反帝爱国的光荣传统，所以日寇对三十六棚工人非常害怕，他们接收工厂后，便加强了对工人们的迫害和镇压。日寇派到工厂的宪兵队、警护队，以及特务、狗腿子等专门负责监视工人的反满抗日活动。平时，看到三个工人在一起谈话，马上抓起来进行盘问，对懂俄语的工人更加监视，甚至无故抓起来审讯。一九三八年秋，王树森、陈远亭、刘海成、于泽芝等工人，组成一个业余“京剧研究组”。通过排演京戏之机进行交流反满抗日情

^① 《黑龙江省史》，第二分册七十页。

况。但是不久就被特务杨生荣监视上了，这家伙报告了宪兵队，在一天夜里以“非法”集会结社为名，把参加“京剧研究组”的工人全部逮捕。开始被关在车站警护队拘留所里，以后又转到宪兵队监狱。鬼子和特务在审讯时，用灌凉水、抽皮带、烟头烧、铁条烙等酷刑，逼问是不是共产党？许多工人被打得皮开肉绽，体无完肤，关了八个多月，最后因为没弄出一点证据只好释放。但陈远亭、刘海成等工友在狱中活活被打死^①。

工人们在政治上受压迫，在经济上也更加困苦。当时日寇最大限度地压低中国人民生活消费资料，实行全面配给制。举凡一切生活日用品都一律凭“通帐”配给。以粮食为例，当时规定，日本人及日伪高级官吏，每月定量为细粮十四、五公斤，中国居民成年人每月全部粗粮，配给量为九公斤，小孩五公斤。不仅配给品种差别悬殊，中国人配给量也最低。

粮食及其他日用品，由于多被日寇抢走做为军用，以至供不应求，市面奇缺，黑市猖獗，价格暴涨，有些物品黑市售价比配给价高达几倍至几十倍。

总工厂的中国工人，由于工资收入很少，绝大多数家庭生活水平都很低。广大工人在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艰苦生活折磨下，加上营养不良，都过早地丧失了劳动能力。

由于配给的棉布极少，按照黑市价格又购买不起，多数工人只能穿“更生布”等代用品做的衣服。每月从厂“福利社”和三十六棚“配给店”领到的配给粮，还不够十天的口粮。而配给的粗粮，质量又非常坏，红高粱米，发霉的苞米面和小米，里边还掺有沙石、土块、麻袋毛、耗子粪。“配给店”的老板经常把苛扣下的米、面转手到黑市上卖，谋取暴利。配给的少得可怜的豆油，里边还掺有小米汤。

^① 哈尔滨车辆工厂调查材料：王树森回忆录，一九五八年。

到一九四三年以后，进一步压缩了配给量，而代之以不是人吃的“橡子面”，吃了以后泻肚、浮肿。就是领到的坏米、面也很难下口。发霉的棒子面做出来的窝窝头是黑红色的，发霉的小米，用水洗多少次，也还是有一层绿毛，做出饭来，腥、酸、苦、辣、臭五味俱全。加上数量少，多数人家只好掺合一半糠皮、野菜做菜团子、菜粥，勉强糊口，维持半饱。

有些工人家庭人口多，单靠配给粮实难糊口，有时糠、菜也难弄到手，不得不冒风险，到江北各县去设法求亲告友，买回些苞米、杂粮、煎饼，糠麸之类，补充口粮的不足，以维持一家老小的最低生活。一旦被警察发现，要被抓为“经济犯”，轻者粮食被没收，重者蹲拘留。

至于中国工人的居住条件，也是极其简陋的。几乎所有人家，都是几辈人挤在一间屋子里。

当时，住“官房”（即铁路住宅）的工人占少数，多数是住私人房，房租很贵，又都是矮小简易的平房，年久失修，东倒西歪，破乱不堪。夏天屋外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冬天外面冰天雪地，屋里滴水成冰，四壁挂霜，到处透风。

由于厂里没有单身宿舍和食堂，单身工人劳累一天，到晚上无处安身。只好几个人搭伙，在三十六棚附近租间小破房，立个炉灶起伙。这些单身汉，一无所有，人走家搬，根本没有正经的铺盖，团圞身睡，吃一顿算一顿。一旦有个头疼脑热，人地两生，举目无亲更为凄惨。

那时在工人中间，流传着叫做“四大件”的顺口溜：

“更生布、橡子面、洋灰袋、麻袋片。”

这是对当时工人苦难生活情景的一个真实写照。

汽焊工孙耀亭一家的生活，就是总工厂工人苦难生活的一个缩影。他家九口人，住在一间八米大小的地下室里，常年不见太阳。一到雨天，就得拿盆拿碗淘水，全家整宿不能安睡，就是这

样的住房，每月还要交六元钱房租。全家只有两床破被，一口破锅，几个缺边少沿的磁碗，几双长短不齐的筷子。一九四二年腊月初一，房东勾结警察催逼房租。孙耀亭万般无奈，把还没有出生的孩子，预卖给皮铺老板，用来交房租。为了过年全家能吃上两顿饱饭，不得不冒险去双城背粮，但是，回来刚走到霓虹桥，就被警察抓了“经济犯”。不但背回来的苞米面被没收，人也被送进监狱，这时候已经是腊月二十八，有钱人家正在忙着准备过年，可是，孙耀亭的妻子朱宝云还眼巴巴地盼丈夫能背回粮米来下锅。大孩子叫冷，小孩子喊饿，屋外白雪茫茫，屋里清锅冷灶，吃烧皆无。丈夫杳无音信，妻子还要生孩子，真是过年如过关，度日如年哪^①。在日寇的残酷统治下，三十六棚工人岂止这一家？广大工人都是挣扎在人间地狱里。

四 童工的苦难

在日寇残酷统治下的三十六棚铁路工厂这座人间地狱里，到处可见一些身穿破工作服的少年儿童。这些刚刚十二、三岁的孩子，却在日本鬼子的皮鞭下，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这些未成年的孩子，一天要干十二个小时以上的体力劳动，身心健康遭到严重摧残，有的劳累成疾，有的过早地丧失了自己小小的生命。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伸入三十六棚工厂后，为了对中国工人进行敲骨吸髓的超经济的剥削，从一九三七年就招收了八十名徒工和童工（其中童工四十名）。以后逐年增加，到一九四四年竟达四百名之多（包括三棵树机关车工场）。当时进厂的童工有三种情况：一是厂内工人家中孩子多，单靠本人工资不够维持生活，只好让孩子入厂当童工；二是厂内工人伤亡，按日本人规定，凡

^① 《三十六棚》，“第六个儿子”，北方文艺出版社，一九五九年。

住工厂公房者（即三十六棚或邻近土草房）因职工受伤或死亡离厂后一个月其家属必须搬出公房，为了不被赶出公房，被迫让孩子入厂当童工；三是从关里逃荒来东北投亲的孩子，本指望来关外靠亲友养活长大成人，哪想到来后还是无法活下去，因而进厂当了童工。

这些孩子进厂当童工后，有的给日本人当博役（勤杂工）；有的分到繁重的生产班组和成年人一样劳动；还有的专给日本人养兔、养蜂、养花。这些弱小的孩子，整天挣扎在鬼子工头的皮鞭下，劳累一天却得到极少的报酬。日本人规定每天工资童工二角至四角（三棵树工厂的徒工规定不给钱），日本徒工八角，中国工人八角，日本工人二元四角。即使这样，孩子进厂当童工也不是容易的事，需要托门子送礼才能进厂。真是明知是火坑，也要往里跳，这样，家中总算能带出一张吃饭的嘴啊！

一九四四年初夏的一天黄昏，刚刚十四岁的李春来，回家看到爸爸病倒在炕上，姐姐小声跟他说：“爸爸下工时要把分的一麻袋柞子背回来，走在半路，手脚就不好使了，别人把他架回来后，妈妈说找先生看看，爸爸只是说我不要紧，你还得治病，说着说着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春来看边说边哭的姐姐，又看看抱住爸爸痛哭的妈妈，想到爸爸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这一家七口可怎么活啊，也哭起来。第二天清晨，无钱医治的春来爸爸死去了，身患重病的妈妈哭的死去活来，几次昏死过去；春来和姐姐、妹妹、弟弟拉着母亲的衣襟，呼唤着爸爸大声痛哭。众亲友、邻居看到这心酸的场面，想到这一家人的下步生活，也都流下了同情的眼泪。

春来的爸爸刚死不到一个月，鬼子、汉奸就破门而入，限期搬出公房。就在一家人呼天唤地、走头无路的时候，经邻居们商议认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请求翻译和日本工头说情，让春来进厂当童工。春来的妈妈带着病身子，忍着悲痛求亲告友凑了点

钱，找人给翻译和工头送了礼，才勉强答应了。可是条件是必须让春来和不满十二岁的妹妹两个人进厂做工，才能允许住上房子。为了能继续留在这间破房里，春来和妹妹，穿上爸爸遗留下来的破工作服，提着爸爸上工用的饭盒，含着眼泪，怀着仇恨进了工厂大门^①。

在那暗无天日的年代里，像李春来这样的悲惨遭遇，何止他兄妹两人啊！许许多多贫困家庭里像他这样年龄的孩子，为了一家人的生活，进入铁路工厂这个牢笼里，过着非人的生活。一九四〇年，侯德林才十三岁，家中五口人，夏天靠爸爸给砖地做砖坯子，冬天则卖豆腐挣点钱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没有活计时，家里就无米下锅，只好忍饥挨饿。爸爸实在无法，就去求在三棵树机关车工场当帐房先生的吕焕顺，请求他帮忙介绍小德林到工厂当了童工。本想挣几个钱能养活一家人，可是到工厂后，干了不几个月，日本工头就让他到庶务系当博役（勤杂工）。这样，每天不但不挣钱，还要在厂里吃住。六十多名徒工和童工挤在一间木板房里，南北大炕，屋里又潮又湿。一天三顿高粮米饭和咸菜。穿的是一人给一套白线工作服。分配他的活是扫院子、推土、种地和装卸货物，还要给日本人养花、养兔、养猪。总之，日本工头叫你到哪里，你就到哪里。管童工干活的是日本警护团分团长，外号叫大寡妇，这小子心狠手毒，对童工非打即骂。有一次，他让侯德林等六十多个徒工和童工去厂外种地，他每人发一根绳子，让五个人拉一个犁仗，他手拿鞭子就像吆喝牲口那样叫喊，他看谁不使劲，走到跟前就是几鞭子，被打者的身上立刻出现几道血印子。侯德林和其他六个童工累的实在受不了，乘大寡妇没在跟前，就坐在土堆上歇一会。正巧大寡妇回来看见了，他没说什么，快到晌午收工时让其他人都排队回去了，唯独留这七个

^① 《三十六棵》：“穿上父亲的工作服”，北方文艺出版社，一九五九年。

人，不让走。大寡妇在地上划了个圆圈，让两个人对面站在一个圈里。他一边比划，一边大吼一声：“狠狠地打！”原来，他让童工互相打嘴巴子（日本人让中国人互相打嘴巴子，称“协合嘴巴”）。开始，有的不忍心打自己的小伙伴，大寡妇见谁不使劲打，就过来打谁嘴巴子。剩下侯德林一个人，凑不上手，大寡妇又想了一个鬼招，让他跪在地上，双手举一个板凳。举板凳更是难受，胳膊累酸了、麻了，也不敢放下。就这样，直到下午快上工了，才放他们回去。还有一次，在六月份的一天早晨，庶务系副系长鬼子罔本保亲把侯德林领到养兔子的地方说：“侯，你的蛤蚂的拿来。”侯德林一愣，心想，让我拿蛤蚂干啥？可又不敢问，怕问火了，又得挨打，就硬着头皮走了。走不几步又一想，他也没说几个，拿不够还了得。就转身走回去问：“太君，蛤蚂的几个要？”这一问，鬼子可火了，瞪着眼睛大叫一声：“什么的几个，八嘎！”侯德林一看见鬼子火了，又说“八嘎”，以为是八个，转身就往厂外跑。一边跑一边想，这老鬼要蛤蚂干啥？这八个上哪去找啊！厂外除了一些庄稼地外，就是一片草地，还有几条水沟。侯德林就顺着水沟找蛤蚂。找了一上午，才找了三个小蛤蚂。他怕蛤蚂憋死了，还用青草围上，双手捧着跑回去。这时已是下午两点多了。回到庶务系正巧碰见罔本保亲睡完午觉下楼。侯德林走到跟前说：“太君，蛤蚂的拿来了。”罔本保亲一看他满头是汗，浑身是泥，双手捧着三个小蛤蚂，气不打一处来，举手就打，这时翻译来了才弄明白，原来是罔本保亲叫侯德林拿榔头钉兔笼子。日本话榔头叫“蛤蚂”^①。“八嘎”是日本人骂人的话，意为“混蛋”。童工受这种冤枉气的很多。

翻砂车间的童工张学福，十四岁。由于个子较高，进厂后分到翻砂车间干活。这个车间的活又脏又累，开始，有些活不知道

^① 哈尔滨车辆工厂调查材料：侯德林回忆记录，一九七八年。

怎么干，而日本工头山下（外号叫老母猪）竟让他在两个小时内做出八箱落砂机铁尾的砂型来。张学福在干活时，只注意看师傅们怎么干，就没有完成规定的工作量，山下一看就劈头盖脑地向他打去，一边打一边“八嘎牙路”骂个不停，张学福被鬼子打的头破血流。在日本鬼子的奴役下，童工们想学点手艺，也真是难呀，一旦让鬼子工头看见，同样也要遭到痛骂和毒打。机械车间傅宝善想学学打扁铲，有一次他在案子上刚刚打了两下，被外号叫二虎的日本工头黑田看见了，黑田故意让傅宝善手扶扁铲，而他夺过手锤打。他越打越使劲，傅宝善心里紧张手直哆嗦，他还是使劲打，手一歪，正好打在傅宝善的手上，锤砸在手背上钻心的疼，血直往外流。看把他打伤了，黑田才哈哈一笑离开^①。

日本工头对中国童工这样狠毒，面对日本徒工却很优待（当时工厂有许多从日本来的徒工，分到各车间学徒，年龄都在十五、六岁左右）。住在有暖气的楼房里，专有厨师做饭，吃的是大米、白面和各式各样的日本菜，穿的是毛料子衣服，他们也经常无故毒打和污辱中国童工。有一次货车车间的一个日本徒工拉住了年仅十二岁、在帐房当博役的郑元君要摔跤。这个日本徒工岁数大，个子不高，郑元君岁数小，个子比日本徒工高。两个人摔了一会，日本徒工被摔倒了，但他不服，抓住郑元君再摔，又被摔倒了。这时，被帐房的日本工头田中看见了，他走过来，抓住郑元君的衣领子，左右开弓就是一顿嘴巴子^②。日本帝国主义在童工中制造中日工人之间矛盾，其用心十分恶毒。

一九四四年是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行将灭亡的前夕，也是他们穷凶极恶地对中国工人加剧法西斯残暴统治最猖狂的时期。为了强迫工人多修车辆，以满足其战争的需要，不仅将上工时间由十二小时改为十四小时，还经常让工人加班到深夜，谁要不上班，

① 哈尔滨车辆工厂调查材料：傅宝善回忆记录，一九七八年。

② 哈尔滨车辆工厂调查材料：郑元君回忆记录，一九七八年。

就给扣上反满抗日的帽子，惨遭毒打或抓走。那些天，工人们半夜拖着疲倦的身体走回家，睡不了一会，天亮了，又得去上工。童工也一样遭受这种折磨。

阶级仇，民族恨，在童工们幼小的心灵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心中燃起了反抗的斗争怒火。他们在老工人的影响下，反抗的信心越来越强，斗争的方法也越来越巧妙。开始，他们学着工人们那样，磨磨蹭蹭地干，不给鬼子多出活，有的偷偷地把加工好的零件故意弄坏，扔到废铁堆里，还有的为了惩治鬼子，偷偷地往日本工头监视徒工时靠的暖气片上和坐的椅子上抹黄油。后来，他们便敢于和鬼子进行斗争了。翻砂车间被日本鬼子视为重点车间。为了监视二十几名童工干活，专门派了一个叫山下的日本工头看管。山下带着黑边眼镜，整天坐在椅子上东张西望监视童工干活。因为他心黑手毒，没有一个徒工没挨过他的毒打，童工们恨透了他，因为年龄小不敢公开收拾他，就在生产上进行报复。童工们见鬼子急于要铸件，一天到晚不让童工停风铲，就想出了一个糊弄鬼子的办法，用铁丝把风铲开关捆上，一天到晚光听风铲叮当响，鬼子就是拿不到铸件。晚上加班时，童工们按数给鬼子做出砂型来，乘山下不在场，就把砂型踩坏，再盖上砂子，第二天浇出来一看净是废品，气的山下哇啦哇啦直叫，可就是找不出废品的原因。有一次，鬼子刚走，张广祯唱歌，被一个叫小个子的鬼子听见了。他凶狠地问：“你的什么的唱？你的心的大大的坏了！”张广祯低头没理他，小个子突然抓起一把砂子朝张广祯脸上打去。张广祯也不示弱，抓起一把砂子朝小个子打去，两个人脸上都沾满了砂子，互相撕打起来。李春来怕自己的小伙伴吃亏，急忙上去，抓住了小个子的衣领子，小个子松手又和李春来打起来。他俩互相揪住脖领子不放，谁也不松手。这时童工们和一些工人闻讯跑来，齐声喊着：“打这小鬼子！打这小个子！”人们把小个子团团围住。这时山下赶来，一看把小个子围住，本想毒

打童工一顿，可又一看，几十个童工和工人们个个投射出愤怒的目光，没敢下手，就和小个子说了几句日本话，夹着尾巴跑了。童工们看着平时吹胡子瞪眼，耀武扬威的山下，今天却像癞皮狗一样溜了，个个脸上露出了笑容^①。

第二节 工人的反日斗争

一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展开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一九三二年一月中共满洲省委机关，由沈阳迁到哈尔滨。省委机关当时设在道外十六道街，省委书记是罗登贤同志，何成湘同志担任组织部长兼宣传部长，冯仲云同志担任秘书长。在满洲省委领导下，哈尔滨建立了市委，杨靖宇同志（当时叫张贯一）担任了市委书记。

省委书记罗登贤同志工人出身，是著名的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来哈后，他就住在地包的铁路工人住宅区（即道里抚顺街一带），经常穿一件绸大褂，装扮成知识分子，在白色恐怖下，机智勇敢地领导同志们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这时哈尔滨成为抗日活动的重要据点。

在党的领导下，哈尔滨建立了不分民族、职业、信仰，有广泛群众参加的“反日总会”和“反日大同盟”等群众组织，许多工厂、学校等单位都设立分会。三十六棚工人也组成了“反日会”。许多工人都参加了这个组织，在白色恐怖下，秘密张贴反日标语，散发反日传单，抗日工作相当活跃。有些传单是地下党组织印发的，也有其他爱国组织印发的。这些传单都是交给工厂的“反日会”，然后在工人中散发。当时的传单内容，主要是号召各界群众

^① 哈尔滨车辆工厂调查材料：李春来回忆记录，一九七三年。

团结起来，参加反日爱国斗争。传单形式活泼，有的用诗歌写成，在人民当中传颂，很能鼓舞人民的斗志。如一份传单中写道：“中华赤子有何辜，暴日争城任意屠，为国伤怀流血泪，杀敌何惜掷头颅，男儿宁作泉下鬼，壮士不当亡国奴，救国诸君应彻底，热心不在口狂呼。”^①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寇和汉奸天天强迫人们唱所谓“满洲国歌”，特别是集会时非唱不可。为了同日寇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哈尔滨工业大学“反日会”有人用伪国歌的曲子编写了与其内容相反的歌词，当日寇强迫人们唱时，大家就唱新填的歌词。最初，在学生中唱，然后把这个歌词刻印成传单，很快传到三十六棚。在工人当中得到广泛传播，鼓舞了广大工人的反满抗日斗志。其歌词是：“九·一八事变起满洲，我满洲变成殖民地。日本强盗率同走狗，造成傀儡国，屠杀人民，遍地烽火。人民死无算。群众起来复此大仇。上前呀！上前呀！打倒伪国，除强盗，杀走狗，还我山河。建立人民自主政府，工农联合解放自由。”^②

一九三二年三月，党曾领导哈尔滨市人民反对伪“满洲国执政”溥仪“登基”的斗争。日寇决定三月九日举行溥仪“登基”仪式。要求各地在举行仪式前，大搞所谓“庆祝”活动。当时在哈尔滨的日寇和汉奸们在现中央大街南口搭起了一个写有“万象更新”横额的五彩牌楼，从霓虹桥到火车站沿街悬挂用布做成的“龙旗和彩带”以及大幅标语。敌人的这些举动，使哈市人民十分愤怒。在党组织领导下，三十六棚和电车工人以及各校爱国学生，在一天夜里把敌人所有这些“庆祝”设施全部破坏。标语被人们用墨水涂盖，龙旗和彩带被撕成一条条，牌楼被烧毁。同时到处贴满反日标语。在车站附近铁路医院的板杖子上，人们用油漆写满反日标语。日本鬼子擦也擦不掉，不得已把铁路医院板杖子全涂刷上

① 哈尔滨车辆工厂调查材料：任震英同志回忆记录，一九七八年。

② 哈尔滨车辆工厂调查材料：任震英同志回忆记录，一九七八年。

黑油漆。当时哈尔滨人民掀起的各种形式的反抗日寇的斗争，给予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

在反日斗争中，三十六棚工人是一支骨干力量。他们在工厂地下党支部领导下，大都参加了“反日会”组织，非常活跃。其中参加反日斗争最积极的是柴好。他是机械分厂工人，为人正直、热情、敢说敢干。一九二九年郭隆真同志在三十六棚时，柴好经常到郭隆真家里去，得到郭隆真同志的很大帮助。曾参加过反裁工和推倒黄色工会斗争。在斗争中受到很大锻炼。从那时起他一直是进步工人的骨干，受到党组织的重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哈尔滨以后，柴好参加了“反日会”。贴标语、散传单、搞捐款做了不少反日工作。柴好做工作一向大胆谨慎，党组织经常通过“反日会”分配给他工作，每次完成的都很出色。当时柴好还经常和道外八区祥泰铁工厂管帐的张先生联系，这个张先生是我党地下工作者。

一九三三年四月下旬的一天，柴好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祥泰铁工厂接头。这时张先生正在结帐，看到柴好进来忙让他坐下，并巡视一下周围，然后小声对柴好说：“老柴，‘五一’要到了，咱们得给鬼子点厉害瞧瞧。”柴好回答说：“太应该了，过去三十六棚工人，每到‘五一’都要开会或举行游行。自从日本鬼子来了以后，什么活动都不许进行，工友们都很生气，你快说有甚么任务吧？！”老张说：“你先别急，过一会还有一个同志要来，等他来了咱们再商议。”不一会，果然来了一个商人打扮的人，张先生介绍说：“这是老杨”。这时，张先生把几道门都关好，他们三个人便开始开会。张先生说：“最近，日本鬼子为了镇压人民抗日，天天抓人，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把人吓住。我们要让人们知道，共产党还在领导人民进行斗争！”张先生的话送到了柴好和老杨的心里，他们两人都点头表示同意。张先生接着说：“一九二三年‘二七’京汉铁路大罢工时，我在郑州亲眼目睹了这次罢工，当时反动军阀

吴佩孚残酷地镇压罢工，杀害了罢工领导人，他以为这样就可以把工人镇压下去，实际上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并没屈服。有一次郑州铁路工人，在开往北京的火车上，用红色油漆书写了‘共产党万岁’五个大字标语，一直从郑州带到北京。沿途群众看到这条标语，无不欢欣鼓舞。咱们也搞一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好不好？”柴好、老杨两人都赞成。柴好说：“咱们把标语就写在‘建国纪念碑’上。”大家一致同意。这个所谓的“建国纪念碑”，是去年修建的，位置在哈尔滨火车站前右侧的小花园里。这里是全市的交通要道，每天电车汽车来往不断，上下火车的旅客和来往行人也很多。日本鬼子把这里做为重点警戒地带，警察、特务、宪兵，以及铁路巡警在站前一带多得很。他们反复分析情况后，决定在三十日下半夜两点钟左右去写标语，因为这时候车少人也少了，一些特务警察也都去休息了，是进行活动的最好时机。他们又决定由柴好负责准备红铅油和借一辆马车，老杨到站前再侦察一次情况，张先生准备刷子。然后就分头活动。

四月三十日晚，柴好和老杨又来到祥泰铁工厂。他们研究了情况后，决定当晚下半夜两点钟活动，由张先生写标语，老杨当助手，柴好赶马车放哨做掩护。在路上为了防止意外，又商量好一致说法：张、杨扮成上火车的旅客，柴好是送客人的马车夫。

下半夜两点钟左右，火车站前一片寂静，街道两旁暗淡的路灯，发着微光。这时，一辆马车从霁虹桥往车站而来。车上坐着三个人，张先生、老杨和赶车的柴好。马车来到车站前右侧的小树林处停了下来。张先生跳下车，老杨掀开坐板取出了油漆桶和刷子，也跳下车。柴好在车上四下了望了一下，低声说：“没事，快去吧！”于是他俩快步奔向“纪念碑”，迅速在碑的后面隐避起来，前后左右看了看，一个人影都没有。张先生便在老杨的耳边轻声说：“开始。”老杨立即一个箭步跳上碑前台阶蹲好，张先生嘴里叼着刷子，一手提着油桶，蹬在老杨的肩膀上站了起来。老杨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也挺足劲立起身来，两个人加起来有三米多高，他一边写，老杨就逐渐往下蹲，他俩配合的非常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八个大字不到五分钟就写完了，然后迅速撤离“纪念碑”。

在马车上放哨的柴好，焦急地等待着，不时向四处张望，当他见到他俩胜利完成任务回来时，这才放了心。张先生和老杨登上马车，柴好扬起鞭子，马车飞快地消失在夜幕中。

五月一日清晨，上下火车的旅客和路过这里的行人，看见“纪念碑”上那耀眼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八个大字无比兴奋，群众都围过来观看，有的小声一遍又一遍地念着，心中无比高兴。这时，日伪特务和警察也发现了这条标语。他们又惊又怕，立即用刺刀驱散了围观的群众，并实行了戒严。日本鬼子命令警察用水刷，但因为是用红铅油写的，又经过半夜的时间，已经被风吹干，根本刷不掉，急的鬼子汉奸直冒汗。后来用白布把整个“纪念碑”围了起来。用凿子费了很大劲才把标语字铲掉。

尽管鬼子实行了戒严，但是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很快就轰动了全市。并通过上下火车的旅客传到外地，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的抗日斗争热情。虽然标语被铲掉了，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口号，已经深深铭刻在哈尔滨人民心中。

事情发生后，敌人连续几天在夜间实行戒严。警备车、摩托车在大街上横冲直撞，警察、特务密布各个角落，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市。然而，反日战士们却正准备同敌人进行新的斗争。

二 怠 工

尽管日寇对中国工人实行了残酷的统治和压榨，然而三十六棚工人，面对着日本法西斯的暴行，从来就没有屈服。在日寇极端残酷的白色恐怖下，工人们采取各种形式同日本鬼子展开了斗争。

当时在工人当中，极普遍的是实行消极怠工。就是工人常说

的“磨洋工”。

“磨洋工，磨洋工，拉屎撒尿一点钟。”这是流传在工人中间的顺口溜。工人每天一上班开始，就故意磨磨蹭蹭不给鬼子干活，鬼子来了就开始干活，鬼子一走就停下，明明一小时能干完的活，故意拖延到两个小时才干完。机车分厂的张培栋糊弄鬼子最有办法。他干活时总戴着墨镜，有时坐着就睡着了。他还在门上挂了个铁板，平时总坐着闲谈，谁要一推门进来，铁板就被碰响了，他就和工人赶忙干活^①。为了对付鬼子，工人们经常联合一起同鬼子斗，由一名工人轮流值班监视鬼子，其他工人都休息。比如货车分厂工人修油罐车时，外面留一名工人装作干活，鬼子一来就敲罐体报信，里边的工人就起来干活，这样的情况各分厂都有^②。鬼子明明知道工人不干活，可就找不着破绽，所以鬼子就加紧了监视，成天在各分厂里转来转去，甚至不离地方地看着工人干活。这样的鬼子虽然很少，但工人恨透了他们，想办法同这些人斗。水箱分厂主任叫日高，他成天在厂房内监视工人干活，常把身子靠在车头的暖气片上，眼睛四下张望，当他发现谁不干活时，走过去就是几个耳光子。因为工人在明处，他在暗处，工人看着不着他，他却能瞅着全分厂各个角落。为了进行反监视的斗争，工人利用晚上偷偷地在鬼子日高常呆的暖气片上抹了很多的沥青。第二天鬼子日高一靠，弄了一身沥青，把他气坏了，但这小子还不死心，他把办公桌搬到厂房的一个角落里，坐在椅子上，吸着烟喝着茶水，监视工人干活。可是工人也不示弱，就在他搬进厂房的第三天，不知谁在他的办公桌上拉了一堆屎。日高这家伙发现后，气的暴跳如雷，声称要追查祸首，工人向着工人，鬼子上哪去追查？到底日高这小子有心眼，他怕对工人过分监视，可能招来更大的报复，所以从这以后不敢明目张胆地监视工人

①② 哈尔滨车辆工厂调查材料：庞喜顺、李法堂回忆记录，一九七八年。

了①。

当时工人与鬼子进行斗争的另一比较普遍方式，是破坏机器设备和浪费原材料。为了少给鬼子干活，工人常常把工具弄坏，或者故意使机器出故障。翻砂分厂有个工人叫唐廷哲^②，他领着几个工友每天化铜，鬼子常常强迫他们加班加点。有一天到下工时间，鬼子又来告诉，让再化一炉。唐廷哲和小组工友都不想干，但鬼子逼着非装上炉不可。唐师傅一边干一边琢磨着办法，小鬼子一走，他就用铁钎子把坩埚底给捅了个大窟窿，铜水顺着炉底都漏在砂土里，唐师傅找到鬼子说：“炉底坏了，活不能干了！”鬼子一看，可不是铜水都漏了，只好罢休^③。再有一个糊弄鬼子的办法是工人找机会故意浪费材料。比如货车分厂工人，修理一辆车用两三桶氧气就够用了，工人却多领几桶故意浪费掉，修理一辆车有时用十几桶氧气。使用螺栓也是这样，多领少用，剩下的就顺手抛掉了。那时候，车辆修好要进行试运，趁外出试运的机会，通过江桥时，把整箱的钉子、螺栓等材料扔到大江里去^④。在修车的过程中，工人故意地偷工减料，该分解的不分解，抹上点油就算完了。该换件的不换件，趁鬼子不注意，把新件当废料扔进废料堆里。全厂这样的废品堆到处都有，实际上都不是废品，有很多都是好配件，天长日久也就被土埋成了土包包，这些废品堆在鬼子投降后，都成了我们修造车辆、支援解放战争的万宝库^④。

在糊弄鬼子方面，翻砂分厂工人于书通的办法更巧妙。于师傅当时领几个工人在化铁炉干活，他们这个工序是把铁沫子化成铸铁块。日本鬼子每天让他们必须化三吨铁。开始于师傅怎么干也化不了这些，鬼子硬逼着他们加班干，就是每天加班几个小时，

① 哈尔滨车辆工厂调查材料：王立新回忆记录，一九五八年。

② 哈尔滨车辆工厂调查材料：庞喜顺回忆记录，一九七八年。

③ 哈尔滨车辆工厂调查材料：庞喜顺回忆记录，一九七八年。

④ 哈尔滨车辆工厂调查材料：李法堂回忆记录，一九五八年。

不但三吨铁化不出来，还把工人累得喘不过气来。后来工人们商量个办法糊弄鬼子，就是多拣些铣铁往炉里扔，因为本来就是现成的好铁，到了炉里很快就化了，这样只用半天时间就能化三吨铁。虽然时间快了，但是工人们还是磨蹭一天把它干完。鬼子一时摸不着头绪，看到工人不加班就把活干了出来，还直夸奖他们，可工人们暗暗骂鬼子是蠢猪。时间一长鬼子也发现了秘密，原来分厂后面一大堆铣铁慢慢不见了，而废铁沫子却未见减少，鬼子明知道吃了亏，可不敢声张出去，因为鬼子当众多次表扬于师傅，怕说出秘密后，倒叫别人说自己太蠢了，又怕上司怪罪，打这以后，这个鬼子常常来监视工人化铁。但鬼子人少，工人人多心齐，所以工人们还是能想出各种新的办法来对付鬼子^①。

一九四三年以后，太平洋战争形势越来越紧张，日本鬼子的日子很不好过，工人们更不给他好好干活了，千方百计想办法糊弄鬼子。那时各种车辆进厂检修，经常不进行分解，推出车轮擦把一下就装上了，连轴也不给油，坏轴瓦也不换新的，安装制动梁时，不检修也不给油，在冬天吐上几口吐沫再涂上点黄油就糊弄过去了。那时经常有日本学生来厂实习，出了事故就往他们身上推脱，气的鬼子干着急没办法^②。

货车分厂有个日本鬼子工段长，是个近视眼，外号叫“大瞎子”，工人在干活时，他动不动就来到车旁找毛病，骂工人良心的坏了。工人组装完的件，他硬要工人拆下来看看，还用检查锤乱敲打，有毛病就打骂工人，所以工人们都恨他，并且想办法惩罚他。有时看到“大瞎子”从帐房出来时，工人故意把角铁或铁棍子横放在通道上，“大瞎子”本来就是高度近视，再加上眼睛老是盯着工人，所以经常被工人设下的障碍物绊倒，摔个鼻青脸肿。

在日寇残酷统治下的总厂广大工人，采取的这些对付鬼子

^① 哈尔滨车辆工厂调查材料：庞喜顺回忆记录，一九七八年。

^② 哈尔滨车辆工厂调查材料：杨汉清回忆记录，一九五八年。

的斗争办法，看起来好象很原始，但它范围广，带有普遍性和经常性，在当时的条件下，不仅在生产上给予日本鬼子造成了拖延和破坏，而且在政治上也给日寇以沉重地打击，使日寇经常不能完成生产任务，在斗争中也使广大工人得到了锻炼。

三 压延工人的斗争

压延分厂（即现在的轧钢车间）是工厂里的一个关键生产单位，也是工作最繁重、生产条件最差的一个单位。日本强盗把中国工人视为奴隶，整天强迫他们加班加点多干活，根本不管工人死活。加上这个单位设备陈旧，没有安全设施，工人们每天在乌烟瘴气、烟熏火燎中干活，不仅身体受到摧残，更惨的是经常发生人身伤亡事故。压延工人要抬几百斤重、一千多度高温的钢锭，一块接一块地向压延机里投料。每天在高温、噪音下作业，劳动强度特别大，消耗体力特别多，就是年青力壮的小伙子，接连干上个把钟头，也得汗流浹背，喘不上气来。有很多工人，用不上一一年就被折磨得骨瘦如柴，不成个人样子。压延工孙福，一九四〇年，怀着对地主阶级的仇恨，离开长工的窝棚，进厂当了压延工。可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他逃出了地主老财的狼窝，又陷入了日本强盗的火坑。但是，殖民统治的奴隶生活，没把孙福压垮，反倒更坚强了。他常和工友们说：“只要小鬼子在，就不会有穷人的好。”由于孙福性情耿直，敢说敢做，能帮助人，又加上他对付鬼子有办法，大家都很尊敬他，听他的话。

鬼子对压延工人迫害越厉害，工人的反抗斗争也就越坚决。

在压延分厂，每班有二十四名工人，只有一个日本人班长。尽管中国工人处在鬼子法西斯统治之下，但鬼子是在广大工人的包围之中，只要中国工人一条心，对付鬼子还是容易的事情。工人们事先不用商量，也不用指挥，只要一使眼色，打个手势，敲几下机器，大家就都心领神会，所有在辊子上干活的人，就象一

个人一样，要怎么干就怎么干。

压延机是工人和鬼子做斗争的有力武器。压延机在飞快地旋转、吼叫，孙福向小李、小王使个眼色，几个人便不约而同把火红的钢锭向冷水里一沾，趁监工没注意，利落熟练地送进辊子里去。几百马力的庞然大物——压延机，便嗡的一声停止了转动。“修理修理的，再坏啦的不行！”弄得日本鬼子毫无办法。有一次工人们照例把沾过水的钢锭弄进辊子里，只听卡喳一声，辊子跳动一下就停了下来，接着又一声轰鸣，电动机喷出一团大火，芯子被蹩开了，鬼子班长莫明其妙，只好把电动机送到电灯分厂去修理，等重新做好芯子，压延机一停就是五、六天，鬼子干着急没办法。

更为巧妙的办法是，有计划地制造停工停产事故。小王从江沿带回厂里一大包细砂子，有一次给压延机轴瓦孔里灌进一把砂子，压延机开动不到十分钟，只见轴瓦吃吃地冒白烟，轴瓦合金给溶化了。鬼子弄不清原因也找不出毛病来，不得不重新安排挂瓦和重新研磨轴瓦。还有的时候在电动机上打主意，在电动机轴铜头上抹点黄油，一开车，黄油由于温度升高而溶化渗透到电机转子里去，时间一长，电机芯子就会开焊而报废。这样日本班长又得往电灯分厂折腾，修理电动机。

总之，主动权掌握在工人手里，想要在什么时候整他们一下，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叫压延机瘫痪，糊弄鬼子一番。鬼子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有一次生产任务下来，要压制一英寸圆铁。从表面上看，工人们干的满起劲，鬼子班长伊藤愚蠢地竖起大拇指“快地干活，顶好的有！”他哪里知道，这是大家安排好了的计策。压延机工作不到一小时，冷却台就起了火。那浓烟滚滚的烈火，充满了压延工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火光四起，黑烟翻腾，呼啸着直舐厂房顶棚而去。伊藤慌了手脚，赶忙用湿麻袋灭火，工人们也都一本正经地忙活着救火。火烧了一个来小时，直到冷却台底下的

油都烧光，火才停熄。结果，厂房天棚烧焦，机器设备烧得一塌糊涂。鬼子分厂长来查看现场，追究起火原因，鬼子班长直溜边，孙福抢前回答说：“活干得太快，伊藤加油过多，引起冷却台底下的油燃烧。”伊藤一听是自己的过失，想往工人身上推又找不出恰当理由，急得直打转。第二天伊藤垂头丧气地到分厂长室，被山下狠狠训斥了一顿。

压延分厂的生产任务不能及时完成。山下为了摆脱困境，便狡猾地采取拉拢工人的花招。妄图用请工人下饭馆喝酒的办法讨好工友。还指手划脚地说什么：“朋友大大的，好好干活，好处大大的有。”他自以为得计，但是工人根本不买他的帐，仍然照样不给他好好干活，有时还照样跟压延机开开玩笑，弄点故障出来。逼得山下走投无路，不得不灰溜溜地辞职滚蛋了事。

继任的滨田更为凶狠、毒辣，三天两头就打骂工人。可是，工人们还是按老规矩惩治他，压延机经常出故障，停工停产。这就是不管他有千条妙计，工人自有一定之规。有一次，整个一个夜班，没出一点活儿，把滨田急得团团转，怕第二天交不上差。这时孙福凑到他眼前给他出主意：“太君，外边产品大大的有，运进来称一‘秤’，明天再运出去顶好。”结果，滨田为了蒙混过关，糊弄分厂头目，乖乖地听从了工人的指挥。从此以后，工人更掌握了主动权，牵着鬼子的鼻子走。

四 地下党支部

日寇接收工厂以后，为了防止工人的反抗斗争，采取了分化瓦解的手段，调整了各铁路工厂的机构和人员编制。比如，把呼海铁路松浦工厂合并到总工厂，从南满铁路工厂的大连工厂调来了一批工人。第三年即一九三七年四月，把总工厂的机车分厂搬迁到三棵树，并从总工厂调拨了五、六百人去三棵树，正式成立了三棵树铁路工厂（实际就是总工厂一个分厂，一九四五年光复

以后这个厂又搬回了总工厂)。青年工人董丽全就是在这个时候，由总工厂调到三棵树工厂的。他当时被分配在水箱组干活，由于他老实厚道，对人热情，善于帮助别人，所以和他交朋友的特别多。这时他还没有结婚，独身一人，便和几个好朋友合租一间小屋居住。自从调到三棵树后，就搬到道外他叔叔开的新大铁工厂里住。董丽全的叔叔叫董荣昌，原也是三十六棚总工厂的工人，日本鬼子接收工厂后，因受不了鬼子的气，便辞职同别人合股开了这么个小铁工厂。新大铁工厂里有一个管杂役的叫刘明久，也是独身住在工厂，这样，天长日久董丽全便和刘明久成了好朋友。

这位叫刘明久的就是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又名张志恒（即现在黑龙江省委统战部长张瑞麟同志）。一九三七年哈东区委宣传部长傅景勋投降叛变，哈市党的组织先后遭到严重破坏，绝大多数同志被捕，张瑞麟同志当时脱险。敌人曾四下张贴告示要抓他，张瑞麟同志到处躲避，后来经过几番周折，进了新大铁工厂化名刘明久，担当杂役，暂时隐避起来。张瑞麟同志与董丽全住在一起，在共同相处的日子里，发现董丽全不仅是一个正直的铁路工人，而且还是一个有头脑的爱国青年，打心眼里喜欢他。平时，张瑞麟同志经常向他讲革命道理，教他唱革命歌曲，介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人民抗日斗争形势。在张瑞麟同志的启发教育下，董丽全进步很快，他把听到的这些革命道理又讲给了在一起干活的工友，还经常把在工厂看到的听到的一切，晚上都向张瑞麟同志述说，有时还发表自己的见解。这使张瑞麟非常高兴，他准备要让这颗革命种子在三棵树铁路工厂生根开花结果，此后便加紧对董丽全的培养。这个聪明的小伙子，早已看出这位刘明久是有来头的，一天夜里，董丽全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便向张瑞麟同志说：“刘先生，我看你就是共产党，可能还是一个领导吧？”张瑞麟同志认为，到了此时，已没必要再保密了，于是便把自己

的来历向董丽全作了介绍^①。

董丽全在张瑞麟同志的帮助下，于一九三八年五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这以后，董丽全身上的担子加重了，张瑞麟同志交给董丽全的任务是：搜集掌握敌情，摸清工人群众的思想动态，不断向工人群众宣传抗日思想，揭露日寇侵略我国和残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唤起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参加抗日斗争，并不断发展壮大党的组织队伍。

董丽全在工厂，就是按照张瑞麟同志的指示，开展党的革命工作，为进一步发展党的骨干力量，他特别注意对进步工人的培养。并利用“换兰谱”（拜把兄弟）的方法，把一些比较正直的工人，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经常向他们宣传教育，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和爱国主义思想。经过董丽全的耐心培养，于一九三八年八、九月间，先后发展了林金山、王思路和李景春等工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张瑞麟的指导帮助下，三棵树铁道工厂建立了以董丽全为支部书记的地下党支部。从此，三棵树铁路工厂工人有了自己的战斗堡垒及指挥部^②。

地下党支部冲破日伪统治下的白色恐怖，毅然地领导起三棵树工厂广大工人的反日斗争。鉴于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残酷地压迫中国工人的野蛮罪行，首先领导工人开展了反迫害斗争。在三棵树工厂，日伪特务和组长、领工员及主任等大大小小日本鬼子，他们把中国工人视为奴隶，随便打骂，任意体罚，使中国工人实在难以忍受。当时机车上体组有个叫木村的鬼子最坏最狠，经常打骂工人，小组里的工人没有没挨过打的，有时工友被打得几天不能上班，有的被打成残废。工人想躲都躲不了，因为他若想打谁，总是找出各种借口打你。工人曾多次向鬼子领工员告状，但鬼子领工员根本不管，他认为日本人打中国人是应该的，因此，在

^① 哈尔滨车辆工厂调查材料：张瑞麟同志回忆记录，一九七三年。

^② 哈尔滨车辆工厂调查材料：沈阳弹性元件厂林金山回忆记录，一九七四年。



地下党支部

工人中激起了公愤。地下党支部为此事曾召开支部会议，商量了反对鬼子迫害工人的办法，并做了分工，准备领导机车上体组工人对木村进行一次严惩。一天，鬼子木村正要动手打工人韩子良，工人小朱立即吹了一声口哨，忽啦一下子上来十几个工人，你一脚，他一拳对着木村打起来。工人们恨透了这小子，真想一下子把他打死。小朱恐怕真打死了不好收拾，看打的差不多了，急忙让大家停住，一摆手说：“走！上帐房找领工员告状去。”工人们一齐来到帐房，见了鬼子领工员及主任就喊：“木村太君打人，活不能干了！”鬼子头头一看来了这么多工人，这不耽误干活吗？鬼子领工员就往外撵大伙，嘴里还说着：“统统回去，我的那边看看，打人的不对。”但是，工人谁也不动。再说木村挨了一顿打，半天才爬起来，他哪里吃过这个亏，他挣扎起来，在地上随手摸起一个铁棍子，跟头把式地就去追赶工人。他见工人进了帐房，他也冲进帐房，嘴里“呀！呀！”直叫唤，抡起铁棍子冲着工人乱打起来。木村的举动，证实了工人们告状说的话是对的。鬼子领工员及主任也火了，哇啦哇啦说了几句日本话，只见鬼子主任走上前抢过木村手里的铁棍子，不容木村说话，举手对着木村的脸，左右开弓打起来，打的木村左右乱幌。工人见到这个场面，心里那个高兴劲就别提了。但表面上还装出害怕的样子，当打完木村把他撵出去后，鬼子主任和领工员，又让工人回去干活。工人仍然说：“我们的不敢，回去的木村要报复。”鬼子主任说：“他的不敢，他的再打人，我还要狠狠地打他。”鬼子主任保证不许木村打工人后，工人才回去干活。鬼子木村从这次挨打后，虽然心里不服，但再不敢随便打骂工人了。

一九四〇年，厂里担负一批改轨改勾任务。就是把轮距加宽，车勾改成带碰头的苏式车勾。当时一些青年工人不知道小鬼子为啥改这玩艺。但是，在老北铁（即中东铁路）呆过的老工人一看就明白，这是日本鬼子准备打苏联。因为苏联现用的轨距是一五

二四毫米，鬼子现用轨距是一四三五毫米，改轨就是把轨距加宽八十九毫米，正符合苏联现用轨距。为了揭露日本鬼子侵略野心，地下党支部在工人当中进行宣传，并号召工人采取消极怠工、破坏工具、制造停产事故，干扰和拖延日本鬼子进行的改轨车的生产，打乱鬼子的侵略计划。这些工作除了通过谈话唠嗑进行宣传外，还编印成传单散发。散发的办法是，把传单巧妙地裹在裤角里，利用黑天，在工厂铁丝网外面装作蹲下大便，把传单拿出来，找好方向，用一小土块压上，经过一夜的风吹，把传单全吹进厂内。第二天工人上班就可以拾到^①。在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工人进行了反改轨的斗争。鬼子下达的改轨任务，始终没有按计划完成。

地下党支部的工作困难很大，因三棵树铁路工厂地下党组织建立不久，上级领导张瑞麟同志离哈进山参加抗联去了。这样，地下党支部暂时与上级组织失掉联系，开始进行独立作战。这时董丽全已经结婚，妻子叫赵桂兰，他们在三棵树租了一间房子，从此董丽全的家成了地下党支部研究工作的场所。

一九四二年初春的一天，一个身穿长袍的算卦先生，来到董丽全家。这个人用左手摘下帽子，开口说道：“权先生在这住吗？”这是张瑞麟临上抗联前与董丽全约定的接关系暗号。董丽全日夜盼望接关系的人，终于到来了，心里非常高兴，赶忙把来人让进屋里。这个算卦的是张瑞麟同志的交通员，接头任务是通知董丽全进山开会^②。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董丽全按照通知的要求到山里去了二十多天。回来后马上召开支部紧急会议，传达了上级的指示，由于地下党组织名单丢失，为避免损失要求支部全体党员立即转移。

^① 哈尔滨车辆工厂调查材料：齐齐哈尔市第一机械厂曲照增回忆记录，一九七四年。

^② 哈尔滨车辆工厂调查材料：林金山同志回忆记录，一九七四年。

会上董丽全作了安排，会后大家分别进行了转移。董丽全转移到沈阳。就在董丽全转移不久，一九四三年四月，日本鬼子果然实行了大搜捕，搜捕的目标是党支部全体成员，因及时转移，使敌人扑了空①。

董丽全离哈后，家里剩下妻子和怀抱的孩子，由于无法生活，便又搬到三十六棚的娘家。后来，日伪特务探听到董丽全的地址：沈阳西区惠工街一九〇号（这是董丽全的一个远方叔叔开的工厂，董丽全去沈阳后就在这里干活）。董丽全于一九四四年二月被捕，关押在香坊监狱。一九四四年六月，董丽全的妻子赵桂兰闻讯后，到监狱去看他。当看到丈夫遍体鳞伤，两腿已经溃烂和不能站立的情景时，她心里犹如刀割一样难受，眼泪唰一下子掉了下来，立即泣不成声。董丽全从容地安慰自己的妻子：

“不要难受，你看我不是很好吗。”

“……”

“这两年让你受累了，孩子好吗？”

“孩子很好。”

“一定要把孩子扶养成人，让他记住他的父亲是做什么的。”

“嗯。”丈夫与她说话，她一直在哭泣。实际上赵桂兰有许多话要同丈夫说，但当时悲痛得什么也说不出来。临走时才对丈夫说：“我还要来看你，你想吃点啥？”董丽全提出要吃饺子，赵桂兰答应下次看他时送来。

赵桂兰回去后，东借西凑，好容易借了点白面，正要给董丽全包饺子时，监狱来了通知，说董丽全已死，快去收尸。赵桂兰万万没有想到，丈夫这么快就与亲人永别了，全家陷入极度悲痛之中②。

地下党支部遭到破坏，董丽全牺牲了，党的事业受到很大损

① 哈尔滨车辆厂调查材料：林金山同志回忆记录，一九七四年。

② 赵桂兰：“回忆董丽全”载《三十六棚》北方文艺出版社，一九五九年。

失。三棵樹鐵路工廠的廣大工人十分懷念董麗全同志，他在工人當中播下了革命火種，工人們學着董麗全同志的樣子，繼續開展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

五 撞毀鬼子裝甲車

一九四四年冬，抗日戰爭已由戰略相持階段逐漸轉入局部反攻階段。戰局的急劇變化，使日寇陷於絕望境地。殖民傀儡政權搖搖欲墜，面臨土崩瓦解局面。為了支撐殘局，做垂死掙扎，日偽軍、警、憲、特，到處抓人，猖獗已極。總工廠四周密布鐵絲網，戒備森嚴，鬼子頭目張牙舞爪，殺氣騰騰。但是，敵人的瘋狂，並不意味着它的強大，廣大工人已覺察到，這預示鬼子已面臨末日，這是黎明前的黑暗，光明即將到來。

由於日寇在侵略戰場上節節敗退，他們經常要把裝甲車送進總工廠進行檢修。軌道車組，在總工廠里，名義上是生產軌道車，實際上都是修理軍用裝甲車，是鬼子嚴密控制的一個部門，鬼子一天到晚，嚴密監視工人趕任務，快出活。

有一天，工友們去找王玉平師傅，商量對付鬼子的辦法。王師傅曾因“國事犯”嫌疑被抓進監獄關了八個月。他為人老實厚道，不愛講話，這次聽說對付小鬼子，就說：“這好辦，只要大家心齊，什么都不怕，對付鬼子的兩隻眼睛還不容易？”人們異口同聲地說：“那就請王師傅出點子，我們干！”經過研究，決定以事務所門前小於那台車床做暗號，鬼子一出來就開車，大家立即干活，一停車就放下工具停止生產。

十二月二十日那天，工廠接到關東軍的命令，限期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前，必須修好一輛裝甲車。廠里鬼子大小頭目一齊出動，強迫工人黑夜白天不休息地趕任務，這樣一來，把大伙累得支持不住了。

第二天小高剛上班，就感到不舒服，因為早飯在家只喝了一

碗糊糊粥，没吃别的东西，孟繁盛师傅顺手给他几个土豆，叫他烤熟了吃。这时小于的车床已发出鬼子出来的暗号，但正在烧土豆的小高没有注意。结果鬼子进来看他没干活，大发雷霆，上来就打他两个耳光，把土豆片踢个满地。小高火气大，受不了这种侮辱，操起电炉子就向鬼子狗头砸去，鬼子比比划划乱咋呼，可就不敢向前靠近。这时王师傅机警地向小于使个眼色，然后面向鬼子：“太君，他的小孩子说话，统统的什么不明白，我的‘三宾’（打嘴吧）给！”连推带挡的算把鬼子糊弄走了。王师傅严肃地对大家说：“现在是鬼子狗急跳墙的时候，咱们不能蛮干，得动心眼儿，要在车上下功夫，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赵钦俊师傅吩咐小高去研瓦，他会意地接过活干了起来。鬼子工头看他干得满头大汗，很满意：“啊，大大的干活，顶好的有！”这时王师傅端过一碗水：“来！喝点凉水，凉快凉快再干！”小高接过水，对王师傅笑了笑，王师傅会意地点了点头，走了。

二十五日到限期那天，装甲车按期完成了组装。鬼子围在车旁寸步不离，瞪着眼睛等着试运转。车发动起来后，鬼子亲自监督把车开出四号门，直向机务段驶去。可是刚挂上三挡加速，就听汽缸里卡拉卡拉直响，车也停了下来。赵师傅跳下车说：“太君，车瓦的烧了！”鬼子一听，暴跳如雷，“库拉！八嘎！”骂个不停。大家下车把车推回厂，抢修了一昼夜，总算又对付上了。这次经过一小时试车，一切正常，鬼子命令加上油立即进行第二次试运转。小高按赵师傅的吩咐，去油库取油，王师傅看四下无人随手给他两个瓶子，小高一看瓶子的水就明白了，到了油库把两瓶水全倒进油桶里，然后，迅速地从油库提来两桶油，顺利地装满了油箱。

第二次试运转开始不久，车从四号门开出去，逐渐加快速度，可是汽缸里又叭叭地放起炮来。王师傅知道已按计划行事，便风趣地说：“嘿！过年啦！十响一鼓冬！”汽缸越响越厉害，车速也由快变慢，由慢到站，没等开到机务段又停止不动了。两个监视试运

转的鬼子问：“赵的，什么的叭叭的太太的？”赵师傅下车看了一下油箱对鬼子说：“太君，油里有水，汽缸放炮。”鬼子手拿检车锤到油缸箱检查，果然有水珠，便嚎叫起来：“谁的干活，水的油里给嗽？”动手就要打赵师傅。这时小高急中生智，操起一把大锉刀站了出来，两个鬼子气得哇啦哇啦直叫唤。赵师傅趁这机会忙应付说：“太君不要生气，油箱埋汰，好好洗洗才行。”鬼子信以为真，让大家又把车推回厂。洗了油箱，重新加油，准备进行第三次试运转。

第三次试运转这天，王师傅比别人来得都早，他看四下无人，就凑到小高跟前低声说：“今天试运可要十分小心，要注意前方的信号！”同时做了个手势——两个拳头往一起一碰。小高没完全明白是什么意思，看有人来，便没有再寻问。

最后这次试运转，仍然有两个鬼子押车。王师傅上车后，就和他们唠扯起来，天南海北，海阔天空，唠得挺“热乎”。上午十点钟，安全正常地到达江北对青山车站，经检查一切正常，押车的鬼子满高兴。

车站调度通知，下午两点发车返回哈尔滨。

两个鬼子由于试运转成功，找王师傅去饭馆吃饭：“王的，辛苦大大的，饺子的米西(吃)米西！”王师傅领先买了饺子和白酒。这两个家伙连吃带喝，迷迷糊糊从饭馆里出来。下午准时出发，老白干发挥了作用，两个家伙上车后，不一会儿就不由自主地象死猪一样睡了过去。

王师傅告诉司机加大油门抢点。下午三点二十分，装甲车驶进哈尔滨站二十六道。眼看远方有一盏红灯信号，闪耀着光芒，司机立即刹车停了下来。大家陆续下车，等待信号回厂。这时见前方有一台机车正在上煤，黑烟弥漫了整个车身，忽然只听一声长鸣，从装甲车背后又驶进一台单机，吐着黑烟，直冲过来！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时刻，吓破了胆的两个鬼子，鬼哭狼嚎，横蹦乱跳。刹时间机车已冲到眼前，只听轰隆一声巨响，这辆不知杀害了多少



撞毀鬼子装甲车

革命志士生命的装甲车，顿时被撞得支离破碎，变成了一堆废铁。

烟消雾散，夕阳照射着蔚蓝色的天空，大地呈现一片绯红，工友们带着胜利的微笑，向着红色信号走去。

六 护 厂

一九四五年，日寇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败退，在我国战场上也已全面崩溃，这时又提出“本土决战”，“一亿玉碎”等反动口号，准备退守日本三岛，同时，还妄图以其关东军为骨干，在我东北地区，负隅顽抗，做垂死挣扎。

八月十一日深夜，在总工厂值勤的警护队，全副武装，荷枪实弹，倾巢出动，除成倍加设门岗外，还在厂区四周围墙增派了巡逻队，各分厂也派出了警戒哨。整个总工厂如临大敌，戒备森严。

这天下班已是午夜一点多钟。工人们拖着疲劳不堪的身子，三、五成群地走回家去。压延分厂的工人张墨林师傅到家简单吃点饭，刚躺下还未入睡，听到似乎有飞机发动机的声音，接着又有一连串轰轰爆炸声。这时左邻右舍也都被惊醒，男男女女聚集到院子里，怀着又惊又喜的心情，了望火光冲天的远方——日本兵营。人们纷纷议论着，日本鬼子快完蛋了。

次日厂里日本人头目接着上司的指令，拟定了拆运机器设备的阴谋计划，第一步是首先拆运压延机。总工厂工人知道鬼子要拆运机器的消息后，各分厂工人先后组织起来，手持锤子、搬子、锉刀、铁棍等工具，从白天到夜里守卫在机器房。大家议论说：“小鬼子要强拆机器，我们就和他拼了。”日本鬼子看见工人这种气势汹汹的架式，尽管非常恼火，但是也深知动硬的行不通，便使用软的手腕拉拢瓦解工人，以便达到拆走机器的目的。

八月十三日下午，一群鬼子在帐房后身搭起了锅灶，忙忙碌碌地切肉，洗菜，削土豆，炒起菜来。还有几个人，用铁板做平锅，合面烙油饼。一时间，搞得乌烟瘴气，好象操办什么红白喜

事一般。刚要下班的时刻，他们又用旧车板搭起一排排桌凳，所有这一切，把大家都弄得莫明其妙。

到下班的时候，鬼子头目把压延分厂工人全部留下不让走，说是请大家喝酒。真是天大的怪事，十年来，他们对中国工人非打即骂，根本不当人待，今天怎么平白无故请喝起酒来？不过大家心里明白，这是黄鼠狼给小鸡拜年没安好心。随后，果然有个身穿西装，头戴日本军帽的日本翻译走了出来，他假惺惺地开了腔：“各位辛苦了，今天请各位留下，是日本警备队长请大家喝酒，来慰劳慰劳大家，请各位别见外，别客气，多吃多喝，尽兴尽兴……。”接着一个留小胡子的家伙，身穿便装，带几名队员进来，后面紧跟着推进一大桶白酒。“各位辛苦大大的，皇军大大的感谢的，慰劳慰劳的。日满协和，一心一德，统统的朋友的，各位随便的大大白酒的给……。”鬼子队长哇啦完以后，厂里鬼子大小头目还下来劝酒。大家对这种破天荒的举动，心里已明白八、九分，大伙互相嘀咕着，既然有请咱就奉陪，不能客气，吃完再说，一边吃，一边留心，观察鬼子的动静。

饭后，不出意料，还不让大家走。这时从压延分厂的北门里，用机车推出一辆平板车，起重吊车也开了过来。看样子是叫工人拆卸机器设备。大家一看都明白了，这是鬼子在快完蛋的节骨眼儿，想用一顿吃喝来欺骗工人给他拆机器。大家议论着，这机器是我们的命根子，胜利后，我们还要靠它来生产，为咱们的国家来出力呢，没那么便宜事！你们剥削、压迫我们十来年的血泪帐还没算，今天还想抢走机器，真是白日做梦！

老钳工张师傅把活搬子往地下一摔：“拆机器就是砸碎我们的饭碗，让咱们一家老小挨饿，咱们万万不能答应！”这时大家都一齐举起手来，愤怒高呼：“不许拆机器！”“机器是中国的，反对破坏工厂抢拆机器！”抗议声响彻整个工厂上空。

在这种情况下，鬼子狗急跳墙，采取反革命暴力手段，命令

警护队用枪逼着工人拆机器。正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张师傅向大家使个眼色：“来！咱们大家一齐动手拆！慢慢来，用心点，别把机器零件损坏了……。”这时大家已明白张师傅的用意，还得用糊弄鬼子的老战术。于是，慢慢拆下来的部件，趁鬼子没注意又装上，逼得太紧就用锤子乱打螺丝，把螺纹敲乱，再也拆不下来了。还有把拆下来的零件加以分类，重要的零件就顺手抛到废铁堆里去，不重要的零件如皮带罩子、破瓦座、旧鞣子等便往平板车上装，就这样一台压延机，从八月十二日晚上拆到八月十三日晚上，总共也没拆下来多少零件。鬼子出去找人，大家就停下来休息，等他找来两个人，就又溜走了四个人，弄得鬼子束手无策，无可奈何。

正当大家糊弄鬼子拆机器的时候，老钳工张师傅却一个人在一边用钢锯截铁棍，每只铁棍一米多长，七分粗细，顺手截顺手放在窗台下，墙角边，到处都有。张墨林开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便抱怨说：“唉！张师傅，这何苦的，费挺大劲儿锯那玩艺儿有啥用？还不如歇一会儿！”老钳工微微一笑：“嘿，你别看这玩艺儿，用处大着呢，万一鬼子动手的时候，……”这回不用他明说，大家也都明白他的意思了，是准备用铁棍做自卫武器，等和鬼子拼的时候用的，这是有备无患。

十三日晚上，犹如前天一样拖过去了，压延机依然躺在那里，没有拆下多少零部件，工人的反拆运机器的斗争赢得了胜利。现在，就是给日本鬼子拆完了，他也运不走它了，因为他们完蛋的时刻已经到了。

八月十四日，电台广播了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总工厂的日本大小头目一个个垂头丧气，犹如丧家犬，都先后滚出了总工厂，结束了他们在总工厂十年的罪恶统治。总工厂的广大工人，奔走相告，喜笑颜开，纷纷组成护厂队，保卫工厂，准备投入新的战斗，迎接新生活的到来！

第四章

东北光复 支援解放战争

(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年)

概 述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政府根据雅尔塔协定，对日本宣战，出兵中国东北。接着八月十日，朱德总司令立即命令在关内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一部和东北抗日联军迅速出动，配合苏联红军作战，在短短的几天内即击溃了关东军主力。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八一五”光复，沦陷了十四年的东北，又回到祖国的怀抱。三十六棚工厂也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八一五”光复后，根据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时签订的“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的规定，日本军队驱出东三省以后，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由满洲里至绥芬河、由哈尔滨至大连旅顺之干线，合并成为一条铁路，定名为中国长春铁路，应归中苏两国共同所有、共同经营，共管期时间为三十年。根据这项协定，于“八一五”后，成立了中长铁路管理局，苏联政府派鲁拉夫廖夫为管理局长。将三十六棚工厂，即日伪时的“北满铁路哈尔滨铁道工厂”，改名为“中长铁路局哈尔滨铁路工厂”。当时工人数一千九百八十名，为了恢复原中东铁路组织机构和便于生产起见，中长铁路管理局下令将三棵树工厂有关机车修理设备和人员全部迁回。工厂生产任务是机、客、货车修理工作。原定于九月十六日正式开工生产，因当时比较混乱，并未进行有效的生产。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苏联红军在我抗日联军的配合下，

解放了哈尔滨市。抗联将领李兆麟、冯仲云及其他一些抗联干部也同时进驻哈尔滨。当时，李兆麟同志任松江省临时政府主席，在哈市组织了保安大队。不久，党中央从延安派来的一部分干部也到达哈尔滨，组成了松江省工委、组建了哈尔滨市公安总队，十一月中旬，松江省军区在哈市正式成立。但就在这时，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从陆、海、空三线运兵来东北，向我已解放地区进犯。十一月十六日，蒋匪新编二十七军的一部运到哈尔滨。我在哈领导机关于十一月二十一日主动撤出哈尔滨市，转移到宾县。一九四六年一月，国民党派所谓“接收大员”来到哈尔滨。

自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至一九四六年四月，国民党一度“接管”了工厂。三十六棚广大工人，在我地下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坚决抵制。

一九四六年四月，蒋匪军趁苏联红军陆续撤退回国之际，又向我东北已解放地区大举进犯，我北满五省的民主联军给敌人以重大打击。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我松江军区的民主联军再次解放了哈尔滨市，随即建立了民主政府，当时党的东北局也驻在哈尔滨。从此，具有四十八年历史的三十六棚工厂发生了巨大变化，直到一九四九年建国这一期间，工厂由我军军管，为支援解放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一节 反对国民党接管 欢迎亲人民主联军

一 反对国民党接管工厂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寇无条件投降的消息象春雷一样传到哈尔滨铁路工厂，全厂立即沸腾起来。而厂内的日本鬼子却象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无精打采。八月十六日早晨，工人们非常

兴奋地涌向工厂，人们见面的第一句话就说：“日本投降了！”“小鬼子完蛋了！”“东北光复了！”不管老工人还是年轻工人，个个乐得嘴都合不上。老工人含着激动的泪水，一遍一遍地说着：“可熬出来了，再也不做亡国奴了！”全厂上下都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幸福之中。

光复后，工厂当时没有正式的接管人员，处于无政府状态，这时正是国民党军队猖狂进攻东北的严重时刻。此时混进厂里的一股反革命势力，乘机跳了出来。绰号张大个子的国民党分子张玉林，勾结了几个坏人，用欺骗的手段掌握了工厂的业务权，并向各分厂派去了他的心腹当头头。有一个老北铁时期留用的白俄分子比聂金，乘苏联红军进驻哈市的机会，用花言巧语骗取了苏联红军的信任，窃取了工厂的领导权，自命为厂长。这个白俄分子当了厂长后，大肆贪污和盗窃工厂的财物。还有一个暗藏在翻砂分厂的国民党分子陈治公，他原是工厂旧维持会的成员，能说会道，是一个投机分子。他为了在混乱中争权夺势，就在工厂打着成立“工会”的幌子，招兵买马，网罗党羽，扩大势力。陈治公欺骗工人说：“只要参加了‘工会’，就保证有饭吃，还能提高工薪。”^①实际上这个“工会”声称为工人谋福利是假，扩大反动势力是真。陈治公把过去维持会的人都拉了进来，目的是一旦国民党军队来到，他好向主子邀功请赏，捞个一官半职。此时，伪满的那些为非作歹、欺压工人群众的汉奸特务，也都逍遥法外，蠢蠢欲动。总之，这股反动势力很快把工厂闹得乌烟瘴气。生产秩序和管理一片混乱，没有人关心工人的生活。几个月的时间工厂不能发放工资，工人的口粮根本得不到保证。各种反动势力和反动会道门也大肆活动，工厂无法恢复正常生产。就在这一片混乱中，一九四六年一月，国民党“接收大员”裴玉达进了工厂^②。裴玉达，早

^① 哈尔滨车辆工厂调查材料：庞喜顺同志回忆记录，一九七八年。

^② 哈尔滨车辆工厂调查资料：周文奎、庞喜顺和长春机车厂张广福、傅维纪等同志回忆记录，一九七八年。

在老北铁时期，曾在这个工厂当过一个分厂的厂长。一九三四年离开工厂到了博克图，以后曾进过关内，后来又回到哈尔滨在扶伦学校任教员。他早就是国民党员，王竹亭“接收”哈尔滨铁路局后，委派他“接收”铁路工厂。他在进厂之前，就通过以前的老关系，和翻砂分厂的国民党分子陈治公接上了头，陈治公觉得这回升官发财的机会到了，竭力为“接收大员”效忠，为他们进厂大造舆论。就在裴玉达进厂的当天，由陈治公、张大个等人出面，把各分厂的头头叫到大帐房（即办公楼），欢迎“接收大员”接管工厂。裴玉达穿着西服，拿着文明棍，装腔做势地宣布他以“国民党接收大员”的身分，代表国民党政府接管工厂。裴玉达还进行欺骗宣传说：“强大的中央军很快就要把全东北接收过来，共产党的八路是泥腿子军队，不堪国军一击。只要诸位能同心同德，我裴某绝对亏待不了……。”他为了利用白俄分子比聂金和苏联红军的关系，承认比聂金为正厂长，自称是副厂长。随后他在工厂进行了一系列的反革命活动。广大工人群众看到工厂被几个国民党分子闹得乱轰轰，都气愤地说：“日本鬼子滚蛋了，又来了一个国民党，这纯粹是换汤不换药！”

为了保卫抗战的胜利果实，把东北人民从水深火热的苦难中真正解放出来，党中央向东北地区，迅速地派来了大批党的优秀干部。一部分干部进入解放区，组织人民武装力量，开展消灭日寇和伪满残余，肃清汉奸，剿除土匪，进行建立地方民主政权的斗争；另一部分干部深入到敌占区，组织发动群众，领导各阶层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哈尔滨是我党与国民党反动派在东北地区斗争的前哨阵地，由于光复后的斗争形势既尖锐又复杂，所以我党在哈市的各级组织建立后，仍然坚持地下或半公开状态。由我党直接领导的唯一公开组织，就是苏联红军进驻哈市成立的“中苏友好协会”，会长是我党的优秀干部、民族英雄李兆麟将军。为了迅速增强铁路的工人阶级力量，扩大党在

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巩固党在城市的力量基础，充分有力地揭露国民党的反动面目，中共哈尔滨市委通过“中苏友好协会”的关系和其他渠道，先后派郭福久、安作录、王富锦、张洛和蔡成等共产党员，来到工厂组织工人群众开展党的工作。这些同志进厂后，便以工人身分活动在工人群众之中。

郭福久同志原是本厂机械分厂的划线工人，一九四五年入党后，一度离开工厂到市里做党的工作，并曾到农村搞过一个时期的群众工作。国民党“接收”前，他受党市委的指派又回到工厂组织群众，开展党的工作^①。在当时由于国民党军队的猖狂进攻和反动派的大肆宣传，很多人对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还没有正确认识，对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反动实质还比较模糊，在东北地区普遍存在着程度不同的盲目正统观念。所以在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面前，我党的工作特别需要立足于群众之中，进行思想发动和组织工作。郭福久同志是工人出身，又比较熟悉工厂情况，他回到工厂后，就利用这个有利的条件很快地组织一些思想比较进步的工人，以学手艺为名，经常活动在各分厂。他通过交朋友、讲故事、唠家常，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把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的胜利消息及时地告诉给群众。在郭福久同志的努力工作下，使周围的很多工人增强了革命信心，懂得了很多关于阶级斗争的革命道理。由于党的工作处于地下活动，郭福久就秘密地组织进步工人在一起开会和研究斗争策略。当时国民党分子陈治公在工厂组织伪“工会”的时候，郭福久同志曾组织工人建立自己的工会，由于思想发动不够，没有成功，但对广大工人的政治影响很大。全厂工人更比较熟悉了郭福久这个名字，而陈治公之流却感到震惊。有很多人同情和支持郭福久同志，并主动地接近他，这给郭福久很大鼓舞。

^① 哈尔滨车辆工厂调查材料：郭福久同志谈话记录，一九七八年。

裴玉达进厂后，指使国民党特务分子，在厂内张贴了许多反动标语，并制造了很多流言蜚语，什么“中央军强大无比”、“中央军已逼近三岔河，很快就要打过来”等等^①。郭福久同志针对敌人的反动宣传，立即组织工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国民党的反动标语白天贴出来，郭福久就领着工人在夜间把它撕掉，然后换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国民党接收大员滚出去！”“中央军是遭殃军！”等革命标语^②。第二天工人上班后，看到一夜之间标语换了样，大家都围了上来，边看边议论，心中十分痛快。裴玉达知道工厂出现了共产党标语，有些慌了手脚，他急忙派狗腿子们四处追查，结果什么也没查到。

裴玉达为了扩大反革命势力、打击进步力量，加紧了同各种反动势力相勾结，把陈治公和张大个看做是自己的左膀右臂，借着成立伪工会的机会，极力发展国民党党徒，并用封官许愿的办法，先后向工厂的主要分厂和机要部门安插党羽。他又利用反动会道门“家里教”等，从中拉关系、套交情，用散布和制造谣言的卑鄙手段离间和打击进步工人。他又和白俄分子比聂金勾搭在一起，互相吹捧，一唱一和。裴玉达勾结反动势力活动，更激起了工人们的不满。

当时反动势力虽然表面上猖獗，但他们内心空虚。因为在市里只有临时拼凑起来的数量极少的国民党杂牌军队，力量不强，另外在东北战场上敌人不断遭到打击和挫折，不断传来我军胜利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东北人民。我地下党抓住敌人比较孤立这一弱点，积极地争取基本群众，扩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队伍，不失时机地同敌人斗争。郭福久同志根据地下党的指示，在深入发动群众的同时，又争取了相当一部分技术干部，并向各分厂委派了自己的技术骨干。郭福久同志经常以大量的事实揭露国民党

①② 哈尔滨车辆工厂调查材料，长春机车厂张广福回忆记录，一九七八年。

分子裴玉达进厂后所搞的阴谋活动，向工人们宣传不要听信陈治公组织的伪工会的话，鼓励工人同志们要相信共产党，要相信八路军一定能够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只要坚持斗争就能赢得胜利。在郭福久同志的影响下，工人们受到了教育，提高了觉悟，增强了同敌人斗争的胆量，全厂有很多人纷纷退出伪工会，靠向了进步工人队伍。紧接着又在党的领导下，同国民党反动派力争领导权。当时的翻砂分厂经过激烈斗争之后，终于把国民党分子陈治公拿下来，换上了进步工人当上分厂长^①。

一九四六年三月九日，国民党特务分子暗杀了中苏友好协会会长李兆麟将军。国民党这一卑鄙行径，引起哈市广大人民和各界人士的极大愤慨，一致强烈要求严惩凶手。哈市各界群众代表，决定举行追悼李兆麟将军大会。根据中共哈市委的指示，铁路工厂地下党决定利用这次追悼活动，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一次大示威。工厂在地下党员郭福久等同志的组织下，动员厂内工人群众做花圈，写挽联，并组成一支代表铁路工厂的工人队伍，公开地参加了哈市举行的追悼大会。裴玉达虽然明明知道这是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队伍在向他们示威，但是他始终不敢阻拦这次工人人们的革命行动。

一九四六年四月，我人民武装力量迅速成长，解放区不断扩大，东北很多地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先后建立了人民政权，哈尔滨这座城市也完全处于我人民武装的包围之中，而龟缩在哈市的国民党“接收大员”都成了瓮中之鳖。裴玉达预感到末日来临，他为了效忠于国民党反动派，竟然和白俄分子比聂金相勾结，怂恿一些歹徒以拆除和盗运工厂机器、材料等手段，来破坏整个工厂的生产。这时，全厂工人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为了保卫工厂和人民的财产，迅速地组成了工人武装护厂队。工人们拿起了钢枪、

^① 哈尔滨车辆工厂调查材料：周文奎回忆记录，一九七八年。

铁锤和棍棒，日夜守卫着工厂，并在大帐房建立了护厂办公室。当时因为枪支少，护厂队凡是在夜间值勤巡逻的才发给手枪或“三八”大盖枪。一天夜里，护厂队员庞喜顺、浑治凯、王树森等人，正巡逻到工厂的材料库，突然发现三个白俄分子鬼鬼祟祟地把材料库的大门撬开，然后他们把电机、钢管、有色金属和胶合板等物资，装在小车上，推到二号门附近的板墙边，板墙外面有一个白俄分子赶着一辆四轮马车等着。白俄分子把东西扔过板墙外刚要装车，护厂队员们大喝一声，突然持枪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四个白俄分子被吓得目瞪口呆，哆哆嗦嗦。护厂队员指着白俄分子愤怒地说：“告诉你们白毛子，谁要是想破坏我们的工厂，他绝对没有好下场！”护厂队员当即把这四个白俄分子押送到工厂护厂队管制起来。第二天，郭福久同志带领工人找到了比聂金和裴玉达，向这两个反动分子提出了严正警告，郭福久义正辞严地说：“工厂的一切财产，都是属于我们工人的，一草一木也不准你们乱动，如果你们不老实，妄想破坏工厂，那么就让你们尝尝我们工人的铁拳头！”比聂金和裴玉达低着头连声说道：“是，是。”厂长帐房的里里外外站满了手持各种武器的工人群众，愤怒的吼声不断起伏：“国民党反动派滚出工厂去！”“白毛子滚出工厂去！”“保卫人民的工厂！”

进入一九四六年四月中旬，铁路工厂的广大工人群众，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斗争的烈火也越烧越旺，国民党“接收大员”裴玉达在工厂所经营的反动堡垒也摇摇欲坠。四月二十八日，我人民武装解放了哈尔滨，国民党分子裴玉达在工厂只呆了两个多月，终于被工人赶出了工厂。

驱散乌云见太阳，曾遭受过沙俄、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蹂躏践踏的哈尔滨铁路工厂，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地下党组织工人群众不断地取得斗争胜利凯歌声中，终于迎来了阳光普照的美好春天。

二 欢迎亲人工作队进厂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是哈尔滨人民永远值得纪念和庆贺的大喜日子。就在这一天，我民主联军从四面八方浩浩荡荡地开进哈尔滨市。苦难深重的哈尔滨人民从此获得彻底解放。

哈尔滨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即建立了各级民主政权，并向各工厂企业和事业单位迅速地派去了工作队。中共新阳区委派出以军代表宋金声同志为队长的民运工作队，进驻了哈尔滨铁路工厂。

五月中旬春意正浓，军代表宋金声同志带领一支工作队，迈着整齐的步伐向铁路工厂走来。这支短小精悍的工作队，人人穿着一身褪了色而又打着补丁的整洁军装，军帽上的红五星光耀夺目，腰间都挎着盒子短枪，个个打着裹腿，穿着布鞋，英姿勃勃，笑容满面。工人们见到民主政府派亲人来了，都热情地围了上去。等候在厂大帐房门前的代理厂长郭福久同志和各分厂的工人代表，热情地迎过来向工作队的每个同志问候。郭福久同志是在国民党“接收大员”滚蛋之后，由地下党组织决定临时担任代理厂长的，今天他怀着无限喜悦的心情迎接工作队的到来。郭福久握住宋金声同志的手说：“天天盼你们来啊，这回总算盼来了！”听到喜讯赶来的工人越来越多，不一会，就把工作队围个水泄不通。郭福久同志激动地告诉工人们：“工作队军代表宋金声同志，代表民主政府正式接管了我们铁路工厂，以后咱们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了。”工人们听了立刻报以热烈的掌声，向亲人表示欢迎。

工作队进厂后，面临的困难很多。这个工厂曾经受沙俄、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几个时期的统治，是一个产业工人集中、机械化程度较高、规模较大，具有四十多年历史的老厂。光复前后，日寇、国民党反动派和当地白俄分子对工厂进行了严重破坏，企业组织机构混乱，阶级阵线比较复杂。还由于国民党长时间不给

工人开工资，工人的生活极端困难。在思想上有少数工人盲目正统观念比较浓厚。所以回到人民手中的铁路工厂是个烂摊子，基本上还处于停产状态。在困难面前，工作队坚决认真地贯彻执行了毛泽东同志对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精神：“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群众工作的内容，是发动人民进行清算汉奸的斗争，是减租和增加工资运动，是生产运动。应当在这些斗争中，组织各种团体，建立党的核心，建立群众的武装和人民的政权，把群众斗争从经济斗争迅速提高到政治斗争，参加根据地的建设。”毛泽东同志还指示：“我党必须给东北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群众才会拥护我们，反对国民党的进攻。”^①军代表宋金声同志遵照这一指示精神，带领工作队首先深入到工人中间访贫问苦，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把党的工作迅速地开展起来。

宋金声同志三十多岁年纪，中等身材，体格壮实，有着一副总是带着微笑的红润面孔，说一口非常可亲的山东家乡话。他曾种过地，当过工人，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了八路军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日寇投降不久，党派他从关内来到哈尔滨做地下党的武装工作队（解放后改民运工作队）工作。他工作有经验，很善于接触群众，平易近人，有一股子老八路作风，是党的好干部。他带领工作队进厂后，马上就 and 同志们一起分别深入到各个分厂。宋金声同志来到了机械分厂，他见到工人们就热情地上前打招呼，问寒问暖。工人们见他穿着军装还是位首长，开头有些拘束，可是宋金声同志言谈话语中没有一点官架子，工人们也就很快地和他熟悉了。唠起咯来有说有笑，非常自然。工人们起初叫他首长或军代表，宋金声同志摆手说：“你们还是叫我老宋同志，我还能多来你们这儿趟。”大家听了都亲切地笑了。宋金声同志走到钳工组，看到一个中年工人正在修理工具，他一边打招呼，一边把这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一〇七六页。



迎接亲人民主联军

个工人满是油泥的手紧紧握住，感动得这个工人一时都说不上话来，好象有一股暖流通遍全身。这个工人姓王，是钳工组的带班组长^①。他告诉军代表，他正在修理一把六方口搬子，并请军代表坐下。宋金声同志没有坐，一边跟王师傅唠嗑，一边拿起钢锉就干起来。宋金声同志说：“听你口音咱俩是老乡。”王师傅回答：“我是章丘县大王庄的，过来十多年了。”宋金声同志听了之后就告诉王师傅，打鬼子那阵，他曾路过章丘县大王庄，并把八路军和老百姓怎样打鬼子的故事，一段一段地讲给王师傅听，说到起劲的时候，两个人都大笑起来。讲完家乡的事，军代表又问起王师傅家几口人，生活怎样，还有多少口粮。提起口粮王师傅的笑容马上止住了，他打开饭盒让军代表看，里面装着一个掺着干菜的窝窝头。王师傅望着军代表就把当前工人缺吃少柴的困难讲了出来。他告诉军代表，鬼子还没投降的时候工人生活就够苦了，好容易盼到光复，但没想到国民党来了照样不管工人死活，国民党厂长和白俄厂长几个月不给工人开工资，也不发给粮食，使工人们的生活达到极困难的地步。国民党接收大员在哈的几个月，钱票子也毛了，物价、粮价猛涨，工人们没有钱买不起粮吃，现在有很多工人家里断了粮，大家都是串换着弄点土豆、干菜或揪一些榆树钱、榆树叶对付吃。宋金声同志听到这里心情很沉重，激起了他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无比憎恨。同时，他又深深地感到，做为党派来的工作队更应该关心工人的痛痒。他放下了钢锉对王师傅说：“我们一定想办法为工友们弄到粮食，决不能叫工友们挨饿。”说完他把已经锉好的搬子交给了王师傅，王师傅刚想要说什么，可是看见搬子的六方口锉得非常好，就惊奇地问军代表：“你这活干得不错啊，你不是当兵的吗？”宋金声拉着王师傅坐下来，说：“我也当过工人，后来参加了八路军，有年头不摸这东西了。”王师傅听了赶紧握住

^① 哈尔滨车辆厂调查材料：四川资阳内燃机厂宋金声谈话记录，一九七八年六月。

军代表的双手说：“原来咱们还是同行嘛！”这时钳工组的工人看到军代表和组长唠得那样亲热，都情不自禁地围了过来，向军代表问长问短。宋金声同志问过每个人的名字后，就让大家都坐下。他告诉工友们说：“如今我们解放了，以后还要解放全中国，现在我们的困难很多，大家只要团结起来就有了力量，就能克服困难，也能很快地把生产恢复起来，支援前线打击国民党反动派。我们有共产党的领导，往后就不愁没有好日子了。”工人们听了军代表的每一句话，真是句句都说在了心坎上，眼界也顿时开阔了。

关于粮食困难的原因，一是处于战争时期城乡交易不便；二是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打击我人民武装力量，竟勾结反动的投机商，在农村大量地高价购粮南运，以供应国民党的给养；三是国民党接收的短暂时期，把哈市的经济搞得一团糟，物价猛涨，货币种类繁多，粮食来源不足。这种经济混乱的局面一直持续到解放。为了迅速地解决工人生活上的困境，为了巩固党和工作队对工人队伍的政治影响，以及为今后组织工人把党的工作更好地开展起来，宋金声同志马上把工人生活困难情况，向上级党和东北军区做了汇报，各级首长非常关心铁路工厂工人。东北军区政委陈云同志由宋金声同志陪同，亲自来厂视察。陈云同志身穿一件旧黄大衣，他和宋金声同志下车后直奔锻冶分厂。陈云同志来到现场后向工人们问寒问暖，并亲自看了工人们饭盒里的菜团子和土豆，仔细地询问了工人的生活情况和工厂的设备完好情况。陈云同志还鼓励工人们，要在工作队的领导下，克服困难，早日恢复生产支援前线。因为当时没有公开，过后工人们才知道是陈云同志来了，大家都感动得流了泪。工人们清楚记得，国民党的一些所谓“接收大员”，成天只知道吃喝玩乐、作威作福，根本不管工人的死活。现在刚刚解放，工人有了一点困难，首长就很快亲自来厂看我们，这真是旧社会工人根本不敢想的事情。没多久东北铁路局首长吕正操同志也亲自来厂进行了视察。铁路工厂的工人阶级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得到了各级首长的关怀和重视，东北军区决定拨一部分军粮支援工人弟兄，铁路局党委也想尽一切办法为工厂陆续搞到了一批粮食，并及时发放到每个工人的家里。

为了把工人组织起来，团结在党的周围，把各种政治运动和恢复生产运动掀起来，在工作队的领导下，迅速地开始了筹建工人自己的组织——工会的工作。工人们热情很高，工作队的同志和工人们在一起讨论，你一言我一语，谈的既热烈又认真，工人们虽然在道理上说得不够完全，可打心眼里都拥护成立工会。但也有一部分工人沉默不语，原因是这部分人思想有顾虑。那还是国民党“接收大员”在厂时，也搞过一个“工会”，名义说是选举，结果国民党分子陈治公玩弄鬼把戏，把过去那些工业维持会的人一个个都选上当了头头。这帮人经常敲榨勒索和欺骗工人，根本不替工人办事情，所以思想有顾虑的工人想到，我们工人不识字没文化，最后还不是把那些能说会道的人选上去。工作队很重视这个思想反映，觉得工作没有做细，有些人对这次选举工会心里没底。工作队的同志就反复地做工作，把选什么样的人，怎么选，耐心地和工人们一起商量，要把工人信得过的，能实心实意为群众服务的人选上来。如果谁被选上来之后，不好好为工人办事，工人有意见，工作队一定给做主，可以随时把他换下来。这样一讲思想顾虑打消了，工人心中有了数。经过几天的充分讨论和酝酿，每个分厂都选出两名代表做为选举厂工会的候选人，十五个分厂一共选出三十名代表。

选举这天在工厂大帐房门前的广场，搭起了大台子。三十名代表一字形坐在主席台的前面，每个代表的背后有一个盘子，参加选举的工人进入会场时，每人发给五个苞米粒。选举开始时，依次上台投票，相信谁就往谁的盘子里放上一个苞米粒。这样的民主选举在工厂真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工人们可高兴了。五个苞米粒虽小，但这是代表五张庄严的选票，这是党给工人

力，五个小选票激荡着每个选举人的心灵深处，使受尽了苦难的铁路工人，第一次真正感到，自己再也不是皮鞭下的奴隶了。当五个苞米粒投完的时候，工人们无不感动地流着热泪。

投完票后大会公布选举结果，以工人焦秀山等五人组成的新的工会委员会诞生了^①。工人们向当选的代表热烈地鼓掌，表示拥护和信任。这时宋金声同志站起身来，他首先代表工作队向诞生的工会表示祝贺，然后他又加重语气说：“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上级已经知道我们的吃粮很困难，东北军区为了支援我们，又拨了一部分军粮，现在已运到了。”军代表的话还没讲完，工人们激动的掌声和欢呼声立刻雷鸣般地响起来。宋金声同志继续说道：“会后就由新的工会委员会负责发放，不论是厂长还是工人，每人先分给高粱米九十斤。”^②这时，会场上如同沸腾的海洋，“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回荡在工厂的上空。广大工人有了自己的组织——工会，更加有了力量，在党的领导下去迎接新的战斗。

三 斗争恶霸

工厂成立工会以后，工作队组织工人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奸清算运动。

在日伪时期，广大工人群众和三十六棚一带居民百姓，恨透了那些盘剥、迫害人民的汉奸、特务和恶霸。民愤最大的有日本警护队特务么国荣和曲海峰。这两个坏蛋血债累累、罪恶滔天，是广大工人群众不共戴天的敌人。光复后，这几个坏蛋在国民党保护伞的掩护下，逍遥法外。汉奸么国荣则跑到外地隐藏起来（一九五一年镇反时，被我镇压）。民主政权建立后，工作队根据

^① 哈尔滨车辆工厂调查材料：长春机车厂傅维纪同志谈话记录，一九七七年五月。

^② 哈尔滨车辆工厂调查材料：傅维纪、周文奎谈话记录，一九七七年。

工人群众的一致呼声，决定为民除奸除害，依法惩办和斗争这些民族败类。

曲海峰是日本警护队特务，还是日本人特务大屋的狗腿子。因为长得象个地豆，有一肚子坏心肠，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曲小个子。这个坏蛋仗着警护队日本人的势力，坑崩拐骗无恶不做。他经常活动在工厂和三十六棚，见着工人和居民不是打就是骂，专门向日本人密报工人人们的行动。被他陷害的工人和居民无计其数。他是一个认贼作父、效忠日寇的民族败类，是工厂和三十六棚有名的地头蛇。哈市解放成立了民主政府以后，吓得他跑到江北亲戚家藏起来。反奸清算运动一开始，工作队在市公安部门的帮助下，很快把曲小个子逮捕归案。军代表宋金声同志严肃地正告曲小个子，必须老老实实地交待罪行。曲小个子阴险狡猾，他点头哈腰地对军代表说：“我过去给日本人当特务，真该死，你们来了，我也给你们当特务。”军代表当即义正词严地回击说：“你休想要滑头混过去，我们共产党人不要什么特务。今天该是和你这个民族败类算总帐的时候了！”宋金声同志代表人民的呼声，吓得这个坏蛋哆嗦成一团。

曲小个子被抓回来的消息传遍了工厂和三十六棚，人们都十分高兴。特别是遭受过曲小个子迫害的工人和家属，心情更是万分激动。劳苦大众报仇雪恨的日子终于盼来了。

斗争曲小个子的会场，设在松花江边的九站附近。这一天，会场上人山人海，群情激愤。工作队宋金声同志和市公安部门的领导同志一起参加了大会，下午四点由厂工会负责同志宣布斗争大会开始，当曲小个子被值勤工人押进会场时，人们见到了仇人怒火迸发、吼声四起：“打倒汉奸、特务曲小个子！”“向曲小个子讨还血债！”愤怒的口号声震天动地，成千上万只铁拳一齐挥动。当年欺压人民、耀武扬威的曲小个子，被吓得面无人色，心惊胆战。工会负责同志讲话号召群众有冤伸冤，有仇报仇，人民政府

给做主，接着控诉开始。

上台控诉的有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还有被曲小个子残害造成的孤儿寡母，控诉的群众一个接着一个。一笔笔、一桩桩，无限辛酸的斑斑血泪帐，深刻揭示了旧社会人民的苦难和遭遇，记载了曲小个子这个民族败类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有的人边讲边哭，泣不成声。台下的群众有的含泪抽泣，有的握拳怒视，一本相同遭遇的血泪史把人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有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大娘，流着辛酸的泪水，上台控诉了曲小个子迫害她儿子的罪行。这位老大娘的儿子叫寇永山，在客车分厂工具房干活，寇永山为人耿直，好打抱不平。有一次曲小个子无故殴打工人，寇永山实在气愤不过，顶撞了曲小个子几句，曲小个子便怀恨在心。没过几天，曲小个子带着两个狗腿子撞进寇永山的家，进了门就问寇永山：“你家有工厂的东西吗？有就赶快交出来！”寇永山看这帮家伙来头，就知道是来找茬子，便气愤地说：“没有。”曲小个子奸笑地说：“奉上边的旨意，有没有查查看。”说完一挥手两个狗腿子就翻腾起来，屋里的东西被翻个乱七八糟，结果什么也没找到。曲小个子突然发现墙角的天棚上放着一把破锯和一把很旧的木刨床子。曲小个子这回可找到“茬”了，咧着嘴说：“那是什么东西？”两个狗腿子过去就要拿下来，寇永山上前一步挡住说：“这是我多年做木匠活用的家把什，街坊邻右谁不知道！”曲小个子眯缝着一双老鼠眼睛说：“嘿嘿！说的倒好听，不管是谁的，咱们到警护队再说。”寇永山的母亲看到这帮家伙欺人太甚，就对曲小个子说：“你们不信就问问街坊。可不能把我儿子抓走。”曲小个子瞪着眼吼叫道：“没有你的事，滚她妈一边去！”说完两个狗腿子上来就把寇永山抓走了。到了警护队硬说木匠工具是工厂的，给寇永山扣一个“盗窃公物”的罪名，寇永山实在冤枉，始终不服，但是经过长时间毒打和折磨，不几天就死在了警护队。

寇永山的老母亲一把泪一把泪地讲述着儿子的悲惨遭遇。她

愤怒地揪住曲小个子骂道：“你这个狗杂种，还我的儿子！我扒了你的皮也解不了我的恨！”这时，台下的群众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举起铁拳愤怒地高呼：“坚决要求民主政府枪毙曲小个子！”“向曲小个子讨还血债！”很多人气愤地跳上台去，抡起拳头向曲小个子打去。这时曲小个子已被吓得象癞皮狗一样瘫在地上。被曲小个子残害致死的工人和家属有几十个人。如果没有大会工作人员的劝阻，曲小个子当场就会被群众的铁拳砸成烂泥。

大会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经司法部门批准，工作队代表人民政府宣判曲小个子死刑，并立即执行。会场上的广大群众听了民主政府的正义宣判，立刻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压在群众心里多年的深仇大恨，今天一下子得到彻底解脱。人们饱含热泪，放声高呼：“拥护民主政府！”“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狗特务曲小个子被处以死刑，人民对这个罪恶累累的民族败类给予了应得的惩罚。

这次工厂开展的反奸清算运动，时间紧凑，效果显著，政治影响很大。使广大工人群众在斗争中受到了锻炼和教育，思想觉悟提高得很快。尤其是对正统观念比较浓厚的一些人教育更深。工人们都说：“共产党来了真给我们做主，说话就是算数。”当时有好多人买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像恭恭敬敬地挂在家里。工人们自动组织起来各种文艺宣传队，用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颂扬党和毛主席的恩情，还组织了一个七百多人的秧歌队，老头、老太太、妇女和小孩都热情地扭起了秧歌。工厂有一位运搬工人还编写了一首歌谣，歌颂中国共产党。歌中热情地写道：

小孩不离娘，瓜儿不离秧，
苦难中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
谁改善了咱们工人的生活？
共产党！

谁解放了牢中的妇女？
共产党！
谁教育了青年、儿童？
共产党！
谁领导我们打败敌人保家乡？
共产党！
你是孩儿的娘，
你是瓜儿的秧。
你是孩儿的娘，
你是瓜儿的秧。
中国人民热烈拥护您——
我们的大救星中国共产党！

这首歌谣广泛地流传在工厂和三十六棚，深刻地表达了广大工人群众和居民们，对共产党的无比信任和热爱，也充分体现了工作队和人民在革命斗争中，结成的鱼水关系。

四 民主改革 恢复生产

一九四六年七月，人民公敌蒋介石彻底撕毁了“和谈”的假面具，悍然对我解放区发动猖狂进攻，又一次挑起了全面内战。在中华民族的命运处于危急关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立即向全国发出了“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战斗号令，从此开始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人民解放战争。

解放战争爆发后，哈尔滨铁路工厂面临着恢复生产、支援解放战争的光荣任务。由于这个厂先后遭到日寇、国民党和白俄分子的严重摧残，所以给恢复生产带来很大困难。工厂的设备情况是，一部分机器的主要部位零件被拆除，如缺少电机、齿轮、丝杠以及皮带等；一部分机器因长年失修，而不能正常运转，有的设备甚至陈旧得象一堆废铁，比较完好的机器和设备只占一小部

分；生产中所常用的各种工具丢失或损坏的比较严重。如机械加工用的刀具、量具，钳工和铆工等所用的各种手工机械，水电风所常用的各种钢管、软带、电器器材以及各种阀类等；修造车辆用的各种原材料，如钢锭、元钢、板钢、型钢和有色金属等，都十分缺少；在这种情况下，要在短时间内全面恢复生产确实是十分艰巨的任务。

工作队在困难面前，坚决遵循毛泽东同志关于“如果我们紧紧依靠群众，我们就将战胜一切困难”和“我党必须人人下决心，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迅速发动群众”^①的重要指示，在反奸清算运动的基础上，为进一步发动群众，迅速地把恢复生产运动掀起来，又在全厂范围内开展了政治学习运动。在政治学习运动中，工作队坚持和工人一起同劳动、同学习、同休息，关心工人痛痒。建立了有工人、干部和职员参加的政治课堂（即夜校）^②。当时没有校舍，工作队和工人一起修建；没有桌椅板凳，工作队就和工人们自己动手做。很快全厂各个单位都把课堂办起来了。那时有文化的人非常少，教师显得不足，工作队同志就想了个办法，先集中少数人办一个速成“小先生学习班”。由工作队同志先给他们“吃小灶”，然后叫这些“小先生”再回到各分厂的课堂上讲课，这叫做“现买现卖”。这样，就把教师不足的困难解决了。

课堂办起来之后，工人们非常高兴，每天下了班，都踊跃到课堂去学习，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就到课堂上去请教。通过时事教育，使工人了解了当时的战争形势，对共产党战胜国民党树立了信心。通过国共两党对比，工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共产党是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国民党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在课堂上工人们学到了不少革命道理。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一〇七六、一〇七七页。

^② 哈尔滨车辆工厂档案：《哈尔滨机车车辆修理工厂是怎样从旧企业变为人民的新企业》。

为了结合恢复生产运动，进一步提高工人的思想觉悟和主人翁思想，工作队出了这样一个题目让工人讨论，这个题目是：“是资本家养活了工人，还是工人养活了资本家？”开始好多人闹不清楚，经过讨论和工作队同志的讲解，再通过工人的今昔对比，使工人们认清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实质，受到很大的教育和启发。工人们觉得，办课堂就是好，过去好多糊里糊涂的问题，现在都清楚了。所以有好多工人把恢复生产中遇到的问题，都拿到课堂上来辩论。有一次，军代表宋金声到货车分厂去劳动，工人梁德顺等人向军代表反映这样一个问题，在国民党接管工厂时期，工人出于生活所逼，迫不得已从工厂里拿了一些碎旧铁、煤炭等，到外面卖掉换粮吃，人民政府接收后，这种风气在少数人中间一直没有彻底根除，很多工人对这种现象看不惯，但又说服不了。宋金声同志感到这个问题提得好，说明了大多数工人觉悟提高得很快，同时也反映了还有一小部分落后面还没有发动起来。针对这种情况，工作队进一步引导大家进行讨论。他把工厂比做鸡，把工厂出的产品和原材料比做蛋，让大家讨论“是先吃鸡，还是先吃蛋？”工人们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大多数工人都同意先吃蛋，也有人认为没有吃的吃鸡也可以，大家争得脸红脖子粗。讨论的结果，绝大多数工人一致认为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工厂就是工人的家，做为主人翁不能眼看着工厂缺这少那的开不了工，不把鸡养好，也根本谈不上吃蛋。不打倒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人民也没有好日子过。做为工人阶级一员绝不应该把工厂吃掉，应该保护好工厂，建设好工厂，真正当好工厂的主人。经过对这个题目的讨论，使工人们看到自己的长远利益，又一次受到深刻教育。在这个基础上，工作队因势利导，又提出“怎么样才能把鸡养好？”工人们立即提出“废铁翻身，人人献宝”的战斗口号。凡是工厂能用的，工人手里有什么献什么，藏着的拿出来，埋着的挖出来。第二天，工人们高高兴兴、争先恐后地献工具、献器材。

有的工人甚至把伪满时埋起来的电机，也挖出来献给工厂。在这同时，废铁翻身的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工作队和工人们一起动手，刨的刨，挖的挖，几天的工夫，工厂里到处都是一堆堆的旧配件、废钢铁。工人们都赞美地说：“从来也没看到过工厂这么热闹，工人劲头这么大，还得说工作队管理工厂有一套办法。”

在“废铁翻身”运动中，货车分厂干得热火朝天。这个分厂是货车车辆的组装工序，工人们为了早日把车修出来，就把扔在工厂的几台破货车拉进厂房准备拆修。有的工人提议，拆这个车补那个车不是常法，也修理不了几台车。工人李法堂很同意这个意见，他说：“那时候是给小鬼子干活，谁也不给他实心实意地干，经常硬是把废品给装在车上，把那些好件给扔掉，这回可是给咱们自己修车了，咱们就快点把那些配件挖回来。”在工人梁德顺、李发堂、马金莲等骨干带动下，工人们立刻动手干起来。货车分厂门前门后有好多山包包，这些山包包原来都是凹地，天长日久扔的破旧钢铁多了，就堆成了土包。工人们一边挖，一边鉴定，比较好的或者修一修就能用的配件放在一块，废料放在一块。什么大勾、心盘、弹簧，各式各样、长短不齐的型钢和许多小配件，一个个翻了身见了太阳。已经挖得很深了，工人们还不罢休。真是越挖越有宝，什么拉板、风缸、拉杆、一对对车轮和摇枕都被挖出来，就连各种铆钉、螺丝也一个不放过。没用几天的时间，货车分厂前后摆了好大一片零件。接着，工人们除锈的除锈，修理的修理，调直的调直，又投入了修车的紧张战斗。仅用十几天的工夫，就修好了十几辆车。军代表宋金声带领工作队的同志前来祝贺，宋金声拉着梁德顺的手说：“你们不向政府要一分钱，就修好了十几台车，为支援前线立了一大功，我代表工作队向你们祝贺。”梁德顺激动地说：“为了支援前线，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我们豁出命来干也心甘。”

几天后，宋金声同志又来到货车分厂，笑呵呵地对工人梁德顺说：“你们让废铁翻身，修复车辆支援前线的事迹，上级首长都知道了，首长特意叫我通知你们去一趟。现在准备一下走吧。”梁德顺开始还不相信，见军代表一再催促，看了看自己身上的“油包”（工作服）又不好意思了，老半天才说出一句：“算了吧，你就替我们代表吧。”宋金声也笑着摆手说：“我们可代表不了，这是市里领导同志指名叫你和李法堂去的，老梁快走吧！”

工人代表梁德顺、李法堂来到了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受到了首长的亲切接见，首长向他们问寒问暖，听取了他俩的汇报，表扬了铁路工人阶级在恢复生产、修复车辆，为支援前线打胜仗立下的功劳。梁德顺和李法堂开头还有些拘束，后来话越唠越多了，首长总是认真地听他俩讲话，最后首长还留他俩吃了晚饭。临走时，首长还把他俩送出老远，并一再让他俩向全厂工人问好。梁德顺、李法堂回到家后，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觉，回想一个穷工人，在旧社会谁能瞧得起，今天翻身做了主人，为国家做了这么点工作，党却对我们这样关怀，今后以什么样的行动来报答党的恩情呢？

第二天，梁德顺和李法堂来到工厂就向工友们讲起市里首长亲切接见他们的情景，他们向大家作了详细汇报，工友们听了又激动，又兴奋，都深切感到，今天工人的地位就是和过去不同了，真是国家的主人了。工人马金莲、赵金荣提议说：“前方打仗等着要车用，我们现在这样干法效率太低，干脆把行李卷搬到工厂来住吧！”大家异口同声地赞成，下班后一顿饭的工夫，一个个扛着行李卷都来到了工厂。

在工作队的领导下，经过反复细致的思想教育，全厂工人的政治觉悟又进一步得到提高，生产积极性也充分地发挥出来。为了多修车辆支援前线，各分厂工人几天不分昼夜地战斗在工地上，工人所表现的劳动热情是空前未有的。这时工作队感到，

越在工作紧张的时刻，越要关心工人生活和家属工作，因此，工作队又特别加强了家属工作。军代表宋金声带头到工人家中进行访问，见到家属中有了困难就及时想办法解决。工作队的同志们经常帮助家属劈柴、挑水或照顾孩子。在生产最忙的时候，翻砂工郎益增和电焊工王树森家的孩子没人照顾^①，宋金声同志为了让工人能在班上安心工作，就挤出时间帮助这两家照看孩子，工人和家属们知道了非常受感动。时间长了，宋金声和工作队的其他同志，把工程街附近的几条街道、胡同都记熟了，甚至每个工人家的门牌号都知道。工人家属要选举家属委员会，家属们都对军代表宋金声同志说：“老宋，你来当主任吧！”宋金声同志笑着说：“还是选你们自己的代表吧！”由于安排好了工人的生活和家属工作，对迅速地恢复生产、多修车辆支援前线起到了推动作用。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末，为了表彰在恢复生产修复车辆中有贡献的工人，工厂开展了第一次劳模运动。全厂有二百八十多名工人被选为劳动模范，同时又在劳模中选出四十名代表，参加了哈尔滨铁路局召开的群英大会。在大会上，首长和劳模们坐在一起学习、讨论，没有架子。在祝贺大会胜利闭幕的宴会上，首长又亲自给劳模敬酒，使参加会议的代表们无不感动。每个劳模都得到了奖品和奖金，每人还发给一枚金光灿灿的奖章。劳模们回到工厂后，向全厂工人传达了群英大会的实况，工人们听了深受鼓舞和感动，都深深感到没有共产党，我们工人那能会有今天这样的地位。工人们积极生产的劳动热情更高了。人人下决心，在努力生产支援前线的战斗中贡献更大力量。

第一次劳模大会后，在党和工作队的领导下，工人的思想觉悟迅速提高，生产秩序逐渐稳定。并在继续开展的政治学习运动中，进行了民主改革，整顿和精简了行政领导机构。将压在工人

^① 哈尔滨车辆工厂调查材料，四川资阳内燃机厂宋金声谈话记录，一九七七年六月。

头上的白俄厂长比聂金撤了职，对那些贪污渎职、欺压工人、瞒上欺下的旧分厂长及少数比较坏的职员，也予以撤职或调换。对绝大多数原旧职员，采取了团结、教育的方针，并鼓励他们在工作上发挥个人的技术和业务才能。同时又提拔了一批优秀工人，充实到各领导岗位。从工人中提拔了科长三名、分厂长十七名、工段长二十名。厂工会组织也加强了领导力量，由原五名委员增加到十七名委员，并建立了二十个分会^①。在阶级队伍进行了整顿，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了充分调动的情况下，工厂加强了党的建设，成立了党的厂总支委员会。在党总支的领导下，又建立了工厂管理委员会与职工代表会，它是具体实现企业民主管理的好办法，发扬了工人阶级的创造性与积极性，培养了干部，积累了管理工厂的经验。使工厂在支援解放战争中发挥了更大作用。

第二节 支援解放战争 壮大党的力量

一 修造枪炮打老蒋

随着政治思想教育运动和恢复生产运动的不断深入，于一九四六年末开始，工厂在修造机车车辆的同时，又接受了繁重的军工生产任务。

为了适应既修车、又修造枪炮的生产需要，及时有力地支援人民解放战争，工厂成立了“军工部”，专门负责军工产品的生产和参加一些战备工程。主持“军工部”领导工作的有叶林、夏光伟和边成增等同志，他们都是部队派进厂的军代表。在工作队和“军工部”的统一领导下，机械、工具、翻砂、机修、锻冶和压延等分厂，都以各半的技术力量，一边修车，一边担负起繁重的军工生产任务。

^① 哈尔滨车辆工厂档案：《中长路哈尔滨机车车辆修理工厂怎样从旧企业，变为人民的新企业》。

机械分厂主要负责全厂各种产品的机械加工任务，为了集中力量加工军工产品，这个分厂分出了一部分力量建立了第二机械厂，厂址就设在机械分厂的大货房子里。刚成立的时候没有设备，就从机械分厂和工具分厂凑了十来台机床，找出两名技术比较好的老工人担任工长，一个叫林开惠，另一个叫陈俊亭。因为军工产品质量要求严格，所以在全厂集中了技术比较熟练的工人，到第二机械厂工作。

第二机械厂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正赶上严冬季节，各方面条件都很差。设备少，屋子冷，在屋内干活伸不出手来，窗户上的霜有一指多厚，机床摇把冻得直粘手。条件虽然差，但是没有一个人叫声苦，反而都为自己能亲手制造枪炮，支援前线而感到兴奋和自豪。首批任务是制造信号枪，当时没有样子也没有图纸，军代表就找来一支旧式信号枪，拿来当样子。工人们一边琢磨一边研究，照葫芦画瓢，一点一点地摸索着做成了第一把信号枪。大家看到自己亲手做的信号枪都高兴极了！又装了几把之后，都感到这种旧式信号枪装起来太麻烦。后来，工人们在雪地里挖出一支日本式的信号枪，又照这个样子加以改进，才顺利地完成头一批任务。

接着又来了一批三八步枪需要修理。这种枪有个零件，里边要铣个长口，因为没有铣床，加工起来很困难，只好用尖钻子去剔，一天只能干一两个，这批枪前方等着用，工人们很着急。青年钳工樊东升想了个用钻床代替铣床的办法来加工，起初，他怕试验失败引起人们笑话，就在一个早晨，趁大家还没有上工的时候，提前来到班上做试验，等大家来到班上，他已经试验成功了，这样由原来一天干一个提高到三个。

由于军工生产任务一来就是急活，工人们为了赶任务，经常下班后也不走，连续加班。家远的回家吃饭怕耽误活，就在工厂吃住。没有饭锅就在厂内拣个钢炮弹壳子把中间锯开，然后穿上

个铁丝当饭锅，用它煮高粱米或大楂子。有时只顾干活，饭就糊在了锅里。干得太晚太累了，就躺在货架子上睡，睡到半夜冻醒了，起来再接着干。工人们一想到修造枪炮打老蒋，干劲就来了。

军工产品在加工的时候，尺寸和精度都要求比较严格。当时，量具是非常奇缺，谁要是有一把钢板尺都成了宝贝。这就特别要求旋盘工人，在用里外卡量配件的时候非常仔细。当时没有什么检查员来检查验收，但每个工序干出来的活都准确无误，保质保量。大家都是比着干，看谁的质量好，数量多。军代表经常和大家讲：“多出一个产品，就能多打死一个敌人，我们工厂就是战场。”所以工人们干起活来，就真象是在战场上一样，猛打猛冲，不知疲倦地工作着。

有一种日本式的匣子枪，常常因为撞针上的槽折断拿来修理，但是在淬火时很难准确地保证质量，所以有时修理出去又返回来，工人们看到了这种情况都很着急。老工长林开惠想了个办法，将枪内改装了一下，不但提高了效率，而且再也打不断了。在技术上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工人们都是千方百计地想办法，出主意。有时碰到技术难题，工人们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觉得这是自己的责任，所以工人们在技术上谁也不保守，都愿意在修造枪炮支援解放战争的工作中，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由于战场上的需要，生产任务越来越重，各种刀具又显得不足了。军代表边成增同志就发动大家想办法去各处买刀。在当时如果谁有一把锋钢刀那就是“宝刀”了。有一个工人在加工一种小丝扣时，因为料太硬，普通刀一上去就把刀尖烧了，他把自己收藏多年的一把锋钢刀拿了出来，交给了“军工部”使用。在加工“六〇”炮弹时，由于任务量大，一天只能旋十几个。工人陶喜庭为了提高效率，在班上也琢磨，回家也琢磨，效率提不高成了他的一份心事。经过几天的苦思苦想，终于研究出一种样板刀，一下子把数量提高到每天能旋三百多个，而且质量也比以前强了。

工人们和军代表都为他祝贺，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炮弹大王”。

军代表边成增同志虽然是部队派来的，但他每天都要和工人们在一起劳动，见了工人有说有笑。到了中午和工人们一起吃粗米淡饭，有点时间就给大家讲故事，讲国际国内形势，他讲起话来从不长篇大论，工人们都喜欢和他在一起唠唠。他还经常问大家有啥意见，有啥困难。那时，工人、干部、军代表都一样，没有工薪，不挣一分钱，按月发给大家粮食。有时粮食供应不上，大家就在炉子上烤土豆分着吃。有很多工人为了突击军工产品，干脆就把行李搬到工厂来。多少人眼睛熬红了，身体累瘦了。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工人和军代表同甘共患难，建立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有一次“炮弹大王”陶喜庭累病了，边成增同志就在繁忙中，抽空买了一些吃的，在大冷天跑到陶喜庭家去看望他。陶喜庭握着军代表的手非常激动，一个普通工人受到首长这样关怀和保护，这是旧社会工人不能想象的事情。当时党的组织还没有公开，可是工人们也能估计出哪些人是共产党员，因为在困难面前，总是党员走在前头。

第二机械厂加工的军工产品种类多、数量大、质量高、任务急。这个厂不仅完成了修理各种枪支和制做了各种炮弹、子弹、手榴弹等军工产品，同时还担负着一些军工武器的试制任务。在一九四七年四月间，上级交给第二机械厂一项试制两台掷弹筒的紧急任务，要求五月中旬完成。工人们接受了任务之后，一致提出来要向“五·一”国际劳动节献礼。工人们投入战斗后，没有白天黑夜地赶制，终于在“五·一”节的早晨，由梁有金、梁有仁兄弟俩扛着掷弹筒，带着第二机械厂全体工人的心意，向“五·一”节的大会献了礼，大会开始的时候，就用这两台掷弹筒放的礼炮。第二机械厂的全体工人，在党的领导下，克服了种种困难，发挥了劳动热情和智慧，在解放战争的年代里，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们的光荣任务。



修造枪炮打老蒋

机修分厂和工具分厂主要是修理和制做各种战炮，这两个分厂为了完成这一光荣任务，都分别成立了修炮班^①。当时修造的有榴弹炮、“八二”野炮、“三七”高炮等。由于任务量大，前方要得急，工人们经常连续作战，几天几夜不回家。有一批日本鬼子投降时扔下的五十门山炮需要抢修。这五十门山炮的炮栓和瞄准盘都被日本鬼子卸走了，为了让这批山炮及时地送往前线打敌人，炮兵班连续几天几夜地赶制炮栓和瞄准盘。这种炮栓上有三个长槽，质量和精度要求很严，当时没有加工这种长槽的设备，工人们没有灰心，充分发挥了集体的智慧。利用工具分厂的一台旧铲齿机做试验，又做了一把专用的样板刀，经过大家的努力终于成功了，解决了加工长槽的技术关键，顺利地完成了抢修山炮的光荣任务^②。修复好的五十门山炮，立即武装了我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在攻打义县和锦州的激烈战斗中，这批山炮发挥了巨大威力，打得龟缩在义县和锦州的国民党军队鬼哭狼嚎，溃不成军。这两个分厂修造的各种大炮，装备了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三个整团，曾受到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朱瑞同志的表扬^③。

锻冶分厂和压延分厂接受了锻造马刀的光荣任务。压延分厂负责压制荒料，锻冶分厂负责锻制成品。当时钢料非常缺，工人们就到废铁堆里找钢料。他们把长短不齐的一根根钢轨一段段切开，经过压延分厂加工轧制成长扁料送到锻冶分厂锻制。当时焦炭也很缺，这两个分厂就组织工人在厂房外挖地三尺，把多年扔在坑里的焦炭一块块细心地拣回来。工人们把炉火烧得旺旺的，通红的钢料在锻工的铁锤下，钢花四溅，汗水湿透了工作服，工人们忙起来顾不上擦一把汗，个个想到多打一把马刀，就可以多消灭一个敌人。经过这两个分厂的日夜奋战，锻造了六千把马刀，

① 哈尔滨车辆工厂调查材料：长春机车厂傅维纪谈话记录，一九七七年。

② 哈尔滨车辆工厂调查材料：长春机车厂傅维纪谈话记录，一九七七年。

③ 哈尔滨车辆工厂调查材料：周文奎谈话记录，一九七八年。

及时地交给了人民解放军第一骑兵部队。锻冶分厂不仅完成了锻造马刀的光荣任务，还担负起锻制“六〇”迫击炮和“八二”迫击炮炮筒的光荣任务。

翻砂分厂是投入军工生产的主要单位，任务量大，品种也复杂。它主要铸造“六〇”炮弹壳、“八二”炮弹壳、手榴弹壳和地雷等武器^①。这个分厂在生产中遇到很多困难，劳动条件也差。由于各种弹壳的需要量大，经常遇到原材料和燃料不足的困难，还有技术上的一些问题。军代表夏光伟同志非常关心翻砂分厂的军工生产，他经常来这个分厂和工人们一起研究，并鼓励工人同志克服困难，献计献策。在原料不足的情况下，这个分厂经常发动工人拣废铁，挖旧料，没有石灰自己烧，没有工具自己做。在任务紧张的时刻，工人们几天几夜不回家，干在厂，吃在厂。为了支援前线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干劲总是鼓得足足的。当时每天铸造炮弹壳三千多发，及时保证了下一道工序机械加工的供应量。此外工厂还承担了制做各种枪支子母壳的繁重任务，需要量非常大。机械分厂用手工作业，远远满足不了前线的需要，为了保证供应，完成这项任务，翻砂分厂工人日夜奋战，铸造了八台冲子母壳的机床毛坯。经过机械分厂的加工、装配，这八台冲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解决了子母壳供应不足的困难。

在人民解放战争的年代里，工厂基本上成了承做军火的兵工厂，前方需要什么，工厂就干什么。为了进一步教育和鼓励广大工人发挥更大的劳动热情，工作队经常请从前线回来的同志，介绍解放军战士不怕疲劳、不怕牺牲，为了攻打敌人城墙碉堡，头顶着盖着湿棉被的桌子冲锋陷阵的战斗事迹，工人们听了非常受感动。为了让子弟兵少流血多杀敌人，铆工分厂大杂项工段的工人和军代表共同设计了一种小土坦克。这种小土坦克有四个比较

^① 哈尔滨车辆工厂调查材料；庞喜顺回忆记录，一九七七年。

宽的小铁轱辘，很便于在庄稼地里和不平坦的土地上推着行走，掩护体是一层十三毫米厚的铁板，整个形状是流线型，约一米七十左右长，前后都有射击孔，战士可以躲在里面，一边推着前进，一边瞄准射击。这种小土坦克子弹穿不透，战士又安全，最适于炸碉堡用。当敌人在阵地面前看到这种小土坦克时，对它毫无办法，小土坦克在攻城夺堡战斗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一九四七年十月，全厂工人热烈响应毛主席发出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号召，提出了“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解放战争”的豪迈口号，在党的领导下，全厂工人又投入了更紧张的战斗。

从一九四六年末，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解放沈阳，两年来工厂共制造“六〇”迫击炮五千多门，“六〇”迫击炮弹五万多发；“八二”迫击炮二千五百多门，“八二”迫击炮弹二万多发；修理和制造各种枪支近万支；制造了数以十万计的手榴弹、地雷和各种子弹；锻造了六千把马刀，轧制了大量架桥铺路用的铆钉和道钉；修复了五十门山炮以及制做了很多掷弹筒和小土坦克等武器。在完成各种军工生产的同时，又赶修了近两千辆货车，二百多台机车和几百辆棚车以及一台扒道机，并制做了一台当时全国最大的架桥机送往了前线^①。铁路工厂的工人在党的领导下，为支援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二 抢修佳木斯大桥

一九四七年初，上级交给了工厂一项既艰巨而又光荣的战斗任务——抢修佳木斯大桥。

佳木斯大桥位于松花江的下游，它是滨佳铁路线上通向北方重要城市佳木斯、双鸭山和鹤岗的枢纽。一九四五年日本鬼子投降

^① 哈尔滨车辆工厂：《车辆战报》，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三日。

前夕，这座大桥被炸坏了三孔。为了支援人民解放战争和东北根据地的建设，把煤炭、木材等许多战略物资及时地运往前方，保证千里运输线畅通无阻。上级决定，必须在开江之前把佳木斯大桥修复起来。

修复佳木斯大桥，时间紧迫，困难又多。它不但需要很多的钢材，而且在修桥的技术方面没有经验，尤其工厂还肩负着修复机车车辆、制造军工产品的繁重任务。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工作队和军工部的领导同志，充分依靠群众，发挥群众的智慧和干劲，为按期完成党交给的光荣任务，冲破了一道又一道难关。

一九四七年一月，哈尔滨铁路管理局正式任命军代表宋金声同志为铁路工厂厂长（苏联同志为副厂长），郭福久同志因党的需要被调到了新建厂开展工作。宋金声任厂长后担子更重了。当时，工作队特别注意团结和发挥技术干部的作用，除了对技术干部进行适当调整和安排外，又在建立工人课堂的同时建立了干部课堂，吸收技术人员参加学习。在开展政治教育运动当中，很多技术人员觉悟提高得很快。但是也有极少数人不大相信八路军能管好工厂。他们看到工作队“不穿洋服，又不神气，这哪能行呢？”当抢修佳木斯大桥任务下来后，厂长宋金声同志找到一个工程师来商量。这个工程师思想守旧，有些看不起这位八路军厂长。他问宋金声：“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宋金声同志说：“我是抗战大学毕业的，政委是毛泽东，校长是朱德。”工程师听了又惊奇又不服气。他按着自己设想的方案对宋金声同志说：“这座桥结构复杂，依我看最少得三十名技术员，要用一年的时间才能设计完。”宋金声同志立刻回答：“这可不行，我们必须按着上级要求的时间完成任务，决不能眼看着前方需要的物资运不出来。”这位工程师又问：“那你有什么办法？”宋金声同志想了一下说：“依我看还是把技术人员和有经验的老工人召集在一起，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工程师答应了。

在宋金声同志的亲自组织下，召开了一个有工程师、技术人员和老工人参加的讨论会。会上宋金声同志把当前的战争形势和修复佳木斯大桥的战略意义讲给大家听，提高与会同志们的思想认识，增强革命信心，并让同志们畅所欲言地发表意见。做为厂长能够和工人、技术员坐在一起研究重大技术问题，这还是过去没有过的事情，工人和技术员同志都很受感动，这对个别守旧的工程师也是一个深刻的教育。大家都感到，抢在时间的前面把桥修好，对支援东北解放战争，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这也是党和人民给予铁路工人的光荣任务。在会上人人都坦率、愉快地谈了自己的想法。老工人们认为，修桥梁过去从来没干过，还是到现场看一看，心里才能有个底。大家都同意这个意见并立即行动起来。

宋金声同志亲自带队到了现场，和同志们一起，仔细地研究大桥破坏的情况。有三孔桥架子被炸得七扭八歪，桥墩上的桥座子也有的破碎了。当时正是严冬季节，冰天冻地，寒风刺骨。宋金声同志和工人、技术人员冒着冬天的严寒登上桥梁，对每一个部位的结构、材质和性能都做了认真分析。经过再三考虑和研究，除在现场需要修复的部位外，还要制作三孔桥梁骨架和十六个桥座子。一经决定，大家就在现场测量起来。从桥梁的长度到桥梁的宽度，从骨架的型钢结构到铆钉和螺栓孔的位置，同志们迎着风寒，爬上爬下，认真地测量着每个地方的尺寸，特别是对桥梁底架的挠斗和桥座上的活动穿轴部分，反复地测量和计算。勾成草图后，又对各部位的尺寸进行了校对。整个测量绘制过程中，人人精神贯注，一丝不苟。在完成了测绘任务以后，回到工厂按着设计的方案立即开始动工。

根据生产任务安排，首先由翻砂分厂承担了铸造桥座子的光荣任务。十六个桥座子需要好几十吨钢，当时化钢水用的原料非常缺乏，这是遇到的第一道难关。军代表宋金声同志非常关心工人们遇到的困难，他虽然担任了厂长工作，但他亲自来到翻砂分

厂和工人们一起研究解决原料的问题。宋金声同志鼓励工人想办法，献计策，并通过讲述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和老百姓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制做手榴弹的故事，来鼓动和启发大家。翻砂工人郎益增说：“咱们大院里还有好多山包包没有动，如果挖一挖废旧钢铁还能找出不少。”大家觉得这是个办法，在宋金声同志的提议下，推选郎益增同志担当炼钢组长。郎益增看到厂长和同志们这样信任自己，心情非常激动。散了会他和厂长一起带领大伙拿着铁锹、大镐和锤子来到厂房后的大土堆，七手八脚地挖起来。土堆里确实有不少废钢铁，如废旧的轴箱、风缸、心盘、轴瓦等。还挖出不少当年糊弄小鬼子时扔的一些好配件。因为工具少，有些工人就一边扒一边拣，连那些破碎较小的废铁也一块都不放过。虽然冬末的天气还很冷，可干了一阵子个个都冒了汗。宋金声同志和工人们一样地抡大镐，大家都心疼地劝厂长休息一会，宋金声同志擦着脸上的汗珠，笑了笑，打趣地说：“我这个土八路还要和你们比一比哪！”在欢乐的说笑中，大家越挖越有劲，为了干个痛快，索性把棉衣也脱了，这一堆挖完了，又挖那一堆。一连挖了二十来天，废旧钢铁足足挖了一百多吨。

在艰苦的岁月里，工人们和军代表建立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工人郎益增同志几次想找军代表说说心里话，可每次话到嘴边又收了回去。这回他终于鼓足了勇气，向宋金声同志说出了自己的心愿，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宋金声看到老郎同志有这样的志愿，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他单独地和郎益增谈了几次话，对郎益增同志又进行了全面了解，经厂总支部讨论，批准郎益增同志入党。和郎益增一起被批准入党的还有两个同志（张学德、孔范生）。宋金声同志把他们召集在一起，成立了党的小组，并决定郎益增同志担任党小组长。郎益增同志在党的关怀和哺育下，革命的劲头更足了。

有了炼钢的原料，但是炼钢用的硅砂太少怎么办？又遇到了

新的困难。郎益增、庞喜顺等人想了个办法，决定到“洋灰窑”去找硅砂。原来三棵洋灰窑有一家日本人开的翻砂厂，光复后停业没人管了，扔的满地是硅砂。庞喜顺同志当时是翻砂厂的分厂长，他亲自带领三十多名工人，由火车司机张培栋开机车，拉回了两节货车的硅砂。这样，炼钢的关键原料解决了。炼钢还需要电极棒，没有这种东西仍然不能开炉。郎益增同志就组织工人在厂内拣废电极棒，工人拉硅砂的时候也拣了不少，虽然都断成了一节节的，工人们就想办法把电极棒接起来，如果不仔细看，就像新电极棒一样。

最后一道难关就是如何配料开炉了。日本鬼子统治的时候，把配料当成秘密，都是由日本人配料，不让中国人靠前，不过时间长了工人们也看出一些门道来。因为今天用的是旧电极棒，电炉弄不好会出事故。为了把握起见，炼钢组长郎益增召集有经验的工人开了个研究会，根据现有的条件，充分发挥大家的智慧，经过认真细致地讨论，决定大胆地试一试。

开炉后，工地站满了工人，都着急地为这炉钢水捏把汗。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个个精神贯注地观察着钢炉的变化。经过不到五个小时的努力奋战，第一炉钢水终于流出来了。金花四溅的钢水把工地照得通红，站在周围的工人们又兴奋又激动，厂长宋金声和李汇川同志热情地向工人们握手祝贺，人人乐得嘴都合不上，真是比过年还热闹。有了第一炉的经验，第二炉、第三炉就比较顺当了。经翻砂工人不到两个月的日夜奋战，终于提前完成了十六个桥梁座子的浇铸任务，为机械分厂进行下一道工序的机械加工赢得了时间。

一九四七年二月下旬，三孔桥梁骨架的制造任务交给了铆工分厂。这个分厂还肩负着修理机车车辆的繁重任务，当接受桥梁任务之后，上级要求必须在短时间完成。军工部的领导叶林同志亲自到铆工分厂作动员工作。叶林同志是部队派进工厂的军代表，

主要负责军工生产和战备工程，工人都习惯地叫他叶政委。在战斗动员大会上，叶政委介绍了当前解放战争的形势，着重指出了修复佳木斯大桥的重大意义。他说：“目前也仅仅只有我们铁路工厂能担负这项艰巨的修桥工作，任务紧迫，还要求质量，只能抢在时间的前头，一分钟也不能拖延。”工人们听了叶政委的讲话后，人人磨拳擦掌，个个急待上阵。

开完动员大会的第二天早晨，离上工的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工人们就纷纷来到工地。工段长李连荣所在的铆工区，工人们早就把铆钉炉烧好，铆枪、大锤、螺栓也都准备完毕。可是还不能开工，因为孙维先下料工区刚接到图纸，正忙乎着下料。李连荣看到这种情形，马上调动自己工区的工人去支援。经过一个上午的紧张协作，钢板、工钢、角钢和槽钢都按着图纸分别切割出来，长长短短地堆了好大一片。接着就赶忙运到下道工序钻铆钉孔，然后再送到铆工区组装铆焊。这时李连荣铆工区也忙碌起来，通红的铆钉在空中飞跃，哒哒哒的铆枪声就好象战场上的机关枪，强烈的电焊弧光耀眼夺目，人人汗流浹背，奔忙不停。但在这个时候，谁也不想休息一分钟，心中想的都是，一定要快速完成上级交给的光荣任务，支援前线打胜仗。

战斗进行到第三天，工人们已经两天两夜没回家了。因为各家住的很分散，离工厂又很远，大家谁也不愿意耽误时间回家吃饭，住在家近的工友就从家里拿点吃的分着吃。毕竟粮食有限，很快就吃光了。有些小伙子硬说不饿。干了半辈子活的李连荣深深知道，不吃饱肚子难于掌握力量很大的铆枪。可是，他自己家里的粮食也吃光了，心里很着急。忽然他想到还有一筐土豆，就找了几个工人一起抬到了工厂。他们一边烧着铆钉，一边烤着土豆给大家吃。叶政委因在市里开会，几天没回厂，但他每天都要打电话来询问工作进度和工人的劳动情况。这天抽出点时间回厂看看，他发现每个铆钉炉旁边都烤着不少土豆，便叫住一个工人，

问明了情况。叶政委很受感动，眼圈红润了。他深深感到，工人阶级这种互相团结，同甘共苦，勇于克服困难的高尚品质和钢铁般的坚强意志是多么的可贵啊！党有了这样一支工人阶级队伍，革命斗争难道还有不成功的吗！叶政委赶忙派人到外面买来六、七十斤热腾腾的大馒头，还有二十多斤猪头肉送到了工地。工人们听说是叶政委叫送来的，心里觉得热乎乎的，都表示绝不辜负首长的关怀和鼓励，为了早日把佳木斯大桥修复起来支援解放战争，再加一把劲干。

工作的第六天，任务完成了百分之三十。由于个别工序有“窝工”现象，工人们提出改变工艺路线的建议，经段长和组长共同研究，马上采纳了工人的意见。工艺路线调整后，大大缩短了运输距离。由下料到钻孔，由钻孔到组装，由组装到铆焊，形成了一条流水作业线，同时又适当地配备了人力，这样一来效果非常显著，工作也空前地紧张起来。如果在某一个位置上缺少一个人，都会影响流水作业的顺利进行。大家越干越顺手，情绪越来越高涨。三月上旬，不到半个月的时间，经过工人们的日夜奋战，胜利地完成了三孔桥梁骨架组装任务。当桥梁骨架装在货车上，由机车徐徐地拉出厂房的时候，铆工分厂全体工人有说不出的高兴和激动，因为在胜利的果实上凝结着他们辛勤劳动的汗水。

在制做桥座、桥梁的同时，锻冶和机械分厂的工人为了不影
响佳木斯大桥的安装日期，他们在生产军工产品的繁忙工作中，也分别胜利地完成了十六个桥座子的穿轴和各种螺栓的机械加工任务。与此同时，铆工分厂的全体工人，为了保证佳木斯大桥顺利安装，他们和车轮等分厂还共同制做了一台架桥机。

一切工作就绪之后，由厂长宋金声同志带队，工厂组成了一支修复江桥的技术队伍，立即奔向现场进行抢修。

四月的佳木斯，冬末的余寒未消。修桥的工人队伍来到阵地后，为了抢在开江的前头，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架桥战斗。架桥机

伸出有力的悬臂，把桥座徐徐放好，然后又把桥梁骨架一面一面地按装连结起来。架桥工人们精神集中，动作迅速，对每个部位的螺栓紧了又紧。为了加快进度，工人们提出连续作战的战斗口号。深夜寒风刺骨，而工地上点燃的一堆堆篝火，照亮和温暖了工人们的一颗颗红心。为了支援解放战争，打败蒋介石，工人们忘记了疲劳和饥饿。第一孔修完了，又紧接着抢修第二孔，当三孔桥梁抢修完毕之后，又开始了铺枕木、架钢轨的战斗，经过架桥工人日夜奋战，终于在开江之前全部竣工。当第一列机车牵引着长龙似车辆进行试运的时候，工地上的架桥工人们个个屏着呼吸，目视着前进的列车。当列车安全通过大桥时，人们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兴奋，掌声和欢呼声经久不息，都为能够胜利地完成党交给的光荣任务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佳木斯大桥的修复，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和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建设。铁路工厂工人阶级在党和工作队的领导下，不怕劳累，英勇战斗，克服重重困难，胜利地完成了抢修佳木斯大桥的光荣任务，为铁路工人树立了光辉榜样。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创造了奇迹。长春电影制片厂以此为题材，拍摄了一部名为《桥》的故事影片，这是铁路工厂斗争史上光荣的一页，也是在战火纷飞的解放战争年代里，对铁路工厂广大工人所建树的功绩的一首赞歌，它将永远给人们留下美好的记忆。

三 积极参加铁道兵部队

中国第一支铁道兵，是在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全国战略大反攻的前夕光荣诞生的。

一九四八年九月，我人民解放军在东北战场不断地取得胜利，相继解放了重要城镇四平和吉林。这时，四十八万国民党军队，已被我百万人民解放军和地方军民，重重包围在长春、沈阳和锦州三个孤立地区。毛泽东同志及时、全面、科学地分析了当时的

战争形势，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雄胆略和气魄，毅然决定同国民党反动军队实行战略决战。毛泽东同志亲自布署和指挥了著名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为了在战略决战中密切地配合人民解放军英勇作战，以最快速度抢修战争中被破坏的铁路、桥梁、车站和各种电信设施，确保大后方的战略物资能够及时地运往前线，不断扩大解放战争的胜利战果，在党的亲切关怀下，成立了中国第一支铁道兵部队。

这时候的哈尔滨铁路工厂，在解放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全厂工人、职员在工作队的领导下，迅速地医治了敌人留下的各种创伤，为了支援解放战争，工人们所焕发的劳动热情，一天比一天高涨。在恢复生产、修复车辆、制做军工产品和抢修佳木斯大桥的过程中，不但修造了大量的车辆和武器装备，及时有力地支援了前线，而且在技术力量上，也得到了不断地锻炼和成长。尤其是在工作队的领导下开展的思想教育运动，使这支工人阶级队伍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这个已有五十年历史的老厂，在党的阳光哺育下，焕发了青春。

一九四八年七月，在“人民解放军打到哪里，火车就开到哪里”的口号鼓舞下，为了支援解放战争的胜利，响应党的“参军参战打老蒋”的号召，工厂立即掀起了积极报名参加铁道兵的高潮。动员大会上，当场有六百多名工人积极报了名。新入党的青年工人蓝建国同志说：“在旧社会，我家三辈人受苦受罪，今天，是共产党领导我们翻了身。现在到了祖国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坚决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军参战，为早日解放全中国贡献我的力量。”象蓝建国这样的青年工人举不胜举，个个都把参军参战打老蒋看做是自己义不容辞的光荣责任。有些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找工作队和各级领导同志，坚决要求上级批准参加铁道兵。经工厂领导认真审定，最后批准六十名优秀工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第一支铁道兵部队。

八月十五日，在工厂俱乐部召开了欢送新战士光荣入伍的联欢大会。工厂各级领导、工人代表、家属和新战士欢聚一堂。厂长宋金声、军代表叶林等同志在联欢会上勉励新兵英勇作战多打胜仗。新战士们信心百倍地表示决不辜负党和亲人们的期望，一定要让全厂工友早日听到前方胜利的佳音，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八月十五日开始，新入伍的铁道兵战士，先后分批地离开家乡奔赴前线。

铁道兵是东北第四野战军下辖的一个纵队，铁道兵纵队下设四个支队，每个支队都有三至四个团的编制，另外还有技术独立营、独立连的特殊编制。工厂入伍的六十名战士，大部分分配到特殊编制的技术独立营或独立连，都成了架桥铺路的技术骨干力量。被分配在第一支队的有由文臣、张新志等同志，分在第二支队的有杨增田、金志纯等同志，分在第三支队的有谭政轩等同志，分在第四支队的有蓝建国、张连喜等同志。从辽沈战役开始，到平津战役结束，从淮海战役打响，到百万雄师强渡长江，解放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老窝南京，我们的铁道兵战士，不畏艰险，不怕困难，冒着枪林弹雨，铺铁路架桥梁，修站舍运物资，为彻底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蓝建国同志所在的第四支队进入前线阵地后，立刻接受了辽宁青源到沈阳一带铁路沿线的抢修任务。这股铁路被敌人破坏得很严重，为了早日恢复交通，把各种战略物资及时地运往前线，铁道兵战士不分昼夜地铺路基，架枕轨，修站舍。敌人对铁路沿线进行了一段段破坏，战士们抢修了一段后，经常又急行军几十里，甚至几百里再抢修另一段。战士们困了，支起帐篷就是宿营地；饿了，抓几把炒面就是一顿饭。为了狠狠地打击国民党反动派，没有一个人叫声苦，喊声累，一根枕木九十斤重，战士们扛在肩上跑步前进。共产党员、二十多岁的蓝建国同志，在困难的面前，他总是干在前头。为了带动其他同志，一个人竟扛起两根枕木。

蓝建国所在的是给水一连，不久，他被提升为副排长。这个连队主要是修复站舍和水塔。在修复青源、青县、泊镇等重要车站的时候，他们都是连续几天几夜不休息。没有吊车就架木杆，没砖瓦就把旧砖瓦一块块拣回来。经过战士们的努力奋斗，保证了铁路运输的畅通无阻。这个连在保证大军南下的战斗中，战士们经常唱着这样一支歌：“下江南，下江南，打到两广和福建。英勇杀敌揍老蒋，消灭敌军千千万。”

环境越艰苦，斗争越激烈，战士们越是充满乐观主义精神。蓝建国同志本来不善于唱歌，可是当他看到一个个水塔又重新修复起来，一列列车安全通过的时候，胜利的喜悦激励着他唱得比谁都欢。津浦路有一段路基，日本鬼子和国民党二十多年都没能修好，而我们的铁道兵战士，却用最短的时间完全修好，当地的老百姓称赞铁道兵战士是天兵天将，筑路如神。特意从几十里路远拿着干粮、鸡蛋、大枣和水果，赶来慰问亲人铁道兵。

杨增田、金志纯等同志所在的第二支队是桥梁团，主要担负抢修各种桥梁的战斗任务。他们首先抢修的是吉林大桥，这座桥被炸坏了两孔，桥架子断的断、歪的歪，很不容易修复。当时，掌握机械、钳工和铆工技术的人不多。杨增田和金志纯同志就主动地担负起技术指导的重担，他们和战友们一起到现场，共同研究，先拆哪，后修哪，每一个细小的部分也不放过，人多工具少，就发动群众自己做。没有量具，就照着样子画。那时他们只有一间活动的机修房，也就算是工厂了。战士们在这简陋的机房里，把各种搬子、钳子、铆枪窝头、锤头和铆钉等一件件地做出来。白天工作了一天，刚吃过晚饭，也用不着什么命令，一个个又干起来。他们架起一堆堆篝火，把黑夜照得通明。桥架子该调直的调直，该补强的补强。铆窝子顶着烧红的铆钉，战士们用大锤一锤一锤地打牢铆紧。说有分工，也没有分工，撂下钳子又拿起大锤，干完这个又拣起那个。为了早日修好这座桥，攻打龟缩在长

春的国民党反动派，铁道兵战士日日夜夜，不知疲倦地战斗着。沈阳解放的前夕，二支队接受了抢修彰武到义县这段铁路和桥梁的新任务。战士们绕过沈阳，急行军几天几夜来到了彰武，人未休息就开始了紧张的战斗。这段铁路的修复，为解放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做好了战略物资的运输准备。

在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二支队于一九四九年初进关，来到了津浦路的德州，度过一个很有意义的春节。同年四月二十日渡江战役打响了之后，二支队的桥梁团又长途跋涉，翻山越岭，随军南下。在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中，这支桥梁团先后修复了吉林大桥、淮河大桥、湖南的罗江大桥、来河大桥、新岩大桥和湖北的浦沂大桥。

由文臣、张新志等同志在第一支队，在支援攻打锦州的时候，为了修复沿线铁路，被敌人困在了锦州附近。他们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边修路边和敌人作战，后来粮尽水尽，连取暖的衣服也没有了。在恶劣的环境下有很多战士生了病，共产党员由文臣也病了，但他咬紧了牙关，为了让别的同志早日恢复健康，他坚持把病号一个个背到临时病房精心护理。后来他也病倒了，同志们又把他背到了病房。由文臣同志想，我是共产党员，在最困难的时候，应当先想到同志们的安危。分给他的一点干粮，他给了重病号，分给他的一点水，却倒在了别人的缸子里。我们的铁道兵战士就是在这样互相帮助、互相爱护下，度过了极其艰苦的时刻。整个辽沈战役结束后，他们来到了天津进行休整。在这非常宝贵的时间里，一支队展开了“三忆三查”的思想教育。由文臣同志为了把自己连队的思想教育搞得更活跃，他和几名战士组成了一支文艺宣传队。自编自演了“白毛女”选段、“兄妹开荒”等很多小节目。参加第一支队的有工厂十四名同志，入伍前，由文臣等三名同志已是共产党员，在炮火连天和极其艰苦的战斗中，其他十一名同志经过严峻的考验之后，都先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铁路工厂为铁道兵部队输送的英雄儿女，没有辜负党和亲人们的期望，他们发扬了工人阶级的优良传统，经得住战争的严峻考验。

一九五〇年一月，中国大陆上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已全部被歼灭，全国军民沉浸在胜利的欢庆之中。但是，我们的铁道兵战士并没有停止战斗的脚步，在加紧修复各解放区铁路交通线的基础上，又肩负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光荣使命。铁路工厂选拔出来的优秀儿女，他们没有辜负党的期望，听从祖国的需要，又踏向了新的战斗里程。

四 举办技工学校

哈尔滨车辆工厂技工学校创办于一九四八年四月，这是一所由工厂自力更生办起来的学习文化、技术的半工半读学校。技术学校的学员绝大多数来自本厂职工的子弟，教师也由厂内技术人员和有经验的老工人担任。在当时的东北解放区，这是一所教学效果比较显著的新型学校，也是解放后的人民企业，如何迅速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材的一个创举。

技工学校成立的前夕，正是东北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伟大胜利，新老解放区不断巩固和扩大的时候。工厂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地发展生产，逐步向企业管理民主化的方向前进。同年八月，贯彻了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精神以后，工厂建立了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大会，为实现企业民主管理，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以及充分发挥生产和技术潜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从而使工厂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在这样好的形势下，建立自己的技工学校有重要意义。

在解放战争年代里，工厂基本上是个兵工厂。从东北全境即将获得解放的发展形势看，工厂将恢复修理机、客、货车车辆的正常生产，这要求有更多的技术力量投入到第一线。当时的技术

力量还很薄弱，迅速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材，以迎接今后的新任务，是办好人民企业的需要，在当时的形势下，由工厂自力更生创办技工学校是唯一途径。

技工学校于当年四月一日开学，全校约有二百名学员，分两个大队，每个大队又分两个区队。学员中最大的十八岁，最小的十四岁，其中有十一名女学员。校总务主任马林同志负责全校工作；各大队和区队队长都由工厂选派的优秀工人担任；教员是聘请工厂的技术人员和老工人，教员有的教一科，有的教两科或三科。

技工学校的学制为二年。第一年学文化课和革命传统教育课。文化课包括语文、数学、物理；革命传统教育课主要请老干部讲抗战的革命故事和时事教育，此外还有唱歌和体育课。第一年主要是提高学员的文化知识水平和政治思想觉悟。技工学校与一般学校不同的是坚持半工半读的办校方针，半天学习，半天下厂实习劳动。在实习中主要是学习一些技术和做一些辅助性的劳动。经过一年时间的学习，学员们不仅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又在实习过程中对生产技术方面有一定的了解，为进一步学习技术理论打下基础。

从一九四九年四月，开始第二学年的学习。这时学校由厂长费立人同志兼任校长。为了给学员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工厂把一号门外的一座小楼腾出来作为校舍，条件比在俱乐部时好多了。第二年学习专业科目，共分机车科、车辆科、机械科、电气科和冶金科五个专业。二百名学员根据工作的需要，分成五个队分别入各个专科学习。

专科学习，仍是上午学习课程，下午下厂实习。当时系统的专业课本很少，教员在教学上也有困难，为了让学员们打好专业科的理论基础，教员根据本厂工业性质自编了一些讲义，在教学过程中，尽量做到简明易懂，由浅入深，联系实际，在学习中定

期考核学员们的成绩。每天午后的下厂实习，不固定在一个分厂，而是每周轮换到各个分厂实习，这样就把学员学到的知识和工厂的全面生产过程联系起来。经过一年时间的专科学习，使学员们丰富了知识，也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这批学员在校的两年时间里，过的是简朴、刻苦、生动、活泼的集体生活。刚建校时，工厂没有校舍，在工厂俱乐部借用一部分房间作为课堂和宿舍。由于学员多，各个寝室都是二层铺，条件虽然差，但处处都整理得很整洁。课堂也比较简陋，除了有一块小黑板外，没有专用的书桌和板凳。上课的时候就在地上用木板搭起一排排长凳，学员们整齐地坐在上面听课写字。夏天的时候，就到俱乐部的后院上课。当时纸张很难买到，就把工厂用过的废图表翻过来订成册当笔记本用，一个月每人一本。每个人还发一只蘸水钢笔，当时没有墨水，每人只发给一小块蓝色颜料，放在小瓶里用水泡成墨水。学习上用的文具，虽然粗糙，却来之不易。学员们对它都当成宝贝一样地珍惜和爱护，每记一篇笔记或算一道试题，人人都是写的既干净又整齐。

在学习上，学员们都是专心致志地钻研课程，不放过一点学习机会。除了每天上午规定的课程外，早晨的自习时间，中午的休息时间和晚间的自由活动时间，都是见缝插针，抓紧时间学习。有的学员课程跟不上，就急得饭也吃不好，觉也睡不着，有时跑到外面僻静的地方加紧复习。当时学员们都有较高的觉悟，他们懂得，是共产党叫穷苦的孩子进了学校，学习不好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共产党。所以，自觉地刻苦学习就成了学员们的一种风气。在下厂实习的过程中，学员们更是不放过向工人师傅学习的机会，他们不怕脏、不怕累、守纪律、虚心学习，尤其是和自己学习的专科能结合得上的一些技术问题，能够在实践中不断地摸索和探讨。

当时东北解放战争还没有结束，粮食和其他物质还不充足，

学员们的生活是很艰苦的，每天三顿饭只能喝一些高粮米粥和小米粥。蔬菜也很少，每周只能改善一次生活。冬天每人发一套旧棉衣，夏天发一套单衣。每个月每人发给生活补助费五百元（东北流通券，约合现在的人民币五角钱）。对于这样的生活条件，学员们已经是感到很满足了，但是党非常关心学校，不断改善学员们的生活。当时，在不影响学习的情况下，学校组织学员们自己种菜，自己养猪。学校买了菜籽和仔猪，经过学员们的辛勤劳动，逐渐有了蔬菜和猪肉吃，由原先每周改善一次生活改为两次。到了一九五〇年，这届技校学员快毕业的时候，已经养了二百多头大肥猪。

技工学校的文化娱乐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每天早晨五点钟起床后，就象军队一样跑步。每当休息的时间，学员们都自动地唱起教员教的歌曲。当时大家非常愿意唱的歌有《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这几首歌曲最受人民欢迎，表达了东北人民渴望解放建立新中国的迫切心情。一九四八年沈阳解放的前夕，学员们为了迎接全东北解放的美好日子，他们赶排了很多小节目，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十一月二日晚，电台传来了沈阳解放的消息，全校师生立即组成一支秧歌队，串大街，走小巷，以无比欢乐的心情庆祝东北的全部解放。随后又在俱乐部的露天舞台前，召开了一个营火晚会，大家拣来很多烧柴，点起一堆堆篝火，围坐在一起又歌又舞，各种各样的小节目一个接着一个。哈尔滨十一月的夜晚已经是很冷了，但师生们欢庆胜利的情绪，就象火一样热，大家整整欢庆了一夜。

在党的关怀培养下，技工学校政治力量成长得很快。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学校建立了毛泽东思想青年团（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发展了第一批团员。八月十五日又发展了第二批十多名优秀青年入团，并成立了技工学校团支部。一九五〇年一月，技工学校发展了第一批中共党员，二月十五日又发展了第二批二十

多名新党员，政治力量的发展，为办好第一期技工学校起到了推动作用。

一九五〇年四月，技工学校第一期学员光荣毕业。按着每人学习的专业，分到各个分厂工作。学员分到分厂后，先进行三个月的实习，然后再进行实际考核定级。二百名学员大多考上了二级工，还有相当一部分考上了三级工。这些学员们进入生产第一线后，很快就成了技术上的骨干力量。

这届学员，以后有很多同志被先后输送到沈阳、长春、齐齐哈尔、牡丹江等铁路系统工作，还有的同志被调到本市东安、伟建、一工具等工厂，对支援和建设兄弟工厂给予了有力支持。从一九五一年起以后举办的各届技工学校，又为工厂培养了大量的技术人材。

五 党的建设发展壮大

在不平凡的人民解放战争年代里，工厂党的建设也在斗争中不断地发展壮大。

“四·二八”解放以前，工厂只有几名党员，大都是上级党派进来的地下党员。他们在领导工人群众同国民党“接收大员”的斗争中，做出了贡献。“四·二八”解放后，中共市委和新阳区委对这个老工厂非常重视，及时地派来了很多党的优秀干部。中共新阳区委派宋金声同志来到工厂后，建立了工厂党总支部。党总支部由宋金声、李汇川、周秋野、安致远和叶林五名同志组成。李汇川同志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曾跟随周恩来同志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过，他进厂后又担任了工厂总工程师。周秋野同志进厂前，曾在哈尔滨交际处工作，由李富春同志派到铁路工厂，并担任了政治副厂长工作。安致远同志曾是吕正操同志的秘书，他进厂后担任了工厂办公室主任。叶林同志是军队派来的军代表，他进厂后主要负责军工部的工作。所以，由这样几名党的优秀干部组成的党总支部，就成了组织发动群众，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坚强堡垒。

总支部建立后，下设四个支部，共有五十多名党员^①。在当时，东北战场形势十分严重，国民党的猖狂进攻，给哈尔滨造成了很大威胁。在这时局极其动荡的时刻，为了防备环境恶化和敌人的破坏，以及便于党员同志能够在群众中做好组织、宣传和鼓动工作，党的基层组织仍然坚持着地下活动。支部同每个党员之间只发生单线关系，支部之间、党小组之间和党员之间不发生横的联系，只有党总支才全面了解全厂每个党员的情况。在当时的环境下，党总支每批准一名党员，只能秘密地举行比较简单但又很郑重的入党仪式。到了一九四七年下半年，我军控制下的地区比较稳定之后，党的基层组织才扩大了横的联系。

党总支建立以后，党组织很注意发现和培养积极靠近党的进步工人。在每次政治运动开展以后，党总是先把思想进步、政治可靠的工人组织起来，使他们成为党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和联系群众的桥梁。同时，每一次运动都有一批政治觉悟较高的优秀工人，光荣地参加到党的组织里来，不断为党增添新的血液。从一九四六年秋到一九四七年夏，在工厂先后开展的反奸清算运动、恢复生产运动、政治学习运动，以及在军工生产中开展的劳动竞赛运动和抢修佳木斯大桥的工作中，全厂涌现出一大批党的积极分子，在这个时期先后发展了一百多名新党员，并由原来的四个支部扩大到二十一个支部。

一九四七年七月一日，工厂开展了第二次劳模运动，评选出三百八十名劳动模范和五个模范分厂，这对全厂工人又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又涌现出一大批进步工人积极靠近了党。第二次劳模大会以后，工厂的群众工作转入了深入阶段。为了更好地调动和发挥工人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多修车辆，多造武器，及时有力地支援解放战争，当时提出了工厂企业化，政治与技术、业务结合

^① 哈尔滨车辆工厂调查材料；访问宋金声同志谈话记录，一九七七年六月。

的问题。在新的形势下，这就对每个党员同志如何起模范作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时开办了党员训练班（实际上是党内的一次整风运动）^①。党训班的内容是加强学习，纠正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和脱离群众的作风，从而发挥党员的模范作用。经过开办党训班活动，党员质量普遍提高了。并在全厂开展的“生产竞赛、立功运动”中，发挥了党员的骨干和模范作用。

一九四八年，随着形势的发展、工作范围的扩大和各种生产任务的不断增加，使得工厂不断培养大批新的干部，来充实各个基层参加领导工作，已经成了必然趋势。尤其培养党员干部，更是十分重要和紧迫的任务。当时根据铁路管理局党委的指示和依据人民铁路的管理方针，把“我们要生产大量的铁路物资，也要生产大量的铁路人材”当作奋斗目标^②。

在培养和提拔干部上大致有四种途径：

（一）从工厂原有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中，加以长期地教育和改造，使其有新的转变，而成为我们的干部。

（二）从两年来各种群众运动中，涌现出大量的积极分子内提拔。

（三）经过学校和训练班的学习教育，视其能力的高低加以培养提拔。

（四）设副职，带徒弟，从实际工作中培养。

在这几方面的基础上，党把大量的优秀党员加以培养，不断充实到干部当中去。对于技术业务熟练，政治思想积极要求进步的干部，也注重加以培养和教育，随时吸收他们入党。这样，不仅使党很快掌握了人民的新企业，同时，也为党培育了大批的、具有业务管理水平的党的优秀干部。在一九四八年里，工厂培养和提拔

^① 哈尔滨车辆工厂档案：《中长路哈尔滨机车车辆修理工厂怎样从旧企业变为人民的新企业》，一九五二年五月。

^② 哈尔滨车辆工厂档案：《中长路哈尔滨机车车辆修理工厂怎样从旧企业变为人民的新企业》，一九五二年五月。

了百余名干部，先后输送到新解放区各部门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去。

到一九四八年十月，工厂二十一个党支部共有二百七十二名党员，在将近一年多的时间里，又发展了一百多名党员，党的建设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壮大。在这同时，东北广大地区已基本被我人民解放军所控制，工厂也经过半年多的时间，逐步做好了公开党的准备工作。

就在沈阳解放的前夕，一九四八年的十月三十一日，根据上级党的指示，全厂二百七十二名党员聚集在道里兆麟电影院，在全厂工人群众面前正式宣布公开了党。至十二月二十三日，又在工厂俱乐部举行了新党员入党仪式，有一百四十七名同志经党总支部的批准，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至此，工厂完成了公开党和公开建党的第一阶段^①。经过公开党和公开建党，对全厂四百一十九名党员同志和广大工人群众，进行了一次最深刻的教育。党公开后，不仅对党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更进一步地密切了党和群众的关系，使党的力量普遍充实到各个重要的生产岗位上去。并在实际斗争中，广大党员同群众一起同甘苦、共命运，把全厂的生产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很多党员在运动中当上了英雄或劳动模范。

在沈阳解放以后，党总支书记、厂长宋金声同志，根据党的需要，调到刚解放的沈阳去做接收工作，由费立人同志接任了宋金声同志的工作。原总支成员李汇川、周秋野、安致远和叶林同志，也先后调离工厂到了新的重要岗位。

解放后的铁路工厂，在党的领导下，不仅在生产上做出了优异的成绩，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同时，也为党培育出大批的优秀干部。由这个工厂派出的干部遍及全国铁路工厂，这个老厂在党的领导下成了一座大学校。

^① 哈尔滨车辆工厂档案：《本厂党组织（总支）关于公开建党及党的工作总结》，一九四八年。

第五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

(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年)

概 述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工厂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开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进。

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七日，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亲自视察了哈尔滨机车车辆修理工厂。全体车辆工人受到了巨大的鼓舞。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将永远照耀着车辆工厂。

自一九五〇年五月至一九五二年十二月末，两年八个月，是中苏共管期间。根据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的规定，中苏两国共管中长铁路。一九五〇年五月一日，在我国铁道部下成立了中长铁路管理局，五月二十五日工厂移交于中长路局，改名为“中国长春铁路哈尔滨机车车辆修理工厂”。当时厂内员工总数为四千四百七十七名，其中苏籍人员三百五十一名，中国员工四千一百二十六名。共有机车、客车、货车、车辆、翻砂、锻冶、制材、利材、铆工、水箱、制动、电气、工具、机修、机械、汽车、建筑、运输等十九个生产单位。在此期间，初步建立了近代化工厂经营管理制度，成为一个从事机车车辆检修具有整个循环生产过程的联合工业企业。有明确的生产目标，贯彻经济核算制，改革了组织机构，确

定了人事定员。并改革了劳动工资制度，实行了生产工人八级工资等级制，进行了全面的考工。这一工资政策，不但提高了广大工人的生产积极性，还大大地启发与鼓舞了全体职工努力学习与提高技术、文化的积极性。与此同时，工厂还建立起新的制度，如财政纪律、稽核制，车间完成生产财务计划检查制、技术检查制与产品合格验收制、奖惩制等等。这些制度与爱国主义红旗生产竞赛运动相结合，焕发了工人劳动热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一九五二年较一九五〇年劳动生产率增加至百分之一百三十七点四。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哈尔滨机车车辆修理工厂的广大工人，展开了热火朝天的爱国主义劳动生产竞赛运动，为支援朝鲜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苏联政府按条约规定将工厂完全移交我国。一九五三年一月开始，工厂属铁道部直接领导，改名为铁道部哈尔滨机车车辆修理工厂。当时工人、职员、工程技术人员共为四千一百六十二人。从本年开开始，我国进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工厂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力量。在这一年，根据铁道部的指示，按全国铁路工厂统一组织机构的规定，进行了部分改革，增设了基本建设科及技术安全劳动保护科。并加强了调度工作，在主要车间增设了调度员。机构改革后，工作效率提高，全面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一九五六年，工厂成立了锅托机和利废车间，为支援农业合作化，生产了一千台锅托机，为农村小型发电作出了贡献。

第一节 党的阳光暖人心

一 欢庆胜利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国诞生了，一个强大的人民中国已崛起在世界的东方。

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消息，九月下旬就在全厂职工中传开了。工厂的广大干部、工人听了关于建国的宣传讲话，观看了上级送来的国旗、国徽图样，人人脸上挂满笑容，个个兴奋地奔走相告。许多老工人看着自己祖国的国旗、国徽，忆往思今，心情格外激动。当时劳动英雄佟勤含着激动的热泪说：“这真是开天辟地的变化，我们日日想，夜夜盼的就要实现了！”

为了热烈隆重地庆祝“十·一”开国大典。工厂管理委员会召开了各分厂领导参加的干部会议，并向全厂职工发出号召，要求全厂职工以实际行动迎接新中国的成立。新中国即将诞生的喜人消息，极大地鼓舞着全厂广大职工，焕发出无穷的干劲，广泛开展了以实际行动迎接新中国成立的劳动竞赛，决心以优异成绩向开国大典献礼。工厂工会还多次召集宣传工作会议，具体部署了欢庆节日的要求。当时在工厂体验生活的部分鲁艺文工团的同志也参加会议，并表示要积极帮助工厂业余文工团排练文艺节目，共同欢庆胜利。广大业余文艺积极分子，白天努力生产，超额完成生产任务。下班后，认真排练文艺节目。使工厂呈现出生产轰轰烈烈，文艺丰富多彩，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

十月一日这天，全厂里里外外呈现出一派节日气氛。各分厂门前张灯结彩，庆祝新中国成立的标语，贴满厂内各处，琳琅满目，特别引人注目。办公楼对面的广场上，搭起了戏台，台周围数面鲜艳的红旗迎风飘扬。“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泽东主席万岁！”金光闪闪的巨幅标语悬挂在戏台上方。手拿花束、小旗，身穿整洁铁路制服，川流不息的工人们，个个脸上流露出兴奋、喜悦的笑容。下午二时，全厂四千多名职工和数千名家属已都来到广场，说笑着，谈论着。前导乐队和各分厂的锣鼓手也早已等待在那里，静候最盼望、最欢乐、最幸福时刻的到来。

下午三时，无线电传来了开国大典的实况广播，当大家听到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后，顿时，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全厂工人人们的欢呼声此起彼伏，有的使劲鼓掌，有的高兴得把帽子抛向空中，整个会场沸腾起来。工人们含着幸福的热泪，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在这万分激动的时刻，人们想起沙俄殖民者的皮鞭，想起日本帝国主义的屠刀，他们哪里把中国工人当人待，他们和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狼狈为奸，骑在工人头上作威作福，根本不管工人的死活。现在，新中国诞生了，国家独立了，人民有了自己的政府，当家做主人了。那种人吃人的旧制度，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昔对比，人们怎能不发自内心的高兴啊！此时，工人们真正感到做一名新中国工人的无限光荣和骄傲。

收听完首都开国大典的广播后，根据市委关于游行活动的安排，五点钟全厂四千多名职工参加了全市的大游行。铁路职工队伍是全市游行队伍的前导，工人们抬着“努力生产，创造新成绩向‘十·一’国庆献礼”的图板、模型，昂首阔步，走在人群拥挤的大街上，沿街两旁欢乐的市民，报以热烈的掌声。工人和市民们共同欢庆胜利。

晚上七点钟，由厂工会组织的秧歌队、高跷队、龙灯队，穿着五颜六色的服装，手拿灯笼火把，在锣鼓乐器声中，边走边扭，一直奔向市人民政府门前广场。沿街两旁挤满了欢乐的人群。道中间，各机关、工厂、学校、商店组织的文艺队伍，一个接着一个。铁路工厂的三个文艺队伍分别活跃在文艺大军之中，与全市人民一道，共同庆祝这个伟大的节日。铁路工厂的秧歌队还向群众宣传了开国大典的重大意义，演出了《兄妹开荒》、《二小参军》、《夫妻识字》等文艺节目，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在连续三天欢庆胜利的日子里，整个工厂沸腾了。白天，工人们开动机器，抡起铁锤，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下班后，他们又奔向厂俱乐部和搭着戏台的广场，观看工厂业余文工团演

出的文艺节目。全厂职工和家属都沉浸在无比欢乐的气氛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号角吹响了。全厂广大职工以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积极投入到恢复生产、发展生产的建设热潮中去。

二 幸福的时刻 巨大的鼓舞

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七日，我国各民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和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视察了哈尔滨机车车辆修理工厂，这是全厂职工最难忘、最幸福的一天。

这天午后，工厂党委接到上级通知，要立即准备接待首长来厂视察。根据上级的指示，厂党委召开了各分厂党支部书记、分厂长紧急会议，在会上由费立人厂长亲自安排了接待首长的准备工作。当时大家都在猜测着，今天要来的首长是谁呢？开完会，大家的心情始终不能平静，但每个人都牢记着会上的决定，一定要保证首长的安全。

下午四时许，交接班的汽笛刚刚响过，一列小轿车由一号门缓缓驶进厂区，费立人同志和工厂其他负责人早已迎候在办公楼门前。汽车平稳地在办公楼门前停下。当车门打开，从轿车里走出来一位身穿皮大衣，带着一顶皮帽，身材魁伟的首长。啊！人们立刻认出，是我们日夜想念的大救星毛主席来了！紧接着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也微笑着从汽车上走下来。此刻，人们的心情万分激动，思绪万千。毛主席和周总理日理万机处理国家大事，在百忙中抽出时间看望铁路工人，这真是意想不到的特大喜事！人们心潮激荡，完全沉浸在无比欢乐的幸福之中。

毛主席和周总理同前来欢迎的人一一热情握手，人们凝视着毛主席慈祥的面孔，眼望着周总理和蔼可亲的笑容。二月的哈尔

滨虽然仍是冰封雪地，但是，当每个人握住毛主席的巨手时，一股热乎乎的暖流传遍全身，幸福的热泪也禁不住地流下来。毛主席和周总理走到费立人同志面前，一面和他握手，一面亲切地问道：“你在厂里做什么工作？”费立人激动地回答：“我是副厂长。”毛主席又问：“这厂里有多少工人？”费立人答：“现在有五千多人。”毛主席说：“是个大厂。”毛主席接着又问：“这厂归哪领导？”费立人回答说：“归中长铁路局。”毛主席侧过脸对旁边的余光生同志说：“是归你领导啦！”余光生同志是当时的东北铁路总局局长，他见主席问马上回答说：“现在东北铁路局和中长局分开了，不归我领导。”余光生指着中长局苏方局长说：“归他领导。”毛主席说：“总的还归咱们国家管呀。”余光生又指着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同志说：“总的归他管。”这时费立人请毛主席进办公室休息一下，毛主席笑着说：“不进去了，到车间看看。”毛主席和周总理在费立人等厂负责同志陪同下，一起步向锻冶分厂。

锻冶分厂传达了首长来视察的消息之后，工人们进行了清扫，把工地整理得又干净又整齐，并细致地安排了保卫工作。分厂长鲍洪雁同志和工人站在厂房的门口迎候着首长，大家心里又高兴，又感到责任重大。当毛主席迈着雄健的步伐向锻冶分厂走来时，鲍洪雁和工人们已经看清楚。是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来到了！此时，鲍洪雁和工人们的心情紧张地欢跳起来。是啊！一个普普通通的锻工，在旧社会是被人瞧不起的工人，在解放后的今天，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却来看望这些翻了身的锻工，这怎么不让人心情激动呢！此刻每个人的眼窝已经热泪盈眶。厂房里很快传开毛主席来了的动人消息，整个工地欢腾起来，群情振奋。鲍洪雁和工人们一起，簇拥着敬爱的领袖走进了锻冶厂房。

毛主席和周总理走到五吨汽锤旁停下了，这时分厂长鲍洪雁同志跑过去和工人一起操作起五吨汽锤来。汽锤下正在锤制一根

车轮大轴，烧得通红的钢锭，在熟练自如的锤锻工手下翻来翻去，汽锤按着人的意志有轻有重地上下锤打，火热的钢轴一会儿工夫就显出了它的模样。毛主席面带微笑，满意地望着工人的辛勤劳动，他老人家在这里足足地看了六分钟。费立人同志向毛主席和周总理介绍说：“这台汽锤目前在东北是最大的汽锤，可以锻制大件。”毛主席听了高兴地说：“这些机器都是宝贝，要好好保护它。”周总理问：“这个厂在全国是不是算大厂啦？”费立人回答说：“就机车车辆厂来说，这个厂是最老的大厂。”周总理说：“在苏联有两三千工人的工厂就算大厂了，你们有五、六千工人是很大的工厂啦。”这时，毛主席说：“是的，越是大厂越要管好，发挥作用，哈尔滨是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这个厂是哈尔滨最大的工厂，你们应该给全国工厂做出榜样。”

毛主席和周总理看完五吨汽锤，沿着安全通道又顺便看了二吨、半吨等小汽锤，然后拐向锻冶厂的侧门，向机械分厂走去。

锻冶分厂工人恋恋不舍地望着毛主席缓缓离去的身影，不约而同地聚集在一起，回味着刚才所享受的最美好、最幸福的光荣时刻。工人们想到了旧社会，想到了在沙俄、日寇和国民党的皮鞭下过着牛马不如的苦难生活，想到了是共产党，是毛主席把穷苦工人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当了国家主人。工人们激动地说：“毛主席的恩情比天高，比海深！我们在梦里也盼望着能够见到毛主席啊！”就是在今天，工人们的愿望实现了！想到今天的幸福时刻，工人们浑身充满了无穷的力量。五吨汽锤发出铿锵的声音，一锤比一锤更响亮，仿佛要把这幸福的、美好的时刻永远锻铸在人们的心坎上。

毛主席和周总理走进了机械分厂，车间主任李树森同志出来迎接，这个厂房比较高大大宽敞，工地上大小配件摆得井然有序，安全道线用白石灰画得笔直，五吨天车在上空来来去去地忙着，机器都在有节奏地转个不停。毛主席看到这里文明生产搞得很好，

就称赞地说：“这个分厂的清洁卫生搞得很好。”周总理听了，对费立人同志说：“其他分厂也应该这样。”费立人同志连忙点头，懂得了领袖的亲切嘱咐。

这时毛主席和周总理向右拐向第一生产通道。这一通道有一排小旋床，机床都比较陈旧，但每台都擦得干净，旋盘工人正在聚精会神地工作着。当毛主席走过时，不知谁喊了一声“毛主席来了！”工人们不约而同地抬头向主席走来的方向望去，工人们一眼就看清了，是我们穷苦人的大救星毛主席。毛主席微笑着向工人们频频招手致意，工人们心潮起伏，此时，谁不想走过去和毛主席握握手啊！但是工人们想到了，毛主席是来检阅我们工作的，我们要加倍努力工作，要用优异的成绩向他老人家汇报。

毛主席认真地检阅着工人们的辛勤劳动。当他老人家走向第二生产通道，就在一台中型龙门刨前停下了。这台机床的操作工人是刘国玉同志。毛主席看到刘国玉正在忙着工作，就微笑地向他点点头，然后仔细地看金属切削的整个过程。刨床床面有规律地来回滑动，每往返一次，刨刀下就卷起一层层很宽很厚的铁屑，铁屑开始是白色，随着铁屑的卷起马上变成紫蓝色，毛主席看着满意地不断微笑点头。这时，周总理拿起一块冷却的铁屑送到毛主席跟前，毛主席接在手中，看了又看，掂了又掂，仿佛从这块小小的铁屑上，掂出中国工人阶级的无穷智慧和力量，也仿佛收下了工人阶级的深情厚意。毛主席放下铁屑，用慈祥的目光望了望正在操作的刘国玉同志，然后又侧身仔细观察了加工好的配件。毛主席详细地询问了配件的名称、用途。刘国玉同志都一一作了回答，毛主席听了很满意。当毛主席和周总理离开机床后，刘国玉走到毛主席刚站过的地方，看看机床，又看看自己站的位置，他看啊，想啊，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抚摸着机床，自言自语地说：“我的老伙计，咱们是多么幸福啊！今后咱们可得更多地出力来报答毛主席他老人家对我们的关怀。”

毛主席和周总理视察了机械分厂后，紧接着又来到了机修分厂，机修和机械两个分厂是合并在一个大厂房内，只有一道之隔。毛主席进入机修厂后，来到一位年有六十多岁的老工人面前，并紧紧和这位工人握手。毛主席问他：“你好啊。”这位饱尝四十多年辛酸苦辣的老工人，一时激动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望着自己日盼夜想的大救星毛主席那和蔼可亲的面孔，望着敬爱的周总理深情的笑容，这位老工人的脸上已经挂满了幸福的热泪，半天他才说出一句千百万人民心里要说的话：“主席您太辛苦了。”毛主席亲切地说：“我们都一样”。

毛主席又来到一台插床前，向王崇武同志伸出了手，王崇武还没来得及把手擦一下，毛主席那宽厚巨大的手，已经把王崇武满是油泥和长满老茧的手紧紧地握住，王崇武两眼闪动着泪花，激动地说：“主席您好。”毛主席微笑地回答说：“好。”接着王崇武又和敬爱的周总理等其他首长握了手。

王崇武同志是当年的老八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年代里，他一想到毛主席和党中央，就感到浑身充满了无穷的力量，十几年来他是多么想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啊！今天，这个愿望实现了，他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毛主席和周总理满意地离开机修分厂，又向另一个厂房机车分厂走去。

毛主席在视察中不断进行调查研究和指导工作，他老人家问到厂里有多少党支部，有多少党、团员时，费立人同志详细地向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听了频频点头。接着又问工厂老工人多不多？费立人回答：“老工人很多。”毛主席感到非常满意，微笑着说：“老工人多好嘛，我们不懂就要靠老工人来管厂嘛。”毛主席问：“工厂有多少车间？”费立人回答：“共有十八个车间。”主席又问：“还有什么附设机构？”费立人回答：“厂里有卫生所、食堂，厂外有俱乐部，还有一个厂办的技工学校。”毛主席很感兴趣地听着，

又问道：“俱乐部能干些什么？”费立人回答：“开会和演文艺节目。”主席问：“办不办职工夜校？”费立人回答：“没有职工夜校，但厂里办了许多业余政治学习班。”主席说：“政治是要学的，工人也应该学点文化技术。”主席接着问：“技工学校的学生毕业后，还是回到这厂子做工？”费立人同志说：“是。”毛主席亲切地嘱咐费立人和工厂其他负责同志说：“培养新工人也很重要啊！”周总理问：“这个厂的技术人员是从哪里来的？”费立人回答：“多数是从老工人中选拔出来的。”周总理说：“从实践中培养技术人员很好，将来从大学里也要培养专门人材。”主席同意地说：“是的。”费立人等同志听了主席的谆谆教导，心里都感到暖乎乎的，对今后的工作充满了希望和信心。

在去机车分厂的路上，毛主席又关心地问费立人同志：“你管工厂懂吗？”费立人看着毛主席那亲切的笑脸，摇了摇头说：“不懂，我是新调来管业务的。”毛主席对他说：“不懂要学习，我们都不懂，都要学习。你们要好好学习，向老工人学习，学会管理工厂，管好工厂。”总理补充说：“要管好工厂，培养人材，出产品，出经验，出干部，为全国机车车辆工厂树立榜样。”费立人同志聆听着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教诲，觉得自己增添了力量和智慧，心里有说不出的幸福和激动，他决心永远牢记毛主席的话，向工人学习，向劳动人民学习，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和富强。

毛主席和周总理在机车厂前停下，环顾了这个老建筑的全貌。这时已经是下午五点，毛主席和周总理又缓步走向工厂的办公大楼。

在办公大楼前，已经聚集起来送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工人群众，当毛主席和周总理缓步走来的时候，人们已抑制不住内心的幸福和激动，立刻爆发出一片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他老人家，向欢送的群众频频招手；周总理热情地鼓掌，向工人们致意。在这欢腾的气氛中，毛主席和周总理登上汽车。

这时掌声和欢呼声更加响亮。人们恋恋不舍地望着汽车缓缓离去，都愿把这最幸福的时刻，深深地铭记在心中。毛主席和周总理乘坐的汽车已经远去，但人们仍然凝视着前方不愿离开，大家都激动地沉醉在幸福的回忆之中。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视察铁路工厂，这是铁路工厂全体职工的最大光荣和骄傲，时间虽然短暂，但却给车辆工人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毛主席的亲切关怀，是车辆工人的力量源泉；毛主席的谆谆教导，给车辆工人以极大鼓舞和鞭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将永远激励着车辆工人克服艰难险阻，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第二节 抗美援朝做贡献

一 一切为了朝鲜战场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战争。

毛泽东同志在战争爆发后第二天，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号召：“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接着，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向美帝国主义发出了严正警告：“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国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但是美帝国主义全然不顾我国政府的严正警告，一意孤行，竟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并不断对我国边境地区进行狂轰滥炸。在朝鲜遭到侵略，我国受到威胁的严重时刻，毛泽东同志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肩负着祖国人民的重任，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和朝鲜人民并肩战斗。与此同时，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展开。

哈尔滨机车车辆修理工厂的广大职工以战斗的姿态投入到这场伟大的运动中来。

工厂在文化宫召开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动员大会，厂领导同志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愤怒揭露了美帝国主义侵略罪行。使广大职工进一步认清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和阴险目的。职工代表愤怒声讨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群情激昂，义愤填膺，许多职工当场报名，要求到前线去，同朝鲜人民并肩消灭侵略者。根据需要，工厂先后选派了三批共计六十名干部、技术工人和司机，带着全厂职工的委托，奔赴朝鲜前线。没能亲自到前线的广大职工，以车间为战场，以机器为刀枪，全力以赴，拼命大干，以提前完成生产和支前任务的实际行动支援朝鲜前线。

一九五一年十月，毛泽东同志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斗号召。更加激发了广大职工的劳动热情，在全厂广泛开展了热火朝天的爱国主义劳动竞赛，用多修车快修车的实际行动支援前线。工人们说：“我们虽然不能亲自消灭敌人，可我们多修一辆车就是多射向美帝国主义一颗重型炮弹。”工人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一九五一年从朝鲜战场下来不少被打坏的货车，需要立即修复，重返前线。工厂根据东北铁路局关于“军事第一，任务第一”的指示，把这项光荣、艰巨、迫切的任务交给了货车分厂。

货车分厂全体职工纷纷表示：为了支援前线，一定让破车变新车，重返前线打美帝。

从朝鲜战场返修的“破车”中有三十吨铁棚车、敞平车。铁棚车占百分之七十。这些车辆破损程度都很大。有的顶盖全部塌陷，有的车体变型，七扭八歪，拧成了麻花劲。这样的“破车”要修复原状在当时是有许多困难的，设备简陋，既没有调直机，也没有水压机，只有用小烘炉和大锤加工。大家出主意，找窍门，群策群力解决修车难关。三十吨铁棚车盖全部塌陷，为了解决这个难

题，大家想出了“蚂蚁啃骨头”的办法，先把棚盖用千斤顶顶起来，然后用瓦斯烤，用木锤一点一点砸平。工人们车上车下紧张地劳动着，有的用瓦斯烤，有的用锤打，个个忙得汗流满面，都顾不得擦一把。敌人的子弹把车厢打的千疮百孔，工人们挥舞着手中的电焊枪，把一个个弹洞全都焊好。

在没有大型调直机的情况下，修复七扭八歪的车体，可算是最艰巨的任务了。把车体一面固定在铁道上，一面用千斤顶顶住，然后架起木柞火，把车体烤红，用大锤打，用千斤顶最后把车体修复。干这种活，别说是酷热的夏日，就是严寒的冬天，抡几锤也会全身是汗。工人们想到朝鲜战场，想到抗击美帝，什么劳累、困难都一扫而光。

为了使“破车”早日重返前线，工人们开展了劳动竞赛，你追我赶，许多工人都提前两个多小时来到班组，做好开工前的准备工作，铆工把铆钉烧好，气焊工把氧气准备好，小组工人一到齐，马上叮当干起来，一直干到晚上八、九点钟，有些工人为了尽快完成任务经常连班干。

在抗美援朝的日日夜夜里，广大职工以高度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日夜奋战。

有一次客车分厂的广大职工接受了修复四台三等客车的紧急任务。在修复中，急需三十二个轴箱。在厂部的生产会上，把这项任务交给了铸钢分厂，限三天时间完成。三天完成三十二个轴箱要按过去的干法是完不成的，最快也得六天时间。分厂长庞喜顺同志把任务交给黄梦林，周德发等同志，他们和全体工人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战斗，连夜突击出三十二个轴箱砂型，整整齐齐摆在工地上，只等开炉浇铸。到下班时，三十二个轴箱全部浇铸完毕。他们仅用了两天一夜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项支援前线的紧急任务。又一次，他们接受了装配八辆“工厂列车”的紧急军事任务，厂部给的时间是六天。这八辆车就象一个流动的小工厂，车上需

要安装车床、钻床、刨床和汽焊、电焊、发电等一整套设备。这八辆车修成后，即可供前线紧急需要，随时修理轻度损伤的机车车辆和枪炮机械等。六天时间要把所有设备按照规定的要求安装好，真是时间紧迫，任务繁重。但是，困难没有压倒机修工人，为了使“工厂列车”早日开赴前线，夜以继日，忘记了疲劳和休息。他们精心地把各种部件安装好，并进行认真检查、试验。在装配发电车时，利用一台旧柴油机来带动发电机发电，这在他们来说，还是第一次。在没有图纸、缺少零件的困难情况下，他们逐个部件进行检修、试验，直到成功，有的部件甚至试验十几次。

经过机修工人努力奋战，八辆“工厂列车”仅用了四天时间就全部装配好，满载着广大职工的希望开赴前线，为抗美援朝，保家为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斗争中，全厂广大职工，为了支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保卫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祖国，用无穷的智慧和辛勤的劳动，谱写了一曲曲支援前线的赞歌，他们的英雄事迹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永远鼓励着人们胜利前进。

二 一一九五号机车重返前线

一九五一年春，全厂的广大职工为支援抗美援朝伟大斗争，开展热火朝天的爱国主义劳动竞赛。

在这年春季的一天，一台遍布着弹痕的机车被拉进拆车线。这是从朝鲜前线下来的一台“重伤车”。它就是一一九五号机车。这时焊接班的张班长，锅炉的刘云贵老师傅，导从轮的郝家祥同志等好多工人，一起跑到这台“重伤车”的老司机王占奎身旁问长问短，久别重逢的老战友更加亲热。

说起一一九五号机车，工人们对它有着很深的感情，象老朋友那样熟悉它。每次厂修，工人们都像妙手回春的老医生，一次又

一次地把它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直到送上战斗的运输最前线。在它的身上处处凝结着工人们的爱，闪烁着胜利的火花。

在解放战争时期，一一九五号机车整天奔驰在炮火纷飞的运输线上，真是天塌不后退，地陷不回头，一次又一次地完成了支前运输任务，为人民立过战功，荣获了“铁牛”号机车的光荣称号。

在解放锦州的战役中，一一九五号机车光荣负了伤，工人们为了早日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昼夜不眠地抢修这台机车，在最短的时间内，“铁牛”又开赴了运输前线，奔驰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

美帝国主义挑起了朝鲜战争，战火烧到了祖国的大门口，一一九五号机车又满载着祖国人民的期望和重托，跨过鸭绿江，开赴抗美援朝的最前线。

这次工人们看到这台英雄的机车遍体鳞伤，怎不使他们感到心痛，怎不引起他们对美帝国主义的无比愤恨，工人们个个握紧双拳，暗暗地下定决心：“一定要‘铁牛’重返前线！”

就在机车进厂的当天，工人们就象关怀亲人那样，把机车的零件一件一件地拆开了，又细致地检查了一遍，按工序陆续送到了各班组进行修理。唯独车架破损太大了，车架班和焊接班的有经验的老师傅，都围拢到车架跟前，一起研究着检修方案。

分厂长最清楚，有这几位老工人在一起，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在他们的口中就从来没喊过一个“难”字。

气焊工小毕，手握瓦斯枪熟练地把车上弹头一个一个挖出来。可是有六颗机关炮弹头紧紧地嵌在车架的前端。车架是机车的骨骼，如果把弹头全部拿出来，车架就有折断的危险；不挖出来，显然车架强度会因此大大减低。怎么办？这使小毕进退两难。分厂长、张班长、老崔和王占奎也都围拢在车架前端研究解决的办法。经过大家研究，终于想出了在车架上加补强钢板的办法。

张班长从小毕手里接过了瓦斯枪，亲手把六个弹头挖了出来。然后又和老崔一起打上了一张补强钢板，小毕在旁边看着师傅的操作，还把弹头一个个地拣到小桶里，他查了查一共三百六十九个，就对老司机王占奎说：“把这个带到朝鲜去，还给美国鬼子吧！”

车架这一关虽然顺利过去了，可是这台机车的锅炉千疮百孔，的确伤得十分严重。就连富有经验的老工人刘云贵都讲：“干了这些年，还头一次遇上这样的活。”司机王占奎抚摸着锅炉，又是心痛，又是愤恨，也有点为难地说：“这哪象台锅炉啊，简直象个筛底，伤得太严重了！”

刘师傅看出了王占奎的心思，就安慰他说：“老王，放心吧！我们也要学你们在朝鲜前线那样打硬仗不怕难的劲！这点小毛病比起你们在前线的困难来，那就小得多了。这台锅炉就是个筛子，也要把它一个眼一个眼地堵起来！”

刘师傅他们把锅炉上的弹孔都很巧妙地补好了，开始修锅炉内的“喉板”了。修“喉板”需要人钻到锅炉的“肚子”里去，初春的天气，虽然早晚还带点凉意，可是晌午头上，再钻到锅炉里边干活，真比三伏天还热呢。里边地方小，刚够一个人转身，又得搬动大块铁板，一动弹就是一身汗。可是，刘云贵抢先钻进锅炉内，躺在里面一块一块地仔细修补着喉板，脸上的汗水象断线的串珠，一滴一滴落在他的手上，他也顾不得擦，流多了就用手抹一把，老红的脸膛再挂点油黑，真象唱戏的大花脸；等他打完最后一块“补丁”从锅炉里钻出来的时候，身上脸上的汗水和尘土混在一起，活象个泥菩萨。刘师傅那油黑的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喜悦，这时王占奎迎了过来，感动地紧握着老刘的手：“老伙计，这回你可真成了内外科大夫了！没想到你还有孙行者的招法，能钻到肚子里擒妖捉怪，这锅炉可让你修得呱呱叫啊！”说得大家都笑了。

十天头上，一一九五号机车车身被新的部件装饰起来了。越

是这时候，工人们越紧张，每分每秒都在争夺。在接车会上，党支部书记说：“一一九五号机车的大修工作要创造在厂日数最短的纪录，让这台英雄的机车早日开赴朝鲜前线，为中朝人民再立新功……。”

前后轮班的郝家祥同志是个不大好讲话的老工人，可是他心中有数，从打一一九五号一开工，他就反复琢磨支书的话，把一切都往前抢。他觉得：“缩短机车在厂日数，不只是为了创记录，而是和美帝争时间，赢得了时间，就能少受损失，就能早得胜利，这就是我们对抗美援朝战争的贡献。”可是，事情偏偏不凑巧，在组装过程中，突然发现机车转向架人字梁埋藏着一条严重的裂纹，这一发现，把一切计划都打乱了。人字梁有裂纹，仓库里又没有备品，新造一个少说也得三、四天，那就要影响落车，影响试运，影响机车出厂，面对这种情况，郝家祥同志非常着急。他猛然想起，一号门刚入厂的机车和一一九五号同型，调来一台把人字梁拆下来，给一一九五号先装上，问题很快就解决了。大家终于突破了最后一道难关，一一九五号机车提前装备完毕。

四月二十三日凌晨，一一九五号机车正式开始试运了。各部机件能否运转良好，对它是一次新的考验。

汽笛一声长鸣，一一九五号机车以每小时七十公里的速度，经由平房站一直向前驶去。所有参加“试运”的人员，象大夫一样，细心地倾听着机车的各部音响，观察着排汽状况。检查人员更是仔细注视着每部分环节，从走行部到制动部分，以及蒸汽系统，每个部位都不放过，直到没有发现任何毛病，最后才在“试运”记录上做出了“完全合格”的评语。

北方的四月，正是万物回春的季节，紧张劳动了十几天的工人，来到这春意盎然的大地行车，精神感到格外轻松。回来的路上，司机王占奎为了让大家饱尝这春天的美景，尽量把车开慢点。可是，时间是不等人的，检查员老张看出了老王的意思，一把就



一一九五号机车运达朝鲜前线

将汽门拉到了最顶点。接着他为了加大锅水升腾，又打开了放水阀，呼——！呼——！锅水顺着阀门射出一道白光有二十多米远，高压高温的锅水放出以后，立刻变成了水蒸汽，机车就象奔驰在云雾之中。检查员老张一直看着射出的锅水出神，最后，他走近王占奎大声说：“老王啊！这东西上前线不容易暴露目标吗？”老王点点头；老张凝神想了想又说：“哎！老王，咱们给它加一个防喷罩子，让它不喷那么远，敌机来了拉放水阀，就是一片雾，反倒起了保护作用，那不好吗？”

“你想的太好了！”老王转过脸来，握住张检查员的手感激地说：“要那样，我们就可以奔驰在云雾之中，让敌机在我们屁股后边放‘二踢脚’去吧！”说着两个人都大笑起来。一一九五号机车经受了最后的考验，安全地返回工厂。

整整经过了十五个昼夜的奋战，一一九五号机车大修任务胜利完成了！按原计划提前了十天。为了欢送英雄机车出厂，庆祝一一九五号机车创造了厂修十五天的最新纪录，分厂里召开了欢送和庆功大会，张班长，郝家祥同志、刘云贵师傅都站在了挂着彩色毛主席画像的一一九五号机车身边，最后一次检查了机车状态。

在一阵热烈掌声中，随着汽笛的一声长鸣，英雄司机王占奎开动阀门，一一九五号机车满载着祖国人民的期望，载着对美国佬的无比仇恨，重新开赴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前线。

三 赶造四百辆平板车

一九五二年八月，工厂接受了为朝鲜战场赶造四百辆平板车的紧急军事任务。工厂党委立即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研究如何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这项紧急任务。当即决定成立一个新造车分厂，派杨增田同志担任分厂党支部书记，赵传禄同志担任分厂长。

造新车，这是工厂有史以来破天荒的一件事，尤其当时建国

不久，技术设备条件很差。在生产恢复时期造这样多的新车，困难很多。有些人怕技术力量不行，做不好。

根据当时的情况，杨增田、赵传禄同志搜集了各方面的意见后，召开了一个群众动员大会。会上，电焊、铆工、瓦斯、下料、组装、胎型等工区的代表，纷纷表示决心，一定要为支援朝鲜战争作出贡献。

散会后，各工区的领工员、组长满怀信心地走进办公室，杨增田、赵传禄同志和他们讨论了具体做法，安排了生产计划。

二十日那天，组装、电焊、铆工三道工序的职工奔向了各自的岗位。铆工领工区的组装是头道工序，也是双线作业中最主要的一项。如果组装不出，电焊没法焊，铆钉也不能铆，会影响整个任务的完成。领工员王殿熙妥善地安排了这一工作，明确做了分工，上盖板的，拧螺丝的，各把一处。工地上立刻紧张起来，锤声、榔头声、瓦斯声和天车的轰隆声响成一片，不到三小时，第一台车的底架组装完成了。紧接着，电焊工区在领工员邱泽民的领导下，开始了紧张的战斗。这些电焊工中，多数都是刚从技工学校毕业的新手。邹明建小组和吴春清小组的工友各把一方，展开了双线作业比赛，追着干，比着干，互不示弱。

八月，正是炎热的季节，烈日象火一样烤着大地，工地上闷得使人难受，加上电焊强烈的弧光照射，汗水浸透了工作服，脸上汗水直流，两手忙得顾不上擦。邹明建的眼睛被弧光打了，泪珠成串流下来，但他也不肯歇一会。劝他到医院上点药，他却说：“任务要紧啊！现在是什么时候，一个萝卜顶一个坑，我要走了就会影响任务！”说着又忍着两眼疼痛，继续干了起来。人们被他这种行动感动了，更增加了信心。有的人眼睛肿了，也不去休息。有的手被电焊烤得起了泡，也不到医院看，用手一挤放出水，再干下去。

第三道工序上，工人们干得更猛。老铆工刘贵良和老伙伴邵

和，一顶一铆干得非常起劲。每出一台车，他俩就迅速地握起铆枪，用劲地干起来。他俩创造了月产八辆车的纪录。六十多岁的铆工李英吉，真是说到做到，自从在动员会上下了保证后，劲头不打一处来，从开始就坚持在岗位上，耐心、仔细地烧着铆钉，每天坚持十二小时。人们怕累坏他，劝他休息，他却说：“干这活，可不是闹着玩的，要知道火候，烧得钉不软不硬才行。要知道这车要装六十吨啊！铆钉烧不好，影响车的质量，这个损失可没法算啊！”他怕换个没经验的青年人烧不好，返工更误事，所以一直坚持不离工作岗位。

从工作开始后，杨增田同志和赵传禄同志还有副厂长柴荣等领导同志一直忙碌在现场，各处奔跑，从看图下料到组装铆焊，从车上到车下，每个工序都少不了他们，仔细地进行检查，要是发现有一点不合乎图纸规格的地方，就马上指出来。有一次杨增田同志发现一个青年焊工没注意，焊缝有砂眼，也没修补，立即叫他进行修理。并耐心地对他说：“这台车要装六十吨啊！若是出厂后，运行中出了事故，那个损失是无法计算的。”那个青年工人听了马上进行补修，从此以后工作中注意产品质量了。

九月初气温虽然下降了，但车间里由于人多，任务紧张，屋里还是十分闷热，铆工和电焊工们，被烟熏得就象黑人一样。看到这些生龙活虎似的工友们干劲这么足，分厂的领导同志一致感到，群众的积极性越足，领导越应该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第二天，就安排人在厂房内安了风扇和开了天窗，室内的空气新鲜了，也就不那么热气熏人了。

人们紧张地工作着，转眼已过去了两个月，可是才完成了一百八十辆，还差二百二十辆，这样下去怎么能更快完成任务呢？杨增田和赵传禄心急如火。忙碌一天的工人下班休息去了，可是他们怎么能离开车间啊！一直到深夜，几个人还在办公室反复地思索、讨论，找出加快速度，按期完成任务的办法。

第二天一早召开了技术研究会。决定改变劳动组织，铆工组装换胎型，电焊组推广短弧焊接和双弧焊接的先进经验。起初，老电焊工们听说要双弧焊接，有些人不感兴趣，认为自己干了几十年焊工，从没听说过用双弧焊。邹明建首先进行试验，起初焊不好，经过努力很快掌握了双弧焊。掌握了双弧焊接后，又研究用三根焊条，使效率又提高了一倍，达到了每天焊七只车的新纪录。

在铆工组装方面，过去用铁绳吊车，既费工又浪费时间，王殿熙在技术员的帮助下改用了在铁绳上安滑轮的吊车方法，提高效率五倍。老铆工李英吉也动脑筋，想办法改变了过去烧五筐焦炭出四台车料的办法，创造出烧三筐焦炭出四台车料的纪录，提高了效率，节省了原料。

由于改变了劳动组织和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活动，工人們的干劲更足了。为了赶任务，工人们把行李搬到车间，睡在机器旁，饿了就吃两口准备好的干粮。

经过四个月的苦战，工人们以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熟练的生产技术，苦干、实干加巧干，克服各种困难，终于提前十五天完成了四百辆平板车的制造任务。经过试运，质量都达到了要求。用这四百辆平板车装载着坦克、大炮奔向抗美援朝的前线。

第三节 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

一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

一九五三年八月，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它象光芒万丈的灯塔，为加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指明了前进的航程；它是战斗的号角，向全国人民吹响了向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进军的号令。举国上下，万众欢腾，全国人民决心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再接再厉，高歌猛进。

自解放以来，车辆厂广大职工，经历了轰轰烈烈的恢复生产、支援前线、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五反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受到了锻炼。同时，在生产斗争中也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工厂党委的领导下，现在又以饱满的革命豪情投入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战斗，迅速掀起大学习、大宣传、大贯彻总路线的热潮，开展以技术革新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胜利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被誉为时间的主人的老英雄苏广铭更是一马当先，以三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作量。友谊青年小组（朱世清小组），也以优异的成绩跨入新的征途。经过全厂职工的努力，初步改变了工厂技术设备陈旧落后的面貌，有力地促进了生产，为加速建设社会主义做出了贡献。

工厂党委领导成员经过认真学习和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精神，认识到：过渡时期总路线是调动千军万马积极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指路明灯。只有把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精神传达、贯彻到每个职工的心坎里，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才能照亮职工的心，把无穷的干劲引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为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任务添砖加瓦，贡献力量。

“总路线”的宣传步步深入，在组织广大职工学习、座谈、讨论的基础上，工厂党、政、工、团的领导干部又分别到各车间、科室进行宣传和讲解，使职工对“总路线”的重大意义又有了深刻理解。同时，还利用放映电影、幻灯，文艺节目以及广播、黑板报、墙报等形式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在全厂掀起了学习王崇伦的热潮，开展找窍门、挖潜力、提合理化建议活动，把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引到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的实际行动中去。

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不断深入人心，党中央又发出了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号召，要求每个企业、车间、小组全面地、均衡地完成和争取超额完成国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党的号召，

指引着全厂职工奋勇前进。沿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宏伟目标，车间与车间，班组与班组，人与人，互相挑应战，开展找窍门、挖潜力、提合理化建议活动不断突破旧定额。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一浪高一浪地开展起来。到年末总评时，全厂二百八十四个工作班，推广一种以上先进经验的就有一百零一个，并出现了苏广铭、朱世清、王德一、董长英和朱世清青年小组等先进生产者先进集体。为全厂树立了学习榜样。

一九五三年十月党中央通过了“关于把劳动竞赛向前推进一步的决议”，要求把劳动竞赛在合理化建议与推广先进经验的群众运动基础上，逐步引到以技术革新为主要内容的方向上来。党中央的决策传达到工厂，就象春风一样拂暖了工人们的心。开展技术革新运动，提高群众的技术水平，改善我国旧有工业设备，这对大部分机器设备都是沙俄和日伪时期的哈尔滨机车车辆修理工厂的工人来说，该是多么高兴和迫切的事啊！人人脸上喜笑颜开，个个精神抖擞，准备在新的竞赛中，为社会主义创造新成绩。

工厂党委在组织开展以技术革新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在普遍号召、全厂开花的同时，又注重以典型引路，开展技术革新活动，使运动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

苏广铭是有三十多年工龄的老钳工，技术高，生产经验丰富。几年来，他学习了高速切削、多机床管理和流水作业法等先进经验。他还创造性地把这些经验和改进操作法结合起来，显著地提高了效率。一九五三年，开始铣钢背瓦工作物，每个工作日只能铣四块至五块，后经苏广铭研究，用高速切削法和胎型作业法结合起来操作，提高工效九倍。一九五四年，车间刨平台任务急，他研究在刀架上安装一个特殊装置，实行了双刀作业，提高工效一倍，提前完成了生产任务。在表扬苏广铭的全厂大会上，他满怀豪情地表示：一定要用五年的时间，完成八年的工作量。苏广

铭这一激动人心的表态，受到全厂职工的赞扬。当场有六十四名先进工人代表向全厂职工发出了学习苏广铭，开展技术革新，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倡议书。从此，以技术革新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走向了一个新阶段。

榜样的作用是无穷的。在老英雄苏广铭的带动下，一个群众性的、以技术革新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在全厂蓬勃开展起来。职工们刻苦钻研技术，认真学习先进经验，不断改进工艺和设备，提高了效率，促进了生产。

机械车间朱世清小组是一九五一年成立的，是全厂机械加工的一个关键小组。在开展劳动竞赛时，这个组做出了榜样，带动了全厂。在以技术革新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这些年轻的小伙子都要动脑筋搞技术革新。看到小组使用的旧式皮带车床马力小，在切削工作物时，一加快转数就只听马达嗡嗡响，不见工作物动弹。组长李明顺想，要提前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就得让这些老掉牙的床子返老还童，提高工作效率。为了把大家的劲头鼓起来，决定先做出个样子，在旧车床上推广高速切削法。他和小组的党员王元廷同志一块找工程师林祥云同志进行研究。在林祥云同志的帮助下，王元廷操作试验。车床由开始打五十转到一百转、二百转，最高加快到四百转。结果在加工顶尖芯子的工作中，首先在“车荒”、“钻眼”两道工序中把高速切削法试验成功了。接着又改进了刀具。在全部加工过程中，把车床转数提高到四百七十五转，生产效率提高了两倍。这件事对小组的同志鼓舞很大，从此全组成员更加积极开展技术革新活动。他们针对旧式车床的弱点，集思广益，边改革边总结，件件落实，个个突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组每人平均有一百五十件的改革，其中重要改革一百零一件。平均提高效率两倍至四倍。一九五四年就创造了一百二十五种产品的新记录，其中折页轴提高效率百分之二百。到一九五六年四十四种产品提高效率一至八倍。

按任务量计算到一九五六年已经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作量。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他们以苏广铭为榜样，一直走在时间的前面，成为全厂、全市的一面红旗。

一九五五年，铁道部机车车辆管理局召开了首届先进工作者及合理化建议者代表大会，工厂选出代表参加了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更加鼓舞了全厂职工的技术革新劲头，革新之花遍布全厂，合理化建议到处皆是。各车间、科室的宣传员都把好人好事通过光荣台、革新花，窍门园，新课题专栏等形式进行宣传鼓动。把技术革新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到一九五五年三年时间里，全厂提合理化建议一千九百一十八件，实现革新件数六百四十三项，为国家创造了二百四十九万零二百五十元的积累。初步改变了工厂技术设备落后的状况，为老厂焕发青春，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二 制造新中国第一列儿童客车

一九五六年六月一日，哈尔滨儿童公园里，阳光灿烂，红旗飘舞，百花丛中一片笑语歌声。身穿五颜六色服装的孩子们聚集在这里，为中国第一条儿童铁路的竣工和通车举行庆祝大会。市委书记吕其恩同志参加了大会，并为通车剪彩。孩子们簇拥着为他们修建儿童铁路和制造儿童列车的工人叔叔和外宾走进车箱，汽笛一声长鸣，伴随着孩子们幸福的欢笑、在雄壮的进行曲声中第一列儿童火车向着祖国的首都“北京站”驰去。坐在车箱内的哈尔滨车辆工厂的厂长张鸿树和这列火车的车箱设计者李义林等同志，看着孩子们那天真可爱的笑脸，使他们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喜悦。是啊，他们怎么能不高兴呢？为了制造儿童车箱，哈尔滨车辆工厂的工人、技术人员花费了多少心血，付出了多少辛勤的劳动啊！

一九五六年四月，中共哈尔滨市委作出关于把原南岗公园改

为儿童公园，并在这里建筑一条儿童铁路的决定。当时市委把这项任务分别交给了几个有关单位完成。把制造儿童列车车箱的任务交给了哈尔滨车辆工厂，要求在“六·一”国际儿童节作为礼物送给孩子们，把党中央对新中国儿童的无限关怀送到孩子们的心坎上。工厂党委接受了这项任务后，进行了认真的部署。党委把解体儿童车箱车台的任务交给解体车间，虽然当时工人们正在为迎接“五一”国际劳动节而紧张地工作着，车间生产任务很紧，但是，工人们听说这是为中国第一条儿童铁路制作的儿童列车，大家感到非常光荣，更使一些老工人思绪万千……。

这些生长在“三十六棚”的老工人，他们的童年都是在万恶的旧社会中度过的，是在苦水里泡大的。他们深知，今天党和毛主席为关怀儿童们的身体健康，给孩子们修公园、建儿童铁路、造儿童列车，这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才能实现。他们为孩子们的幸福感到高兴。虽然工作紧张，任务繁重，但是，为了孩子们的幸福，让党的阳光照射在儿童们的心中，他们坚决表示：一定要千方百计地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

车台小组的工人们第一个向全厂职工提出：除了保证四、五月份生产任务外，还要完成四台儿童客车的解体任务，并提出全部不要工时做为“六·一”送给孩子们的礼物。

施工开始了，当时从林业局运来的几辆小车台，所有的零件都已腐蚀得不象样子，甚至卸一个小螺丝也要十几分钟。五十多岁的老工人苗玉行和王心斋比谁干得都起劲，他们卸锈死的螺丝，一干就是一头晌，汗水湿透了衣衫也不歇一下，甚至有时忘了吃饭。他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快点干，早一天让孩子们坐上小火车。小伙子们下班后都去学习文化了，可是苗玉行和王心斋同志还要再干一会才回家。有的同志劝他俩回去歇着，他俩却说：“这是为咱们的孩子造福哪，多干一会有什么！”

制造车体的工作更为繁重，特别是车箱的设计。当时工厂党

委把设计任务交给了设计科李义林同志。他过去没有搞过这种设计，但是，他并没有被困难吓倒，在进行设计中，李义林同志不懂的就请教老同志，翻阅资料，他和其他工程技术人员为尽快把图纸设计出来，日夜奔忙。李义林同志为了把设计搞得既符合技术要求又小巧美观，不知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啊！技术员邹子成为了一个尾车上的制动装置，他不辞辛苦，特意跑到森林局车辆厂去划草图。技术人员在设计过程中尽量采取了大型客车的设计标准。

客车车间的工人们为了把车修得漂亮、结实，让孩子们坐在上面既舒适又安全，在组装过程中倾尽了他们的心血，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尾车上的槽铁要煨成九十度的弯，在当时没有煨弯机械的情况下，这是一项很困难的工作，领导上提出把槽铁割上口再煨，但是工人们说：“为了让儿童客车质量更好，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解决这槽铁煨弯的关键。”铆工曹培生和王凤山两个人花费了好几天的时间研究了一个小胎型，终于把这个九十度的弯煨好了，解决了这个关键问题。

钳工组的同志们看着图纸上设计的栏杆是木制的，他们感到这种设计既不结实又不美观。大家在一起经过仔细研究，决定改成铁栏杆。他们从废铁堆中寻找了一些旧铁管子，把它一点点磨光，然后再用电镀。铁管经过电镀处理后，按在车上银光闪闪，非常漂亮。电焊工人大显伸手，把他们手中的焊枪变成了绣花针，精心地在车箱的走台板上绣上了和平鸽，并编了“祖国花朵”、“世界和平”等词句写在上面。他们说：“这是为了让孩子们知道，为了他们的幸福，我们付出了一切智慧和力量。”

五月下旬，四台儿童客车的组装工作在紧张地进行着。为了保证按期完成任务，工人们提出了利用星期六晚间和星期日休息时间做义务出勤。工人们放弃了休息时间，为制造儿童客车而加劲地干着。焊的焊，按装的按装，油漆工人仔细地油着车箱，大

家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和力量都倾注在制造儿童客车上。他们忘记了一切疲劳，有的同志汗水顺着脸淌下来也顾不得擦一下。小伙子王永章为了把尾车上的圆形坐席按装好，车棚上电焊崩出来的火花把脖子都烫起了泡，可是他全然不顾，仍然坚持完成任务。有个老工人虽然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可是他仍微笑着说：“为了孩子们早日坐上小火车，我们就得加油干啊！”

在明媚的阳光下，四辆天蓝色的外皮、墙廊上挂着浅条色的垂帘、立柱上镶满了金黄色云形花边的小车箱，停放在交车线上。中国第一条儿童铁路的火车车箱于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在哈尔滨车辆工厂诞生了。这四辆车箱从设计到制成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任务。

在五月二十八日晚间，一群穿着鲜艳服装的孩子们，手执鲜花，代表哈市数万儿童来到工厂，慰问为他们制造儿童列车的工人叔叔们。当工人看到孩子们欢跳着坐上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制作成的四台儿童列车时，脸上都露出了幸福的微笑，他们感到自己也为孩子们的幸福贡献了一份力量。

结 束 语

本书着重写了沙俄等帝国主义对工人的残酷压榨和工人的反抗斗争，对工厂生产发展的概貌也作了一般概述，对工厂的历史沿革和变迁，可以看出一个基本的轮廓。

解放以后，在党的领导下，这个老厂确实焕发了青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伟大变化。在支援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等各个历史阶段，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后来根据铁道部的指示，工厂生产任务作了调整，由原来的机、客、货车修理工厂，改变为货车新造及修理的专业化工厂。结束了六十年来只能修车不能造车的历史，工厂改名为“铁道部哈尔滨车辆工厂”。工人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许多在旧社会饱尝辛酸

的退休老工人，在工厂党委的热情关怀下，正在度过幸福的晚年。特别是今年，由国家批准，在原三十六棚旧址，新盖起了一幢幢的七层大楼，许多工人已陆续搬进新居。旧社会贫民窟的三十六棚，连一点影子都看不到了，新旧社会两重天，三十六棚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但是，从当前为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要求来看，这个工厂毕竟是八十年的老厂。有些设备，如机床，大多数还是过去的，虽经革新，因大都使用了四、五十年，有的甚至六、七十年，与现代化相比是十分陈旧和落后的。早期遗留的厂房跨度窄、屋顶低、地面洼、采光暗、劳动条件差，不合乎现代化生产要求。特别是生产工艺上存在很多不合理状态，影响发展。在检修货车车间系统中，还存在着大量露天作业，受严寒雨雪影响，劳动条件差，生产效率低。在新造车车间系统中，配件生产与总组装能力不配套，影响生产能力的充分使用。加之厂房分散布局交错，各生产工序要靠布满全厂的铁路线来联系，工艺路线既长又不合理，大大地增加了生产中的辅助量和延长了生产周期，使生产效率很难提高，因此急需把这个老厂改造成为现代化的先进工厂。工厂党委根据新时期总任务的要求，已制定出技术改造的规划，对工厂进行较彻底的技术改造，使之成为真正现代化的先进工厂。

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哈尔滨车辆工厂的广大职工，定能完成向现代化技术改造的艰巨任务。写厂史续编时，该是为现代化而斗争的历史了。

附 录

哈尔滨车辆工厂厂史大事记

(一八九八——一九五六年)

- 一八九八年 光绪二十四年
六月 九日 修建东清铁路正式开工，同时在哈尔滨松花江南岸建立东清铁路哈尔滨临时总工厂（现铁路材料厂址），即北厂。
- 一八九九年 光绪二十五年
三月 四日 东清铁路由哈尔滨至阿什河暂时开驶列车。
- 一九〇〇年 光绪二十六年
二月 山东直隶义和团传入东北。
三月 中东铁路派人赴各地招筑路工人，至六月以前达二十多万。
六月 三十日 东北义和团运动迅速发展，东清铁路工程暂停。
七月 十日 义和团围攻哈尔滨，临时总工厂沙俄分子制造一门小钢炮用来镇压义和团，但不能使用。
九月 一日 沙俄侵略军占领我东北各地，进行镇压义和团运动。
十二月 列宁发表《中国的战争》一文，声援义和团运动，谴责沙皇政府对中国的侵略。
- 一九〇一年 光绪二十七年
五月 十八日 沙俄在东清铁路沿线设立守备队。
八月 二日 沙俄在东清铁路附属地内实行俄领裁判制。
八月 十五日 义和团反帝运动遭镇压，帝国主义强迫清朝政府签订《辛丑条约》。
- 一九〇二年 光绪二十八年

- 一月三十一日 沙俄在东清铁路附属地内设置警察机构。
- 五月 十二日 于秦家岗开始建筑铁路管理局。
- 五月二十八日 于秦家岗开始建筑华俄道胜银行。
- 六月 三十日 中东铁路沿线及哈尔滨一带流行霍乱传染病。
- 十月 六日 沙俄侵华老手财政大臣维特来华,进行所谓“视察”东清铁路活动。
- 一九〇三年** 光绪二十九年
- 七月 十四日 东清铁路全线通车,铁路总办局长一职由霍尔瓦特充任。
- 十一月 沙俄于哈尔滨非法设立警察局(包括侦稽处)。
- 十二月 正式着手修建东清铁路哈尔滨总工厂(现哈车辆厂址),即南厂。
- 是年秋,总工厂中国工人的住所“三十六棚”建成。
- 一九〇四年** 光绪三十年
- 二月 十日 日俄战争爆发。
- 二月 十五日 中东铁路局内设立军事指挥所,对铁路施行军事管制。
- 六月二十五日 沙俄政府发布命令,在东清铁路附属地内强行施用俄国法律。
- 十月 二日 沙俄在哈尔滨设置警察署。
- 十一月二十八日 沙俄在东清铁路局内设置地亩处。
- 一九〇五年** 光绪三十一年
- 五月 十三日 东清铁路员工消费商店成立。
- 九月 五日 日俄战争结束,签订朴茨茅斯条约,日本取得沙俄从中国攫取的长春以南铁路的一切特权。
- 十二月 东清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
- 十二月二十五日 东清铁路工人的斗争不断高涨,铁路局房屋四

次被焚，同时临时总工厂大帐房两次被焚。

- 一九〇六年** 光绪三十二年
- 一月 十六日 因罢工总工厂关闭，铁路当局开除二百余名工人。
- 一月 二十五日 东清铁路工人罢工结束。
- 三月 十四日 东清铁路机关报《远东报》创刊。
- 八月 十四日 沙俄将乌苏里铁路并归东清铁路经营。
- 十二月 十四日 东清铁路局废除“战时铁路职工规则”。
- 十二月 十九日 沙俄在哈尔滨设立总领事馆。
- 一九〇七年** 光绪三十三年
- 一月 二十三日 总工厂中国工人，参加本厂俄国工人为纪念一九〇五年革命二周年举行的罢工。
- 十一月 六日 哈尔滨各工厂工人举行罢工。
- 一九〇八年** 光绪三十四年
- 五月 一日 总工厂工人与东清铁路及哈尔滨各界工人一万余人，在松花江北岸集会，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
- 七月 十七日 东清铁路附属地废止临时宪兵队，设立铁路警察队。
- 一九〇九年** 宣统元年
- 二月 六日 哈尔滨地区发生鼠疫传染病。
- 二月 十二日 东清铁路工人开展反对包工头奥西保夫的斗争。
- 八月 十二日 松花江水位上涨，堤坝决口，道里道外被淹。
- 一九一〇年** 宣统二年
- 五月 四日 东清铁路局颁发雇用工人行政命令，规定雇用中国工人制度及发给雇用证。
- 十月 中东铁路沿线及哈尔滨发生鼠疫，沙俄当局以

“防疫”为名，趁机残害中国人民。

- 一九一一年** 宣统三年
- 三月 三日 据沙俄当局公布数字，自一九一〇年发生鼠疫以来，共疫死一千四百七十七名。
- 十月 十六日 哈尔滨邮局人员罢工。
- 十二月 二日 南岗铁路俱乐部建成。
- 一九一二年** 民国元年
- 一月 一日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
- 一月 东清铁路改中东铁路（也称东省铁路），总工厂改为中东铁路哈尔滨总工厂。
- 二月 十二日 清宣统皇帝溥仪退位。
- 五月 一日 总工厂为纪念“五一”劳动节举行罢工一日。
- 六月二十八日 沙俄强行制定“俄国警察在中东铁路界内执行刑事案件手续规则”，并规定中国人及其他国籍人民均适用之。
- 一九一三年** 民国二年
- 一月 总工厂人数：中国工人为一千零八名，俄工人为六百六十名。
- 一月 十四日 中东铁路局设立职工工伤及家属抚恤金特别委员会。
- 二月 沙俄继续在哈尔滨增兵，此时已达两万六千名。
- 十二月 哈市发生鼠疫传染病。
- 一九一四年** 民国三年
- 八月 一日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沙俄在中东铁路附属地内发布戒严令。
- 一九一五年** 民国四年
- 一月 十八日 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 五月 十五日 全国各地掀起反对“二十一条”的爱国运动，北

京、上海等地人民发起爱国储金运动。

七月 一日 哈市人民纷纷起来参加爱国储金运动，三十六棚工人组织爱国储金募捐团，进行募捐活动。

十月 十四日 中东铁路购美国“爹卡波德”机车八百台，由总工厂进行组装。

一九一六年 民国五年

二月 八日 沙俄乔治亲王赴日本，路经哈尔滨时曾到总工厂参观。

三月 哈尔滨市人民掀起抵制日货运动。

三月二十九日 因欧洲战争影响，哈市物价上涨，在工人强烈要求下，中东铁路局为工人加薪。

九月二十八日 总工厂组装第一批美国机车三百八十九台完毕。

一九一七年 民国六年

三月 十六日 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中东铁路内发生革命运动，总工厂中俄工人举行示威游行，庆祝俄国二月革命。

三月二十二日 中东铁路哈尔滨地区成立铁路职工委员会。

三月二十五日 成立哈尔滨市职工委员会。

四月 三十日 总工厂客车分厂因革命运动发生大火。

五月 一日 哈尔滨三万余工人，隆重纪念“五一”劳动节。

八月 二十日 总工厂中国工人要求增加工薪举行全体罢工。

十一月二十六日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总工厂俄国工人和士兵举行代表会议，会上通过承认苏维埃政权的决议，中国工人派代表参加了会议。

一九一八年 民国七年

一月 五日 总工厂中国工人要求增加工薪举行罢工，至一月二十三日结束。

- 二月二十一日 哈市设置中国临时警察局，并划分区域，设立中国警察岗哨。
- 二月 中国政府设督办中东铁路公所于哈尔滨，从此三十六棚工人与督办公所发生关系。
- 三月二十八日 总工厂工人召开会议要求增加工薪。
- 三月二十九日 美国技师斯蒂芬率一百二十名技师为东铁顾问，其中部分人员派进总工厂。
- 四月 十五日 总工厂工人为反对白匪军罢工一天。
- 五月 四日 总工厂工人举行罢工一日。
- 五月 十五日 总工厂工人发动第一次中东铁路大罢工，罢工二十四小时，路局损失三十万卢布。
- 八月 十日 捷克叛军万余人由满洲里去绥芬河，经我国境内，其中哈尔滨有六千余人。
- 八月二十四日 中东铁路局发布工资新方案，遭到工人的反对。
- 九月 二日 总工厂工人发动第二次中东铁路工人大罢工，至十二日结束。
- 十月 三十日 总工厂工人最早的工会——工业维持会成立。
- 十一月十八日 沙俄白匪高尔察克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自称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最高执政者，霍尔瓦特被任为远东地区最高长官。
- 十二月十六日 中东铁路工人联合会成立，并发布该会章程。
- 一九一九年 民国八年**
- 一月 十八日 道胜银行发行百元、十元、三元、一元及五角卢布纸币，即霍尔瓦特币。
- 一月二十九日 总工厂及机务段工人开会，反对中东铁路为日本运兵。
- 三月 十四日 各帝国主义国家于海参崴组织协约国铁路监管会；其下属技术部设于哈尔滨。

- 四月 三十日 中东铁路沿线工人罢工，至五月十日结束。
- 五月 四日 北京学生举行爱国示威游行，“五四”运动爆发。
- 五月 十二日 哈市各界群众举行集会，致电北京政府强烈要求释放被捕学生。
- 五月 十八日 总工厂工人在工厂俱乐部开会，决议拒绝以“鄂币”发放工资，并筹备罢工，沙俄军警到厂镇压。
- 五月二十一日 中东铁路机务段及总工厂工人因经济问题举行罢工，至二十七日结束。
- 五月二十四日 哈市各校学生及工厂工人几千人，举行反帝示威游行。
- 六月 十二日 哈市爱国学生及工人组织救国十人团，开展抵制日货运动。
- 六月 三十日 总工厂的全体中国工人召开会议，拒绝以高尔察克钱币支付工资，要求发放价值稳定的钱币。
- 七月 二日 乌苏里铁路工人举行罢工。
- 七月 十五日 总工厂工人与乌苏里铁路工人召开会议，决定一致行动举行大罢工。
- 七月 十九日 中东铁路第三次大罢工开始。
- 八月二十三日 中东铁路大罢工结束。
- 九月 二日 中国警察十五名进入总工厂检查电灯分厂汽笛设置与工人发生冲突。
- 十一月 十一日 因卢布贬值，哈市商人罢市。
- 十二月 总工厂及中东铁路工人的罢工对粉碎高尔察克白匪军做出贡献。
- 十二月 一日 日本人筹办铁道从业员救济会，企图拉拢总工厂及地包工人，遭到督办公所拒绝。

一九二〇年 民国九年

- 一月 九日 三十六棚工人为解决生活困难，由工业维持会发起，成立职工消费公社（即宏济公司）。
- 二月 十六日 中东铁路中俄工人通令，要求撤销白俄局长霍尔瓦特局长职务。
- 三月 十三日 中东铁路工人举行第四次大罢工，同时商人罢市。
- 三月 十六日 罢工取得胜利，霍尔瓦特被赶下台。
- 七月 二日 总工厂裁减工人。
- 八月 三日 总工厂中国工人共计一千七百三十五名。
- 九月 三十日 在总工厂工人的坚决反对下，本年三月为镇压罢工进驻工厂的军队全部撤出，只留警察在厂。
- 十月 八日 三十六棚工业维持会开设国民学校。
- 十一月 七日 总工厂工人捐款支援俄国革命，每人捐助现洋一元至两元，购买粮食运往俄境。

一九二一年 民国十年

- 二月 十九日 特区警察五署特警数名强占三十六棚二十七号房舍引起众怒，工人起来同警察发生冲突。
- 二月二十九日 总工厂裁减工人。
- 三月 十日 三十六棚工业维持会成立夜校。
- 四月 十一日 《远东报》停刊。
- 四月 十三日 三十六棚及地包工人举行会议要求市公议会当局免纳房屋地租。
- 四月 十四日 三十六棚工人因检疫员强行隔离工人及家属，掀起反迫害斗争，举行罢工一日。
- 四月二十八日 总工厂裁减工人。
- 七月 十七日 据当时报刊记载三十六棚花会局在哈市为最大。
- 九月 九日 总工厂召开华工会议，抗议铁路当局任意裁减

工人。

- 十一月 七日 总工厂锻造分厂工人把白俄总管绍包罗夫驱逐出厂。
- 十二月 二日 总工厂华工一千八百七十八名，俄工九百五十五名。哈市人口为二十余万人，中国人约十五万人，俄人约五万人，其他日、韩、英、法、意等人约占二十八分之一。

一九二二年 民国十一年

- 二月 六日 哈市各界群众举行爱国集会游行，反对“华盛顿会议”、反对“二十一条”、反对“国际共管中东铁路”，三十六棚总工厂工人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
- 二月 八日 总工厂工人组织救国唤醒团，全厂五千多工人参加。
- 二月 九日 哈市各界群众五百余人在滨江公园召开市民大会，反对二十一条和国际共管中东铁路。
- 二月二十六日 总工厂工人组织救国集会。
- 二月二十八日 总工厂工人向警办公署声明，拒绝缴纳拉运冰雪捐税。
- 五月 十九日 总工厂裁减工人。
- 五月 二十日 总工厂为反对裁工举行一个月罢工。
- 七月 七日 总工厂裁减工人，工人派代表去铁路局要求收回成命。
- 八月 十一日 总工厂裁减工人。
- 九月 总工厂一至八月份共裁工人四百一十七名。
- 十二月 六日 机械分厂全体工人声明退出工业维持会，要求成立工人自己的工会。

一九二三年 民国十二年

- 三月 十五日 在总工厂内发现国际共产党油印传单。
- 三月 中国政府在哈尔滨设立本省特区长官公署。
- 六月 十日 中东铁路建路二十五周年，在南岗铁路俱乐部开会纪念。
- 六月 十七日 中东铁路裁减工人，总工厂及地包货车厂共裁工人四百三十一名，全系中国工人。
- 八月 十三日 总工厂裁减工人，全厂工人集会提出抗议。
- 十月 十七日 总工厂工人为反对裁工举行罢工一日。
- 十一月二十一日 白俄工头企图强占工人住宅附近的地区做义冢。遭到三十六棚工人强烈反对，取得胜利。
- 一九二四年** 民国十三年
- 一月 十二日 中东铁路白俄局长沃斯特劳乌莫夫，以工业大学筹集经费为名演戏侮辱中国人，遭到哈市各界人民的反对。
- 一月二十五日 午后六时在三十六棚俱乐部举行列宁逝世追悼会，到会中俄工人六百余人。
- 一月三十一日 哈市各界群众和团体派代表在道外商会开会，商量“讨沃”办法。
- 二月 十九日 哈市各界群众三万余人，为反对中东铁路局长沃斯特劳乌莫夫侮辱中国人举行大会，坚决要求驱逐“沃贼”。
- 二月二十五日 中国外长王正廷与苏联加拉罕谈判中东铁路问题。
- 三月 七日 总工厂裁减工人。
- 五月 二日 总工厂人数：中国工人一千零三十八名，俄工人六百三十二名。
- 五月 七日 哈市各界群众于“五七”纪念日之际，在滨江公园举行大会和游行示威，高喊“取消二十一条！”

“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

十月

中东铁路实行中苏共同管理。是年夏，党中央和北方局派共产党员吴丽石同志来哈整建党团组织工作，吴丽石首先深入三十六棚开展工运活动。

一九二五年

民国十四年

二月 五日

东铁华工传习所成立。

五月 三十日

上海“五卅”惨案发生。

六月二十五日

全国各地支援五卅运动，举行罢工、罢市、罢课。总工厂工人参加这一运动，并捐款援助上海、武汉工人。

七月二十四日

中东铁路实行中俄工人休假制度。

七月二十五日

总工厂为中国工人设立读书阅报室。

十一月 九日

总工厂招工，前被裁工人均予复工。

十二月 十七日

总工厂于西正阳河一带建工人住房百余间。

十二月

在吴丽石同志领导下，总工厂和地包机务段工人建立中东铁路第一个党支部。

一九二六年

民国十五年

一月 十八日

总工厂工业维持会越来越不得人心，工人控告总会长肖世平贪污。

七月 二十日

总工厂工人掀起反对工业维持会的斗争，分别控告黄色工会头头崔景才、陈运香等人诈财。

一九二七年

民国十六年

二月二十四日

货车分厂工人阎海林带领广大工人拒绝交纳会费，并与工业维持会展开了斗争。

二月二十六日

三十六棚党支部遭到破坏，吴丽石离哈调奉天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一九二九年调山东工作。

- 一九二八年** 民国十七年
- 一月二十一日 总工厂工人和地包两厂工人捐款大洋三百元，设立粥厂救济失业工人。
- 二月二十二日 总工厂招日工，中国工人每日一元二角，俄工每日两元。
- 十一月 九日 哈市各校学生，为反对帝国主义修筑五路举行示威游行，遭到国民党军阀的血腥镇压。三十六棚工人积极声援学生的斗争。
- 是年，总工厂人数为二千四百六十二名。

- 一九二九年** 民国十八年
- 四月 二日 总工厂裁减工人。
- 五月二十二日 哈市市民大会，有万人参加反对帝国主义修筑东北五路。
- 五月二十七日 国民党军阀当局搜查苏联驻哈领事馆，当场逮捕三十九人。
- 六月 十五日 东北大学机械系二年级学生二十一名进总工厂实习。
- 七月 十日 中东铁路事件发生，国民党军阀政府查封了苏联在哈机关和工会组织，中东铁路督办奉命收回路权。
- 九月 中苏两国发生战争。
- 十二月 十六日 中苏两国在伯力谈判。
- 十二月 工厂大批裁减工人。
- 是年夏，党派郭隆真同志来哈，并深入三十六棚领导工人开展工运斗争。

- 一九三〇年** 民国十九年
- 一月 刘少奇同志来哈检查指导中东铁路工人运动。
- 一月 十五日 中东铁路各站段及总工厂失业工人一千多人包

围铁路局，要求复工。

- 一月 十六日 总工厂失业工人联合路内其他各站段失业工人，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失业工人复工团。
- 一月 十九日 成立失业工人后援会。
- 一月二十四日 中东铁路各站段工人代表召开会议，一致同意在南岗成立东铁工人总工会，坚决要求撤销三十六棚工业维持总会。
- 二月 一日 在党的领导下，总工厂赤色工会——工厂委员会宣告成立，机器分厂工人张明德当选为工会主席委员。
- 二月二十七日 督办公署和特区长官公署宣布南岗东铁总工会和总工厂委员会不合法，拒绝承认。
- 三月 四日 总工厂裁减工人。
- 三月 五日 下午三时半，总工厂三百余工人，包围工业维持会，指责工会与路局合谋裁减工人，后遭警察镇压。
- 四月 四日 总工厂百余工人，包围特区警察管理处，要求释放被捕工人。
- 四月 八日 哈市各校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并捣《国际协报》社。
- 四月 十七日 工业维持会被推倒。
- 五月 四日 在铁路督办公署策划下成立华工事务所，取代工业维持会。
- 五月 六日 总工厂工人强烈反对改组工业维持会成立华工事务所，并散发传单揭露官厅阴谋。
- 五月 八日 中东铁路沿线工人开会，一致反对官厅改组工会。
- 五月 十六日 总工厂裁减工人。

- 五月 二十日 总工厂工人实数：中国工人一千三百四十四名（包括白俄华籍工人四十二名），俄工人九百一十六名。
- 七月 十七日 我地下党组织，在三十六棚秘密出版《火车头》及《北满工人》等革命刊物，并在工人中散发。
- 七月 十九日 总工厂裁减工人。
- 八月 一日 总工厂党组织散发“打倒华工事务所”传单，号召工人团结起来反对裁减工人，推倒华事务所，并举行罢工。
- 九月 六日 总工厂裁减工人。
- 十一月 三日 总工厂三百余工人，包围华工事务所，强烈要求所长王文璞维护工人利益，反对裁工及铁路当局取消包活钱。
- 十二月 总工厂党组织遭到破坏，郭隆真同志离哈去奉天，不久又调往山东青岛，继续做工运工作。
- 一九三一年** 民国二十年
- 三月 四日 总工厂裁减工人。
- 四月 二日 总工厂裁减工人。
- 四月 五日 共产党员吴丽石同志在山东被捕后牺牲。
- 六月 哈市学生反对日寇制造“万宝山事件”，举行示威游行。三十六棚工人积极支持和声援。是年，共产党员郭隆真同志在山东济南被军阀韩复榘杀害。
- 九月 十八日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柳条沟事件，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
- 十一月 初 哈市工人、学生及各界人民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发给武器抗日，遭大汉奸张景惠镇压。
- 十二月 初 总工厂工人积极参加爱国反日募捐活动，支援

“江桥抗战”并购买日用品派代表送往前线，
慰问抗日士兵。

- 十二月 三十日 日本帝国主义在哈尔滨修筑飞机场，破坏中东铁路的正常营业。
- 一九三二年** 民国二十一年（伪大同元年）
- 一月 中共满洲省委由奉天迁来哈市。
- 二月 五日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哈尔滨。
- 四月 十二日 日本军车被炸，中东铁路工人被捕四十余人。
- 六月 十八日 铁路退职员工百余人包围中东铁路理事会，要求发给退职员工恤金。
- 七月 成立中共哈市委，杨靖宇（即张贯一）同志任市委书记。当时全市有八个支部，其中有总工厂支部（四人）、机务段支部（四人）和老巴夺烟厂支部（七人）等。
- 七月 六日 总工厂裁减工人。
- 八月 十六日 松花江涨大水，最高水位为一三三·五二米，江堤决口，市内进水被淹，受灾人口达九万二千余人。
- 八月二十三日 总工厂工人住宅区新正阳河、新安埠和三十六棚一带均遭水患，深可没顶。
- 一九三三年** 民国二十二年（伪大同二年）
- 二月二十七日 东铁苏籍员工子弟中学（一、二中）学生四百零三名，赴总工厂实习。
- 三月三十一日 伪满洲国停止中东铁路东部线绥芬河与乌苏里铁路的货车直达运输。
- 四月 二日 哈市电车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三十六棚工人捐款支援电车工人的斗争。
- 四月 六日 伪满停止中东铁路西部线与苏联境内铁路直达

运输。

- 四月 八日 中东铁路苏籍员工因封锁铁路举行罢工。
- 四月二十九日 三十六棚工人反日会与其他单位工人联合行动，在车站伪满纪念碑上书写“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标语。
- 五月三十一日 日伪改中东铁路为“北满铁道”，总工厂改为北满铁道哈尔滨总工厂。
- 六月二十六日 伪满洲国与苏联在东京谈判收买中东铁路的问题。
- 十一月 四日 技术传习所中俄学生四十四名赴总工厂实习。
- 十一月 五日 日本关西风灾严重，总工厂工人为其捐款救济难民，计捐伪国币七百八十六元。
- 一九三四年** 民国二十三年（伪康德元年）
- 二月 中共满洲省委扩大会议在哈尔滨召开。
- 九月 苏联与伪满洲国关于出售中东铁路问题达成协议，苏联将中东铁路以一亿七千万日元售出。
- 一九三五年** 民国二十四年（伪康德二年）
- 三月二十三日 伪满洲国接收中东铁路和总工厂。
- 四月 七日 北满铁路苏籍职工第一批回国。
- 四月 十日 北满铁路取消华工事务所。
- 五月 总工厂工作时间由八小时改为十小时工作制，并取消原中东铁路时一切福利待遇。
- 七月 总工厂实行新工资标准，原日工一元二角者降为四角。
- 八月二十二日 北铁苏籍员工最后一批回国，中国部分工人到车站送行。

一九三六年 民国二十五年（伪康德三年）

- 七月 总工厂机构调整，由呼海铁路工厂调入一部分工人，将机车部分迁往三棵树，并调出工人四百余名，成立三棵树机车修理工厂。
- 四月 总工厂承担一百辆敞平货车改宽轨和改苏式车钩的工作，这是日寇准备进攻苏联的专用车。
- 十月 六日 总工厂仓库被人放火烧毁，约值七万元，日寇逮捕多人。
- 十二月 日寇实行大逮捕，总工厂原工人“皮簧研究会”有二十余人被捕，并进行了严刑拷打，有两人死于狱中。
- 一九三八年** 民国二十七年（伪康德五年）
- 四月初 三棵树铁路工厂建立地下党支部，工人董丽全为支部书记。
- 一九四一年** 民国三十年（伪康德八年）
- 六月 十五日 三十六棚发生大火，烧毁房屋十三间，使该处工人损失惨重。
- 十二月 八日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强迫工人每月八日念“诏书”。
- 一九四二年** 民国三十一年（伪康德九年）
- 三月 十三日 三棵树铁路工厂制造一批防疫列车。
- 一九四三年** 民国三十二年（伪康德十年）
- 二月 三棵树铁路工厂地下党遭到破坏，董丽全同志被捕后牺牲于狱中。
- 是年，总工厂设立工具分厂。
- 是年，压延分厂工人为反对日寇，破坏了压延机。
- 一九四四年** 民国三十三年（伪康德十一年）
- 十二月 总工厂工人破坏一台刚修好的装甲车。

- 是年，总工厂设立内燃机分厂。
- 一九四五年** 民国三十四年（伪康德十二年）
- 八月 十日 锻冶分厂工人销毁一批扎枪头。
- 八月 十二日 日寇企图拆毁轧钢机，压延分厂工人进行护厂反日斗争。
- 八月 十四日 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
- 九月 二日 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
- 九月 东北光复后，总工厂白俄分子比聂金与国民党分子张玉林相勾结，掌握了工厂大权。
- 九月 十六日 工厂部分开工，原迁往三棵树工厂机车部分及工人，又大部分迁回工厂，其余调往牡丹江机车厂。
- 十一月 中共哈市新阳区委先后派共产党员郭福久、王富锦等人进厂开展工作。
- 一九四六年** 民国三十五年
- 一月 国民党派所谓“接收大员”关吉玉、杨绰庵、王竹亭和裴玉达分别接收松江省、哈尔滨市、铁路局和铁路工厂。
- 三月 九日 中苏友好协会会长，我抗联将领李兆麟将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 三月 十五日 哈尔滨市各界人民举行追悼李兆麟将军大会，工厂派代表参加追悼会，并献了花圈。
- 四月二十八日 我民主联军进驻哈市，哈尔滨人民从此获得了解放。
- 五月 中共新阳区委派工作队正式接管了工厂。
- 六月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成立了工会。
- 九月 工厂开展了反奸清算运动，开办学习班，学政治，学文化。

- 十二月 工厂逐步恢复生产。在“一切为了前线”，“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下，工厂成立军工部，在完成修车任务外，修枪造炮，积极支援解放战争。
- 是年，东北铁路总局召开了第一次劳模大会。
- 一九四七年** 民国三十六年
- 二月 工厂担负检修佳木斯大桥的任务。
- 七月 一日 东北铁路总局召开了第二次劳模大会。
- 一九四八年** 民国三十七年
- 三月 工厂开展了配合土改的清查化形地主及挖浮运动。
- 四月 一日 第一期技工学校开学。
- 六月 工厂成立工人管理委员会。
- 十月三十一日 我党正式公开，在兆麟电影院召开公开党大会。当时工厂有党员二百七十二名。
- 十二月 一日 工厂实行超额奖励制度。
- 十二月二十三日 工厂党总支于公开党后，发展了第一批一百四十三名新党员。
- 一九四九年**
- 九月 工厂实行计件工资制度。
- 十月 一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全厂职工欢欣鼓舞，游行庆祝这一大喜日子。
- 一九五〇年**
- 二月二十七日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亲临工厂视察。
- 五月 一日 正式成立中长铁路管理局，工厂改名为中长铁路哈尔滨机车车辆修理工厂。此时工厂人数为四千四百七十九人，其中中国员工为四千

一百二十六人，其他为苏籍员工。

十一月 四日 党中央发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全厂职工积极响应，修枪造炮，参军参战，为抗美援朝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九五一年

五月 十四日 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伪满特务么国荣落网，工厂召开公审大会，严惩了么国荣、杨生荣等反革命分子。

五月二十五日 第二期技工学校开学。

一九五二年

八月 为支援朝鲜前线，工厂制造了四百辆五十吨和六十吨平板车。

是年，工厂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及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一九五三年

一月 中苏共管中长铁路结束，工厂改为铁道部哈尔滨机车车辆修理厂。

是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引下，工厂成立以工人为主体的各级民主管理委员会。

一九五五年

五月 工厂成立解体车间，加强了前道工序及生产准备工作。

是年，工厂开展肃反运动，挖出反革命分子陈汤等人。

一九五六年 工厂建立锅托机车间，制造了一千台锅托机，有力地支援了农业合作社。

